

施公案

三



清·佚名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施 公 案

第三部

（清）佚名 著

第二百十五回

郝素玉嫁夫从夫 郎如豹知法犯法

次日天明，关小西、郝素玉都一早起来，昨夜恩爱，自不必说。关小西梳洗已毕，就到外面陪计全、李昆等人。郝素玉仍在房内妆饰一会子，妆饰已毕，便去兄嫂前请安；又去张桂兰及诸女眷处，一一问好已毕。大家也回看了一回。一连热闹了一月；其中三朝满月，不必絮谈。早是完姻一月，关小西又要带了郝素玉动身。郝其鸾因小西是个有公事的人，计全、李昆也是不能耽搁，只得备下两桌饯筵，与妹夫、妹子及计全、李昆饯别。酒席筵前郝其鸾又嘱托李昆、计全，在施公面前善为说辞：本来要去效力，怎奈家务难丢，不能如愿。计全亦唯唯答应，也道谢：“打扰。”郝其鸾谦逊一番，酒席散后，又命庄丁备两乘骡轿、两辆大车、四匹骏马，又进去与他妹子说了许多话。已是十二月二十，大家收拾动身。郝素玉的东西，已经料理好的，七手八脚装上车，于是各人拜别。郝素玉含着眼泪，与兄嫂说了一声。郝其鸾还送了一程，然后回庄不表。

且说关小西等人，走了一日，已到睢宁。当时进城，寻着行轺，计全先去通报。黄天霸等见他们回来了，也就同着计全到施公前禀知，施公听着大喜道：“本部堂正拟后日起程，却好你们来了，好一阵走了。”正自说着，只见关小西、李五同走进来，先给施公请安谢恩。张桂兰、郝素玉进了房，换了衣

服，也准备给施公请安。收拾已毕，张桂兰便出去与天霸说了，一同至施公前。关小西、郝素玉两人磕下头，素玉复又给施公谢罪。施公也让了一回，然后叫站在一处。施公见他们两人，生得皆是美色不相上下，且皆绝妙武艺，不禁大喜。郝素玉便又说道：“贱妾胞兄，给大人请安告罪。本拟遵命前来效力，藉赎前罪。怎奈家务烦冗，急切不能分身，有负提拔，实在抱罪，还求宽恕！”施公道：“这也不便勉强。”说罢，就命退出。张桂兰、郝素玉退了出去。施公又叫人将计全、李昆请进来。所将办的案件，告诉了一遍。计全、李昆、关小西皆道：“这是大人的明察。”施公又道：“后天一早起程。”黄天霸等退出。过了一日，施公命驾起程，各官恭送。

这一日已抵沭阳，施公换坐大轿，刚要进城，只见一丛人扶老携女，手中执着神香，哀哀喊道：“求青天大人申冤呀！小民等望了有两个月哩！”只听一片人声喊个不住。施公便命住轿，当即招呼，将喊冤人带上。那些百姓一个个环跪轿前。施公先把那年老的问道：“你姓什名谁？有何冤枉？为着什么积聚这许多人，前来控告？快快从实讲来。”那老人道：“小民等各人都有冤枉，并非积聚，皆是不约而同。小民姓于，名唤存仁，家住李海坞。只因为本处有个郎如豹，是个监生，专交结衙门公差，因此强霸一方，无恶不作，周围一方，受累不浅。就如小民，祖遗田产一分，此田却是极好，无论水旱，皆有粮谷。郎如豹看小的田好，先叫人来向小的说，叫小民卖把他。小民不肯，他后来做了一张假契。去县里报了案，硬说这分田是他的。小民也曾去县里喊冤，经不起书差架词蒙混。那个县大老爷，弄得糊里糊涂，直截就断把他了。到现在原契尚在小民身上呢！大人如不相信，有原契可凭。”施公点头，施公又问那个老婆子道：“你又是什么冤枉？”只见那老婆子

道：“民妇的冤枉更比他深了。民妇姓周，娘家胡姓。丈夫早已去世，儿子也早死了，只有个媳妇郑氏，孙女巧儿。这巧儿今年十六岁，生得有些姿色。郎如豹一见，便叫人来与民妇说，他给三十吊钱，叫卖与他做小。民妇同媳妇不肯，为的是过两年招个孙女婿回来，好给民妇与媳妇养老送终。那知郎如豹见民妇不肯卖与他，他便将孙女抢走了。民妇与媳妇见他霸道抢去孙女，那时就跟了他去，准备同他拼命。他又喝令多人，便将民妇与媳妇用乱棒打回。民妇与媳妇没法，只得去县里喊冤。那知县太爷不但不准，反说民妇诬告他。因此来求青天申冤的！”施公也点点头。又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子，也跪在地下。施公道：“你这小孩子，又有什么冤枉呢？要来告谁！”那小孩子道：“小民姓赵，名唤六十子。父亲名赵三，母亲钱氏。因上月郎如豹说我父亲欠他债，要叫父亲把住房抵他。我父亲实不欠他，因此不肯。他就把父亲送到县里收起了，押交住房抵债。现在父亲仍收在县里，母亲又病在家里，故此小民才来喊冤。”施公问了好几处，不是谋夺田产，就是奸占妇女。施公便命各人补词，明日到行辕来呈递。各人答应一声，纷纷退去。

施公进城，就到行辕住下。随来各官及张桂兰、郝素平等，俱安住已毕。沭阳县知县钱星通，呈上手本请安禀见。施公便命传见。钱星通见了施公，行礼已毕，坐在下首。施公问道：“贵县莅任几时了？”钱星通道：“卑职是去年十月到任的。”施公道：“闻得贵县政声颇好。”钱星通道：“卑职愚鲁不才，倘有不是，还求在人宽宥！”施公道：“贵县暂回署候传便了。”欲知施公如何准词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十六回

郎如豹闻风行刺 张桂兰捉贼立功

且说郎如豹在李海坞强霸一方。独有县署内这一班书差衙役，与他最为莫逆。当日那些被害受累之家，纷纷地在施公处控告，早有县差刁仁连夜就奔出城，前去送信。到了李海坞，郎如豹迎接进去。刁仁坐下便道：“郎大哥，你又被人告发了。这次可不是在本县里告，却在总漕施大人那里的。而且这施大人很古怪，莫说是钱不要的，就是金珠宝贝，他也毫不笑纳。沿途办了无数大案，没有一个不怕的。就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大盗，也被他办了多少。今日老哥那些案，告在他手里，只怕有些不妥。”郎如豹听了这番，也觉心惊胆战。因道：“老弟，据你看，有什么打点呢？”刁仁道：“施大人面前，有个官差，从前小弟与他拜过把子的。听说施大人无论什么公事，总要差他。为今之计，只好用点银子，叫他稍迟两日下乡，让老兄一面打点主意。再不然，能将施大人暗中害死，虽有天大的事，也就没要紧。”这一句把个郎如豹提醒过来，因道：“老弟且拿一二百两银子，去那里按捺公事，我就一面打点主意。不瞒老弟说，我有个极好朋友，武艺精通，飞檐走壁，江湖上称得个好汉。只须他前去，将施不全暗地刺死，那时就没事了。”郎如豹便拿出二百两银子来，交给刁仁去讫。

郎如豹就将他的那个好友请出来。你道这个人是谁？原来

是个光蛋出身，自幼学习些枪棒，武艺颇精，本是山东登州府人，姓蒋名熊。外人因他生得胖大，就给他个绰号，叫他做“赛门神”。后来在原籍误伤人命逃走下来。郎如豹这日行路，遇着一伙强盗，打抢他银钱；刚刚碰着蒋熊，走此经过，一时将那些强盗打败，因此郎如豹把他留在家中保家，闲话休提。且说蒋熊见郎如豹前去请他，他便出来，彼此坐定。郎如豹便将刁仁所说的这番话，原原本本，告诉一遍。蒋熊道：“小弟素闻施不全之名，甚是扎手。今既如此，必得早为打点才好。”

郎如豹道：“小弟有一心腹话，只是不便开口。如蒙兄台见允，小弟才敢奉闻。”蒋熊道：“老哥有话快讲，如有用小弟之处，虽赴汤蹈火，亦所不辞，聊以报效平生养育之德。”郎如豹道：“只因施不全如此如彼，因思兄台武艺精强，必有什么妙计。”话犹未了，只见蒋熊站起来道：“老兄莫非是要小弟去行刺吗？”郎如豹道：“小弟虽有此意，还请老哥三思而行，不必冒险。”蒋熊道：“咱为人平生是只个性直。老哥既有此意，小弟虽万死不辞，就此请去一走。”郎如豹道：“何必如此急急，且待稍备酒肴，以壮行色。”蒋熊道：“事不可迟，迟则生变。”郎如豹只得说道：“有劳大驾，仗兄之力，定然马到成功。今日之事，小弟生死不忘。受小弟一拜。”说着拜了下去。蒋熊随着扶起道：“就此告辞了。”到了自己房内，换了衣服，藏了利刃，一直出门往沭阳而去，暂且不表。

且说施公在行辕内，已见人送进十九张状词。施公当将状词检阅一遍，然后派黄、李、关、何四人前去李海坞，妥速将郎如豹锁拿来辕，以便严讯。黄天霸等四人当即换了衣服，带了兵刃，直往李海坞而去。且说张桂兰与郝素玉说道：“妹妹，你今同我二人，皆受了夫主之嘱，必将大人保护得平安无事。”

郝素玉道：“姐姐此话，甚是有理。但据小妹愚见，须要在

大人房外，东西各安一人。说不得一夜辛苦是要吃的。万一有什么动静，只须你我打个暗号。”张桂兰道：“只须击掌便了。”二人便换了夜行衣服，通体漆黑，各执朴刀、袖箭、铜锤，按东西两处，黑暗中躲藏稳当。直至三更过后，猛一抬头，只见围墙上一道黑影一闪。张桂兰知道有变，且不惊动。单看怎样下来，又听见一块石头，往下一抛，噗的一声响，张桂兰便觉有异，还不声张。少停，见东墙上落下一人，蹑足潜踪，倒垂而下。张桂兰看得真切。只见那人跳在下面，四面瞧了瞧，是要顺那路径的样子。张桂兰在外蹲藏好了，细看那人，如何动手。又见那人复由下面蹑上屋顶，要往施公书房而去。此时张桂兰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着跳出，向外一看，见屋上那人正往前走。张桂兰急急地拿出袖箭，对准那人手一扬，一枝箭早放出去。只见那人往下一蹲。张桂兰恐怕箭未打中，复一箭直往那人左腿打去。但听咕冬一声，栽倒在地。张桂兰忙击了一掌，郝素玉已早听见，一个箭步飞了过来。两人齐上前去，将那个人按住，将他四马倒攒蹄捆了个结实。又将那人扛了起来。带回自己房内看守，明早报功。欲知这刺客是何人所使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十七回 施贤臣严讯赛门神 黄天霸巧捉郎如豹

却说捉住刺客，到了天明，施公起来。张桂兰、郝素玉当即禀知施公道：“贱妾张桂兰偕同郝素玉，于昨夜三更时分，见有一刺客，由东围墙而进。贱妾出其不意，用袖箭打中该贼右腿，复发一箭，打中该贼左腿，由此从屋面跌下。当下贱妾招呼郝素玉，一同捆缚起来，带回空房，看守一夜，请示定夺。”施公闻言大喜道：“若非黄夫人与关夫人捉住刺客，本部堂性命几不可保。”张桂兰、郝素玉齐道：“大人那里话来？贱妾等重感大恩，无以为报。”施公道：“俟到淮安之后，再行论功。二位夫人请先回房歇息。”

施公升堂，喝道：“带刺客审问！”手下人即刻将蒋熊随换了手铐脚镣，然后解去捆绑，推倒跪在下面。施公喝道：“你姓什名谁？何人指使，胆敢前来行刺？快快从实招来！”蒋熊暗想：“咱是好汉，明人不作暗事。”便说道：“只因你收了告郎如豹的那些状词，当有县差刁仁去郎如豹那里报信，叫他早为打点。郎如豹就重托刁仁，代他设法。后来刁仁说：‘这里有个人，是与他结盟兄弟，所有提差案件，均是他办理。只要与他说明，先送他些银子，请他将公事延搁两日，稍缓下乡，便有法想。你就一面打点主意，或逃走也好，倘能叫他能终久不去捉拿，那就更妙。’郎如豹听了这话，当时送他二百

两银子，叫他先去捺施公事。刁仁去后，如豹就来叫咱前来行刺。咱听这话，因他素日待咱甚好，咱住在他那里已有三年，终日款待，父母亦不过如此。咱所以欲报答他，一闻此言，就答应他前来。活该咱命运不好，被你的人用暗器打伤，不然你的这个头，也莫想在脖子上了。这就是咱来行刺的情形，也不知道什么虚不虚。”施公听他这番言语，果系实情。便又问道：“你既在郎如豹那里，他平时那些事，谅你一定是狼狈为奸了。”蒋熊道：“行刺的是直认不讳。若问他平日作的事，咱可不知道。”施公又道：“郎如豹现在还在家吗？”蒋熊道：“他要逃走，倒不叫咱来行刺咧！今咱被捉，倒不算什么事。县里那些差役，也要捉几个来问问罪；郎如豹平时所作之事，皆是他们那狗头作出来的。若非刁仁去送信，与他说出那些话来，郎如豹也决不会叫咱做刺客。”施公听了，命人录了口供，不必发县收监，仍行锁在行辕空房，着人看守。

施公又命人传沭阳县谕话。手下人答应。一会子沭阳县钱星通进来，施公道：“贵县署中有个差役刁仁，本部堂闻得他很有干办。今因郎如豹作恶多端，又因李海坞路径不熟，欲差刁仁带领本部差官，前去捉拿郎如豹。”沭阳知县唯唯退出，当即回署，立将刁仁传到，并施公所说之话，转谕了一遍。刁仁听说，只吓得目瞪口呆，暗道：“难到我那事件，施不全已知道？就便施不全晓得，也没有杀头之罪，说不得前去一趟。”主意已定，当即奉谕去往行辕。一会子到了辕门，便请值日的进去通知。施公遂命手下人，将刁仁先传进来，上了刑具，严加看守，听候质对，暂且不表。

且说黄天霸四人，星夜赶到李海坞。先在客店访了一访，知道郎如豹只倚着县里这班差役。心是暗想：“难保无人到此通风。我何不装作县差模样，就说是头儿叫我来此送信，看他

如何？”心中想罢，便将此事同计全等商议妥当，即改扮了县差，直往郎如豹家而去。计全等亦陆续而来。黄天霸到了郎家门口便问道：“你家太爷可在家吗？咱是衙门里来的，烦你进去通报一声。我叫黄老三。”庄丁听说，赶着进去通报。郎如豹听说是县差，即叫：“请他进来”庄丁走出，望着天霸说道：“大爷请你进去呢！”天霸答应，跟着庄丁走了进去，瞥见厅上立着一人，兔耳鹰腮，打量必是他了。即忙走到厅上说：“咱们头儿昨日从这里去后……”底下一句，尚未说出，郎如豹忙着问道：“那事曾办妥了不曾？”黄天霸听说，暗道：“上了路咧！”即跟着说下去：“办是办了，但是还差点儿。”郎如豹道：“难道那个整数还不敷用吗？”黄天霸道：“叫我前来，请你老亲进城一趟。还有许多话，非同你面谈不可。但事不可迟，迟则生变，你老自主吧！”

郎如豹想道：“同我商量？莫如就同他去一趟，好在蒋熊今日才去，断没有那样快法。如果刁仁代咱弥缝得一点事没有，咱也可将蒋熊寻回，省得那样做法。”主意已定，因道：“黄老三，既是你头儿招呼咱去城里，又累你这跑一趟，我就与你同走吧！”说着就叫庄丁备了两匹骡子，给黄天霸一匹，他自骑一匹，二人出了庄，款款而去。计全等早已看见，便在后面跟了下来。走未多远，黄天霸打了个暗号，只见计全等一拥而上，将郎如豹从骡子上捉下。黄天霸也跳下骡子，把他捆绑起来，带回城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十八回

真土豪伏法受诛 假知县虐民酷吏

却说黄天霸将郎如豹骗到庄外，就骡子上捉将下来，当时捆绑停当，就把他缚在骡子上，连夜押解进城。到了沭阳，天才大亮，当下来到行辕，将郎如豹交人看守。黄天霸等施公起来，便进去将诬骗郎如豹的话，说了一遍。施公大喜。施公也将张桂兰、郝素玉二人夜间捉住刺客的话，告知天霸、小西等人，又嘉奖了几句。天霸退出，施公便命速传沭阳知县：即刻来辕讯案；又命将原告人等传齐，听候发落。一会子，沭阳县到辕讯室，他命将原告人等传齐，听候发落。一会子，全部到齐，知县参见毕。施公升了座，知县坐在横头。郎如豹已经换上刑具，跪在下面。

施公问道：“郎如豹。尔平日所作所为，皆是大逆不赦之罪。尔可从实招来，免得本部堂动刑审问。”郎如豹道：“小人素来安分，不知所犯何罪。”施公道：“将原告带上。”即刻，那些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，环跪阶下，齐声喊道：“青天大人申冤呀！我们这些小民，全被郎如豹害得家败人亡了。他仗着知县太爷、书差等通同一气，狼狈为奸，有的道：“我的田，被他假做契，自去县里投税，硬占去了。”有的说：“我的孙女儿，被他抢去了。”有的说：“我的房子，被他谋占了。”喊得一片哭声不住。施公先望沭阳县道：“只是贵县与郎如

豹是何交情，帮着他残害百姓？”沐阳县躬身说道：“卑职办事不明，或者有之；若说狼狈为奸，断断不敢！”施公又道：“郎如豹，你说平时素来安分，因何他们都来告你恶迹呢？快讲！”郎如豹道：“小人在李海坞惯打抱不平，并无奸占谋夺的事情。这所告的皆是素日刁顽之辈，全无实据。”施公尚未开口，又听那些人齐声喊道：“青天大人明鉴，小人等皆是安分良民，不敢为非作歹，大人万万不可听郎如豹的话！”施公喝道：“不许嘈杂！本部堂自有主见。”又问郎如豹道：“尔说这些告你的，全是刁顽之辈，他们却都不姓刁。倒有个姓刁的，与你最为相契。”说着，喝令带刁仁。

少刻刁仁带到。施公问道：“刁仁，你的好朋友在此，你有什么心腹，可以在本部堂这里同他讲说讲说。”刁仁见说，只是低头不语。施公又道：“刁仁，你看下面跪的可是你的好友不是？”刁仁回头一看，见是郎如豹，只吓得汗流浹背，往上磕头，说道：“小的知罪，求大人开恩。”施公道：“尔所做之事，尔但从实招来，本部堂或可从宽发落；倘有半字虚谎，定即从重治罪！”刁仁没法，只得将从前以往之事，一一供出；但不敢说出指使郎如豹行刺的话。施公冷笑一声，又喝令带蒋熊，少刻蒋熊带到。施公便叫蒋熊与郎如豹对质。蒋熊便望郎如豹道：“在咱看，你招了吧！咱与你生来是好友，将来死了，还同你在一处。你有什么办不来的事，还可以叫咱给你去做。咱今日虽为你而死，咱却不怨你。咱只恨那个县差刁仁，他叫你这个主意，前来行刺，以致咱与你都死在眼下。郎大哥，你快些从实招吧，免受刑具之苦。而且人都是要死的，一二十年后又是条好汉，算什么呢？你平时做的事，咱也曾劝过你两回，你都仗着县太爷与那一班王八羔子的势，直不相信。今日被人告了，也算抵充得过来咧。”郎如豹抵赖不过，只得一一招出；

又将刁仁如何指使的话，也招了出来。刁仁也无可抵赖。施公又命他三人画了供，当即批了：就地正法！立刻绑赴市曹示众。又命知县先将赵三放出，所有郎如豹占夺民间的田产，一概断还原主执业。又命知县，妥速往李海坞查抄郎如豹家产，并将周胡氏孙女巧儿交出；着于郎如豹家产中，拨出纹银一百两，交与周胡氏带回，好为巧儿出嫁之奁资。知县唯唯退出，赶急前去办毕。百姓欢声载道。施公又将沭阳知县，拟了罪名，说他：纵容差役，交结土豪，不恤民情，私收贿赂。着即行革职，发往军台效力；递遗员缺，再行拣员选补。诸事已毕，隔了一日，大家动身，县城印委各官，恭送如仪，不必细说。

这日刚到了赣榆县界，只见一伙人，跪在轿前，手捧呈词，口称：“冤枉！”施公随即命人，将呈词接上，打开一看，却是个公禀。只见上面写着：

具禀绅士、民人、书吏为赃官不法，酷吏虐民，上求申雪事。窃因赣榆县知县谢养儒，自上年七月间到任，不恤民情，诛求无厌；广结强徒，奸淫妇女。境内盗案迭出，大半皆是本县亲随家丁所做。民间何罪？书役何辜？若再容留，不堪民命。为此，绅士等情急，上求青天大人，迅赐拿问，以重国典，而安民命，实为公便，上禀。再，谢养儒，凶恶异常，似宜不动声色，密拿到案，庶不漏网，合并声明。

施公看罢，招呼众人先回，道：“本部堂当为尔等除害。”众人俱各退去。施公等赶趲前行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十九回

施贤臣闲话论赃官 黄天霸卖拳逢恶仆

却说施公当晚寻了客店歇下，自有店小二招呼不表。施公当与计全等商议道：“刚才那一起控赣榆知县谢养儒的人不少，竟有此事。本院想那谢养儒，是个两榜出身，而且都选出来的。我想此事，恐怕另有别情。本爵的意思，欲去暗访暗访。就于明日，假传本爵感冒风寒，不能前进，我却暗暗地轻车简从。计贤弟与黄贤弟，扮作江湖卖艺的模样，同本爵前去。在客店内住下，访了三两日，等得了实在情形，再行拿办。”大家齐道：“大人明鉴。”计全道：“卑职与黄天霸，自然跟大人同行，但是沿途保护，还嫌其少。卑职之意，可再令李昆、关太等，陆续进发，俾有备无患。”施公遂命：“关太、李昆，为第二起；金大力、何路通、李七侯，为第三起；王殿臣、郭起凤、张桂兰、郝素玉为第四起。进城以后，可在城隍庙探听住所。”吩咐已毕，一夜无话。

到了次日，里面传出话来：“大人今日身体不爽，再缓动身。”施公便与黄天霸、计全、施安、施孝，悄悄地出了店门。离镇不远，施公雇了一匹骡子，在后慢走。黄天霸、计全扮作卖拳的在前。行程不过一日，已抵赣榆县。施公开发了骡钱，五个人进城，寻了客寓，分开住下。当晚施公便与店主人谈道：“在下是从京都走此经过，闻得贵处是个热闹地方，在下意欲

在此摆个命馆，相烦代在下租赁一间房屋。”店主人道：“还未请教贵客尊姓大名。”施公道：“在下姓方，名也人，外号一豆山人。店东尊姓呢？”店主人答道：“小子姓吴，名唤天祐。”于是吴天祐便向施公开谈起来，说道：“先生你老不是本地人，不知道敝地风俗。从有敝地向来风俗淳厚，只因得去年来了一位新任县太爷，叫个谢养儒，一到此间，就把我们本地闹得个不成话说。奸淫妇女，苛征钱粮，终日派出亲随专在那热闹地方勒收规费，无论何项生意，他总要捐收银钱。还有一件，只要看见人家稍有姿色的妇女，便叫他亲随人暗地访明住址，于夜间劫去，任其所为。书差中家眷如有好的，亦是如此。而且盗案迭出，无处拿法；即访出，皆系本衙门所做的。因此人人侧目，个个含冤。先生你说要开命馆，不是在下劝先生不必，即使每日赚钱，也是替狗打食，这是何必呢？”

施公道：“地方上有这样的官，难道绅士不告吗？”吴天祐道：“怎么不去控告？我们此地属海州所管，也曾公禀海州。怎奈州大老爷懦弱无能，虽传谕下来，令其改过，县太爷终是不睬。现在听说有位总漕施大人，早晚要到了。他老人家最是精明有胆量的，大约本县乡绅民人，以及书差人等，候他老人家到了还要去告，求他老人家申冤呢！”施公听说，暗恨道：“谢养儒你如此作为，枉将两榜与你了。因道：“承你指教，咱就不去租房开命馆。但你们贵地有什么最热闹的地方，可以玩耍玩耍呢？”吴天祐道：“离此不远，有一座都天庙，里面最为热闹。”施公听罢一切，当说了一句：“明天再会吧！”就此进房安歇。黄天霸、计全二人，也听得清清楚楚，就到房内说道：“卑职的愚见：明天大人可无须出店，等卑职二人去都天庙内卖拳，单看如何情形，回来禀复。”施公道：“此话也好。”

到了次日，黄天霸、计全二人便带了枪棒，出了店门，往都天庙而去。一会子已到，二人捡了一处宽阔地方，打了场子。黄天霸走在当中，将手一拱，四面作了个揖，口里说道：“在下姓王，名唤英标；这位朋友姓李名唤天龙，都是北直隶人氏。因往南边寻个朋友，到此脱了盘费，只得耍两手拳，给诸位爷们瞧瞧。耍得好，望诸位帮个盘费。”于是计全执棒，天霸执枪，对面耍了一套。只见那些看的人把十个八个、三个两个的钱，掷了下来。黄天霸、计全将钱拾起，约了约数，有百文光景，拿在手内。忽见有人走到面前喝道：“你这两厮！拳是卖了，得了钱了。咱们的规矩，尔可知道吗？”黄天霸说：“不知道。尊驾贵姓？”那人道：“咱叫王六。”黄天霸道：“王老六，咱看你倒也是个朋友。怎么闹到窝里来了？”王六道：“咱不知道什么窝不窝，奉了县太爷的命，按地收钱，以助公费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你县太爷是谁？这么狐假虎威，可笑不可笑？”王六举手就向天霸要打。黄天霸见他来得切近，不慌不忙说道：“别动手，有话慢讲。”说着顺手就在他胳膊拐子上一捏。只见王六脸一苦，“哎哟！”一声没喊出，但见他一只手抻得笔直，还是恶狠狠的，不住地乱嚷。计全又骂了他两句。王六不敢再去动手，但说：“是好的，咱同你见县太爷去。”旁边站的闲人，见他们争闹起来，就有上来解和，因望黄天霸道：“你初到此地，不知这里风俗，你就入乡随乡吧！”计全道：“既是这等说，也罢！只得看着众位的面子，给他规矩便了！”说着便将刚才收的钱递给王六。黄天霸、计全也收了枪棒，往客寓而去。毕竟施公访出何等真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二十回 假知县纵仆行凶 真钦差定计除害

却说黄天霸、计全收了枪棒，刚到客店，碰见李五、小西众人。又走到施公房内，将都天庙卖拳，遇见恶仆王六的话，说了一遍。施公暗暗切齿。天霸将关太、李五来的话告诉施公。施公点头，便命天霸悄悄到外面去，将关太、李五二人传进来。天霸答应出来，打了一个暗号。李五、关太全知道了，当即跟了进去，先给施公请了安。施公就把前项的话，告诉一遍。因道：“此事须怎么个办法，好早代民除害？”李昆等人说道：“不知这知县生得是什么模样，等卑职们前往县衙，且去撞撞。能遇见他出来，或访得些消息，便好去捉他来问。”施公道：“此话甚是有理。”

正自说着，只听得一片喊杀之声，在于店外。施公赶着走出店堂，往外一看：只见两个大汉，拉着两个做生意的人。他们一面走一面哭道：“我们一天能赚几个钱？那里有这许多供应？求你们这些二太爷们积积德，在县太爷面前方便一句，我们五日后定然照缴。若至期不将款项缴到，情愿领罪。”许多人说罢又哭。那两个大汉那里肯听，拉着就跑。街上的人都没有一个敢开口多话。施公只是切齿。李昆走到黄天霸跟前，低低说了一声：“咱去看看，到底怎样。”天霸答应，于是李昆就跟了下去。一会子李昆已看了回来。施公见他已回，也就进

去。李昆说道：“卑职跟着他们去看，指望那个赃官要坐堂审问。不意将那两人交差之后，那两个大汉就去衙里。一会子又跑出来，走到班房里，向差人要了两根绳子，将那两个四马倒攒蹄，吊在梁上，用马鞭子周身打了一遍。直打那人哀哀啼哭，说道：‘二太爷饶命，三日完缴。’那大汉才撒了手走了。临走的时候还叫差人不准放下，要等他将钱拿来，才放他回去。说罢，恶狠狠地进去。其时，卑职实在耐烦不得，就想上前将那两个大汉擒住，一刀一个杀了，才解心头之恨。又恐惊动了里面人，反为不美，只得忍了气。等大汉走了，悄悄问那两个人，到底欠着什么款项？那两人说是：一个开杂货店，一个开小饭店，皆系小本营生，借此糊口。‘自从这个瘟官到任后，他硬定下一条例来，硬派我们每月出一吊钱，叫做规矩，到期就要。若过了期，就不答应。我们刚刚过了两天，他就将我们拉了来，拷打我们。这才是有冤无处申。’那些差役，也个个在那里骂。卑职听见这些话，就问他们道：‘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去告他呢？’那差役又道：‘不必说是告他，不瞒你说，什么法儿都想到，都不中用。后来大家齐心，暗暗地进去行刺，只要将他刺死了，送出一人抵偿，都是上算的。怎奈他防备甚密，是好武艺的人。又有两三个皆能飞檐走壁，明说是亲随，如同大盗一样。刚才两个大汉，一叫薛霸，一叫朱龙，还算衙门顶好的呢，卑职还想问他底细，忽然说里头喊，他们即刻走了，卑职也就回来。据卑职看起来总不是正路，须得想个法儿将他擒住，好为民除害。

施公道：“本爵倒有个计较，只是对不起二位贤弟。”小西闻言说：“卑职受恩深重，虽赴汤蹈火，亦所不辞。”天霸说道：“大人的意思，卑职已猜有八九分：莫非还要卑职内里暗助吗？”施公道：“正是此意。我因这知县，是个好色之徒，

思用美人计赚之。”二人齐声说道：“此计甚妙，卑职等定叫妻子前去，作为内应。莫若叫施安星夜赶回，将他们一起招来，以便并力擒捉。”说罢，各人出去。计全向街坊上，豁然眼目，忽然见有一人，好象朱光祖的模样。欲知朱光祖说出什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二十一回

朱光祖暗地说原因 施贤臣巧使美人计

话说计全在客店门首闲望，忽见朱光祖从门外走过。计全赶出门将朱光祖喊住，一齐进入店里。计全即将光祖带入后面，见了施公，请安已毕。施公叫他坐下。朱光祖坐在一旁道：“民人前在凤凰岭，奉到钧谕，请计守备转禀下情，现在还未料理清楚。只因昨在一处，风闻江湖中人云：‘有一著名强客，半途截杀知县，他便冒充将去。’当时不知是何县分。后又闻得这假知县姓毛，名如虎，是奉天人氏。武艺出众，本领惊人。手下有两个结拜兄弟：一名于亮，一名毕超，这两个人也是绝好武艺。但知在江苏、山东交界地方，今闻如此，恐怕便是这人。若果是毛如虎，民人见过他一次。待他出来，让民人看他一看，如果真是他，却不可以势力去捉，只能以计诱之，或可易于擒获。不然，这毛如虎练就一身刀枪不入的本领，所以人都不能奈何他。将来捉住，必须用檀木削成圆棍，由彼谷道捣入，他便畏惧。不然，断不惧怕。到那问罪的时节，亦必如此，然后刀才能入。”

施公听罢笑道：“壮士因何得知这个法儿呢？”朱光祖道：“民人早知有人做此功夫，这叫运气功：将周身的气，运在一处，便可刀枪不入。刚才所说，系得诸传授，非此断不能行。”施公点头说：“壮士尚有妙计否？”光祖道：“愚鲁不

才，何得计？”施公道：“某有一计，已与他们言过，拟须如此如此。”朱光祖道：“民人说出，有恼于黄贤弟。”计全道：“朱老兄弟，你不知道，我们关贤弟现在也蒙大人恩典，给他娶了弟妇了。你说怕恼黄贤弟，独不怕恼关贤弟吗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关贤弟是何时娶妻了？愚兄却不知道，失敬失敬！”计全又将郝素玉的缘由说出来，光祖大喜，望施公说道：“有此二位内助，此天助成功也。但临去之时，民人还有一物给他带去，以便临时应用。因为毛如虎奸猾异常。就是那张、郝两位弟媳给他赚去，起先万不可就允，必得故意留难；等他将要动怒，彼时再勉强行之。只因毛如虎疑心颇大，若一口便允恐被他看破，反为不美。必待将他骗定，然后以此物散入酒中，使彼迷乱，便可动手。一面大家接应，如此便稳当了。”施公道：“据某之见，俟张桂兰、郝素玉明日到此，着何路通、金大力二人，同他们往都天庙去卖艺；以何路通、金大力作为张桂兰、郝素玉二人胞兄。能叫毛如虎一齐赚去，里面就有个帮助。”

次早，施安就回去调取张桂兰等人。朱光祖用过早点，出去闲逛。走了两条街，听得锣声响亮，街上人说：“县太爷出来。”稍停，轿子已到。光祖仔细望去，正是毛如虎；前后随从，除本署差役而外，大半皆是绿林中人。朱光祖看了真切，等他的轿子过去，朱光祖也就回去禀知施公，众人均大喜。过了一日。张桂兰、郝素玉等人皆到，大家仍分开住下，陆陆续续给施公请了安。到了晚间，寓中人都睡尽，施公才将众人传齐，并张桂兰、郝素玉说明道：“二位夫人，此事本不应有屈二位。但事关除害，不得不聊以行权。待事成之后，本部堂定当具奏入告，请旨嘉奖。”张桂兰、郝素玉齐声说道：“愿效犬马之劳，断不敢有负大人恩委。但不知如何去法？”施公

道：“张夫人前盗本爵令牌时，曾扮作江湖卖艺女子，今仍以此法去赚强人。此地有座都天庙，内中颇为热闹，你二人可到此庙中耍演起来；另着何路通、金大力二人一同前去，作为兄妹。一面再请朱光祖暗地探听。只要该贼来请你们进署耍演杂剧，何路通、金大力自然是一齐进署。到署之后，务要劝他多饮。朱壮士另有下酒妙物，临时放下，总期他沉醉不醒。我自遣天霸、小西众人前去接应。尚有好些话，可去问天霸、小西。”施公吩咐已毕，大家退下。黄天霸、关小西将朱光祖昨日所说之话，告诉桂兰、素玉二人，然后安寝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日张桂兰、郝素玉便打扮了走马卖艺的模样。何路通、金大力亦改扮停妥，都各暗藏兵器。张、郝两人又藏了袖箭、铜锤，直往都天庙而去，耍演杂剧。欲知张桂兰等如何到得县衙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二十二回

都天庙姊妹双卖艺 赣榆县强寇中机关

却说张桂兰、郝素玉随同何路通、金大力，到都天庙耍演杂剧。到了庙内，先拣了一块空地，将木架支起，绳子拉平，棍棒丢在一旁。何路通、金大力二人打开场子，庙内的闲人就团团地站了下来。又兼张桂兰、郝素玉二人生得美貌，因此看的人愈聚愈多。只见何路通、金大力望着说道：“老伙计，天也不早了，人也不少了，咱们先耍一回枪棒，算个请客的请帖，邀人的邀单吧！看得好，多多赏钱。”说罢，何路通执枪，金大力拿了齐眉棍，一人打了一回。看的人虽然喝彩，只是没有人把钱。金大力道：“老伙计，咱们歇一会，换咱们女伙计来耍。”因唤道：“女伙计，咱们耍乏了，又耍得不好。诸位老爷们说：‘要看你们的玩意呢！’若耍得好，大家把大块银子赏你们，你们快来耍吧！”只听张桂兰、郝素玉二人齐声应道：“来也！”

那一声真是娇柔可爱，带上个脆而酥。那些看的人个个目不转睛，只向他二人看去。两个美人慢慢地走在当中，桂兰招呼一声，说道：“诸位老的少的，咱姊妹两个出乖露丑，为的是家道贫贱，随了哥子出外，混些钱糊口。你们诸位看的人，都是大老官，只要咱们耍得好，便成大把的银子赏了。有那看得不够的，还要请咱们到家里，教他的闺女、媳妇看。咱们耍

个全套儿，多给几两银子。”郝素玉道：“此话不错，咱们耍起来吧！”张桂兰又道：“诸位们听真，咱姊妹们耍的是拳棒，不是耍的戏法。”说罢，只见两人立了架势，一拳一脚地打了起来。起先还是慢慢地拳来脚去，后来便或上或下，或高或低，或左或右，或前或后，飞舞跳踢，蹿跳退纵，各尽所长，两人打在一团。看的人已目不暇给，只听喝彩之声，不绝于耳。众人正在目不转睛去望，瞥眼间见他二人，各立一边，手拉手望着众人笑道：“咱姊妹俩已经耍了一套，耳内听得喝彩之声倒也不少，光景咱们俩没有大错，现在可要讨钱了。”一言未了，只见那些人，掏出钱来，望着他二人如雨点般打下来。金大力、何路通二人将钱拾起来，约有二三百文光景。张桂兰、郝素玉看了看钱，便向金大力二人说道：“哥呀，是不再上你的当了。耍了一会，费了许多气力，你说有人家把银子，连铜钱还不上百十文呢！咱们是不耍了。”何路通道：“还是走两套索，给诸位看个热闹，包管有人赏你们大块的银子。”郝素玉道：“咱是不耍。看着这许多人，还不如前个月在徐州，在那个徐公馆里面耍了半日。除老爷太太赏的不算，就是那个二少爷一人还赏了四两银子，想着留我们吃饭。”金大力道：“你可不要这样说。你们俩再将那索子走了两套，诸位老爷看高兴了，说不定也会把咱们唤到公馆里去耍，那就有了银子了。你们没有货，怎样要人家的钱？”张桂兰道：“妹子，咱俩就上去耍两套给大家看看，或者有几个阔绅官看高兴了，叫咱们到他家去耍，也未可知。”

说罢，于是二人取了竹竿子，两头绑着沙袋，张桂兰由东边绳子上去，郝素玉由西边绳子上去。两人在绳子上走来走去，又做了许多张飞卖肉、猿猴坠枝、燕子穿帘、双龙戏水架式，真是人人喝彩，个个称奇。一套耍毕，两人坐在绳子上歇息。

金大力、何路通四面收钱。忽见人堆里进来了一人，望着何路通说道：“呔！你们在这里耍这行当，可知道这里的规矩吗？”

何路通听说，将那人打量了一回，知道是那个路道，忙着笑嘻嘻说道：“你老人家尊姓？在下所带着两个妹子，在贵处借借光，赚两个钱。贵地有什么规矩，你老请讲，在下当得效力。”

只见那人道：“咱姓薛，单名个霸字。咱是奉县太爷命：大凡什么行当，都要收些规矩，去充善举。咱今见这厮倒还和气，咱不要你的费了。咱且问你姓什名谁？那两个女子，叫什么名字？”何路通道：“在下姓赵，名唤赵大。”指着金大力道：

“这是我的兄弟赵二。那两个妹子，大的唤兰香，小的唤梅香。”

薛霸道：“咱家县太爷平时最喜看这玩意。你等不要在这里耍了，跟我到衙门里去耍一会子。若是咱家县太爷看合了适，自然一定有赏的，比在这里凑钱的好。”何路通道：“原来尊驾是县太爷亲随，在下倒多多失敬，既承见爱，定当遵命。但是我那两个妹子，武艺粗疏，恐怕不中县太爷的意，还是请尊驾在县太爷前说一句，请他老人家包涵才好。”薛霸道：“那个自然。”何路通掉转脸，望着张桂兰喊道：“妹子下来吧，现在县衙门里的薛太爷在此，唤咱们到他衙门里去耍。又因为县太爷最喜耍艺，咱们快收拾，跟薛太爷去。”张桂兰、郝素玉听说，登时跳了下来，把木架拉倒，绳子卷起，棍枪扎好。那些人也就一哄而散。张桂兰等收了家伙，穿了衣服，就跟着薛霸往赣榆县署而来。

一会子已到，薛霸先进去说明。毛如虎听见此话，好不欢喜，便叫他进来。薛霸复走出来喊道：“赵老大，太爷唤你们进去呢！”何路通、金大力等走了进去，一直来至上房。只见毛如虎坐在当中，生得虽属俊秀，只是满脸凶气。薛霸在旁说道：“这就是太爷，你们须要大礼相见。”何路通、金大力等

强屈了屈腿，便叫张桂兰、郝素玉上前见礼。毛如虎赶着拦道：“你二人就叫梅香、兰香吗？”桂兰道：“咱叫兰香，他叫梅香。”毛如虎道：“你多大年纪了？”张桂兰道：“咱今年二十，他十九。咱是姊妹两人。”毛如虎又道：“你俩会走索吗？”张桂兰道：“虽说会走，又是不精。如太爷赏脸，还要请包涵。”毛如虎道：“本县是最喜欢的。你叫他俩哥哥在外面吃饭，兰香、梅香留在里面吃。等吃完了饭，便叫他们耍起来。”手下答应，将何路通、金大力领了出去。毛如虎见二人出去，又叫人将于亮、毕超请来。一会子都到，一见张桂兰、郝素玉皆是魂不附体，坐下来便言三语四，评头评足。张桂兰、郝素玉见了这样，恨不能立刻将他三人捉住，碎尸万段，才出心头之恨。只是不敢造次，恐怕有失，还要做出那勾引的样子来。少刻摆上午饭，五个人入座。张桂兰、郝素玉也不客气，拣好的吃了一饱。毛如虎便在席上问道：“你这两个女子，曾有婆家不曾？”张桂兰道：“都不曾有。”毛如虎道：“如本县这样人物，你可愿意嫁他吗？”张桂兰道：“但须六礼周备，还要我哥哥答应，方可允从。”要知张桂兰、郝素玉二人之事，如何说谎，如何捉拿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二十三回

毛如虎醉后被擒 黄天霸急中诱敌

话说毛如虎见色心迷，欲得张桂兰、郝素玉二人成为夫妇，张桂兰遂以哥哥作主为辞。毛如虎暗想道：“据咱看来，他两个哥哥不过得些钱便可允从，咱何不如此？待他吃了饭，便将他哥子唤进来与他说明，谅他不敢推辞。万一有什么不允，只须硬做，他又其奈我何？”主意已定，饭也吃完，即叫将何路通、金大力二人喊来，说道：“赵大，你两个妹子生得颇好，本县适才问他们曾否嫁人，他们还不曾择配。本县的太太不久因病死了，正欲续娶，又因无此美人。今见妹子如此人品，本县意欲娶了他，成为夫妇，眼见得是两位县太太；你们也是算老爷了。再给你们二百银子，做个别的买卖，免得去打棒卖拳。你们两个可斟酌一会子，可愿意不愿意？”何路通听说，赶着回道：“这是太爷的抬举，有何不愿？但小的妹子粗俗得很，恐怕不能如太爷的愿。服侍不到，还求太爷宽恕。”毛如虎道：“你这话太客气了。只要你应允，本县就心满意足了，还有什么不到呢？”

何路通又望着张桂兰、郝素玉道：“妹子，这是你们大大好遭际，难得县太爷错爱你们，这是那里的造化。你们可要把太爷服侍好了，不要使太爷憎怪。咱到后来，还要沾妹子的光呢！”郝素玉道：“大哥，咱是不嫁他！这样深的房屋，咱们

进来容易，随后要出去倒不容易了。再死在这里面，才不上算呢！”何路通道：“妹子，你要出去逛逛，太爷有什么不肯呢？你们不要再耍闹孩子脾气。”张桂兰道：“大哥，你还是常在这里，还是就要去呢？”何路通道：“你们嫁子太爷，咱与你二哥还在这里做什么呢？自然是走呀！”张桂兰道：“我也不嫁他了。我们在这里，连个亲人也瞧不见。他要欺负我们，申冤的地方都没有。你们要常在这里，我就在这里。”何路通道：“我虽要在这里，我不能作主，要县太爷答应呢！”毛如虎听了这番话，即赶着说道：“赵大，你们俩可不要怪我怠慢，就请你们常住下，令妹才能心安。”何路通对知县说道：“咱们既在此地，又没有事，可请太爷招呼一个人，带着咱们在衙门里各处逛逛，给咱们见见世面。”毛如虎也就答应，当即叫人带出去各处去逛。何路通、金大力二人将各处出路，暗暗记清，以便夜间动手。再说毛如虎，见平白得了两个美人，心中好不畅快。厨房里将酒席摆出，大家痛饮慢表。且说朱光祖在都天庙内，混在人丛里，见张桂兰等已被毛如虎赚去，即刻回转客寓，明白告知。施公便命黄天霸、关小西、李公然、李七侯四人前去接应，便留朱光祖、计全、王殿臣、郭起凤在店保护。黄天霸等，只俟二更时分，便去县衙，准备捉拿强盗。

话分两头。毛如虎当晚先在外面陪着大家饮了一回。席还未终，就命人端整一席送入新房。他辞别众人，自入房内与张桂兰、郝素玉二人合卺。到了房中，见张桂兰二人，早有丫环仆妇在那里陪伴。一见毛如虎进房，便站起来迎接进去。毛如虎当邀二人入座，丫环仆妇，将酒斟上。毛如虎便同二人传杯弄盏，饮了一会。张桂兰、郝素玉也轮流相劝，其中戏谑情状，不必细说。张、郝二人，见毛如虎已稍有醉意。毛如虎也思与他二人同入罗帏，便道：“咱们酒已饮了不少了，请两

位娘子安歇吧。莫要负此良宵。”张桂兰道：“咱妹妹每人再敬三杯。”素玉端着杯子，在嘴唇上靠了一靠，遂与毛如虎道：“咱俩喝个快活酒，等会给你就去成仙。”趁这时候，张桂兰已将朱光祖那包蒙汗药倾入壶内。毛如虎见郝素玉敬上酒来，当即一口饮尽；张桂兰又斟上一杯，毛如虎又一气饮下。一连七八杯，通通饮了下去。此时被蒙汗药酒灌多了，他已动弹不得。张桂兰闭上房门，郝素玉将他拖翻在地，于是二人卸去外衣，抽出佩刀，取出暗器，拿了一根粗麻绳，将他四马倒攒蹄捆了结实。郝素玉用佩刀在毛如虎大腿上一连搠了四五刀，张桂兰将他两条膀子，砍离了骨节。毛如虎连哼都没有哼一声，但见身子在地下一动不动的。张桂兰、郝素玉二人办事妥当，张桂兰便轻轻开丁窗格，蹿了出去，就往屋上一跳。早见上面有个黑影子，彼此击了掌，知道他是自家人。张桂兰近前一看，正是黄天霸，当即说了个暗号。天霸就招呼李公然、李七侯。他二人答应。关小西不惯上高，只在墙外接应。于是天霸等人同着张桂兰，轻轻地跳下屋来，仍叫张桂兰、郝素玉看守毛如虎。

黄天霸与二李，便到各处搜寻伙伴。刚转到花厅后面，却巧遇着何路通。天霸三人去捉毕超、于亮。到了毕超房门口，黄天霸便大喊一声：“好大胆的强盗！”毕超正自睡觉，忽听得这声喊叫，一骨碌爬了起来，取了朴刀，即迎将出来，望着黄天霸举刀便砍。此时合署的人，俱已惊醒。凡是毛如虎的人，俱帮着毕超厮杀；其余的就帮了黄天霸等，喊叫“拿人！”黄天霸与毕超刀来刀往，两个只是不能取胜，恰好杀个平手。李公然见状，忙取子弹子，望着毕超打去，正中毕超额角。毕超吃了一弹，虚砍一刀，跳出院落，复一纵跳上屋面。黄天霸看得真切，手一扬，一只金镖打了出去。毕超出其不意，躲避不

及，正中手腕，只听当啷一声，朴刀抛落屋上。天霸来得飞快，赶上一刀，认定毕超胸前搠进，就势将他向屋下一推，只听噗咚一声，跌落在地。却好李公然赶上前，将他按住，用绳索绑好抛在一旁。此时黄天霸正拟去擒于亮，只见李七侯、何路通两人赶着一人去杀，忽然不见。欲知于亮曾否被擒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二十四回

于亮败走何路通 施公严讯毛如虎

话说金大力听见黄天霸那一声喊，早知毛如虎被擒，他便提了齐眉棍打了出来。刚到花厅，只见对面来一人，却是薛霸，也拿着木棍出来。金大力大声喊道：“你这杂种王八羔子，看规矩吧！”说罢，便是一棍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听“哎呀！”一声，咕冬栽倒在地。只见薛霸血流满面，躺在地下，一合子就一命呜呼了。于是金大力又往各处寻那亲随仆役，打了个落花流水。李公然便望黄天霸道：“毛如虎今已被捉，他的党羽都已擒住，只走了于亮。好在路通、七侯已经赶去，谅那厮也逃不了。咱的愚见：此时已经天亮，不如将大人接来，免得放心不下。”黄天霸道：“此话甚是有理。”因说道：“咱先给小西个信儿，叫他先去客寓送信。”却说小西尚在墙外等信，一见天霸便问如何。天霸道：“得咧！你先去给大人送个信吧！”关小西答应去讫。

黄天霸仍回县署，刚过堂口，忽见何路通满面血污，用衣襟包住额角，李七侯搀扶着，踉跄而来。黄天霸问道：“何大哥怎么了？”何路通低垂二目，将头摇了一摇，李七侯道：“咱俩去追于亮，忽然那厮不见。咱俩各处搜寻，那知这厮暗躲在墙夹道内。何大哥刚要进内寻找，忽被那厮跳出，劈面一刀。幸亏何大哥让得快，额上已中了一刀。咱虽追进夹道，那知这

夹道是通的，又不见了。只得回头来，看何大哥额角上被劈，因此将衣襟撕下来，给他包好了，搀扶他回来，只可恨放了于亮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何大哥到里面安歇一会子吧！”于是寻了一张铺，给他卧下。又叫人烧了些米汤给他喝下，然后来看毛如虎。他此时已经苏醒，躺在地上，被捆得一点不能动弹；又兼两膀两腰，俱受了刀伤甚重。但听他嘴里嚷道：“咱被你这两个丫头所赚，也是活该咱的气数已到。”黄天霸走近前来，望着毛如虎道：“好大胆的贼囚，尔敢截杀命官，冒充知县，荼毒生灵。”二人在那里痛骂。只见有人匆匆进来说道：“大人到了。”天霸等一闻此言，仍命张桂兰、郝素玉看守，自己迎接出去。

施公进了暖阁，各人跟随，来至书房。施公坐下。当有合署差役，上来给施公磕头请安。齐声说道：“蒙大人恩典，今将本县捉住，万民感恩不尽！”施公道：“这知县实非姓谢，却系大盗毛如虎。那姓谢的本是个好官，被毛如虎半途杀死，他便前来冒充。尔等今可出去招告，将所有原告等人，限明日早堂，齐集本署，听候提讯。”齐磕了头，遵谕退出。大人命人传知本城守备，即刻到署谕话。毛如虎收监看守。所有民间妇女，被毛如虎所奸占，悉数清查，不得隐瞒蒙混。毛如虎党羽分别寄监，候讯治罪。大家遵命而去。一会子，张桂兰、郝素玉前来请安。施公又慰劳了好些话，然后退出。此时本城守备吴邦干，前来禀见，行礼已毕。施公话说：“尔可知本县不是姓谢，实是大盗毛如虎？半途截杀谢养儒，他便冒领文凭为民政，地方安得不受其害？尔虽武职，亦有缉捕之责，何以平时漫不经心，殊为忽略之至？”吴邦干吓得战战兢兢，跪下求道：“守备实在不知，罪该万死。还求大人格外施恩！”施公便喝：“明日督同全营兵丁，前来听候本部堂严讯毛如虎！”

吴邦干遵谕退出。只见奉命去查毛如虎家眷的人，回来禀道：“只有主客仆役十人，除首犯不计外，今已格杀三人，身伤五人，在逃一人。所有署内妇女，共计六人，皆是名为价买，实则奸占。”施公听罢，又命将妇女六人一并收押，明早候讯。吩咐已毕，黄天霸才将何路通被于亮刀砍额角，受伤甚重，致被于亮在逃，现在何路通必须静养数日，方可痊愈的话禀告施公。施公答应，大家退出。

到了次日一早，守备吴邦干督同合营兵丁，早到署堂伺候。一会子，施公升堂，各官环列左右，兵丁手执刀枪，环立阶下。施公命传原告。少刻，本城绅士、书差、乡民，环跪堂下。施公晓谕一番，命先退下：“听候本部堂审问该贼。”说罢，便命提毛如虎。立刻将毛如虎提出，押解到堂。施公喝令跪下，毛如虎大骂道：“咱被你诡计所算！要杀便杀，何得跪尔？”施公大怒喝道：“尔这大胆的狗强盗！胆敢截杀命官，盗取文凭，冒充知县，残害百姓，奸盗邪淫。今既为本部堂缉获，即碎尸万段，亦不足以蔽其辜。”喝令用刑。差役答应一声，即刻把他拖翻在地，用头号大板打了二百。又命鞭背。刑差答应，又鞭了二百背花。又命夹起来。差役将夹棍在毛如虎腿上夹起，两边绳子一紧：只听咯瞪一声，夹棍截作两段。堂上堂下，无不惊讶。毕竟毛如虎审出真情，是如何办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二十五回

用奇刑假知县招供 梟逆首勇副将监斩

却说毛如虎使出运气功夫，施公笑道：“好大胆的逆贼，本部堂早已制下一物，预备给你受用。今尔挺刑如此，本部堂必给你受用了。”说着使命施安将新制刑具取来。施安即刻取来，摆在堂上。书差人等，但见此物系檀木做成，约一尺长短，通体圆滑，上粗下细的一根木棍，安在一张檀木板凳中间，下面有关扭子消息，仿佛木驴形式。朱光祖、关小西、黄天霸三人一齐走下，将毛如虎拖上板凳，左右按定。朱光祖便将木棍，从裤子外钻入谷道。施公又命人鞭背，叫两人在他腰上，用夹棍夹起。毛如虎此时被木棍捣入，气运不来，又兼夹棍、背花，痛楚难受，只得喊道：“罢了罢了！施不全，你不要动手了，咱招出，给你去邀功吧！”施公命松了夹棍，住了鞭背，便喝道：“你可从实招来！若是所招不实，刑法从事。”

毛如虎道：“咱不招则已，既招尚有什么虚言？”因道：“去年七月间，咱从奉天同着伙伴：一叫于亮，一叫毕超，欲往南方干一趟买卖，便道北京，看看风景。这日走至山东兖州境内青草山，见有三个过客，骑了牲口。咱只道他是经商大贾，便上前劫取财物。及至被我们三人一人杀了一个，搜其身畔，只有一百多两银子，另有一张文凭。咱将银子取了，将文凭藏好，复将那三人俱埋于青草山内。因思有了这文凭，何不就去

到任？做个现任官儿，也觉有趣。于是就将毕超、于亮两人充作官亲，另外又伙了几个亡命到此。这是截杀谢养儒，冒充知县的实话。若问残害百姓，咱只知道索取规费，勒派地丁。有那个做官的带来的赃银，被咱知道了，同着于亮、毕超，前去劫掠他的财物。他就到县里来告，咱只说他这宗财物，也是暗劫来，就被人家劫去，也还可以抵其实，就是咱们取来使用了。至于奸占妇女，也是有的，现在此间，还留着五六个。有的是名为价买，实为奸占；有的是暗劫而来，图其欢乐。咱若不在这色字上用功，也不至于遭你这美人计所赚。这都是咱爷爷的莫大功德，一生作为。别的事，咱就知道了。”

施公听罢，命人录了口供，又叫人将那些被奸占妇女提来。施公一一问道：“你等为何被他所骗？”只见堂下那些妇女，有的道：“他本来就是买来作妾，及至父兄向他讨价，便霸占不放。”有的说：“是夜间被他劫来，家中父母还不知道呢！这种强盗行为，若非大人将他治罪，我等便受若不尽，有冤难申了。”施公一一问明姓名住址，当饬差役，传知父兄，当堂领回。又命将那受伤未死的提来审问。一会子提到，跪在地上。施公问道：“你等叫什么名字？胆敢随着毛如虎作恶。你等从实招来，若有半字虚浮，不免皮肉受苦！”只听到下面说道：“小的名唤张三，本是莱州人氏。因到南方寻亲不遇，毛如虎他说是现任知县，欲雇家丁服役，因此小的才来跟他，不知道是假的。自到此地，并不敢助纣为虐，衙内所有一切经手事件，皆是薛霸所为。”施公问道：“谁叫薛霸？”金大力便上前回道：“薛霸前夜已被小人用棍击死。”施公听罢，又问别人所供，大半相同，皆是为毛如虎所雇。施公又问本署差役，是否属实，有无作恶情事？本署书差也说：“薛霸最为可恶，所有勒索规费，诱骗妇女等情，皆出薛霸一人之手。”施公便命各

责一百板，备文递解回籍。差役答应，就将各人责罚已毕，先行收监，俟备文递解。施公即判道：“毛如虎系著名巨盗，伙合党羽于亮、毕超，于山东兖州府界，截杀部选原任赣榆知县谢养儒等主仆三人，即盗取文凭，顶名冒替，驰赴县任。半年以来，奸盗邪淫，残害百姓，无恶不作，小民受害匪轻。国法难容，天理何在？应照例加一等治罪。着即绑赴市曹，凌迟处死，以重国典，而恤民辜。被害这家，听其申雪。毕超、薛霸相助为虐，律应处斩，既经格杀，应无庸议。于亮甘为党羽，仍敢刀伤千总何路通，虽经在逃，仍着悬赏严加缉获到案，以清盗源。”判毕，即命黄天霸督同守备吴邦干，率领本营兵丁，押犯赴市曹。并着李昆、关太、王殿臣、郭起凤、金大力、李七侯护押前行。

各官遵命，天霸立即换了服色：头戴大红贡缎风帽，身穿大红胡绉披风，腰挂宝刀，坐下战马。将毛如虎捆绑停当，当堂赏过盞酒片肉，两人推着犯人前行，刽子手执刀在后。李昆等七人各执钢刀，周围押护，城守兵丁，亦手持刀刃，围护而行。守备吴邦干恭请王命牌，一会子到了法场。黄天霸升座公案，毛如虎跪在一旁，李昆等紧紧相护，营兵环列四面，围得如铁桶相似。只听炮声一响，刽子手走上一刀，毛如虎头已落地，复由刽子手凌迟。即将首级送上验实，便命带赴县署，悬竿示众。然后各官回衙。施公便命计全暂行署理县事，一面具奏请补，一面札飭山东兖州府前往青草山，起验谢养儒及家丁尸身三具，妥为封殓，并传家属领取尸棺；再由该管地方官，发给恤银一千两，为谢养儒家属养贍之费。当晚，施公又具了一道本章，写道：

头品顶戴漕运总督兼巡按御史世袭一等侯爵臣施仕伦，跪

奏：

为臣盗劫杀命官，顶名冒替，伪充知县，残害百姓，当经访拿查明，就地正法；并请旨简选知县，恭折仰祈圣鉴事。窃臣行抵海州赣榆县界，据该县绅商士庶，出境拦控现任赣榆县知县谢养儒，贪财枉法，勒索规费，诱占妇女，无所不为，具告前来。臣当即准词，飭令原告，听候查办。一面遂带副将黄天霸、参将关小西改装服色，潜入赣榆县城，明查暗访该县劣迹，与原告相符，询谋佥同，毫无捏饰。当时，颇深所惑。查谢养儒由进士出身，补授斯缺，何致辜恩枉法，至于斯极？其中颇有不实不尽之处。

正在疑虑这间，忽据壮士朱光祖驰赴前来，密报：该县系为著名巨盗毛如虎，曾于上年七月间，伙同党羽于亮、毕超，在山东兖州府界青草山地方，杀害知县，窃取文凭，冒赴斯任；并称：情愿协同缉获等语。臣遂派朱光祖详加侦探，是否属实，具实呈报。后复据朱光祖报称：该县实系毛如虎，不但为著名巨盗，而且异常精悍，素有刀枪不入之功，非力敌可以擒获。唯好色太甚，可否以美人计去赚等情。臣聆察朱壮士光祖之言，似尚有当。唯难得貌勇兼全之妇女，堪当此任。正深筹划，旋据副将黄天霸之妻张桂兰、参将关太之妻郝素玉，奋勇当先，呈请前去。臣当就准如所请。复派千总何路通、把总金大力随同张桂兰、郝素玉，改扮江湖卖艺脚色，在于县城都天庙内，耍卖杂剧，藉以引诱。并派千总计全，暗地侦探，是否为其所诱。

迨经千总计全报称：张桂兰等即于本日，由该盗头目伪充县署家丁薛霸，招往署内演剧。臣据报后，遂派副将黄天霸、参将关太等协同擒拿，毋任漏网。该副将等去后，旋于次日报

称：张桂兰与郝素玉，自为该盗头目薛霸招往县署，即于当晚用酒将毛如虎灌醉，因而擒获。其党羽毕超、头目薛霸，亦于是夜格杀身死；唯于亮逞凶拒捕，勇悍异常。当经千总何路通与之格斗多时，身受重伤，因被该盗逃逸未获……臣当就县署将毛如虎提案严讯，始则挺刑不认，复经严讯，始称：于上年七月间，伙同党羽行经山东兖州府界青草山地方，见有过客三人，疑为商贾，上前截杀身死；搜其身畔，见有文凭，知系候补赣榆县知县谢养儒，领凭赴任。该盗便将该故知县及家丁二人之尸身，同埋青草山内；一面窃取该故知县文凭，冒名顶替，前赴任所。迨经到赣榆县任后，遂又使纵该盗头目冒充家丁之薛霸，在外勒索规费，诱劫妇女，以供该贼欲壑。并于黑夜，伙同党羽毕超、于亮潜出，劫掠民间财物等情。

臣研讯再三，供认如一。当经臣派副将黄天霸，及赣榆县守备吴邦干押赴市曹，就地正法。其党羽毕超、头目薛霸均格杀身死，应毋庸议。至拒捕在逃之该盗党羽于亮一名，复由臣通札各地方官暨防营，一体悬赏，认真缉拿，务获到案，毋任远扬。并一面札饬宛州府，起殓原任赣榆县知县尸身，妥为殓殓；仍由该管地方官，传知该故县家属领取尸棺，并着给恤银一千两，交该故县家属，为养赡之费，以示体恤，而安亡魂。所有赣榆县知县员缺，查系繁难要缺，非精明强干之员，不足以资治理。现经臣暂委千总计全，暂行护理。应请旨饬下部臣妥速遴选干员，前往补授，以重要缺，而安地方。臣所访拿劫杀命官，冒充知县之著名巨盗，遵例就地正法。并请旨简选赣榆县知县员缺。

理合恭折具陈。伏乞圣上圣鉴训示，谨奏。

施公将奏稿起毕，当命幕友誊缮，以便入奏。欲知后事如

何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二十六回

逃强盗还去投强盗 嫉仇人偏遇有仇人

却说施公诸事已毕，此时已交年底，不及赶赴淮安，便在赣榆度岁，不表。再说于亮逃走之后，便思无处栖身，因想海州地方有个落马湖，内里有座水寨。寨主姓李名醒，外号叫猴儿李配，专交结江湖上好汉。他有两个结拜弟兄：一名赛玄坛赵虎，一名出水蛟孙龙，皆是一身武艺。便想到这个所在，何不前去投他？一则有了栖身，二则也可请他帮同报仇雪恨。主意已定，便趲赶前去。

走了两日，这日已到落马湖。原来这湖内，寻常人不能进去，因湖之四面，皆有排栅，暗藏响铃。碰着消息，机关一动，船翻下去。喽卒将人拖出水面，押到寨中，听候李配发落。这于亮到了落马湖，便雇了一船，上得船时就叫开到寨内。使船的也不知道这湖内有那些故事，也就答应着，一直摇了进去。荡了一会，刚到栅口，只听一阵铃声响，使船的也不晓得是触动机关消息。倒是于亮听见，赶着喝令：“且慢！”那使船的，只顾用力向前驶去，又见水上一阵涡漩，把那只船漩得滴溜溜圆转，霎时间支持不住，已翻入水底去了。里面守栅的知道了人，立刻取挠钩，把人从水底拖出来，用绳索绑好，押进寨内。头目说道：“奉大王的命，把刚才拿住的两人押进去问话。”喽罗将于亮、船家送到了大寨厅上，推在下面跪倒。

李配坐在虎皮交椅上问道：“你这两个猪羊，因何来做奸细？快快从实招来，好凭大王爷发落。”只见于亮说道：“咱姓于名亮。这个使船的，咱却不知他姓名。望大王容禀：咱本与毛如虎是结拜弟兄。只因毛大哥在山东劫杀赣榆县知县谢养儒，窃取他的文凭，冒做了赣榆县知县。咱兄弟在他任上快活了一年有余，无人知觉。今因来了钦放总漕施不全走此经过，不知他怎么访出真情。先使美人计，将毛大哥灌醉；复又派黄天霸等人，里应外合，三更时分，一齐动手，将毛大哥捉住，并杀了许多伙伴。咱幸亏跑得快，跑出城外。思因毛大哥已死，咱又被拿得紧，无处栖身。忽然起意，因想毛大哥在日，常说有一至好友在此，这才决意来投。大王若念江湖上的义气，替咱毛大哥报了仇，咱情愿投在你老名下，做一个小卒。”于亮说罢此话，只见李配大叫一声道：“气死我也！咱不将这赃官拿住，把黄天霸这小子擒来碎尸万段，誓不为人。”说着将于亮绳索亲自解去，让在上面坐下，一面叫人将船户放了，一面说道：“于贤弟既系自家人，你我可同心协力，共守此寨，不可稍存异心。”又叫人将二大王赵虎、三大王孙龙、总管张才请来相见。不到一刻都已到了，大家相见已毕，讲论了许多闲话：杀人放火那一派强盗行为。少时摆上酒席，五个人一齐畅饮起来。

只见那个张才，在下暗想怀思，代施公担忧。你道这张才是何人呢？为什么他要代施公担忧？原来这张才，从前是恶霸罗似虎家一个总管。施公去访罗似虎，因见张才是个老成人，后来将罗似虎捉住，张才不曾问罪，当时放走。张才去后，就弄了几个钱去贩布卖。这日又因亏本过多，布又不能去贩，走在半路，要寻自尽，巧遇着施公私访。施公因此又助了他些银钱，叫他添本再贩布卖。那知张才运气太坏，走至落马湖被这

伙强盗劫去，几乎送命。也是他命不该绝，偏偏李配看他老实，就把他留在寨内。数年以来，也还相安无事。此时听李配要去捉施公，所以在那里担忧。李配酒至半酣，与于亮谈得合式，又结拜了弟兄，当即命人喊于亮为四大王。于亮好不欢喜。

再说施公到了海州，就在行辕安歇。约在三更时分，忽然梦见一只马猴，迎面扑来。施公惊醒，却是一梦。暗暗推测这梦真是奇怪，难道是又有什么冤枉的案件？细细地推详一番道：“是了，定是此地有这侯姓，不是恶霸，定是土豪。我不免明日出去私访一回。”到得天明，施公瞒了众人，换了衣服，仍旧扮作算命的模样，悄悄地出了行辕，信步走出城外。约走了二三里路，前面便是运河。施公正在那里临流叹赏，忽见那河边，来了一只渔船。施公即招呼渡船摆渡。只见那船户赶着笑道：“你老可是叫船吗？”施公道：“我要过河，你可将我渡过河去，再把你船钱便了。”船上那个人将施公扶入舱内，开船而去。你道这人是谁，原来就是于亮。欲知施公有无性命之忧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二十七回 落马湖施公被难 阴山洞张才设计

却说于亮在渡船上巧遇施公，当即将施公诓骗上船。原来李配这日派他出来巡哨，打探客商买卖。这运河却有一条汉港通落马湖内，可巧冤家路窄，偏遇施公叫船。于亮将船摇到河心，便将船头拨转，相望上流摇去。施公在船内说道：“船家，咱是过河呢！为什么往上流摇去？”于亮道：“你不知道，这河内水急，若不提一提溜，如何过得河呢？”施公听说，也还有理，便不再问，听了于亮往上流尽摇。不一时进了汉港，于亮将篙子插在港内，将船系好，进得舱来，向施公说道：“咱请你上岸吧！”施公听说，即站起来，往舱外便走。只见于亮出其不意，猛抬起右腿踢去，将施公打倒舱内，大声喝道：“你认得大王爷爷于亮吗？咱大哥毛如虎与你有何仇恨，你便将他杀害？”一面说，一面绑缚起他来，抛在一旁。仍然走到船头将缆解开，操着桨，直往落马湖而发。施公在舱里面，只是讨饶道：“咱委实是算命糊口的，大王可不要错认了，咱家中尚有老母、妻子，等着我赚了几个钱回家买米度日。”又暗中想道：“我施某今日可不能活命了。即使黄天霸等见我不回，各处找寻，也不知我死在这人手里。”

再说于亮将船尽力摇去，将船摇到栅口，将响铃摇动。守栅的开了栅门，放船进去了。于亮先叫人将施公看守好了，直

入寨内。李配、孙龙、赵虎，并总管张才，迎接进去。李配问道：“贤弟今去巡哨，有什么大宗买卖探听回来？”于亮道：“买卖倒没有，却有一件喜事，说来可痛快人心。小弟前去海州，将船泊在北门运河内。忽有算命的，叫声：‘过河。’小弟仔细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咱兄弟们一个大仇人呢！”李配道：“莫非就是施不全吗？”于亮道：“专待大哥发落。”李配等大喜，便叫剖心沥酒，祭奠亡鬼。一面又叫人备办酒席，等祭奠后，好大排筵宴，给于亮庆功。一会子，众喽罗将施公押到厅上，李配喝令下跪。施公站立不睬。李配又道：“施不全，咱大王爷久闻你的大名，惯与咱江湖上的朋友为难。你还仗着那黄天霸小子等人助着，杀害我等。往事不说了，咱只问你，毛如虎与你有何仇恨？为什么将他捉住杀死了他？你今日也到了爷爷们手里，你尚有何话说？可能再叫黄天霸小子等人前来吗？”施公道：“大王不可错认，我委实姓任，名唤也方，借此算命度日。家中还有老小，望大王详察，不可以耳代目。咱且不知毛如虎是何等样人，更不知施不全是何等样人，怎么将我任也方，错认作施不全？且硬说我任也方杀害毛如虎，这可不是冤枉！”李配大怒道：“咱把你这赃官，嘴能舌辩！且不管是任也方、施不全，今既被我捉住，你真是任也方，也将你当作施不全剥出心来，为那些死去朋友祭奠。”说了，遂叫人将施公拖至下面，把衣服脱去缚在柱子上。

于亮执刀在手，只等上前开刀。张才站在一旁，暗暗叫苦。只见于亮手执钢刀，恶狠狠地走到施公面前，将刀尖对准胸膛，一刀刺去，只听当啷一声，刀落在地。再看于亮，站在一边发怔。李配道：“我不信，难道有个鬼不成！”说着，便拾起刀来，恶狠狠地对准施公心口刺去。刚欲刺进，只觉手腕一酸，刀持不住，当啷一声，也似于亮那样，钢刀又落在地下。李配

等颇为诧异。只见张才上前说道：“大王两次刺他，刀落在地，一定今日不能杀人。”李配道：“且让他多活几日。必须派个诚实可靠的人看守，不致于误事。”张才道：“大王如可放心，即交与小人，包管无事。”李配道：“如此甚好。你想这后面有个阴山洞，四面皆是水，且将他关在里面，每日不与他饮食。他纵不被刀杀死，也叫他活活饿坏。贤弟再多派几人看守。等到那天霸小子捉住，一齐问他的罪名。”张才答应，遂将施公放下，带入阴山洞去，却暗暗送些饮食与施公；并与施公说道：“大人不必害怕。小人名叫张才，前在罗四虎家当总管。后蒙大人救出，又蒙大人赏钱贩布。只因路过此处，被这伙强盗劫去布匹，捉到此间，硬叫小的当了总管。今见大人被他们诓骗，小人已是心胆俱裂。不意大人洪福齐天，他们不得强害，故此小人才在他们面前，叫将大人交给小的，为的是要救得大人。不知大人手下那些将官现在何处，小人打算去送一个信，叫他们前来。一则好救大人，二则可以将这伙强盗拿住，为民除害。”

施公听说，又仔细一看，果然不是别人，却是张才。此时施公稍放下心，便将天霸等现在海州，告诉了张才。张才又请施公且自忍耐，三日后必然救出。张才便即告辞出去，招呼了两个心腹前来看守，又叫人时常暗暗送些茶水之类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二十八回

褚家庄天霸送信 悦来店张才陈辞

话说黄天霸各人寻找施公，寻了一夜不见踪迹，知道又为恶人诓骗，大家惊疑不定。李五道：“愚兄倒有一计：欲知大人消息，必到褚家庄褚老英雄那里一访，或可得其消息。”黄天霸道：“小弟便去一行。”李五道：“贤弟须快去快回。我们这里仍各处寻找。贤弟有一消息，万不可冒昧行事，必须斟酌尽善，方好前去。”天霸答应，当即辞别众人，出了行辕，直往褚家庄而来。

不过一日已到，遂令庄丁进去通报。一会子里面叫：“请。”黄天霸大踏步进入里间，褚标已迎了出来。彼此见了礼，分宾主在厅上坐下。庄丁献上茶。褚标问道：“贤侄久已不见。大人想已安抵淮安。侄媳当亦安好，众朋友想皆如意。”天霸道：“众兄弟都好，侄媳亦好，都给你老请安。惟大人沿途耽搁，至今仍未到淮，现在驻扎海州。今小侄特地前来，因大人前日早间瞒着众人出去私访，至晚未归。小侄等各处寻找，杳无踪迹，定又有恶人将大人诓去。”褚标听说大惊道：“据贤侄说来，敢是大人又为强人劫去？海州左近，倒无甚强人，惟有那落马湖猴儿李配，颇不安静。莫非大人是他劫去不成？”黄天霸道：“落马湖离此多远？那猴儿李配又是怎样一个人物？”

褚标道：“讲起李配这人，武艺精通，几有万夫不当之勇。且兼惯熟水性，能在水底下伏三昼夜，故此占了落马湖，专劫客商船只。若说他那湖的地势，曲折连环，周围有十数里宽大。不识路径，湖中必不能去。贤侄若要前去，找一人前宋与你同行，或者可以进去；若无此人，虽插翅也不能入此湖。”天霸道：“请问老叔，此人姓什名谁？”褚标道：“此人姓万，名君召。那年偶至湖内，为李配所劫，即与李配比较一回武艺，还可以敌得过。因此李配爱他武艺，就将女儿与他，成了翁婿。但是万君召安分守业，不与李配同为，也曾劝过他改邪归正。怎奈李配不听，万君召也无法，实是貌和心不和。”天霸说：“既如此说，这万君召家住何处？”褚标道：“其实不远，要去落马湖，必由他那里经过。”天霸道：“可否请老叔同小侄一行，将万君召请出来，好使小侄同他前去？”褚标道：“此事非是不肯同贤侄前往，奈因我有件事，与君召不和，不便前去；不若贤侄独自去访，见着他将真话说出，他必答应。不但他可以与你同行，还可给你设计。我若一去，恐反于事无济。不是我催促贤侄，你是要紧前去才好。万君召家，从咱这里去，向东南大路而行，不过二十里即到万家庄了。贤侄恕老朽不留，就此请去吧！”天霸答应，辞了褚标，匆匆而行。

走了半日，已到万家庄上。天霸问明门路，走到万家门口，向庄丁说明来历，请他进内通报。庄丁问道：“咱家大爷前三日去往淮安，说是早晚就要回来。你老有什么话，请留下名帖。”天霸回道：“我来因要去落马湖拜望那李配，不知那里的路径。因你家大爷，是他的女婿，故此前来约你家大爷同去。他既不在家，那里的路，究竟怎么走法？还是坐船去，还是有旱路可通呢？”那庄丁回道：“不瞒你老说，落马湖不曾去过。但是听说这湖内路颇为难走。四面皆有消息，若不知路径，触

动机关，恐有性命之虞。”说罢，走进去了。黄天霸寻找客店住了，问了落马湖，店家说道：“前去只有十里路，就是落马湖的地界。”天霸回头一看，见东首有个小小市集。天霸走到市集上，瞥眼见街口有一座楼，外面挂着招牌，上写“悦来客店，安寓客商”。天霸踏步进内。店小二迎接出来。天霸又拣了个座头坐下，店小二在旁伺候。天霸便叫：“店小二，拿两角酒，端两碟下酒的菜来。”店小二答应，少停酒菜全送上来。天霸一面斟酒，一面望店小二问道：“你姓什名谁？”店小二道：“小人唤作胡四。”便回问道：“你老敢是从徐州来？到这里作什么贵干？”黄天霸道：“我要到海州做一买卖。此地是那里所管？离海州还有多远呢？”胡四道：“此地便是海州所管，到海州尚有四十五里。你老可是错走了道儿了？走徐州来，到海州去，应一直向东，怎么走到这里来呢？而且此地有个落马湖，其中歹人颇多，那些作买卖的，皆要越此过去，不敢经过此地，你老怎么倒反过来？”天霸道：“我是偶经此地，向不出门，因此走了错路。但不知你刚才说落马湖有些歹人，怎么叫个歹人？我实在不懂。”胡四道：“你老真是没出过门了。那落马湖内有三个大王，皆是浑身武艺。凡有客商经过，他也不问贫富，务要将钱留下；若是客商们不肯，即刻就害了性命。”说着斟了一大杯酒，放在天霸面前。

天霸端起酒杯正要喝，忽听下首桌上，有个人在那里叹气。天霸掉转头一看像是熟人，于是也叹了一口气。两个人看得发怔。忽见那人走到面前说道：“尊驾敢是姓黄，下面是个天字吗？”天霸道：“正是。不知你怎么晓得贱名呢？”那人道：“可记得五年前罗四虎家，有个总管张才吗？”天霸仔细一看道：“咱的眼力太钝，咱竟全不记得了。”又道：“你为何也在此？来干什么呢？”张才又道：“若不是在此遇见你老，小

人竟要跑到海州去了。”黄天霸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张才道：“正是小人有件要事，要去寻找你老。难得在此巧遇，真是大幸。”说罢，便叫店小二将自己的酒菜取过来，又叫店小二出去另拿两样新鲜可口的菜进来下酒。店小二答应着，出去叫菜。张才见店小二走了，又看一看左右无人，便悄悄地说道：“只因大人被毛如虎的党羽于亮诓入摇船，送到落马湖李配那里。那知大人的洪福齐天，不知怎的，李配手上的刀忽然落下。彼时小人也在那里，便谎说了两句话，将大人送至阴山洞内；故此又在李配跟前，讨了个巡哨差役，借着赶海州，给你老送信，前去搭救大人。不期在此巧遇，真是万幸！”天霸听说，又问道：“你为何在落马湖呢？”张才见问，便将以往之事述了一遍。天霸大喜。张才还欲说话，只见店小二拿进酒来，张才便住口不言。欲知张才说出什么话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二十九回

张才设计救施公 路通独力擒李配

却说张才叫小二出去：“等喊你再来！”店小二答应。张才复又说道：“你老可想个什么法儿，将大人救出来才好。你老不知那水寨里面，到处有埋伏。依小人的愚见，你老还得去海州一趟，将保护大人的那些老爷全请了来。约定明日二更时分，一齐进寨。小人预先在水寨外面，拣那有埋伏的所在插了柳树。你老就看定柳树，随弯就弯。直走进去，必须绕道湖后。因这湖面宽阔有十余里，前、左、右三面，皆是大水，非船不行。惟有后面一交冬令，那湖里水就涸了，不要船可以由湖上走得进去。却要由西南那条小道，才可走到后湖。你老切记，须从那道而去。小人到二更时分，即着心腹赶往前面放火，烧他寨栅。李配等看见前寨火起，必须出去看视。你们但见前面有了火光，此时我便将大人放出洞外。你老可一面专派两人接应，保护大人出去；一面由后寨杀入前寨，使李配出其不意，也可一鼓而擒。”彼此商议已定，张才抢去会帐，而后进湖。

天霸赶回海州送信。走了半日，已到海州城里。进了行辕，大家见天霸已回，个个前来问道：“如今大人在于何处？可有点消息不曾？”天霸见问，即将如何在酒店内遇见张才，如何与张才定计，说了一遍。大家好不欢喜。黄天霸道：“事不宜迟，即须前去。李七侯与何路通两人，可暗暗伏在落马湖前寨

左右，以防李配凫水而逃；关贤弟、金大哥专为接应，保护大人；张桂兰、郝贤妹，专等大人出了后湖，可即保护大人在僻静处所等候；殿臣哥、起凤哥前来接应，一齐送大人入城。关贤弟、金大哥将大人交给桂兰、素玉，仍即转回水寨，帮同杀贼。我与李五哥先行杀入前寨。务要将李配等人拿住，不可放走一人。一来为大人报仇，二来为民除害。”大家齐声道好。又命施安去本城衙门送信。一会子俱已装束停当，各带兵刃暗器，分头前往。将近傍晚，已到落马湖。何路通、李七侯便在僻静地方，换了水行衣，悄悄地钻入湖内，直往水寨左右伏身，专等捉拿李配。黄天霸等一千人，照着张才的话，认定柳树，随弯就弯，直奔后湖而去。

且说张才回去，将酒店与黄天霸如何计议的话，一一告诉了施公。又遣了两个心腹人，密去前寨放火。诸事已定，只等二更时，便好去救施公。看看时候已到，忽听前面喧嚷之声，张才知是火起，赶即来到阴山洞，将施公放出，急急送往后湖。此时黄天霸等人也看见火光。关小西、金大力一看，前去接应。却好天霸已将李五等人伏在左近一带，只等火起，便好行事。张才刚出寨中，遇见黄天霸，正好送出施公。关小西接着，便把施公背起，直奔过湖，交给张桂兰、郝素玉两人保护；随即仍赶回头，以便接应天霸、李昆。再说天霸与李昆，见张才放出施公，由关小西、金大力保去，他二人也就跟着张才，直往前寨杀去。

再说李配、孙虎、赵龙、于亮四人，吃过晚饭，刚欲睡觉，忽听前面吵嚷。正欲着人去问，只见有两个喽罗，飞奔前来说道：“不知怎的，前寨起了火，寨栅已烧去了一大半，特报大王知道。”李配等闻报，吃惊不小，随手拿了件兵器，一齐赶奔前寨。只见火光烛天，寨栅已烧去大半，连忙喝令：“扑灭！”

”正扰乱之时，猛然知道背后有了奸细，即刻分派赵虎去往阴山洞，防备走了施公；又令孙龙去往右寨救火；自己与于亮督率喽罗，竭力灭火。正在扰乱之时，猛觉背后一刀砍来，李配赶着招架。天霸复又一刀，望着李配肩窝上刺。李配将天霸的刀拨开，复还一刀，直奔天霸胸前刺进。天霸赶着相迎。二人一来一往，拚命地大杀起来。于亮正欲上前来助李配，那边李五的刀如旋风般，一路砍来。于亮接着便杀。四个人分两边，直杀得难舍难分。正在酣战之时，忽见李五虚闪一刀，一溜烟跑了出去。于亮不舍，随后紧紧追来。李五取出弹弓，按定弹子，觑得切近，对定于亮左眼打去。于亮躲闪不及，一弹正中左眼，登时站立不住，栽倒在地。李五一个箭步跳到了面前，举起一刀，砍在于亮肩膀上。那于亮“哎呀”一声，已不省人事，躺在地上，动弹不得。李五又用刀，在他胫骨上尽力打了几下。于亮的胫骨，又成粉碎。李五复将他拖在一旁，再来帮助天霸去战李配。

只见天霸与李配，杀了个对手。李五看得着急，顺手摸出一弹，扯起弹弓，啪的一声，向李配面上打来。李配正杀之间，耳边听有弹弓声，知有暗器打到，赶紧躲开。天霸见李配躲闪暗器，乘此一个闪电穿针，一刀从李配左肋下刺进。李配从旁一让，不提防第二弹打来，正中右耳。天霸见一刀未曾刺中，便用了鲤鱼翻身，跳入左边，一刀往李配左肋刺进。李配复又让过。那知李五第三弹又飞了过来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李配万万让不过去，面门上中了一弹，打得鲜血直流。李配知不是对手，忍着痛向天霸虚砍一刀，直往寨外跑去。天霸率李五紧紧追赶，赶到寨外，但见李配往湖内一跳，噗冬一声，钻入水底去了。天霸等见李配已经入水，便不追赶，复又到寨内探寻赵虎、孙龙。才转了两三个弯子，却好关小西迎面而来，左手执

刀，右手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——却是孙龙已被杀了。三人会合一处，复向前去寻党羽。刚到阴山洞，只见金大力与赵虎，正在那里厮杀。黄天霸取出金镖，出其不意，打了出来。赵虎未曾防备，腿上中了一镖，略吃一惊，手中的朴刀一乱，金大力来得快速，用足了劲，执定齐眉棍，使了个枯树盘根的架式，望着赵虎扫来。这一棍赵虎不曾让得及，已被打倒在地。关小西来得急速，复一刀，将赵虎的右腿砍断，在地上不能动弹子。那些喽罗见寨主全然丧命，也就一齐跪倒求降。

再说李配跳入湖中，以为可以保全性命。那知何路通在水底下等得正不耐烦，忽听湖上噗冬一声响，知道有人下来，赶着将眼睁开。仔细一看：果然有个踏着水缓缓而来，何路通即先抄在前面，等李配来时，急切将拐照李配身一钩。李配正望前去，不曾防得，站立不稳，被他钩倒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三十回 落马湖众寇伏诛 淮安府施公赴任

却说李配逃入湖内，被何路通用拐钩倒；又将李配肩膊上刺了几下。李配被刺，已是动弹不得。何路通便招呼李七侯，一同将李配拖出水面，捆绑停当。两个人横拖倒拉，一直拉进寨栅，去寻天霸等。却好天霸等来前寨打听李配的消息。正遇着何路通、李七侯从外面而来。黄天霸便问道：“何大哥，怎么样？果曾捉住没有？”何路通道：“擒住了，现在这里。”天霸等好不欢喜，走上前来看了一看，复叫人扛抬到那三人一起。李五道：“如今是一个没有漏，全被我们捉了，倒是要去大人那里送信。最好就请大人到寨内安歇一夜，明天传知海州文武各官，将贼就地正法。”金大力道：“甚是有理。咱即便去请大人。”说着掉转飞跑，一直跑到后湖，不知施公躲在那里，大声喊道：“大人在那里？落马湖的强盗通捉了，请大人到寨内歇息发落吧！”一连叫了几声，方听见西北角上，树林子内，有人答应；却是女人声音，说道：“大人在这里。那可是金老爷吗？”金大力听得真切，知道是张桂兰答应，也就应道：“咱家是金大力。大人在那里？”张桂兰道：“金老爷不要来咧！咱们保大人去吧！你在那儿等着。”金大力也就不往前去，只在湖岸上等。

一会子，见施公扶着两个人前行，后跟着两人！原来王殿

臣、郭起凤在前搀扶着，正要请施公回城。又听见金大力说话，施公便扶着王、郭两人缓缓前进，张桂兰、郭素玉在后跟随。金大力迎着施公，便先请了安。施公问其情形，大力一一回答。一路正在那里讲说：孙龙被关小西如何枭了首级，赵虎如何被棍打倒，于亮如何被李昆弹子打中左眼，李配如何凫水而逃，如何被何路通在水底里捉住。只见前面许多灯笼火把迎接出来。黄天霸等走到施公面前，请了安，站立一旁。施公又慰劳了数语，然后携同二人缓步入寨。到了寨内，就厅上坐下。就有张才前来磕头。施公着安慰了他一番，又命他随便坐下。张才只得告座。众人又谢张才保护施公之力。张才只是谦逊，并道：“小人前蒙大人不杀之恩，又蒙概助资本，虽粉身碎骨，难报大恩。而况此是应分，且不免有罪。今蒙大人不罪，还敢劳老爷们道谢吗？”于是，大家又说了一会捉拿李配的话。正欲叫人将李配押来讯问，只见两个喽罗，走到面前说道：“酒饭已备办好了。”张才答应一声，即站起来对施公说：“小人已招呼厨房，随便做了几件饭菜，请！”张、郝另设一桌。大家吃毕，此时天已大亮，只见人报进来道：“今有海州营参将王立本、海州知州李穆在寨外禀见。”施公听说，即令传见。张桂兰、郝素玉避入后面。

少停，海州参将及州官进来给施公行礼请安毕，站立一旁。施公命二人坐下。知州李穆禀道：“卑职等谬膺民社，地方上有这等大盗，不知预为缉获，以致残害百姓，并累及大人。卑职等实在罪无可恕。即求大人从重参革，以儆效尤！”施公道：“贵州在此几年了？”李穆道：“卑职是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才接印任事的。”施公不语。又问参将王立本道：“老兄光景也是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接印的？”王立本道：“参将是去年二月间，即补是缺。”施公道：“既是老兄到此，已届一年，为何

连这起强贼全不知觉呢？”王立本道：“参将也曾风闻，颇思剪除，以绝民患；但未据地方百姓禀报，境内亦尚安静。参将的愚见：以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若真正前去缉捕，特恐那盗贼拒捕起来，卑营的兵力固自不足，且恐激成大变。等到激变，势必详报上宪。在上宪知道的，立刻派营助剿，说参将尚为认真理事；或不知道的，不但不添兵前往，反说参将好名太甚，不自量力，癖疥之患，也须大动干戈？一纸札文，做成个‘办理不善，调省察看’，这还算是万幸；甚至奏参上去，连功名总不能保。因思好容易补了这个缺，大宪衙门，花费了若干，还各处请托当道说项。总想署缺后，藉此弥缝，兼可顾及一家妻子老小。怎么将此缺不要，做那好名之事呢？这样一想，便将此事懈怠下来了。那知大人又落在那强盗手里，参将是万万想不到的。今既如此，只有听大人奏参便了。”施公听罢，拈须微笑道：“据老兄所说，并非掩饰之词，倒是出于本心，本部堂原可曲谅。但不过你上负国恩，下误民事，即此两事，本部堂可不敢容情，只得据实奏参，听候圣上处置。”说罢，便将李配押解上来讯问。

手下人答应，即刻押李配、于亮、赵虎三人来到。孙龙已被杀死，自毋庸议。施公将李配等问了口供。李配等亦直认不讳。施公当命立刻就地正法，并同孙龙首级，一齐悬竿示众。又着海州知州查点钱粮数目，一一运入州库，以备正用。将房屋拆毁，众喽罗解散。诸事已毕，施公又向知州说道：“贵州为地方父母，理应剪除民害。除莠安民，今盗贼充塞，任意姑容，殊觉有负民望。姑念到任未久，着记大过一次。自后务要不避艰难，遇事认真。若再懈怠，本部堂定即参处。”州官唯唯应诺，复又叩头谢罪。施公这才起身，喝令：“回城。”早有人将绿呢大轿抬入。施公上了轿。知州与参将先行，施公在

中，天霸等人骑马跟随在后。在路走了一日，进入海州，施公仍旧在行辕驻节。海州知州及参将，进来请安，然后禀见，各回本衙门而去。施公当晚即将海州营参将王立本，奏参出去。迟了两日，即往淮安而去。施公又命施安先行到淮去投红谕讷，这才乘坐官船，趲赶而行。

不一日，已到淮安。当有漕标各营统领、管带，淮扬兵备道，淮安知府，清河知县，南河各厅，佐贰杂职，以及闲官、候补人员，齐立码头迎接。施公船泊码头，有前任漕河总督上船恭请圣安。施公代安毕，彼此茗谈片刻而回。接着淮扬道、淮安府、清河县、所属各厅、佐贰杂职，分班禀见。后又是漕标中军、各营统带、淮安参将，一起一起，先后问安禀见毕。施公这才上岸，乘坐绿呢大轿，导以执事衔牌。只见金锣鸣处，一对对清道旗、飞虎旗、肃静回避牌、钦命牌；继以：头品顶戴、漕河总督部堂、都察院左都御史、淮安巡抚大臣、钦赐金牌、世袭一等侯爵、仓场总督、山东查赈大臣、特授江都县正堂诸衔；以后金瓜隔路，令箭令旗、对子马、顶马、亲兵、护勇、红黑旗、刽子手，前呼后拥，直往行辕而去。不一会已到行辕，施公在暖阁下轿，进了后堂，早见陈设齐备。施公坐下，各官重复进见。施公又一一答礼毕，各官辞去。施公便择定次日辰刻接印。当有听差的传谕下去。到了次日，有本标中军，赍送王命、旗牌、关防前来。施公排设香案，行三跪九叩礼，望阙谢恩，领职任事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三十一回 褚壮士一意顺施公 贺人杰千里投天霸

且说自黄天霸去褚家庄，打听落马湖消息以后，褚标逐日探访，后来知道业已救出施公，猴儿李配俱已拿获正法。又闻施公已赴漕督本任，此时褚标就想前去淮安。忽有个至好的旧友，适从淮安到来，顺道来访。褚标便留他吃饭。席中他谈起施公许多好处，褚标听了，恨不得即刻前去看施公的新政，因此决计前去。他那朋友，过了一日，也就他往。褚标即打点行装，又买了好些土产，诸事停妥。这日带一个庄丁，家里现成的骡车，将所有的行李各物装上车子，又带了防身的兵器，直往淮安进发。

不一日已到淮安，褚标并不另住客店，一直就往总漕衙门而来。在辕门外将骡车停住，叫庄丁看守，他却进了头门，也不问清白，大踏步直向里走。那辕门上文武巡捕官，见着褚标那种样子：头戴灰色毡帽，身穿土布大袍，脚着尖脊蓝布百衲鞋，腰系一根蓝布束腰；黑黑的面庞，两道浓眉，一双圆眼，大鼻梁，阔口，颌下一部银一般白须，雄赳赳走了进来，不知他是个什么人，遂上前喝道：“你这老头子！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不曾见辕门口挂着虎头牌，上写督辕重地。快走出去！”说着就有两个亲兵前来赶他。褚标见此光景，也知道自己卤莽，并不见怪，忙对巡捕官打了一躬，堆着满脸的笑，向巡捕

说道：“诸位老爷们有所不知，咱有个至好的朋友，姓黄名叫天霸，现在施大人前做中军副将，咱特来寻他叙谈叙谈。既是衙门内不许闲人擅进，就烦诸位派人向黄天霸通报一声，就说褚家庄褚标特来与他相会。一来与他叙谈，二来给大人请安。”

那巡捕官听了这话，暗道：“这老头还与咱们大人相好，又与咱们中军官是至好的朋友。看他这样，大概也是强盗出身。咱们幸而不曾得罪他，不然，要被黄天霸副将知道，咱们定然要讨没趣。”巡捕官一面暗想，一面也带笑答道：“原来你老与咱们衙门里黄老爷至好，咱们实在不知，倒多有得罪但是黄老爷虽是督辕的中军官儿，他却另有自己的衙门。除三八衙门期来此办公，平时却不在这里。有时大人传见，他才来呢！咱们派个人领你老前去。”那巡捕官即派了一名亲兵，带领褚标向黄天霸衙门前去。褚标亦喝令庄丁赶着骡车，一同前去。

不一会已到，当由亲兵到号房内，先说明原委。那当差的即通报进去。此时褚标站在大堂上立等。不过一刻，只听里面传出一声：“伺候！”那衙门内兵役，个个齐立两旁。又见暖阁门开，黄天霸打从暖阁后走出，赶着走到褚标面前说道：“老叔远来，未曾迎接，多有得罪。请里面坐吧！”说着，便打了一躬，随即拉着褚标的手，一齐进入里面。当由管仪门的人，将暖阁仍然关闭。黄天霸将褚标让入书房，天霸重新见礼。彼此坐下，有家人献了茶。天霸问道：“老叔行李，现在何处？”褚标道：“现在大门外，还带了一个庄丁，一辆骡车。”天霸当即着人将行李等物搬进来安放停当。庄丁自有人照应，不必细说。天霸又道：“自去年腊月间与老叔别后，不觉又过新年两个月了，老叔精神是康健的。此间大人亦时常念及老叔，极思老叔到来叙谈叙谈。等一会儿，小侄当同老叔去大人那里。”褚标道：“便是老朽，也是时常念记大人。去年就要前来，

后因家中有些琐事，所以直到今日。昨因有个朋友，从这里经过，到老朽那里说及大人许多的好处，实在难得。老朽听了此话，恨不得即日就到，看看大人的德政。今到此间，看这城内的光景，真是名不虚传。大人的德政自是好极了。还有那计贤侄、李五哥、关贤侄等人，并张家侄媳，想也都好。”天霸道：“计、李等人都好，便是你老侄媳妇也好。”说着就唤当差的道：“你快进去告诉太太，说褚老爷子来了，叫太太出来见礼。”褚标正欲阻挡，当差的已答应着进去。

不一会子，张桂兰带了两个丫环走了出来。褚标看见忙着起身。张桂兰已进了书房，向着褚标叫了一声，这才向上端端正正拜了两拜；褚标回了一礼，赶着拦住。张桂兰也就起身，在对面下首坐定。丫环站立背后。张桂兰向褚标说道：“自去年在咱家里见过老叔，不觉又是半年了，时常念记你老人家。今日见了面，你老人家的精神倒是怪好的。你老人家此来可在此多住些时日了。”褚标道：“便是咱也时常挂念你。自见你出嫁以后，半年多不见，今日见了，比你在家做闺女的时节，越发出落得多了。我那老兄弟可有信来？他几时来此？”张桂兰道：“咱爹不久尚有信到，说是三月底四月初定来，大概到此也不远了。”褚标道：“咱极思与我那老兄弟谈谈。既是来得快，咱便在此等他。”张桂兰道：“你老人家在这里多住些时，好在咱爹也来得快，你老两兄弟又谈得来。便住了一二年也不为多。要是怠慢你老人家，可不要见怪。”褚标、张桂兰、黄天霸三人正在闲谈，忽见有个当差的走到天霸面前说道：“回爷话：现在门外有个小孩子，年约十三四岁，口称姓贺名唤人杰；他老子名天保——一说与爷是结拜的兄弟。这贺人杰是奉他母亲之命，特从山东前来见爷，说有话面禀。爷还见他不见？”欲知黄天霸见与不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三十二回

黄天霸仗义抚孤儿 施贤臣诚心留壮士

却说黄天霸叫当差的将贺人杰带进来。那当差的答应着出去，一会子，将贺人杰领进。黄天霸远远看见，但见贺人杰年约十三四岁，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，两道剑眉，一双俊眼，高鼻梁，阔口；头戴一顶童子冠，一朵朱缨，颤巍巍顶门高插，身穿一件月白湖绉洒花直裰，内衬大红绣花紧身短袄，葱绿束腰，长拖至足；下穿玄色湖绉洒花棉布马裤，脚着薄底绯缎绣花快鞋。满脸忠义形容，浑身英雄气概。大踏步跟着当差的走进书房。站定了脚步，望着当差的问道：“谁是咱四叔父？”当差的便指了一指，贺人杰便抢三步，走到黄天霸面前说道：“咱侄儿贺人杰给叔你叩头。”说罢，叩头下去。此时褚标、张桂兰二人见了这年幼英雄，不由得极口夸奖。独有黄天霸见此情形，不由心内一酸，扑簌簌落下两行英雄眼泪，哽咽着说：“侄儿罢了，且起来讲话。”贺人杰当即站起。黄天霸复指着褚标道：“这是褚老英雄，贤侄当得以祖父礼相见。”贺人杰听罢，复又恭恭敬敬，给褚标见过礼，站了起来，又指着张桂兰问黄天霸道：“这位是谁？”黄天霸道：“这是你婶娘。”贺人杰听罢，又至张桂兰面前说道：“婶娘在上，侄儿有礼。”说着，也叩下头去。张桂兰赶着还了半礼，即拉他起来。

黄天霸便命贺人杰坐下，问道：“你今年十几岁了？”贺

人杰道：“今年十三岁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你母亲康健吗？”贺人杰道：“咱娘甚是康旺，叫给叔父请安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你这小小年纪，怎么这老远的路独自前来？你母亲怎么放心的？”贺人杰道：“咱娘闻得叔父现在已做了官，跟着施大人在此。因此，咱娘叫侄儿前来投奔叔父，在大人跟前图个小小前程，将来替皇帝家出点力。一来不负咱爹生前的志愿，二来自己也可借着叔父的力，图个功名。咱娘还叫给叔父讲，请叔爷看侄儿是个孤儿，不要忘与咱爹结拜之交。就便侄儿有怎么不好，请叔父看侄年幼，只顾当着叔父亲生的儿子管束，将来好让侄儿成人。在施大人面前，也请叔父转求大人，念咱爹生前有志向上，不意半途忽遭惨死，未能报大人一些恩德；还恳大人看顾侄儿，好教侄儿代咱爹报大人的恩德。”黄天霸听了这些话，心中甚是难受；就是褚标、张桂兰听了，也代为叹惜。黄天霸道：“咱与你父亲虽是结拜，义胜同胞。咱正恨不通远顾贤侄，今既到此，咱自当格外顾爱。但是你年纪太小，无事可做，且在咱这里习学些武艺。再过两年，等你大些，咱自当给你转求大人，图个前程与你。”贺人杰道：“叔父在上，不是侄儿放肆，敢出大言。若说武艺一层，虽不十分精熟，咱在家经咱娘教授了几年，那刀枪棍棒倒也会耍几套。就侄儿背后这一口单刀，是侄儿最心爱的，一刻不离身畔。叔父如果不信，请在叔父前先试一试。若有不精之处，即请叔父指教。”说着站起身来，将那月白湖绉外罩脱去，右手在背后将单刀掣出，脸向着褚标、黄天霸、张桂兰说了一声：“放肆。”噗一声如一阵旋风般，一个箭步纵入院落，在当中站定，摆了架式，手执单刀舞将起来。先还慢慢地飞舞，愈逼愈紧，直到末后，只见一道白光盘旋上下，对面看不见人。褚标、黄天霸、张桂兰仨人看到此处，齐声喝道：“小小年纪有这刀法，真不愧了。”

”喝彩声未完，贺人杰已收住刀，复打个箭步，跳入书房以内，说道：“侄儿放肆，还求褚老爷子、叔父、婶娘指教。”褚标等再看贺人杰面不改色，大家更自惊爱。却好当差的来请吃午饭，张桂兰便辞入内室。

饮酒之间，黄天霸又将自己当日在江都县，如何行刺，如何投顺；施公如何劝濮天雕等，二人立志不行，后来三雄绝义；贺天保被于六飞抓抓死……前后对褚标说了一遍。褚标说道：“老朽当日听人说及贤侄逼死义嫂，砍死义兄，也怪贤侄不义。后来知道有那些情节，才知贤侄是迫不得已。就便天保贤侄，也是一团美意劝他们向上，怎奈他们恩将仇报，反忘了当年情义。贺天保贤侄后死于非命。今日看来，天保贤侄有这样一个好小子，也不负他当年一番苦心。咱明日见施大人，倒要给人杰这孩儿，在大人跟前竭力地保举，求大人格外看顾。”人杰听这话当即出了位，走到褚标跟前，请了个安，说道：“谢老爷子关切。”褚标赶着拉起来，便笑对天霸道：“这小于倒乖巧，很有些武艺，有些聪明，将来不在你我之下。”褚标极其称赞，贺人杰重行入座，三人吃完了饭。黄天霸又叫当差的，将关小西、李公然、何路通、李七侯、金大力等人请来。一会子，关小西等人都到，统与褚标行过了礼。黄天霸又叫贺人杰与众人行礼，皆以伯叔相称。此时计全尚署赣榆县印；朱光祖自帮同捉了毛如虎，他自有事，不在淮安。除此二人外，大家挨次坐下，无非谈叙些阔别的话。后来说到关小西娶了郝素玉的事，褚标颇为欢喜。大家说说笑笑，不一会已是日落，大家就在此痛饮。席间褚标对着众人，甚夸贺人杰武艺高强，聪明伶俐，众人也自随声附和。饮酒已毕，众人散去。天霸就请褚标在小书房安歇；将贺人杰带入上房，又嘱咐张桂兰妥为照应。褚标到了小书房，便将带来的土产取出来，叫人送了进去；又

吩咐庄丁明日先回，骡车仍带回庄。

褚标次早起来，梳洗毕，用过早点。换了服式，央黄天霸一同到漕督衙门，见施大人请安。黄天霸答应，当即同褚标出了自己衙门，直往漕署而去。到了漕督衙内，黄天霸即进入里面见施公，请过早安，便将褚标求见的话禀明。施公大喜，随即请见。施安出来，见着褚标，彼此便先行了礼，然后施公带领褚标入内。褚标一见施公，便行下礼去。施公赶着拉起道：“老英雄切不可如此，且请起来！”褚标立起，施公请他坐下，便叫人献茶来。然后施公说道：“某时刻纪念老英雄，为何直至今日才到？”褚标先将以上各情，回答了一遍，复又说道：“还求大人恕民人来迟之罪。”施公道：“老英雄说那里话来！但有一件，老英雄既已到此，可不能急急就去。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三十三回

贺人杰神技取风旗 余成龙巧智盗印信

话说褚标既见了施公，施公便留褚标在淮安多住些时。褚标本有此意，今见施公实意相留，也就当面答应。当日施公就留褚标在衙门内吃午饭；并将众英雄齐集衙内，招呼厨内备下两席酒。施公、褚标、黄天霸仨人一桌，关太、李昆、何路通、李七侯、金大力等一桌。大家皆略言别情，欢呼畅饮。酒席中间，施公谈起往事道：“某初任江都，巧逢贺义士改邪归正；因他一人，后来引荐了许多豪杰。某所以得有今日者，皆贺义士之力也。可惜贺义士中途猝遭惨死！今日诸君皆身受国恩，得皇家官禄，独贺义士不能享受，实是可叹！”

黄天霸、褚标二人，正欲说贺人杰已来，转求施公照应，难得施公先自说起，却是绝好的机会。当下褚标便开口说道：“贺天保中途惨死，也是他命该使然。仍蒙大人念念不忘，足见大人恩高义重。民人正为此事，拟欲转求大人，只是不敢启齿。”施公听了忙问道：“壮士有何事件只顾说来，大家斟酌便了。”褚标道：“自从贺天保死后，留下一子，名叫人杰。彼时才得六岁，跟着贺天保的妻子抚养，今年已十三岁了。昨日由山东来此投黄副将。适值民人先在黄副将衙门里，见了这贺人杰，年纪虽小，颇有胆识。民人当时以为他这小小年纪，必然同着伴儿，或是与他母亲同来。及至问他，他说是奉母命，

一来因他父亲受大人的大恩，未曾报答，使他前来给大人请安，借图报效；二来知黄副将现已做官，他来投黄副将图个前程，因此辞了母亲，独自到此。黄副将听他这话，便与他道：‘你这小小年纪，前来给大人请安，力图报效则可；若说投我图个前程，我看你年纪又小，力量又小，有什么事可做呢？不如且在这里学习武艺，过了三五年，等你武艺会了，再说吧！’那知贺人杰闻了黄副将之言，不由得发躁起来，当即说道‘若说年纪小，我已是十三岁了；若说武艺，那刀枪棍棒虽不能精熟，也还件件会使。’说着，他就将外面大衣掀去，在背后拔下单刀，一人箭步跳入院落之中，便使起刀来。民人与黄副将看他舞了一回，却是刀法精纯，毫无破绽，不愧他夸口。而且这小小年纪有此武艺，有此胆识，实在难得。今早黄副将本拟带他前来给大人请安，后来又怕冒昧，意欲先禀知大人，等大人示下之后，再带他来见。现在既蒙大人提及他，故此民人斗胆，在大人面前面禀一切。可否求大人示下，唤他前来给大人请安？”施公听了，不由得笑容满脸。因叹道：“贺义士虽死，得有此子，也算后继有人了。而且据老英雄说，他的武艺高强，自然真实不错。黄副将可即将他领来与某相见，也算是故人之子了。”

黄天霸听了此言，一面谢了施公，一面答应出席而去。走出辕门，即拉了一匹马跨上。一刻的功夫，已是到了自己衙门。黄天霸跳下马来，走入里面，不见贺人杰。正在询问，贺人杰已走进来，望着天霸道：“叔父一人回来吗？褚老爷子呢？”黄天霸道：“你赶快去换衣服。”张桂兰将衣服拿出，贺人杰接过穿好，天霸又叫人备了一匹马，于是叔侄二人，上马而去。到了辕门，二人跳下马来。天霸在先，人杰在后，跟着径入书房。黄天霸便叫人杰给施公叩头。人杰即忙磕下头去，一连叩

了三个头起来，复请了安，站立一旁。施公见人杰仪表非俗，满脸的英雄气概，心中甚是欢喜，便即唤人添上座头，命人杰也入席吃饭。人杰复给施公谢了座，又请了安，然后在天霸下首坐定。

施公问道：“你今年多大岁数？”贺人杰道：“十三岁。”施公又道：“本部堂才闻褚老英雄说，你的武艺很好。我看你小小年纪，有什么武艺，可对本部堂说来。”贺人杰道：“咱才八岁，咱娘就教咱棍棒。后来到了十岁，咱娘又教咱刀枪，并教咱飞檐走壁。咱有时不肯学，咱娘就要打咱，还说爹是一身好武艺，又说咱这黄叔叔本领更高，叫咱学好了武艺来见大人，求大人赏个官儿给咱，一来给咱爹报恩，二来咱好图上进。如果大人要试试，咱便勉强使两套。”施公道：“那院落中旗杆上那面顺风旗，你可取得下来吗？”贺人杰见说，掉转头一望，即便道：“谨遵大人吩咐。”说罢转了身，他已一个箭步到了院落。施公与褚标等一齐向外观看。只见贺人杰如猴儿上树般，已是上了旗杆顶上。再一转眼，贺人杰已将顺风旗取在手中。又复轻转身躯，用了个坠枝架式，将两只脚倒挂在旗杆尖子上面，手中执着顺风旗，迎风舞了一回。复将身子向后一缩，又向前一纵，便如燕子穿帘一般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贺人杰已由旗杆上落下，蹿入厅前。彼时施公见贺人杰由旗杆上忽跳下来，口里虽然喝彩，心内甚担惊。及至贺人杰已到了面前，又见他请了个安，双手将顺风旗呈上。不但施公极口赞赏，就是褚标、黄天霸等人，个个无不惊讶。施公一面叫贺人杰入座，一面叫施安去取十两银子，赏他买一套衣服。黄天霸又叫贺人杰谢了施公，这才入座。施公因叹道：“贺义士义勇半生，今得有此子，虽在黄泉，亦当含笑。本部堂自当另眼看待，即黄贤弟亦要加意抚育，不负当年结义之情。”黄天霸亦即唯唯道：

“末将敢不遵命！”于是大家畅饮，直至日落方散。

从来乐极生忧，是一定不移之道。只因施公自放了漕督，从出京来直至到了淮安，沿路上访拿那些恶棍土豪，强梁大盗，实在不少，怎能一律肃清？且说淮安府东北，与海州交界地方，有座高山，这山名叫做摩天岭。这摩天岭高与天齐，岩峭壁，实是险峻，内中有伙强人，为首的姓余，名唤成龙，率领着头目喽罗在此占据。平时并不劫掠往来过客，专门打劫富贵人家，因此左右颇为安静。余成龙具着一身本领，飞檐走壁，无一不精。闻得施公左右能人甚多，他偏要显显本领，因此前来盗取印信。毕竟印信能否盗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三十四回

施贤臣丢失印信 众英雄议访强人

却说施公正在书房秉烛观书，忽见由窗户外送进简帖一纸。施公赶过来一看，见上面写着：“过天星特借印信一用，日后着人去取。”施公看罢大惊，一面飭令施安去守印信，一面飞传黄天霸、李昆等人。少时黄天霸等齐集，就是褚标也跟进来。施公即将简帖与大家看了。褚标忙问道：“大人可曾差人去看印没有？”施公道：“已着施安去看守了。”褚标不胜惊讶道：“大人中了那人投石问路的计了。”施公问：“怎么为投石问路？”褚标道：“来人本不知印信在于何处，所以投此简帖，令人设疑。若不使人看视，他却无法可想；今已着人去看，是领了他去，印信必失无疑。”正议论间，忽听东首一片声喧，报称失火。褚标等赶紧前去看视，乃是东首耳房前面，窗户纸烧着，无甚紧要。黄天霸等知道衙门内有了强人，正拟分头去捉，一眼瞧见施安也在那里张罗救火。褚标忙问道：“施大爷，你看视印信如何？”施安道：“刚才那里看了，丝毫没动。”褚标道：“你又中了他的计了，你再去看看！”施安听说，即刻飞奔前去看视，见那印箱仍摆在那里，只见上面铜锁已落了下来。施公忙将印箱开了，往里一看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果然黄金印已不在箱内了。施安忙着跑出来告知众人。黄天霸等一闻此言，一个个纵上房屋，四面寻找，那里有个影响？

大家只得下来。此时已交四鼓，施公便命众人暂且散去。

到了次日一早，黄天霸仍到衙门内聚议，访拿强寇。黄天霸才进衙门，只见施安送上一枝弩箭。黄天霸接过一看，只见箭杆上写着“余成龙”三字。黄天霸看罢，便问施安道：“施贤弟，你这枝箭从那里得来？”施安道：“今日咱去登厕，走花园门首经过，顺便到花园内去看看。才进得园门，只见太湖石上横着一枝箭。咱便拾起来一看，见箭杆上有‘余成龙’三字。且等大人起来，送给大人过目再说吧！”此时施公已派人出来传唤，施安当即进内伺候，见施公梳洗已毕，便将拾取弩箭的话，细细回明。施公便问道：“黄副将曾进来吗？”施安道：“来了。”施公便命：“请进来。”施安答应去请。黄天霸闻施公呼唤，赶着同李昆、关太、李七侯、何路通、金大力等人，一齐到了书房，给施公请了早安。施公命大家坐下，然后说道：“刚才据施安说，在花园内太湖石上拾了一枝弩箭，箭杆上有‘余成龙’三字。本部堂仔细想来，这余成龙一定是个武艺高强的人，昨夜来盗印信的，十分就是他了。众位贤弟可有知道这余成龙是何等样人，住在何处的吗？”大家听了，俱各面面相觑，不能回答。黄天霸道：“昨夜来盗印信的那人，据末将看来，定是那余成龙无疑。唯这余成龙，末将等向未听见这个名字，也不知住在何处，或者是后起的，亦未可知。好在褚标现在这里，待末将回去问问褚标，或者他可以知道。”施公道：“贤弟此语，甚合吾意。不必要贤弟回去，就请褚老英雄进来，大家商议便了。”说着就命人去请。

一会子褚标已到，给施公请过安坐下。施公便将施安拾到弩箭的事，告诉褚标一遍。褚标道：“但这余成龙，民人虽有些晓得，却不甚清楚，不知果是此人不是。数年前曾闻人说：离此淮安东北，海州交界处，近东海口地面，有座摩天岭，这

摩天岭上有伙强人。为首的听说姓余，其人武艺高强，惯会飞檐走壁，而且能使弩箭暗器。平时却不劫掠往来客众，打听有那富贵人家，或是为官的赃物，要被他知道了，昼则明抢，夜则暗劫，定然劫掠一空。还有一件，周围百里之内，他并不骚扰，如此，其居心可想而知。大人的印信若是被他盗去，他一定有个用意。定是闻大人手下有许多能人，他赌作气，偏要前来试试众人的本事，就是效张桂兰盗金牌的故事。不然，他岂不知大人为官清正，他要来此盗取印信呢？”施公听了这番话，连连点头，便道：“老英雄所见，甚是有理。但印信既为他盗去，必得设法取回才好。”褚标正欲回答，那黄天霸听说，不由得气往上撞：“那怕他三头六臂，咱也要将他擒来，取回印信。”褚标见黄天霸发躁，赶着拦道：“黄贤侄，你总是这样性躁！凡事总须计议而行。况且我虽这样说，也料不定就是摩天岭上那个姓余的盗去。万一不是，黄贤侄你又便如何？依我的愚见，明日可请一人先去那里打听清楚。如果真是他盗去，咱们再设法向他要回，能再说他改邪归正，投顺大人更好。若不能如愿，就将他擒来问罪，亦未为晚。若依着自己性子，一味好胜，我知黄贤侄的本领不在人下，要知‘强人更有强人，高手更有高手’。何能自恃己勇，蔑视一切？如此莽撞，甚至误却大事，也未可知。”施公所说极口称道：“老英雄听说，真是在情在理。黄贤弟勇固有余，见识究竟不足。”

此时黄天霸被褚标说了这一番的话，已是退下火去，便向褚标说：“依老叔所见，须先派人前去打听。但是印信是要紧的物件，有碍大人前程，须得赶紧去取回，不能迟缓时日。究竟应派何人去打听呢？”褚标道：“诸位老兄弟、老贤侄，可不要怪老朽多事，却要在大人前讨了差使，一来聊报大人的恩德，二来帮帮诸位的忙。等打听的确，咱即回来送信，不知诸

位以为然否？”施公说道：“某本拟相烦老英雄去走一趟，只是不便奉请。难得老英雄不辞劳苦，某即一切奉托。”大家见施公一口应允，又重托了褚标，皆有些暗暗不平之意，却又不能形于面色。一来碍着施公，不敢违拗；二来褚标究竟是个前辈。当下议论已毕，各人散出衙门。褚标仍与黄天霸同回到了衙门。褚标即打点包裹，带了防身兵器，预备前行。欲知后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三十五回

张桂兰缓言劝人杰 褚壮士暗地访成龙

话说黄天霸回了衙门，将褚标极称余成龙武艺高强，自己讨差去摩天岭的话，告诉了张桂兰。彼时张桂兰并未有甚不愤，但道：“褚老叔既是讨差前去，他自有他的把握；老爷虽不惧人，能得褚老叔将印信讨回，也省却许多事件，老爷何必有不平呢？”黄天霸听了，也只无言。此时贺人杰也在旁边，先听黄天霸那一番言语，已是不平得很；及见张桂兰又说出这些话来，实在按捺不下，便厉声说道：“婶娘此言差矣！我叔父自随大人以来，立了多少功劳，捉了多少强寇，江湖上谁不知叔父武艺高强？今日大人失去印信，如叔父再去取回，这件功劳定是不小。褚老爷子到此，不过玩耍玩耍，他便要夺我叔父的功劳，其实甘心不得。就便叔父容纳得下，侄儿也不肯将这件功劳让与褚老爷子。那怕那余成龙三头六臂，不要叔父去，就凭着侄儿一人，若不将那印信盗回，把余成龙捉住，誓不见叔父、婶娘之面。褚老爷子未免欺人太甚了！”说罢忿忿不已。

黄天霸、张桂兰二人听了此话，心下颇为喜悦。皆夸他年纪虽小，志气甚大。桂兰当即拦道：“你这小小年纪，知道什么事情？褚老爷子他是一片盛意，我且让着他三分，你何得如此粗卤？是在背地说，褚老爷子不知道；若叫他听见了，岂不给他遭怪？若说你的武艺高强，究竟力量不足。安知余成龙是

何等样人？连我，褚老爷子尚且叫我不去，他要见机而行，何况你是他的孙儿辈呢？以后切不可如此。要给大人知道了，一定要说你不遵命，若怪罪下来，如何担当得起？况且你母亲使你到此，虽说叫你来投你叔父，你叔父与我自然把你做子侄般看待。不然，固属对不起你母亲，也对不起你爹爹。但是无论何事，你既要图前程，总要仗仰大人的恩德。大人若见罪下来，就是你叔父也不能为力。还有一说，你爹爹死后，你母亲只有你一个儿子，将来养老送终，全靠在你身上。你若前去摩天岭，能将那姓余的捉住，把印信取回，自然名震一世；万一敌不过那姓余的，闹出别的乱子来，不但我们对不起你母亲，即是你也对不起你母亲，那时叫你母亲怎样呢？侄儿你是个极聪明、极乖巧的人。好宝贝儿，你听婶娘的话。”贺人杰听了张桂兰一番言语，才将一盆极旺的火熄下去。

再说褚标在施公前，讨了差使，同黄天霸回来后，也不耽搁，打了个小小包裹，带了几两散碎银子，又将防身的兵器藏好，当即出了淮安城，直往摩天岭而去。不过一日路程，已至海州交界，当下寻了客店住下。褚标即与店小二闲谈起来，先说无关紧要的话，慢慢问道：“小二！咱问你这里有座摩天岭，走那里去？离此有多远？”那店小二道：“你老问这摩天岭，是干什么呢？”褚标道：“咱有个亲戚，住在那里。咱去寻亲戚去呢！”店小二道：“摩天岭就在东北，离此还有十来里就到了。”褚标又说道：“这摩天岭上有强盗吗？”那小二又道：“岭上强盗虽有，是不打劫客商的。而且那个大王，为人最好。摩天岭左近一带，凡那没衣没食的穷民，山上的大王还有时给他们衣食，从来不与人为难。”褚标道：“你道他不打劫客商，他的钱从哪里来呢？”店小二道：“听说是从远方打劫来的，皆是些赃钱。”褚标道：“那大王名唤什么？”店小二道：“

那山上共有三个大王：大大王姓余，名成龙，绰号过天星。二大王姓陆，名文豹，绰号铁臂汉。三大王姓任，名唤勇，绰号穿山甲。皆是全身武艺，飞檐走壁，无一不能。”褚标道：“他们三个大王，有多大年纪了？”店小二道：“据人说，都在二十来岁。”褚标听说，心下大喜，暗道：“印信定是他盗去。咱既到此，莫如前去会他，先以利害说之，却看他如何回答，再做商议。”主意想定，又吃了些面饭。此时已是日落，就拣了一间卧房，歇息一夜。

次早起来，梳洗已毕。唤小二打了一角酒，取了两块面饼，独自吃过。便将兵器藏好，又将包裹寄交店小二道：“咱去看看亲戚就来。这个包裹，暂且寄下。房饭钱待咱回来再算。”店小二答应，将包裹接去。褚标大踏步出了客店，直往摩天岭而去，不一会已至。褚标抬头一看，见那摩天岭甚是高险，四面皆是峭壁岩，山顶上有十来间房屋。在山的左首有一条石路，由山根下直达山顶，约有五里之遥。半山有一道栅栏，上面钉着许多三棱钉，栅栏里面有好些人看守在那里。褚标在山前看一遍，复绕至山脚背后又看了一会，只是看不到头。原来这摩天岭背后是海口，不通旱道。虽有出路，非船不能进口。褚标察看已毕，复到山前，顺着石路走上山去。刚至栅门，就有人问道：“来者是谁？可通名来，好报与大王知道。”褚标答到：“烦你向你家寨主说声：咱海州褚标慕名前来拜望，并有要话面叙。”当下喽罗闻说，即去通报。余成龙闻说，便问陆文豹、任勇说道：“这褚标此来，定有缘故。咱们若不见他，他还道咱们胆怯。莫若将他请进来，看他说什么话，咱们再作商议。”陆文豹道：“咱素闻褚标是江湖上的老前辈。此人颇有声名，武艺亦很过得去，就是他那口单刀，亦实在不弱。忽然到此，决非访慕咱们的名儿来，定有别的缘故。”余成龙道：“贤弟

有所不知，这褚标现在施公那里，与黄天霸等人同在一起。今日此来，一定为前日愚兄干的那件事。咱们且将他迎接上来，再说便了。”因此就叫：“排队相迎！”余成龙仨人也换了衣服，迎将出去。

褚标在栅门外，等了一会，正在着急。忽见栅门大开，里面一队队走出，有二三三百喽罗；末后有三个少年人：当首一个，身長七尺开外，头戴一顶英雄冠，身穿一件月白洒花直裰，脚踏乌缎粉底靴；面如满月，眼若流星，弯弯的两道浓眉，大鼻梁，阔口。后跟着一人，身長也有七尺，淡黄色面皮，一双怪眼，两道扫帚眉，尖鼻梁，瓢儿嘴；身穿玄色直裰，脚登薄底快靴。末后一人，却是个五短身材，黑漆漆一个团脸，一双环眼，两道浓眉，生得颇为粗笨。褚标看罢，正欲上前打话。只见那为首的迎至面前，双手一拱，一声高叫：“褚标英雄到此，我等有失远迎，多有得罪。”说着就邀褚标进入栅门。褚标亦回道：“便是老夫，亦久慕大名，拜访来迟，亦望恕罪。但不知那位是余贤弟？”那为首的答道：“岂敢，在下便是。”褚标亦望余成龙拱了拱手。余成龙便与褚标进内。一会子已至厅上，彼此重新见礼。褚标又与陆文豹、任勇俩人通了姓名，这才坐下。余成龙首先问道：“闻得老英雄一向皆在总漕施公那里，同黄天霸等人帮着施公建功立业，除暴安民。今日老英雄何以有暇光降到此呢？”褚标听说，知道余成龙已知自己的来意，便道：“老夫久慕贤弟的大名，早要来此拜访。只因承总漕施大人不弃，留在衙门，帮同照料。数日前衙门内出了一件事，施大人的印信，忽然被盗去。当时追擒不着，后来拾得一枝弩箭，那箭上写着大名，因此老夫知道是贤弟前去，故意卖弄武艺，将印信取来。所以今日特地前来索取，但不知贤弟旨否见还？”俗知余成龙果肯交还印信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三十六回

余成龙激走褚标 贺人杰智诱任勇

却说褚标向余成龙索取印信，余成龙道：“施公印信却现在这里。老英雄此来，非是某等有却大面不给，当日议取印信的时节，在这山上设了一座凌虚楼，预备将来把印信取来，存在这凌虚楼上，为的是素闻黄天霸武艺高强，随了施大人建了许多功劳，立了许多事业，我们江湖上、绿林中的朋友，不知被他害了多少。我等去取印信并非要害施公，亦非假词给那江湖绿林的朋友图个报复，只因要与天霸比试比试。我能将印信盗来，他再能将印信盗去，我等便甘心拜服他是天下的第一个好汉。虽使我等拜他为师，我等亦心甘情愿。若他没有这等本领，不能将印信盗回，我等要这印信有何用处？便叫他亲自前来，拜求上山，我等也可将印信取出，交给他回去消差。我等并无他意，不过要与天霸比一比手段罢了！”褚标道：“贤弟言之差矣！黄天霸又与贤弟毫无意见，贤弟等又说别无他意。今日将印信盗来，贤弟此举得在老汉看来，并非与黄天霸过不去，直是与施大人过不去了。这印信是圣上赐与施大人的，施大人失了印信，圣上知道必然要见罪于他。黄天霸中在那里当差，大人失了印信，他寻得着固是他的功劳；就便寻不着，他也没有什么大罪，不过难为施大人罢了。贤弟等与施大人平日又无意见，这是何苦做此举呢？若说要与黄天霸比试比试，自

古‘好汉爱好汉，惺惺惜惺惺’，你既慕他的名，改一日等老汉带领他来，或是请贤弟等到淮安去，与他比试比试，又何必借作这个事儿挟制呢？还有一说，实不相瞒，老汉未来之先，黄天霸早要到此，是老汉再三阻拦，并在施大人面前讨了这个差使；以为赖着老面子，与贤弟说个三言两语，叫贤弟将印信送去。一来免得黄天霸与贤弟伤了和气，二来老汉也可在施大人面前要个脸儿。我看贤弟也是个英雄好汉，老汉既来，又在施大人面前夸了口，非是老汉太弱惧怕贤弟，谅贤弟也该知道我。能予把个脸面，即时将印信送交出来，咱们认个好朋友，以后还得来来往往。如果一定执意，老汉虽不能遽伤和气，即施大人却也不是好惹的。就将黄天霸丢开，他那里素来有名武艺出众的，也还不少。贤弟虽有此山寨，恐怕众人都到，贤弟也不得易于维持。势成骑虎，那时老汉也不好过问了。贤弟还请三思！”余成龙道：“老英雄言之差矣！我等既有成议，何能不践前言？非是我等不看老英雄大面，怎奈凌虚楼既建造不易，又因我等既将那印信盗来，何可轻易送去？若要如此，给江湖上那些朋友知道，不说我等是因老英雄万难有却，只道我等终是胆怯，岂不见笑于旁人？若说施公不是好惹的，他手下能人甚多，老英雄这句话，更觉有些错了！除非我等在先不做此事；既做此事，难道还惧怕不成？任那施公难惹，手下能人甚多，他虽三头六臂且放着我这小小山寨他们来打便了，我等又何惧哉？还请老英雄不必干预。你我是好朋友，不必因此翻脸。”褚标听了这番话，已是气往上撞，恨不得即刻拔出刀来，与他等争个高下。复一思想，因道：“贤弟等既是不看老汉的薄面，定要与黄天霸比试，老汉亦不能勉强；就便勉强，贤弟等不信老汉的话，也是枉然！老汉就此告辞，日后却不要悔恨。”余成龙道：“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何悔之有？就烦老英雄

回去将这话告诉黄天霸，说他来此盗取印信便了。”褚标辞去，余成龙等送至山下而别。褚标回至客店算明房饭钱，回淮安送信。

再说贺人杰被张桂兰劝了一顿，当时虽默默不语，后来独自暗想道：“我奉母亲之命前来投奔黄叔叔，要想立点功劳，图个小小前程。现在眼见得有此机会，我也好借此图个出身。叔父、婶娘不让我去，好不闷杀我也！我何不瞒了叔父、婶娘，悄悄地前去一趟？将那印信盗回，也可显显我的本领。”主意想定，吃过晚饭，乘着张桂兰不在房内，便悄悄将夜行衣靠、单刀偷去，放在一旁。等到黄天霸、张桂兰睡熟，他便换了夜行衣；又将随身衣服打了个包袱，系在身后，又将单刀暗藏在身旁。贺人杰还有个绝技，惯使金钱镖，能在黑夜打人，百步之内，百发百中。时将三鼓，贺人杰悄悄开了厅门，施展出飞檐走壁之能，由后院墙绕越而出，所幸无人知道。他更心中大喜，直往摩天岭而去。路行一日，已离摩天岭不远，就在左近寻了客店，吃了些饭食。先与店小二谈了一会，又问了摩天岭上一番风景。只见那店小二答道：“摩天岭现有三位大王：大大王姓余名成龙，二大王姓陆名文豹，三大王姓任名勇。这三个人皆武艺高强，本领出众。闻得前数日还将漕督施大人印信盗来，现藏在楼上。小客官，你想想看：总漕施大人那里有多少能人，那印信尚且被他盗去，何况你个小客官，不过十来岁，就有多大本领，可以抵挡得住那三个强人？终不然白白地将命送在那里，这是何苦？”贺人杰听了这番话，暗自好笑，只得勉强说道：“极承指教！”说罢，将房饭钱算还，直往摩天岭而去。

走了半日，已到岭上，便往寨栅前门行去。却好今日是任勇巡哨，刚至栅门，猛见山下走上一‘个年幼小子，但见：头

戴玄色湖绉洒花包脑，周围安着一排雪亮镜光，顶门上打着一个英雄结，身穿玄色衣靠，脚登薄底快靴，背后结束着一个包裹，胯下藏着一柄单刀；雪白面孔，两道浓眉，一双秀眼，高鼻梁，阔口，约有十三四岁年纪。任勇看罢，暗自称羨，便大声喝道：“宋者何人？敢探咱爷爷山寨！”贺人杰正往前走，忽听里面有人喝问，也便喝道：“上面听着，咱小爷爷乃江南四大霸天贺天保之子贺人杰是也！尔是何人？可是山寨之主吗？快通名来，小爷爷有话要讲。”任勇答道：“咱便是第三寨主任勇。尔既闻咱爷爷大名，有何话讲，即便讲来！”贺人杰道：“此间非讲话之所。快开寨门，让咱进去与你说话。”任勇听罢，即着小喽罗开了栅门。贺人杰大踏步走入，望着那任勇拱一拱手，说声：“请了。”任勇也回了一回，复问道：“有何话讲？请道其详。”贺人杰道：“一言难尽！若寨主不弃，请至里面，细陈衷肠。”此时任勇不知何意，也就将贺人杰邀入里面。贺人杰重行施礼，这才彼此坐下。贺人杰当下开口说道：“在下向闻大名，未经识面，刚才多多得罪，尚求见容。在下祖籍山东，父亲贺天保，同称四大霸天，江湖上谁人不晓？只因黄天霸投顺了赃官施不全，他只恋富贵功名，忘却当年结义，勒逼我父亲投顺。我父亲不肯，继看结义情，勉强相从。”因胡诌道：“他又逼着我父亲往恶虎村，说濮天雕、武天虬二位叔父。怎奈濮天雕二位叔父不从，黄天霸就杀死武天虬，逼死我两位婶母。濮天雕虽然逃走，他心中却疑我父亲忘绝结义之情，后来狭路相逢，濮天雕暗用飞抓，将我父亲打死。虽说濮天雕后亦被黄天霸所杀，总之为黄天霸绝义，我父亲、叔父、婶母，如何得死？彼时在下才交六岁，可怜我母亲抚我成人，今年是十三岁了。此种父仇，如何不报？又恨孤立无援，因此竭诚不远千里，来投寨下。若念江湖上义气，即

容收留，愿助一臂之力去捉赃官，同擒天霸，报仇雪恨。若不容收留，即便告辞，去投他处，再图报复，不敢勉强。”任勇听了这一番话，毕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三十七回

余成龙误留贺人杰 施贤臣独遣李公然

却说任勇听了贺人杰一番假话，心中疑惑不定。欲便留住，又恐余成龙、陆文豹不肯；欲待不留，又深爱贺人杰小小年纪，有些胆识。只得叫贺人杰权且等待，他与余成龙、陆文豹商量妥当，再定行止。当下贺人杰便在外厢，暂且歇下。

任勇随即进内，将以上的话与余成龙、陆文豹二人说明。余成龙道：“这小子现在何处？”任勇道：“现在外面。小弟因不敢自主，特地禀明两位哥哥。如可收留，小弟便带他进来；若还不然，便叫他去投别处。”余成龙道：“这小子你曾问他，多大年纪？”任勇道：“小弟也曾问过了，今年一十三岁，倒生得伶俐乖巧。”余成龙道：“你曾问他会什么武艺？”任勇道：“却不曾问得。但见他腰下藏一口单刀，想来稍知一二。”余成龙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且带他来看看再作计议。”任勇答应，复至外间将贺人杰带进大寨。贺人杰站立身躯，望着余成龙、陆文豹行了礼。余成龙看见贺人杰年纪虽小，颇有英雄气概，也是暗喜。因道：“你这小孩子，多大年纪了？到此所因何事？”贺人杰道：“后辈今年才交一十三岁。只因图报父仇，不远千里而来，竭诚投效，望助我一臂之力！”余成龙道：“据你所言，要报父仇。但你说父亲贺天保，系死在濮天雕手内，并非黄天霸害死，何得冤屈好人？就便你父亲果是黄天霸所

害，要知他的武艺高强，施不全防护甚严，何能便去报仇雪恨？”贺人杰道：“大王言之差矣！若说咱父亲不是黄天霸所害，反说他是好人，大王名为江湖上朋友的义气，实与黄天霸一类，即不肯帮助后辈去报父仇。若说黄天霸武艺高强，难道真个是三头六臂？虽后辈年幼，不能力敌，有大王的英勇，何患不能？今大王盛称他本领高强，不但无心帮助后辈，全无那江湖上的义气，是直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若说那赃官施不全防护甚严，前闻丢失金牌，即系一女子盗去；女流之辈尚且有此胆量，何况大王四海知名？在后辈看来，施不全防备虽严，亦不在大王意下。但恐大王无意于此，只得借此相推，后辈亦不能强勉而行，只好再投他处了。”

余成龙听了此话，正欲收留。忽然心中一动，便大声喝道：“好大胆的畜生！看你这小小年纪，胆敢在爷爷前蒙混！显见你那赃官指使，叫你来探听虚实，还敢来蒙混爷爷吗？下面听着：速将这小畜生绑去斩了！”但见贺人杰并不惊骇，复怒目而视，道：“大王既不见容，复相疑忌。某父仇固不可报，反落不美之名，有何面目见先人于地下？与其身遭冤屈，不若刎颈自明。一死之后，有那知道的亦不免耻笑大王：不顾义气，不知好人，但存疑忌之心，逼煞孤儿自刎。被江湖上唾骂。”说罢，嗖的一声，将腰下所藏的单刀抽出，即向颈上刎去。当时任勇在旁，赶即上前，将刀夺去。余成龙出位，向贺人杰道：“前言不过相戏，何必认真？”叫声：“贤侄，你若果真为报父仇而来，咱自当同助贤侄一臂之力，但是贤侄亦不可稍怀二心。”贺人杰道：“父仇不共戴天，既承叔父等见容，何能心怀异志？请叔父等放心。”余成龙听罢大喜，当下让贺人杰坐下，又与贺人杰谈论些武艺。贺人杰又使了一回刀法，却不敢过显手段，十分本领，尚留着三分，好使余成龙等不为防备。

由此贺人杰暂且住下，专等得便，即将印信盗回，在施公前立功。

且说黄天霸与张桂兰，次日起来，不见了贺人杰。又见厅门大开，知道贺人杰负气而走，必要往摩天岭去盗印信。当下黄天霸却是大喜，以为：这小孩子有此胆量，有此武艺，将来大有作用；却又甚忧：此去摩天岭虽不过二日路程，沿途却无妨碍，但闻得余成龙颇有武艺，他若负着豪气，万一被余成龙所算，我如何对得起哥哥？自思自想，只得仍回上房，说与张桂兰知道。张桂兰听说，颇为着急。二人商量毕，天霸用过早膳，即便往总督衙门而来。却好施公已经升帐，黄天霸先与众人见过，说明贺人杰黑夜逃走，径往摩天岭捉余成龙，盗回印信。大家皆为贺人杰担忧，必须赶去，方保无虞。黄天霸道：“正为此要回禀大人，亲自向前去。”正说话间，见施安出来问道：“黄老爷今早可曾来？大人要传见问话。”黄天霸闻说，即便同施安入内，先给施公请了安，站立一旁。施公道：“前日褚老英雄前去摩天岭，访拿余成龙，不知究竟如何，印信可能取得回来？使我放心不下。”黄天霸道：“正为此事，要禀明大人：只因贺天保子人杰，因大人失去印信，他便负气前往，欲将余成龙捉住，印信盗回。未将见他年幼，恐非余成龙敌手，竭力拦阻；未将之妻张桂兰亦竭力阻止。他彼时虽未前去，等到夜半，他竟私自越墙而去，未将等全然不知。今早天明，却才知道。因此禀明大人，未将欲亲去一走——恐这小孩子有失，未将便对不起贺天保。特来申明，求赏一行。”施公闻言，又惊又喜。因道：“黄贤弟你自前去，固是好极，免得小英雄有失。但本部堂这里何人保护？在本部堂看来，好在褚老英雄现在那里，贺人杰虽然前去，褚老英雄必然是见面的。万一贺人杰与那余成龙交手起来，褚老英雄断无不帮助之理。在本部堂之意，

黄贤弟之去且从缓。莫若使李五贤弟前去一探，便知分晓。而且这贺人杰年纪虽小，他那一番举止动静，不是个一莽之夫，此去必有计谋。本部堂印信，由他取回，亦未可知。更兼他武艺出众，又有褚老英雄，这事决无妨碍。”黄天霸见说，亦不便再言，心中却是很不放心。

施公因立传李公然进内，将上项话说了一遍。李公然哪敢怠慢？立刻收拾，出了衙门，直往摩天岭而去。走有十来里路，只见褚标迎面回来。李公然走上一步，便先问道：“褚老英雄所办之事如何？曾看见贺人杰吗？”褚标惊讶道：“你怎么问我这话？我不曾见过小厮。”李公然便将贺人杰私往摩天岭的话，说了一遍。褚标颇为惊恐。复又将余成龙建造凌虚楼，藏收印信，定要黄天霸来取，不肯送还的话，亦告知李公然。二人说了一会，李昆复请褚标同往摩天岭一走，褚标当即答应。二人趲赶前进，不一会已到山脚下面。正要分路，忽然见一人好似贺人杰模样。毕竟此人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三十八回

李公然前往摩天岭 贺人杰初探凌虚楼

且说李昆拉着褚标往岭上看去，分明是人杰。李昆递了个暗号。贺人杰听见暗号，知道是自家人，因也递了暗号下来。说道：“雁儿落下海滩去了！”李昆听说，知道叫他在僻静处等候，有话回说。他心中大喜，即拉着褚标往山后行来。走了有半里多路，但见一带树林，浓荫密布，甚为僻静。二人行入林内，坐下歇息。约有半个时辰，只见贺人杰也入林来。大家一见，好不欢喜。

贺人杰便与褚标、李昆行过礼，然后坐下，望褚标说道：“孙儿自那日大人失去印信，当时孙儿就欲前来。后因黄叔父与婶母二人再三拦阻，不肯放行。不然，与老爷子同来，也可会会那姓余的是什么样。因气闷不过，只得黑夜暗暗出来，打算打此路走，定然碰到老爷子，彼此有个帮手。及至到了山下细细打听，知道老爷子说他不听，已经回淮安去。孙儿暗想：既已到此，终不然还自回去，算空跑一趟不成？又恐怕那姓余的果然厉害，孙儿敌不过他，不但无功，反要见罪。因此想了个法儿，前去骗他。假说：“黄叔父只图富贵功名，不顾当年结义，逼死爹爹等人；我特地前来，请他助一臂之力，前去报仇雪恨。余成龙等被我一片假言，把他说得居然相信，便留我寨内玩耍；还说等过两年，再给我做个头目，共图大事。我这

两日已将他岭上出入门路，看了个熟悉。惟有那藏印信的所在，叫作凌虚楼，还未去过。但听说这楼上四面皆有消息，若不知道路径，踏着消息，便是死路。我今日已与那姓任的说过，叫他带我到楼上去看看，他已答应。我将这凌虚楼探看清楚，得便就将印信盗回，前去见大人立功。今日老爷子与伯父前来，却更天假其便。最好在附近客店暂住一两天，一经将凌虚楼路径探明，便悄悄地前来报信。就请老爷子或李伯父赶往淮安，禀明大人，即日请黄叔父与诸位伯父叔父发兵前来，拿捉强人，烧毁山寨，但是印信包在我身上盗回便了。此间不便耽搁，早晚便来送信。还有一层，老爷子所住客店的门首，却要做个暗记，以便孙儿易见。”褚标、李昆二人听贺人杰这一番说话，实在夸奖他有见识，因道：“看你这小小年纪，倒做出这一番惊人出色事来。你可牢记，我等住的客寓门口，有石灰手指印的便是。那里一经探实，即便前来传信，一来免得大人担忧，二来也可早去立功领赏。此去小心看记！莫要画虎不成，反被他害。切记！切记！”贺人杰答应，随即起身告辞，匆匆而去。褚标、李昆，也就赶路而行。离这摩天岭约有二里多路，已至褚标前次住的那客店。褚标等就这店内住下。那店小二见是熟客，便上来照应一切。二人饮酒中间，皆夸奖贺人杰有见识，有胆量，将来不在你我之下。饮酒已毕，褚标即与李昆出店闲逛，乘便就在石灰店内买了些石灰，暗暗地在客店门口打了一个手印，然后进店安歇，专等贺人杰前来送信，不表。

再说贺人杰别了褚标，再入山寨，还是如两日前的一样，各处玩耍。余成龙等亦爱他少年英勇，听他自便。却好走到凌虚楼前，遇见余成龙从楼上下来。贺人杰故作不知，站立一旁，等余成龙走到面前，贺人杰上前说道：“叔父，这楼造得很好，侄儿来了几日，时常听见任叔父夸奖这楼的妙处。侄儿极想上

去玩耍玩耍，任叔父只不许侄儿独自上去，说是这楼上有什么消息，如果踏着机关，便要死于非命。请问叔父，究竟这楼上有什么消息？当日造这楼，究为着何事？请叔父告知侄儿，以便知道此中奥妙。”余成龙道：“贤侄有所不知，今既问我，便告诉你，谅也无妨碍。只因三年前，那凤凰岭张七的女儿张桂兰，盗去施不全那赃官的金牌，后来被黄天霸前往讨回；凤凰岭张桂兰又许配黄天霸为妻。我听见此话，甚为负气，因此造了这座凌虚楼，共计三层，将施不全那赃官的印信盗来，藏在最顶上一层，指明要黄天霸来取。在贤侄未到前一日，施不全那里就着褚标那老儿前来问说，叫咱讲些交情，看褚老儿薄面，将那印信交出，他从中讲和，两不相扰。咱却未曾应允，并叫他带信：速令黄天霸来自取。却把那老儿气走了。但是那老儿一去，必然回到淮安说明此事。黄天霸听说此话，两三日必定前来。眼见得黄天霸那小子，不久要死于这楼上了。”贺人杰又问道：“叔父讲了一回，侄儿还是不明白，怎么黄天霸上了这楼，就要死的？别人到这楼上就不死吗？”余成龙道：“侄儿你那里知道？不是黄天霸到这楼上就要死，别人就不死。只因这楼四面皆有消息，知道路径的便不会死，不知的便要送死的。黄天霸从来未到此地，现在要取那赃官的印信，如何不来？既来这里，不知这楼的路径，不是就要死吗？”贺人杰道：“照叔父所言，黄天霸不来则已，既来定要死的了！果真如此，不但叔父宿气可消，即便侄儿冤仇也算报了。但是有一件可虑：若黄天霸前来盗那印信，料不定要与他厮杀。三位叔父对这楼上路径是熟的，固然不怕；万一那时叔父等凑手不及，侄儿与他交手起来，这楼上的路径，侄儿又不熟，不是白白送一条性命在这楼上吗？”余成龙道：“贤侄之言，甚是有理。你就随我到这楼上去看一看，把那路径认明，以备一时的缓急。”贺

人杰心中暗喜，当时就与余成龙走上楼去。由那扶梯走上，一层层的共计有二十四级。上了楼面，迎着扶梯有一黑漆板门，半开半掩。余成龙却不进去，偏从板门侧首扶梯左边月亮门走进。贺人杰问道：“为何不走这正门，偏从这小门进去，却是何故？”余成龙见问，复转身走到黑板门口，先将右脚在门外站定，后将左脚送入门内，轻轻地在楼板上一踏，只听响了一声，一声板滚了下去。贺人杰走到跟前往滚板上一看，但见下面漆黑无光，深不见底。余成龙道：“这下面便叫陷人坑。不知道的从这门进去，踏着这滚板，人就落下去了。不要刀杀枪刺，也便活活饿死。”贺人杰看罢，随着余成龙走入月亮门，向左首转了三四个月牙弯，才到第二层楼面。但见楼面当中，设着一座朱漆神龛，龛后有两扇暗门。余成龙将暗门一推，吱呀一声开了。二人进去仍在左首转了一个弯，却是扶梯。由下至上只有二十四级，也有黑漆板门两扇，左首也有月亮门一个。却不从月亮门进去，偏从正门走入。贺人杰又问道：“因何这一层又不从月亮门走呢？”余成龙道：“这叫做疑兵计。万一有人上来，知道头一层是从月亮门走进的，到了第二层定是仍然如此，他就上当了。这第二层的月亮门内也装着滚板，下面尽是套索。有人落下，就被套索缚了。”贺人杰答应。二人走入正门，便是第三层楼面。中间也设着神龛，扶梯却不在龛内；神龛背后有一小门，门内装有扶梯，也是二十四级。上得楼来，但见四面窗棂俱皆关闭。贺人杰便去开那窗棂，并无格门钩搭，只是开不下来。余成龙见贺人杰不知此中消息，便道：“贤侄我开与你看。”说着用手在东首柱子上将机关一按，窗格全开。余成龙便往中梁上一指道：“贤侄你看那盒子内，便是赃官施不全的印信了。”贺人杰抬头一看，只见中悬一盒，四面皆是铁丝做成的细网，任他神仙也飞不出铁网，贺人杰暗暗记下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三十九回

小英雄下山送信 老壮士回署搬兵

话说贺人杰将余成龙诱入凌虚楼，探明路径，并知印信悬挂中梁上面，一一谨记，复与余成龙在楼上耍了一会，然后同下楼来。又将转弯抹角、暗埋的消息所在，到处记明，遂与余成龙回至厅上。却好陆文豹、任勇也在那里，大家便坐下。贺人杰又对着余成龙盛夸凌虚楼如何险峻，如何奥妙。余成龙见贺人杰极口夸奖，自己也喜不自胜，因夸道：“贤侄，不是咱夸这大口，那赃官的印信藏在那里，任他黄天霸三头六臂，到了此地，也送他到望乡台了。”随时，余成龙等即命摆酒，彼此畅饮，欢呼而散。

到了夜半，贺人杰乘大家睡熟独自起来，换了夜行衣靠，手执朴刀，藏了金钱镖，悄悄地来到凌虚楼。先将四面一看，见那看守楼门及打更的小喽罗俱已睡着，他便展出飞檐走壁的武艺，拨开楼门，复将楼门掩起，捏着步上了扶梯，记着路径，走到第一层楼面。真是身如飞燕，毫无声息。彼时不敢怠慢，复至第二层上面。略为喘息，便向第三层而来。到了三层上面，先将火光一亮，认定中梁右首。一个箭步纵上神龛，略一垫脚，复往上一纵，将右手搭住中梁；随将两脚一缩，一弯腰将两脚在梁上挂定，变了个猿猴坠枝的架式，左手执刀，右手便去摘那印信的盒子。正欲摘下，忽然想道：“此时若即取下，如何

下得此岭？不得下岭，事必泄漏。不但印信复失，连我的性命难保。好在此楼上已熟悉，取回印信，这又何难？且待等数天，明日先去报知，约定日期，叫褚老爷子同李伯父赶回淮安，禀明大人。等我黄叔父等人到来，约定行事，里应外合，还怕这三个狗强盗捉拿不住，印信失去不成吗？”主意想定，随即由楼上跳下，轻轻站立楼面，复将各处门扇窗格，关闭停妥，一层层走下楼来。开了楼门，复又四面一看，见看守楼门的仍然睡着，即打更的也已走了出去，幸喜一人均未知觉。贺人杰赶着一溜烟如旋风般回到了自己房内。先将房门关上，然后卸去夜行衣靠上床。略一歇息，已是天明。即便起来，梳洗已毕，用过早点，便向余成龙说道：“今日天气甚好，侄儿意欲下岭玩耍一回。约至当午，即便回岭，特与叔父说知。”余成龙道：“贤侄既要去岭下玩耍，须得早去早回。”贺人杰答应退出，心中大喜。走至房内，换了衣服，藏起腰刀暗器，复与余成龙等三人告别，然后往岭下走来。

到了岭下，顺着大路匆匆而行，沿途留心客店。走有三四里路，见东首有一小镇市，便往镇上行来。走至街头，见西首有家酒店，檐口挂着一面招牌，写：“悦来店安寓客商”。贺人杰走进酒店，见吃酒的人甚多，因拣了座头坐下，便叫小二打壶酒来。店小二才答应着去打酒，只见李昆从店后走出来。贺人杰一见，便递了暗号。李昆回头一看，见了贺人杰，彼此会了意。贺人杰坐着，仍然不动。一会儿店小二将酒打来，并有两碟小菜。贺人杰对店小二道：“你这店内人多嘈杂，这店后面有座头吗？”店小二道：“店后座头倒有，但是钱要双倍的。”贺人杰道：“你给我移到后面去，我就给你双倍钱，又有什么大事？”店小二答应，赶着将酒菜移至后面。贺人杰亦跟了进来。却好李昆已在里等着。于是贺人杰拣了一个净室，

店小二将酒菜排好，又赶着进内问道：“小客官有何吩咐？”贺人杰指着李昆说道：“不意在这里巧遇这位客人，也是咱的亲戚。你给我再添一副杯箸，再打一壶酒来。”说罢，店小二出去。二人方吃得两杯酒，店小二已将菜送进，却是一盘牛脯、一盘白煮鸡，排在桌上，问道：“你老还要什么菜？”李昆道：“你且等着，咱们再要什么，招呼你们便了。”店小二出去。李昆因问道：“贤侄此来，定有消息。”贺人杰道：“伯父，小侄特来送信。那凌虚楼果然造得厉害！不是小侄用语言将余成龙同骗上楼，探明路径，问明消息，不必说黄叔父不能上去，便是神仙也难将印信取回来。”遂将凌虚楼共计三层，上面如何埋伏，如何暗装消息机关，铁网如何厉害，如何灵巧，细细说了一遍。又道：“小侄昨夜乘余成龙等人睡熟，却暗暗上去一次，观了路径。所以特赶前来，请伯父赶紧回到淮安，禀明大人知道。请大人快差我黄叔父及诸位伯父、叔父，悄的前来。约期五日后——二十六日，夜半子时，齐到岭上，在栅门前举火为号。余成龙等看见栅外起火，必然出来看视，小侄便乘其无备，去凌虚楼将印信盗出，便请伯父至凌虚楼后岭接应。但看楼上火起，便是小侄盗回印信的时候。但这岭上只有一条小路，且只能一人行走，余成龙又得派人在那里防守隘口。伯父到时，务将那把守的人先行打死，然后方无挡绊。小侄盗出印信，岭上的各事，便不能兼顾，却只管将印信星夜送回淮安。捉拿强人，焚毁山寨，皆仗诸位伯父、叔父之力。”正说到此，褚标亦从外面走进，瞥见贺人杰与李昆在那里密语。褚标赶至跟前说道：“好话不瞒人，瞒人非好话。”李昆二人听见吃了一惊，再一抬头，见是褚标，赶着让座。贺人杰又向褚标行了礼，然后坐下，复将前言细细说了一遍。只喜得褚标拍案叫绝。三人又密议了片刻。贺人杰又将店小二喊进，算明酒菜各帐，

当时将钱付出，即告辞褚、李二人，仍回摩天岭而去。

单说褚标见人杰走后，即与李昆说道：“这回去淮安送信这个差使，不是老夫与贤侄争夺，最好让老夫且去走一趟。一来贤侄二十六夜要去接应人杰，不能误事；二来老夫是个闲人，借此好去遛遛腿；三则好让贤侄在此养歇几日，等到那夜好立大功。”李昆道：“既是你要去，小侄那敢违拗？但日期急迫，须得如期而来，大家皆要扮作客商模样，在此会齐，一同行事。”褚标道：“贤侄放心，毋须叮嘱。”当即打了包裹，又与店主算还房饭钱，即刻起身，回淮安去。黄天霸等人，单看见褚标一人回来，倒吓了一跳。及至问了细底，才知贺人杰所为，大家欢喜。又见褚标与大家说明一切，即刻同去禀见。

施公见褚标回来，满心欢喜，忙问：“贺人杰曾否遇见？印信究在哪里？”褚标先上前行礼，然后坐下，将以往之事禀说一遍。施公听说，拈着髭须，赞不绝口。因说：“这贺人杰年纪虽小，却有如此见识，真不愧义士之子。不但本部堂多一勇士，即国家亦多一栋梁。今既如此，自黄贤弟以次，可急速前往，毋令小英雄望眼欲穿。褚老英雄业已往返两次，不能再劳，即请在署安歇。王殿臣、郭起凤亦毋须同行，留在淮安，听候调遣。”施公吩咐已毕，黄天霸唯唯退出。当即收束停当，各带兵刃暗器，连夜分三起出城。头一起是黄天霸、何路通二人，扮作卖艺模样；第二起是李七侯、关太、金大力三人，扮作客商模样；第三起是张桂兰、郝素玉二人，扮作村妇模样。共计七人，直往摩天岭进发。正走之间，只见李昆从对面迎来，彼此照会，分别投店歇下，只等夜半行事，去捉强人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四十回

黄天霸大破摩天岭 贺人杰火烧凌虚楼

话说黄天霸等男女七人，猛然巧遇李昆，分别投店歇下。到了初更时分，忽然狂风大作，吹得那草木齐鸣。黄天霸好不欢喜，暗道：“有此好风，今夜去烧山寨，正是天假其便。”大家不言而喻，略微歇息。到了二更时分，一个个都换了夜行衣靠，饱餐饮食，手执利刃，各将暗器藏好；又各带火种，越出店门，打了暗号，齐奔摩天岭而去。

且说李昆因贺人杰约定在凌虚楼背后岭下接应，他便往这条路而去。一会儿已至山岭背后。趁着星光，定睛看去，果然是一条窄径，两旁皆峭壁危岩，笔陡直上，只容一人。李昆顺着路，一步步往前行，走到半腰，有一排木栅，将人挡住。李昆正要越栅而过，只听栅内有人说道：“好大风，咱弟兄们在这里值更，遇见这样的天气，便是咱们的好日子到了。”又听一人答道：“老三，你不要嫌苦，听见昨日大王还吩咐我们：小心看守。这条路虽无人知道，却逼近凌虚楼后面。万一有了奸细，偷过木栅，到了楼上将印信盗去，我们可了不得咧！”李昆在黑暗中听得细切，一个纵步蹿上木栅，定睛一看，见里面有个更棚，棚内露出灯光。他一箭步蹿跳下来，如秋风落叶，轻而且快。脚踏实地，先将弹子掏出几枚捏在左手，右手执定单刀，大踏步跨入更房，飞的一刀劈去，只听咕冬一声，一个

栽倒在地。又一个正要喊叫，李昆来得飞快，趁手一刀，又复砍死。旁边又有一个，见两人已经杀死在地，赶着跪倒，向李昆哀求饶命。李昆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是看木栅的。”李昆道：“此去凌虚楼还有多远？”那人道：“还有半里路光景。”李昆道：“这凌虚楼何人把守？”那人道：“是两个头目把守，三大王任勇不时巡察。”李昆道：“你们这看更的共有几人？”那人道：“四个一班，共有八人。这上夜是派我们的班。”李昆道：“你这里只有三人，还有一人在那里？”那人道：“那一个今日病了未来。”李昆问话已毕，即将那人背缚起来，抛在一旁。李昆便坐在更棚，专等凌虚楼火起，好出去接应。

且说黄天霸等七人到了岭上，往前一看，见上面一排木栅，甚是坚固。木栅里面，还露着灯光未熄，耳内听得更锣声响。黄天霸等便低低地打了个暗号，大家明白，便将火种取出。除关太、金大力两个不能上高，其余五人一个个如燕子穿帘，齐跳上木栅。一声呐喊，大家将火种抛下，随即跳进木栅里面。关太、金大力趁势将木栅砍开，一拥而进。只见那更房里面着了火种，又兼狂风不息，霎时风助火势，火仗风威，将一排寨栅及更房等屋，尽烧得一片通红。再加呐喊之声不绝于耳。那些小喽罗从睡梦中惊醒，急急报知余成龙等三人。余成龙、陆文豹、任勇三人，忽听报栅门火起，赶忙提了兵刃走将出来。却好黄天霸等已入了里面，一见余成龙等迎将出来，便大声齐喊道：“好大胆的狗强盗！胆敢将漕督的印信盗去！你可认得爷爷是黄天霸吗？特来取尔的狗命。”余成龙听罢，哈哈大笑，也不答话，抡刀便杀过来。黄天霸接着，两兵相接，真是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材。二人一来一往，在火光中杀得真真是好看。陆文豹在旁见余成龙杀黄天霸不下，赶着一刀，往天霸砍来。

关太赶一步，迎了上去，两对儿杀得团团转。金大力持着镔铁棍，只顾在那里打扫喽罗；可怜那些喽罗，遇着棍不是头破，就是脑裂。李七侯便往各处放火。何路通此时已抢入大寨，放起火来。张桂兰在旁，看见黄天霸战余成龙不下，即将袖箭放出，嗖的一声，直向余成龙面门打来。余成龙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着往旁边一闪，让过袖箭，复虚砍一刀，回身就走。黄天霸紧紧赶来。正赶之间，忽见余成龙将手一抬，嗖的一声，一枝弩箭正往黄天霸射来。黄天霸看得真切，赶着用刀一拨，那枝弩箭落在地。正要还他一镖，余成龙一个箭步已至天霸面前，举手一刀，即往天霸头顶砍来。天霸往上一迎，将刀架住，趁势一个卧虎翻身，直往余成龙胸前滚来。余成龙又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跳出圈外。黄天霸来得飞快，赶紧前进一刀，认定余成龙左肩砍下。余成龙将身一偏，转身一刀，往天霸大腿捌到。天霸往后一退，一招手将镖飞去，认着余成龙面门打来。余成龙眼尖手快，一面将头一埋，那只金镖从头顶上擦过，后进一刀，从天霸裆下捌来。天霸赶着让过，复一镖往余成龙腿上打下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这一镖余成龙却让不过去，小腿上着了一镖。余成龙连说：“不好！”负着痛带镖而逃，黄天霸追赶上去。

再说陆文豹同关小西两个，战到七十余合了。关小西杀得兴起，大喝一声，一刀将陆文豹砍下一只膀臂。陆文豹正待要走，关小西又赶上一刀，砍倒在地。此时张桂兰见黄天霸追赶余成龙，恐怕天霸有失，因亦赶去，却走错了路，不意向凌虚楼而来。刚到楼下，只见贺人杰同着一个矮大汉，在那里浑杀，看看贺人杰抵敌不住。张桂兰便大喊一起道：“人杰快使劲儿！你新娘在此。”说着一个箭步纵到跟前，抡起一刀，直往那大汉砍下。你道这矮大汉是谁？就是任勇。本来同余成龙、陆文

豹两个出去看栅门前失火，因听见黄天霸等到来，知道大势有变，急赶着往凌虚楼而来，恐怕印信有失。才到楼下，看见贺人杰在那里，已经杀死几个喽罗，正欲上楼去盗印信。任勇赶将上前，同贺人杰杀将起来。贺人杰虽然武艺高强，究竟气力薄弱，怎当得任勇力大如牛？看看抵敌不住，却好张桂兰一声喊叫，贺人杰听得清楚，犹如猛虎添翼，登时精神陡长，气力倍加。只说得一句：“婶娘，这王八羔子交付给你了，我上楼去也！”说罢舍了任勇，径上凌虚楼而去。

任勇正杀得高兴，眼见贺人杰要死在手内，忽然听见张桂兰来助，不免心中一慌；加之张桂兰刀法神速，他招架不及，只虚砍一刀，转身逃走。张桂兰那里肯放？随即一枝袖箭，直往任勇打来。只听得咕冬一声，任勇栽倒在地。桂兰复赶上一步，举起刀来，认定胳膊上搠了几下。那两只胳膊，已经离了肩窝，复一刀结果了性命。张桂兰见任勇已死，抛在一旁，再去寻找天霸。才转过两个弯，见天霸迎面而来，后跟着关小西、郝素玉、何路通、李七侯。天霸开口，便向张桂兰问道：“你曾看见人杰吗？”张桂兰道：“他上凌虚楼去了！余成龙那厮曾捉住吗？”天霸道：“结果了！”原来余成龙着了一镖，转身逃走，正要从地道内逃，该应天网恢恢难逃，正遇见何路通烧了大寨，迎面而来，出其不意，当头一拐。余成龙不曾让得及，在肩上着了一下；接着黄天霸复一刀，从背后直穿过前胸，倒地而死。黄天霸等正在那里说话，猛一抬头，见前面火光冲天，直冲霄汉。此时凌虚楼，已被贺人杰将印信取得，从顶上一层放起火来。黄天霸等赶着火光前去，寻着贺人杰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四十一回

缴印信人杰立功 敬河神贤臣致祭

话说人杰既将印信取回，火烧了凌虚楼，同黄天霸等七人，寻了两间空屋，在那里歇息。再说李公然在凌虚楼背后，窄路旁边，更棚以内，专待凌虚楼火起，便来接应人杰。一直等到四更将尽，不见动静。正在心烦意乱，忽见凌虚楼火冲霄汉，知道贺人杰已经得手。他赶着提了刀，直奔岭上走来。赶到逼近，那条狭路已被凌虚楼上烧枯的木料，压落下来，将路塞断。李昆转身回走，复往岭前赶去，走了好一会，才到摩天岭面前。抬头往岭上一看，但见余火犹存，浓烟尚袅。李昆赶着上了岭，一路寻找前去，只见尸骸遍地，血肉模糊，寻了一会才到。天霸人众，彼此见说了原由，皆各欢喜无限。此时天已将明，大家又略坐片刻，已是大亮，于是大家将大寨内所有未经焚毁物件、银两财帛，逐一查明，聚在一处。又将未死的喽罗等众，皆叫到面前，发放回家。又留二三十名，押令着扛抬物件，并将余屋拆毁。所有死尸，概行掩埋起来。诸事已毕，喽罗扛着物件，贺人杰捧着印信，并带了余成龙等三首级，一齐下岭，走至悦来店。李昆又到店内，说明情由，算还房饭钱。那镇市上方才晓得是施大人暗里派了官兵，来捉拿岭上的强人。黄天霸等也将所住的客店房饭钱算交清楚，这才一齐望着淮安而去。

在路行了二日，已到淮安。当即入城，回到衙门，先报进

去。施公闻报，即刻传见。黄天霸趋步进内，施公一一慰劳，众人又各各请安。末后贺人杰恭恭敬敬将印信送到，交与施公道：“请大人验看收执。”施公接过了，将盒子开了，验明不错，当交施安收去掌管。施安接过去退下。施公因向贺人杰道：“本部堂一时疏忽，将国宝为强人盗去。若非小英雄设计取回，本部堂亦难逃处分。今多亏小英雄胆识兼备，致国宝失而得得，这件功劳，要算小英雄第一。本部堂却无以酬报，先只好给个千总顶戴，归本标差遣，聊以酬今日之劳；待随后另有功劳，再行申奏，请旨奖赏。”贺人杰赶着上前请安，禀道：“承蒙大人恩德。小民年幼，多有卤莽之处。今大人不加罪责，反蒙厚赏，小民断不敢领。等随后立有微劳，再请大人恩赏吧！”施公拈须微笑道：“小英雄不必过谦。一来为小英雄，稍承先志；二来使本部堂聊表寸心。倘若再辞，反使本部堂不安。”黄天霸见施公说得恳切，即命贺人杰道：“即承大人逾格栽培，厚加恩赏，却之反为不恭。且谢过大人，受了此职以后再图报效，不负大恩便了。”贺人杰因道：“卑职既受了大人恩赏，当效犬马之劳！”说罢，又叩了两个头，谢了恩，站立一旁。黄天霸复又禀道：“摩天岭大寨内，所有搜出银两物件，悉数命小喽罗扛抬回来；并余成龙、陆文豹、任勇三名首犯的首级，亦带到此，请祈发落。”施公道：“将余成龙等三人首级，于头门外悬竿示众。所有财物，全行存库。小喽罗皆系赤子，尽放回家。”黄天霸答应，大家辞出，发落已毕，各回衙门。

且说贺人杰得了千总，心中十分欢喜。黄天霸、张桂兰夫妇二人，也是喜之无限，商议道：“人杰侄儿，今蒙大人赏了官职，咱们虽不是嫡亲叔婶，也如同胞一般，也得给他做个面子，备两席酒，请请大众。一来是我们的体面，二来也给大家喜欢喜欢，拚个一醉，老爷意下如何？”黄天霸道：“夫人之

言，甚合吾意，就是明日请酒便了。”张桂兰又道：“贺家嫂子，远在山东。他儿子今日作了官，也得寄封信与他，使他欢喜，以慰他抚养一番。”于是黄天霸就请人写好了一封信，寄往山东，并接他义嫂。次日又去备了两席酒，着本衙门差官，各处去请客。大家叨光，闻是喜酒，俱各前来。这个消息又传到施公耳里，施公又着施安送了五十两银子，给贺人杰为犒赏之费。黄天霸只得代他收下，当时便与施安说道：“本来也要请老弟到此小饮三杯，特恐被大人知道，诸多不便，故不曾去请。今蒙大人又有赏赐，贤弟可莫怪愚兄未曾下帖！屈留在此，大家欢喜一日。”施安也答应。

此日却正好是三月初三，上巳佳节。又兼天气晴明，春意融和，大家举杯痛饮。自午至暮，无不欢呼快乐。其中有猜拳行令的，有击鼓催花的，满座纷纷，谈笑典雅。及至酒阑，犹有余兴。褚标在壁上，取下朴刀按一按，跳出院落，舞了一路单刀，耍了个四门，果然刀法精纯，不愧老当益壮。舞毕，褚标站在院落，对众笑道：“老夫不弹此调久矣！幸尚未生疏，将来还可凭这老伴儿解解闷。”大家极加夸赞。褚标复向贺人杰道：“你高兴吗？咱与你杀个老少对手。”贺人杰道：“还望老爷子指教！”说着，便取了一柄单刀，跳出院落，与褚标对敌。立定脚步，摆了架式，说了一声：“请。”褚标还答了一句：“有占。”即将刀往人杰砍来，人杰赶着招架；一来一往，左拦右隔，前遮后挡，两人舞在一团，俨然如逢大敌。大家看着无不赞赏。二人舞毕，复入了座，彼此又夸赞了一回，又饮两杯酒，饭毕各散。

时光荏苒，又是四月初旬。这日正逢致祭河神之期，施公早三日前，挂出牌来：届期仰合署文武官员，军民人等，一体拈香。到了次日，施公五更起来，外面炮响三声，鼓乐齐鸣。

施公出了辕门，前面本标各员，如黄天霸、关小西、李昆、李七侯、何路通、金大力、王殿臣、郭起凤、贺人杰等，皆各按本职公服，坐于马上先行。施公面前，有漕运总督亲兵一队，两旁戈什哈(蒙语：即王爷、将官的亲兵。)八名，扶着轿杠，一路上威威武武，直往河神庙而来。不一会已到庙前，各官员纷纷下马。施公亦在庙门前下轿。此时早有淮扬兵备道，淮安府、县，暨各厅各委佐二杂职，候备人员，挨次排班，齐立两旁伺候。施公从容上殿。先奏了乐，施公上香已毕。礼生赞礼。施公及大小官员，一齐行礼。俟读祝后，礼毕，各官随着施公站立起来。当有庙中住持道士，延请施公至客厅用茗。然后施公起身，各官恭送如仪。施公至庙门外上轿，吩咐回衙，各官亦纷纷归署不提。

再说施公端坐轿中，忽见道旁有一少妇，身穿白衣麻裙，手持纸锭，系新丧模样，站立路旁，让施公轿子过去。忽然起一阵狂风，在那少妇前旋转不定，猛然将那少妇麻裙吹开。施公瞥眼一看，见麻裙中露出红裤，心中大异。即于轿前，密令王殿臣、郭起凤二人道：“你暗暗尾随这妇人前去。看他所往何处，及家住那里，一一访明，回来禀告。”王、郭二人答应去探。施公回衙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四十二回

风卷麻裙含冤待白 尘埋绣履抱屈难申

话说王殿臣、郭起凤奉了施公密谕，尾随那风卷麻裙露出红裤的少妇，一直跟出东门。又行二三里，那妇人到了新坟前面，将纸镬焚化，席地而坐，掩着面呜呜咽咽哭了起来。王、郭细听哭声，虽然呜咽，毫无哀痛。正在那里两相私议，忽然又见一阵狂风，先将纸镬灰吹得四散，复将那少妇麻裙前后裙门，一齐吹开，露出一条大红裤子。王、郭二人再仔细一看，见那裤子，乃是新的，心中更加疑惑。又见那少妇等旋风过去，在新坟上叩祝不已，脸上颜色，颇为惊恐。王、郭二人知道中间必有缘故。不一会，那少妇站起来，将身上灰尘扑了扑，即向原路回来。王、郭二人即闪入树林。却好那少妇从树林前经过，他二人仍然尾随在后，重复跟入东门，直至狮子巷，看着那妇人进门后，才向附近觅了一家茶店。

二人进了茶店，对坐下来，叫店小二泡了一壶茶。那店小二将茶泡上，王殿臣便问道：“你叫什么？”那小二道：“小人姓王名叫小二。”王殿臣又问道：“你这店开了几时了？”王二道：“小人这店从前年就开了。”郭起凤道：“你在这里多少工钱一个月？”王二道：“这店是小人父亲开的。”王殿臣道：“你原来不是伙计，还是小老板呢！”郭起凤道：“离你这店南首第五个门，那一家死了个什么人？我看他家门首挂

着重孝，还有个少妇穿着一身麻衣，才从门外走丁进去，那是他家的什么人？还是媳妇，还是女儿呢？”王二道：“他家姓吴，死的这人名叫其仁，今年才二十四岁。那戴孝的妇人，就是吴其仁的老婆。”郭起凤道：“这小小年纪，把这样个年轻的老婆抛下来了，叫他在那里守寡，实也可怜！但这吴其仁是什么病死的呢？他还有父母兄弟没有？”王二道：“他无父母，又无兄弟，只有他一人。平日家道也还过得去，薄薄的也有些田房产业。就是这吴其仁年纪虽轻，身材相貌，却生得颇为丑陋。听说还有个暗病，终年地委委顿顿。若问他什么病死的，在死的前一日，我们还看见他在外面行走。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忽然他家里人出来说，半夜时忽得了一个急病，施救不及，等到四更就死了。未及半日，经吴其仁老婆娘家的人来了几个，就收殓起来，在家停了七天，就抬出去葬了。”王殿臣道：“这吴其仁丈人家姓什么呢？”王二道：“听说姓何，住在北门大街，家内开着杂货店，家道也过得去。”王殿臣道：“吴其仁既死，也就算了。只可怜他的老婆，这种青年，便叫他做个寡妇，又无儿女抚养，如何度日呢？”王二闻言，笑而不答。王殿臣、郭起凤亦心知有异，不便再问。遂将茶钱付讫，出门而去。又在附近一带，访问了一回。有说那少妇不甚端的，有说死者身死不明的，人言啧啧，莫衷一是。直到天晚，王殿臣、郭起凤才回衙门，将以上所见所闻，一一禀知施公，一夜无话。

次日一早，施公即传山阳县到署谕话。山阳县奉传，随即禀到。见了施公，请安已毕，坐在一旁。施公说道：“本部堂奉请贵县，并无他事。只因昨早往河神庙拈香回来，途中见一少妇，身穿麻衣，手持纸铍。忽遇旋风，见少妇麻裙卷起，中露红裤。本部堂心颇滋疑，即刻密令差官侦探。后据差官禀复，谓那少妇系祭扫新坟。从旁微窥，该少妇既焚纸铍，哭而不哀。

忽旋风吹其纸钱四散，又将麻裙卷起，那红裤露了出来；及风过处，该少妇仍然穿着麻裙。又见该少妇当旋风吹散纸钱时，形色仓皇，叩祝不已，颇有愧对惊惶之色。及跟随进城，至该少妇家附近访察，知死者为妇之夫，无病暴卒，卒后遂殓，殓之后遂葬，殊见草率。且该少妇颇有丑声。本部堂想其中必有冤枉，因此请贵县，务即访察明白，俾死者不致含冤，生者难逃法网。今具限三日，贵县即行详复，毋得含混宕延！”山阳县闻说，口内道是，心内却暗想道：“途中少妇，风卷麻裙，与他何涉？即有冤枉，也未据报，尽可不问。他偏闲得没事，寻件事出来做做，好博得他清正的名声。他又不肯自办，委我去访。你道这样无影无形的案件，从那里办起？”无可奈何，只得答应出来，且回本署，再作计议。山阳县才告退出去。

未及一刻，忽听大堂上鼓声打得乱响，如山崩地裂一般，施公即令施安去问何事。施安这才至二堂，已有值日差官，传报进来，施安忙问何事。值日的道：“是个老头子击鼓，代儿子喊冤，求大人申雪。”施安道：“他有状词吗？”值日的道：“没有。”施安道：“叫他候着，等回明大人再说。”施安说罢，当即进内禀明一切。施公听罢，吩咐坐堂。差役齐立两旁。施公命带原告。差役答应，顷刻从头门外，将原告带到，至公案前跪下。施公在上，往下看，见那老头年纪约六十岁光景，鬓发业已全白，生得颇为良善。因喝道：“你姓甚名谁？有何冤枉？不向县里告去，却向本部院上控！你可知越控的罪吗？”

那老头儿道：“小的姓朱，叫朱四。只因有个侄女嫁与王家，已经六年。小的侄女婿叫王三郎，家住南门外河边口，向来撑船，在江湖上贸易。他夫妇两人，颇为和爱。小的儿子叫朱槐，也是撑船，在江湖上贸易，多在外少在家。前月二十四日夜，从外面回来，因与他堂姐姐二年不见，顺便到王家探

看，将船泊在岸边。不意到了王家，见他家后门虽开着，却无一人，喊了两声，却无人答应。小的儿子见没人在家，也就回船。当时觉得脚上穿的鞋子湿了，便脱下来，在火上焙干，吃了晚饭也就睡了。不料次日一早，小的侄女婿王三郎即带了多人到小的儿子船上，望着儿子骂道：‘我同你无仇无隙，何得杀死吾妻？’小的儿子大惊，不知所措。王三郎又不分皂白，即将小的儿子捆缚在家，先打了一顿，随即送往山阳县。当蒙县太爷问王三郎道：‘你妻子被杀，怎么知是被尔妻弟杀的呢？’王三郎口称：‘二十三日，我往附近卖货，当日未回。至二十四日晚回家，推开大门，走进里面，喊妻子不应。即点了火，向房内照去，又不见人。正在疑虑，将火各处去照，行至后门口，见地下杀死一人，血流满地。再一细看，正是妻子。又见脚下所穿的鞋子，又不在脚上。当即喊叫起来。左右邻舍皆说可随着血迹找去。次早即邀约邻舍跟着血迹，找至河岸，直至朱槐船上，都有血迹。并在泊船那岸畔，拾得女鞋一只，却是妻子所穿。因此方知妻子是朱槐所杀。’当时县太爷临场相验，实系被刀戳伤咽喉，因而身死。县太爷因向小的儿子说道：‘真实凭据，你尚有何狡赖？’小的儿子虽欲辩驳，奈县太爷不问情由，即将小的儿子屈打成招，现在收禁监内。青天大人的明鉴：王三郎之妻是小的侄女，小的儿子便是王三郎妻弟，岂有堂弟去杀堂姐之理？即使王三郎之妻，为小的儿子所杀，亦断无将死者所穿的鞋子带去一只，抛在岸畔，做个杀人的实据。总要求大人给小的儿子并侄女申雪。”说罢，连连叩头。施公听罢，觉得老头儿说的话颇有理，遂命带下，候明日传齐尸亲，再行复讯。朱老儿出去，施公即命人将尸亲王三郎，限即日传到，晚堂质讯。欲知是何妙计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四十三回

张挂榜文招寻绣履 追申冤屈拘质公堂

话说施公即将王三郎传到，讯了一堂，嘱令三郎退下，听候申冤。次日，又出差至山阳县，调齐全卷，并将朱槐提到，细心研究。施公见朱槐亦颇为良善，断非杀人之人也，嘱暂行收监，听候申雪。于是施公心甚不安，遂思得一计，即刻命人写了榜文，在各处张挂。那榜文上写道：

为悬赏招寻事：据王三郎妻朱氏，被人谋害身死一案，除已将凶手拿获在案外，尚失绣鞋一只，特悬赏格招寻；不论军民人等，如有将绣鞋检得，呈送漕督衙门缴对者，本部堂定重赏大钱五十千文，当堂给发，决不食言。尔等慎毋观望自误，特示！

这榜文一出，那些观望的人尽作为新闻，到处谈论，却无一人拾得。看官，你道朱氏究为何人所害呢？原来王三郎家在淮安南门外，河岸上面。朱氏生得颇为美貌，夫妻亦极恩爱。只因对门有一家，姓李名唤宾如，其人先为府署书役，后来因误公事革去，性最刁恶，好色贪淫，见朱氏美貌屡欲相通，未便得手。这日忽见三郎清早出门，李宾如便到朱家问道：“王兄在家吗？”朱氏听见有人叫唤，因问道：“是谁？三郎早间

上镇去了。”李宾如也不顾进退，即入里面，见朱氏道：“我有件事，特来相托，未知他即回吗？”朱氏因见李宾如是对门邻居，也不疑惑，因对他道：“三郎有事未完，至早也须日晚方回。”李宾如见朱氏云鬓半偏，朱唇轻启，不禁欲火上焚。因用手去拉朱氏道：“尊嫂且同坐，小可有事奉告，王兄回来，烦即转达。”朱氏见他不良之意，因骂道：“你堂堂六尺身躯，不分内外，白昼到人家来调戏妇女，真是畜类不如。”说罢，进入房内去了。李宾如羞愧难禁，因即怀恨在心。自想：“倘或三郎回来，朱氏将此事告知，三郎岂不深怀仇恨？不如将朱氏杀死，即可泄我之恨，又可免泄其言。”因怀了利刃，复来三郎家内，见朱氏站在门里，李宾如突出利刃向朱氏咽喉刺下，朱氏倒地而死。李宾如见朱氏已死，知道不好，意欲移祸于人。因将朱氏绣鞋脱下，去近河亭子旁去埋，不料半途失落一只。李宾如走到河亭旁边来埋绣鞋，方知只剩一只，彼时也不顾回头去找，匆匆将一只鞋并一把利刃，埋入泥中而去。事有凑巧，遇朱槐来探朱氏溅了两脚的热血，一路回船。又遇着王三郎听了邻舍之言，追寻血迹，因此朱槐被捉，抱屈难申。你道这是那里说起呢？

话分两头，再说山阳县奉了施公委查风卷麻裙一案，回到衙门，即与幕友商议此案，如何办法。彼此商议许久，那幕友道：“据我看来，必得先将那少妇提案，就硬说是他丈夫吴其仁的阴魂，在城隍庙前控诉尔谋死亲夫，城隍神托梦，请本县审断，先诈一诈他，看他如何情形，再作商议。”山阳县答应，因即签差去提吴何氏。那山阳县差人奉县主之命，即刻到了吴家。却好何氏梳洗已毕，见着两名公差进来，先自吓了一跳，忙问道：“你这二位从何而来？为什么不分皂白，便往人家乱跑？”那县差便道：“你家可姓吴吗？”何氏道：“是。”县

差又道：“吴何氏现在那里？”何氏道：“我便是何氏。有何话说？请讲。”那差人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因在袖中拿出铁索，向何氏道：“你的案犯了！你丈夫吴其仁告你谋死丈夫。本县太老爷奉了城隍之命，特来捉你！”何氏闻言，暗自吃惊不小，急道：“我的丈夫暴病身死，连丧都出了。左右邻舍谁人不知？今你们二位忽然前来，凭空捏造什么谋死亲夫，敢是要索诈我寡妇的钱财吗？既然如此，我便同你们到县里去。”公差早就将铁索向何氏颈上来套。何氏忙道：“且慢来，我又不逃，自同你们前去，何必用此呢？”县差不由分说，仍将铁索把何氏套起来，一直带往山阳县去。

县差报到，山阳县便传伺候，立刻升堂，将何氏带到。山阳县留心看那何氏，但见他身穿重孝，生得颇有几分姿色，而且一种妖娆之气现于形端，心中就有几分疑惑。只听那何氏先自开口说道：“请问大老爷签飭公差，拘孀妇到案，不知孀妇死了丈夫，犯着何罪，请大老爷明示！”山阳县闻言，暗说好个利口泼妇，因道：“你就是吴何氏吗？”何氏道：“孀妇正是吴何氏。”山阳县道：“你丈夫叫什么名字？”何氏道：“名唤其仁。”山阳县道：“你丈夫死了几时？是何病症死了？现在曾否下葬？”何氏道：“得病而亡，已过六七，现已下葬。”山阳县道：“你夫家尚有何人？”何氏道：“既无翁姑，又无伯叔，且无子女。”山阳县道：“你嫁与吴其仁几年了？”何氏道：“五年。”山阳县道：“为何并无生育？”何氏道：“人生有命，何可强求？”山阳县道：“尔可知尔所犯之罪吗？”何氏道：“孀妇只知夫死，尚未终七，不知所犯何事。”山阳县把惊堂木一拍，大声喝道：“好大胆的淫妇，尔敢谋害亲夫！本县奉城隍神托梦，说尔亲夫在城隍神前，告尔谋害身死，飭令本县提尔到堂，彻底根究，代尔亲夫申雪。尔尚敢故作不

知，殊属淫泼已极！若不从实将奸夫招出，本县定用严刑拷你]快快招来，因何谋害？本县或可原宥，从宽减等尸何氏听说，因缓缓说道：“大老爷为民父母，民间有了冤屈，自己力有不能申雪的，求大老爷代为申雪，此固大老爷分内之事；从未闻民间本无冤枉，大老爷偏欲代人申冤。而且谬言神来托梦，是究竟有何实据？尝闻诬告加三等，大老爷即此一举，自问如何呢？”山阳县怒道：“尔仗这利口辩驳，便思驳倒本县吗？且再问你丈夫即使暴病身亡，尔何得死后遽殓？殓后即葬？足见情虚，恐致泄漏，所以草草葬了，即可杜绝人口了！如此狡谋，本县已洞悉尔的肺腑，尔尚有何强辩？”何氏道：“大老爷此言，更觉差矣！世界上随殓随葬的，不知凡几，难道都是谋害亲夫的吗？而且论国法，停柩不葬，是大干例禁。论人情，殓毕即葬，即所谓入土为安。孀妇以一妇人，既无翁姑伯叔，若将死者之柩，久停在室，万一风火不测，将何以对亡夫？在孀妇看，随殓随葬，于国法人情，两无偏废。大老爷以此借口，孀妇可不解大老爷何以谓为民父母了？”

山阳县被何氏这一顿话，驳得个禁口无言，不禁大怒道：“好大胆的淫泼妇！尔既说未曾谋害亲夫，本县明日申详上宪，请示开棺相验，彼时看尔尚能狡赖不成？”何氏道：“大老爷既要开棺相验，孀妇岂敢不遵？但有一件，如果验出伤来，孀妇情甘认罪。若竟无伤，大老爷擅翻尸骨，于律例上尚有处分吗？”山阳县道：“若验不出伤来，本县也愿自请处分。”何氏道：“大老爷既如此说，孀妇先具甘结；大老爷也得具一张甘结，申报上宪，将来方可为凭。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四十四回

一官摒弃贤令开棺 双履招来冤民出狱

话说山阳县将吴何氏供词，并各具开棺甘结，叠成文卷，分别申详上宪。这日施公接到申文，随即看了一遍，暗道：“这吴何氏反复辩驳，未为无理。但据亲目所睹，风卷麻裙；又据王殿臣等探访各事，其中实有冤屈。今据山阳县呈请开棺相验，这山阳县不但胆识兼备，而且是个好官，本部堂不可不准。”因此道：“据详已悉，仰该县即日开棺，详加检验。务使水落石出，以彰国法，而儆淫凶，毋任死者含冤，生者漏网。”批毕，随即发县。山阳县奉到批文，复又亲往漕督衙门面禀一切。施公大加赏识。当向山阳县道：“如果实非谋害，所有应得处分，本部堂当与贵县共之。不过贵县临验时，恐有件作舞弊蒙混等情。”山阳县唯唯退去。当即回了衙门，立刻传知书差人役、件作人等，飭令预备尸场，明日早晨开棺。合署书差知道此事，皆谓“本官得了疯疾，硬说人家谋害亲夫”。

到了次日，各事备办停当，山阳县带领书差、件作，并吴何氏人等，一齐出了东门，直往吴其仁坟墓而来。相离不远，见尸场已经搭得齐整。不一会已到，山阳县下轿，先往坟前绕走一圈。忽然一阵旋风，直吹得尘灰高起。山阳县又在坟前暗祝了两句话，然后升入公座，喝令土工掘冢。将冢掘开，露出尸棺，便令件作开验。件作答应，即随手持铁斧，先在棺头砍

了三斧，然后凿开棺盖，当有土工抬过。随即仵作请官亲临，眼同检验。山阳县离了公座，亲到棺前，但见尸身毫不腐烂，因喝仵作如法检验。仵作不敢怠慢，遂即从头至足检验一周，喝报：“毫无伤痕，实系暴病而死。”山阳县又令再验，旋又报：“委实无伤。”山阳县无可奈何，只得命人盖棺封墓。何氏大声说道：“大老爷以莫须有之言，妖幻无凭之梦，开人之墓，启人之棺，翻倒人之尸骨。死者何辜，遭此荼毒？既启棺而又欲盖棺，开墓而又欲封墓，此非孀妇所敢遵命。”山阳县只得忍气吞声，缓言说道：“尔言诚是。但本县前已具了甘结，申详上宪。今既验无伤痕，本县自甘认罪。死者既已无辜，而再令其尸首暴露，本县更无以对死者，且先盖棺封墓。尔如不信，尔可上控大府，请定本县之罪便了！”何氏听罢，这才允为盖棺封墓。山阳县打道回衙，何氏暂行回家。

山阳县拈香已毕，即便去见施公，禀知一切。施公颇为纳闷。因道：“贵县令遭此意外之事，皆本部堂的不是，随即自请参处，以分贵县之罪。”山阳县起身致谢，正欲告辞，忽见施安呈上一张词状。施公展开一看，就是吴何氏控告山阳县擅请开棺一案。施公当令施安传谕何氏：听候本部堂提参该县。施安传谕出来，何氏自行回家，心中颇为得意，以为从此可以无虞了。山阳县告辞出来，回到衙门，颇为愤恨。然亦无可如何，只得密派心腹，详加探访；施公亦复如是，暂且不提。

且说王三郎妻被人谋害，朱槐冤屈在狱，施公悬赏招寻绣履。那赏格已悬有十日，并无人拾得。李宾如竟然法外逍遥。这日李宾如在一店饮酒，这酒店妇人，却同李宾如有奸。李宾如酒至半酣——合该朱槐灾难要满，朱氏冤屈可申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李宾如忽向那淫妇人说道：“看你有心顾我，我从未有点好处与你的，今当以一宗财爻相报。”那妇人笑道：“

你自来我家，何曾使用过你半文钱？既有财爻，你还要自取，何得与我？我不受你这油滑嘴来骗我。”李宾如道：“你可知道王三郎妻，被人谋害，朱槐现在监狱，将要抵偿；施大人出了榜文，招寻朱氏绣履，如有人拾得，当堂赏给大钱五十千文？我正知其绣履下落，今说与你知，你可使你丈夫检出，送往施大人那里领赏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我不相信，你怎么知道？”李宾如道：“我昨日走近东门外河亭旁边，脚下被一物绊了一跤，低头一看，见是女人一只绣履，并一把利刃埋在泥内，因此知之。”那妇人仍不相信，等李宾如去后，暗向丈夫说知，密令前往检拾。酒店主本来好利心重，一闻此言，即去找寻。走到河亭旁边，扒开松泥，果有女人绣鞋一只，利刃一把，忙取回来。那妇人一见大喜，即令其夫持履呈送漕督施公。那酒店主到了衙门，先将绣履交与值日，由值日差送进。

施公正为此事在那里纳闷，忽见绣履，当即问道：“是何人送来？”值日差道：“是个开酒店的送来的。”施公一面飭令值日差传知来人，听候给赏，一面传伺候升堂，施公升了堂，将酒店主带上问道：“这绣鞋你是那里得来？”酒店主回道：“是从东门外河亭畔泥中检出。”施公道：“谁叫你在那里去找？”答云：“是小人的妻子叫小人前去。”施公道：“你妻子又怎么知道呢？”答道：“是在店内饮酒的一个姓李的客人说的。小人妻子听见这话，叫小人去的。”施公道：“这姓李的叫什么名字？常来你店饮酒的吗？”答云：“名宾如，是常来的。”施公遂令吏役如数给发赏钱，店主拜谢而去。施公复令王殿臣、郭起凤道：“你二人跟他前去侦探。倘遇该酒店妇女在家同人饮酒，即刻捉来。”王、郭二人，奉令前去。

却说那酒店主，将赏钱携到家中，他妻子喜之欲狂，因道：“你我得此赏钱，皆李某之力，可请他来取些分他。”那酒店

主答应，即至李家，把李宾如请来。那妇人一见宾如，笑容可掬，越加奉承便邀入自己卧房，安排酒肴相待，三人共席而饮。那妇人复向李宾如说道：“我夫妻得此赏钱，皆是大郎指教，何能独得？应与大郎共分。”李宾如笑道：“此事虽我指引，却是你的财爻。”三人正在那里谈笑，王殿臣已在外面探听清楚，同郭起凤即抢入房中，将三人捉住，解回衙门。施公即刻升堂，先将该妇讯道：“尔如何知道被杀的妇人绣鞋所埋之处呢？”那妇人道：“系酒客李宾如所说。他说看见一只女子绣鞋、一把利刃，埋在泥中，因此小妇人才叫丈夫去拾。”施公道：“你丈夫只将绣鞋送来，那利刃尚在何处？”那小妇人道：“现在小妇人家中。”施公即命人去调利刃，一面即提李宾如严讯。李宾如始则不招，后被严型，抵赖不过，只得将上项各节，及与酒店女人通奸等情，一一招出。施公判令李宾如处死以抵朱氏。酒店妇，责竹杖四十，即交酒店主领回，严加管束。朱槐释放出狱，闻者快心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四十五回

抱布贸丝贤臣私访 叩门投宿豪士泄机

话说施公即得绣履，朱槐与朱氏的冤屈，俱已申雪。唯风卷麻裙一案未得真情，心中颇为忧闷。因暗道：“莫若私访一番，或可知其原委。”即日改扮了一个贩布的客人，悄悄地出了衙门。先在城内茶坊酒肆、背街小巷，借着卖布为由，各处访了两日，亦未访有消息，只得回衙门闷闷不乐。

这日又去城外探访，天已大晚，不便进城。远远见一个村落，施公即向村庄上走去，四面一看，不过七八家人家，却又均已关门，施公正在踌躇，又见离村约有百十步有茅屋数间，灯光尚露。施公即往前去。但见柴门半掩，内有一老妇，约有六十多岁，就着灯光在那里缝纫。施公推门直入。老妇惊起，问施公道：“你这客人，从何处来？到我这村庄何事？”施公道：“我本卖布为生，只因日暮途穷，进城已来不及。这左右又无客店，故特来前请借一榻之地，暂宿一宵，以避风露。”那老妇对施公道：“借宿一宵，原无不可。但我家儿子生性极恶，虽老身亦无奈他何，恐他回来得罪客官，使老身何以相对？”施公道：“这倒不妨，即使你儿子回来，有甚言语污辱，我可忍耐。即不然，我与他请个罪，他断不能再与我为难了。”那老妇道：“既如此，但有屈客官在柴房内暂宿一宵。如闻不肖儿回来，客官幸勿声张，免致饶舌。”施公答应，老妇即引

入柴房。施公便藉草作褥，姑且假寐，以待天明。

时交四鼓，忽听叩门声响，施公知为老妇之子回家，即屏声息气，侧耳潜听。只听老妇先去开门，复后骂道：“现在幸而年岁好可以度日，汝尚如此不长进，终日游荡，不顾家事，倘遇年荒，老娘要被你累死了！”骂了一顿，并不闻那儿子作声。他旋即取火，向厨房内觅食。复闻老妇说道：“今夜有一贩布的客人，因日暮不及进城在此借宿，现在柴房中睡卧。汝宜善为看视，毋许再如往日所为，多有得罪，致令客官羞忿！”其子也不答应，即持火到厨房来，到了厨房内，将火照向施公面上看了一会，微微笑道：“老娘不懂事，这位客人幸是个好人，留下来原无妨碍；若留下歹人来，家中原无家产，万一偷去物件，从那里找来？”说罢，竟呼施公起来。施公见来意甚好，也就起来，先问了姓名。那少年道：“姓曾，单名个志字。”复问施公。施公因说道：“姓方，名唤人也。”曾志又问道：“尊客从那里到此？”施公道：“是从山东到此，今日欲往淮安。因贪走路程，不觉穷途日暮。因此与令堂相商，在贵府借宿一宵，实在打扰之至。”曾志道：“不过敝屋蜗居，未免有屈尊驾尸说着，又向那妇道：“母亲，这位客人曾否留他晚饭？”老妇道：“此老娘失于检点，尚未留饭。”曾志即邀施公至客房坐下，随入内搬出些酒来，并鱼肉等类，同施公对饮，畅谈了些时势。

施公见曾志语言豪迈，颇为投气。因问：“平日作何生理？尊庚几何？”曾志又道：“痴长三十六岁，无所事事。唯喜饮酒赌博，他无所好。”施公复问道：“山阳县与某向曾有一面之交，但不知近来作官如何，尚肯为民出力吗？”曾志道：“此山阳县却是好官。但现有一事，不知若何了结，恐不免因此挂误。”施公故问道：“所因何事呢？”曾志道：“因山阳城

内，有一少妇谋死亲夫，并无首告的人。这日山阳县因城隍神托梦，说那少妇亲夫在阴间诉告，转托山阳县彻底追究。山阳县即将那少妇提案，讯了一堂。那少妇坚不承认。山阳县欲为死者申雪，遂申详大宪，开棺检验，终不得伤痕。恐不免因此挂误。但山阳县未曾问我，若问着我，或可得其实在的情形。

”施公闻曾志语内有因，复又问曾志道：“那妇人真是谋杀亲夫的吗？”曾志笑而不答。施公复与曾志痛饮。酒至半酣，施公见曾志颇有豪爽的气概，便说道：“他乡异客，萍水相逢，甚是感激！但某意欲与君结拜了异姓兄弟，但不识尊意肯不弃否？”曾志道：“恐只妄攀，何敢言弃？既承见爱，敢以兄事何如？”施公大喜。曾志遂焚香燃烛，交拜起来，彼此行礼已毕，重复痛饮。

次日，施公欲行，曾志固留不放，盘桓一日。至晚，彼此又复对酌，施公复又问道：“昨日弟言山阳县所办某妇谋害亲夫一案，可惜未问贤弟，终不能得其实在情形。如此说来，贤弟当必尽悉，何妨为愚兄略言一二呢？”曾志闻言，仍笑而不答。施公便故作怒色道：“我辈既是异姓兄弟，便如骨肉一般，肺腑之言，皆可相告，岂容复有隐讳？今既如此，是弟终以兄为外人，怪某见识不明，徒以弟为知己。某何必再留，请从此去便了。”说着站起来便走。曾志赶着拉住，从容逊谢道：“兄长勿怒，请一言，弟非敢故为隐藏，但以关系甚大，不敢明言。今既如此，当为兄说明此事。但则出诸弟口，入诸兄耳，外人切不可稍有泄漏。”说毕，即将大门关掩起来，复请施公坐定，因笑对施公问道：“兄视弟为何如人也？”施公亦笑道：“江湖上之豪士，天地间之快人！”曾志道：“实不敢欺瞞弟平日所为。凡城乡内外，见有不义的财物，朝见之暮夜必往取。取来固为弟自用，并见有那种不堪自活，及急难无援的人，必

分之于彼。行有十余年，所幸均未败露。月前闻城内任家暗匿客资千金，弟即愤急往取。不意误入死者的家内，伏在他家庭前槐树上，遥见内室有男女二人对饮，态极丑恶。忽有一人叩门，妇人急收饮具，男子藏入夹弄内，女子始出开门。复有一男子，步履歪斜，入房即倒卧床上。妇人唤他不醒，摇他不动，复扶他起来，忽又倒下。那妇人因出房，将夹弄中那男人唤入，又取出一根长针，向床上男子肚脐中刺入，停一会即死。夹弄中男子即开门出去。那妇人便呼四邻入视，众人均以为暴卒。及开验时，弟亦在场，见那共饮的男子，以一包银给山阳仵作。虽验及肚脐，他亦报无伤痕。故山阳县为彼蒙混，殊代不平。”欲知施公尚有何言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四十六回 再开棺甘为佐证 重对质立破沉冤

话说曾志将吴何氏谋害亲夫的隐情，告诉施公，颇有不平气概。复与施公道：“弟是晚归来，虽吾母前，终未曾少有泄漏。今与兄长言之，慎勿轻泄，要紧要紧！”施公点首，复又笑道：“贤弟固视兄为何如人？”曾志道：“兄长已明言贩布的客商，尚有何说呢？”施公笑道：“贤弟固未识兄之为人，兄即贤弟所称的漕督施某。某因山阳县为民申屈，而为此抱‘诬良’之冤，某不忍坐视，特扮私访。今幸贤弟具呈各节，不但山阳县诬良之罪可释，死者之冤可申，即某亦庶报朝廷于万一。”曾志闻言，只吓得面如土色，赶着望施公跪下请罪。施公笑扶曾志道：“贤弟不必怕，某与弟兰谱已定，岂可复更？以后痛改前愆，勉为良善，兄当另眼看视。但某回署后，必札飭山阳县重复开棺，某亦亲自检验。彼时不得不屈贤弟去作见证，贤弟却不可辞！”曾志道：“蒙公赦罪之恩，敢不公庭对质。”施公大喜，当晚仍宿其家，笑谈一夜。

次日施公进城，回至衙门，立刻传知山阳县进署谕话。山阳县亦即上院禀见，大人便将私访情形，细细述了一回。山阳县谢道：“卑职见识不明，惭任县令。非大人逾格培植，卑职只有听候参处！”施公道：“贵县回署后，切勿泄漏，可密飭妥人，赶买吸铁石一块备用。一面立提该犯妇到堂，就说本部

堂心怀疑惑，定于后日，亲往该处再行开棺检验。另饬仵作，随同前往。”山阳县答应退出，回归本衙，尊谕奉行。施公又饬王殿臣将曾志传到，即暂寓漕督衙门。

过了一日，山阳县稟请莅场亲验。施公即带了黄天霸及曾志等人，亲往东门外而去。到了尸场，早见山阳县在那里伺候。施公下轿，升入公座，山阳县在公案横头坐定。施公命带何氏到案。何氏跪在下面。施公问道：“尔是何氏，你可知谋毒亲夫，罪不容逭？尔亲夫不但在城隍神案前控告，转饬山阳县讯问，本部堂亦复知尔的底细。那日本部堂河神庙拈香回衙，见尔手持纸锭，站立道旁。忽遇旋风将尔所穿麻裙卷起，露出红裤。本部堂即知有冤，当饬妥差密为侦探。见尔到此扫墓，又有旋风高起，将纸锭飞入半空，尔彼时亦颇惊恐，赶向墓前叩祝至再。据本部堂侦探的差官回来详说，本部堂更知其中定有冤屈，正欲札饬山阳县查办。旋据山阳县稟请开棺，本部堂以为检验之后，定能水落石出。尔敢大胆，贿赂仵作，匿报无伤；反控山阳县擅请开棺，坐诬良善，使死者冤沉海底，尔反得法外逍遥，天理何在？国法何在？本部堂爱民如子，不忍使死者含冤，亦不忍山阳县坐诬良善。尔既付亲夫不顾，忍心下此毒手，本部堂又何容淫妇藏奸，不使水落石出？尔可从实招来，究竟如何谋死？免致再翻尸骨，使死者一再暴露。倘仍怙恶不悛，希图狡赖，本部堂定再开棺检验，还你个真凭实据，那时看你尚有何言！”

何氏听了施公这一番话，句句刺心。心中虽有些害怕，但不得不仗着胆道：“孀妇只知丈夫暴病身亡，不知那谋害不谋害，前日县太爷既已开棺检验，并无痕迹，孀妇方且痛死者无辜，被令翻尸倒骨。今大人又欲检验，孀妇却不便阻拦；倘仍然无伤，大人可对得起死者吗？”施公道：“本部堂检验之后，

倘验不出伤来，甘愿自行请旨参处，以抵擅自开棺、反诬良民之罪！”施公说罢，喝令启墓开棺，差役答应。此时看的人真是个是如山如海。一会子凿开棺盖，施公同山阳县离了公座，齐至尸棺前面，眼同仵作检验。仵作自头至足，腹背前后，检验一周，喝报：“毫无伤痕。”施公喝令：“重验！”仵作回道：“委实无伤，不敢谎报。”施公大怒道：“尔前者得银一包，县太老爷被你蒙混过去。今日在本部堂面前，还敢逞此伎俩，殊属不法已极！待本部堂与尔等全个真实凭据，那时再将尔按律惩办！”说罢，山阳县便令将吸铁石拿出，交与仵作。仵作一见此物，只吓得面如土色，拿在手中，只是乱抖。施公又令将何氏带到尸棺面前，令他眼同检验。何氏跪在一旁。施公喝令仵作将吸铁石按放在肚脐上面，约有半个时辰，施公喝道：“将吸铁石拿起！”说也奇怪，仵作才把吸铁石提起来时，只见吸出一根寸半长的铁针，上面还裹着些淤血。施公命仵作呈上，复与大家看道：“这就是何氏谋害亲夫的实据。”何氏见此事验出实据，知道不容抵赖，复又说道：“大人的明鉴：孀妇的丈夫暴病而死，安知他不是误食铁针，因而身死？大人若指为谋害亲夫的实据，孀妇就为严刑屈死，不当谋害之名！”施公道：“此时任你强辨，等到带回本部堂那里讯问，本部堂与你个对证便了。”说罢复令盖棺封墓，打道回衙。

施公回了衙门，即刻升堂严讯。何氏仍然抵赖。施公即令曾志上堂，与何氏对质。曾志走到堂上，便向何氏说道：“你于那一夜，先有个男子在内房与你对饮，极尽丑态。后闻叩门声，你知道是你亲夫回家，赶着将酒肴收起，将对饮的那个男子，藏在夹弄之中，然后才出去开门。你亲夫进门时步履歪斜，入房即倒卧床上。你又唤他不应，推他不动，将他扶起来，他复又倒下。你那时即出房外，将夹弄中的男子唤入，将你亲夫

按在床上。你便去拿了一根铁针出来，又将你亲夫胸口衣服解开，露出肚脐。你便将铁针刺入脐内。你丈夫卧在床上，过了一会，即飞滚起来。又滚了一会，这才不动。那夹弄中的男子就开门出去。你就呼唤四邻，你说丈夫是得了暴病身死。此是那夜间实在情形。即至山阳县开棺的时节，那时我亦在场，见那夜与你共饮的男子，暗中递了一大包银子给与仵作；那仵作得了他银子，验到肚脐伤处，仵作即蒙混过去，说是无伤。这是开棺检验时的实在情形。”何氏被曾志这番话，说得汗流浹背，俯首无言，遂认：通同谋害，并供出奸夫姓名。施公立即将奸夫捉来，一讯而服。当拟何氏凌迟处死，奸夫亦拟抵命完案。曾志即令回家，施公与山阳县亦时常周济，后来也得了功名，此是后话。施公断案已毕，正欲退堂，忽闻头门外大声呼冤。毕竟又是何冤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四十七回

淮安府乡民告状 蛇蜡庙巨寇行凶

却说施公结断何氏谋害亲夫一案。正欲退堂，忽闻头门外大声呼冤。施公即令将喊冤的带进。只见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皆在五十余岁，是乡民打扮。才至公案下面，一同跪下，向上叩了三个头。口称：“青天在上，求大人申冤！”施公问道：“尔这两人姓什么？叫什么名字？家住那里？有什么冤枉？从实说来，不准虚浮捏告。”

那老头儿先自说道：“小人姓吴名用，这是小人的老婆，家住海州招贤镇乡间。今年小人五十八岁，妻子五十七岁，没有生过儿子，只生了两个女儿。大女儿已经嫁人，还有个女儿，才交十八岁，已有个夫家，今年十二月里出嫁。三日前只因招贤镇蛇蜡庙里唱戏，小人就将女儿带到蛇蜡庙看戏。不料此一去，就惹下一场大祸来了。小人与妻子将女儿带至庙中，一出戏并未看完，只听有人说道：‘大王来了。’只见那个大王，凶恶得很。小人看了一眼，也就不敢看了，赶着回来，与小人的老婆、女儿说道：‘现在庙内来了歹人，我们走吧！不要惹出祸来。’因此就同女儿走了。那知冤家路窄，小人同妻子、女儿才走到庙门口，正欲出门，忽见两个大王从后走来。小人恐怕他出来看见我女儿，赶着将女儿一拉，叫他让开，好让那两个先走。那知他两个走出庙来，忽然回转头来，看见女

儿，他两个便不走了。一个就将庙门拦住，一个走到小人跟前，指着女儿问小人道：‘这小闺女，是你的什么人？’小人回他道：‘是小人的女儿。’他便说：‘你这闺女生得颇为美貌，咱家大大王正少一个压寨夫人，你可将这个闺女，送咱家大大王做了夫人，将来你们老夫妻不愁没有快活。’当时小人听说这话，就吓去真魂，便与那两个大王哀求说道：‘我这女儿已经有了夫家，不久就要出嫁了。大王虽爱他生得好，无奈不能从命。算我女儿命薄，无福消受，请大王另寻吧！’那两个强盗听了这话，不但不去，反更恶狠狠地上来说道：‘咱不管你这女儿有夫家没有夫家，咱自看他生得好，咱便要他与咱大大王做夫人。’小人一再哀求，他两个那里肯依？不由分说，遂走上前来硬抢。小人与妻子见他那种恶相，因即骂声：‘清平世界，难道没有王法？放出强盗行为，硬抢人家闺女，不怕王法吗？’他见小人骂他，即将小人的妻子和小人打倒在地，他便硬将女儿抢去了。小人再爬起来追去，他已走得远了。此时小人的妻子，已被他打倒晕在地上。及至醒来，见女儿已被抢去，只得痛哭一场，要与那个强盗拼命，又不知那强盗住在何处。后来闻说是水龙窝的强盗，无恶不作，专抢人家财帛。大人的明鉴：小人的闺女是有了夫家的。这被强盗抢去的话，怎么好对女儿的夫家讲？而况女儿生性极烈，此事断不相从，必至断送性命。可怜小人夫妇只生了两个女儿，今见女儿活活被强盗抢去，又不知性命如何，可舍得舍不得呢？为此前来叩见大人，申冤雪恨，捉盗拿人，救回女儿，使小人夫妻骨肉重逢，感恩不已广说罢大哭。

施公听了这一番话，只恨得咬牙切齿。因复问吴用道：‘你那女儿被强盗抢去的时节，难道庙里那些人，眼看着那强盗行凶，无人过问吗？’吴用道：‘那强盗未来之先，庙前的人

却也不少；一见那强盗进庙，走的走了，躲的躲了，只是剩了一半。及至那强盗来抢女儿的时节，不但人走了个干净，连庙上的戏都不唱了，戏子都跑完了。等到女儿被人抢去，才有些人前来说，那两个强盗极其厉害，常到镇上来骚扰人，若惹了他，便不肯罢休。因此没有一个不怕的。”施公道：“你怎么想到这里来喊冤的？”吴用道：“小人也是闻招贤镇上的人说：大人这里能人最多，专捉强盗，救好人性命。因此才与妻子连夜赶来，求大人申冤救命的尸施公听罢，当即吩咐吴用道：“尔等且好好回去，静候本部堂给你申冤，救你女儿便了。”吴用夫妻叩头而去，施公退堂不表。

却说这水龙窝，在海州境西北二十里一带，支河汊港，四处皆是水道，曲折弯环，颇难认识。相传前朝有一条水龙，在此兴波作浪，故名水龙窝。这内里有三个水寇，一名叫做费德功，一唤米龙，一唤窦虎。这三个水寇，推费德功为第一，俱是结拜的兄弟，聚了有二三三百喽罗，专在水面上打劫。那米龙、窦虎却又有两个分寨，离水龙窝有十里多路，一通清江，一通徐州，皆是水道要隘，往来客商必走此路。米龙却拦劫清江这条路，窦虎却拦劫徐州这条路。得了资财，皆送往水龙窝屯聚。从前落马湖未破以前，这费德功亦与猴儿李配，时常往来。那水龙窝的背后亦有水道，可通落马湖，现在却已绝迹。离这招贤镇，亦不过十余里地面，因此常到镇上，打探客人的资财，并未劫掠过妇女。这年因费德功过四十岁，米龙、窦虎要送他寿礼。又因珠宝财物、金银绸缎寨中屯积无数，毫不希罕，唯缺少美人。因此米龙、窦虎便思抢个美人来，献与费德功，作四十岁的寿礼，所以相约到招贤镇来。及至到了镇上，打听蜆蜡庙唱戏，正合心意，遂一同来到庙里。米龙、窦虎前后看了一遍，并没有出色的女子，心中颇不高兴，也就走了。不期走

到庙门口，在背后看见吴老儿夫妻带着一个闺女，匆匆出门，他二人心中一动，遂赶了过去。回头一看，见吴老儿的女儿不过十几岁，犹如一朵鲜花，生得甚美。因此二人就起了念头，将吴老儿的女儿抢去。大路趲赶前行，不到一个时辰，已到水龙窝内。当即进了水寨，报与费德功知道。费德功大喜，亦即迎了出来。米龙、窦虎上前说道：“你老不日过四十大寿，咱们没有什么孝敬。现在抢了一个美貌闺女，一来与你老作为寿礼，二来你老可以朝夕快乐快乐。现带到外面，待小弟带他进来见见你老，你老看可合适不合适。”费德功道：“倒多谢你二位贤弟，大大地费心了。”说毕哈哈大笑。米龙、窦虎走出来，将抢来的女子带进，再看时，那女子已是昏倒在地，不省人事。毕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四十八回

因惊成病弱女全身 见色贪淫贞娘惨死

话说米龙、窦虎走出来，扶吴老儿的女儿进去。走到面前，忽见吴家女子晕倒在地，口角流涎，已是半死，把个米龙、窦虎吓呆了。站在面前呆看了一会，才大声喊道：“可怎么好？怎么这一个绝色美人，好端端的竟会死了，这可不是件岔事！”

费德功正在那里等得着急，忽见小喽罗报了进去，说是：“新抢来的美人，已是死在外面了！”费德功一闻此语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完了，只是咱爷爷消受不起。”只见费德功旁边有个妇人，便向小喽罗问道：“你看那美人还有气吗？”小喽罗道：“气是有的，只是嘴里已经流出白沫来了！”那妇人道：“不妨，这是他受了惊吓，一时昏晕过去。快将姜汤去灌，尚可得活。”费德功道：“夫人言之有理。”赶着叫人去煮姜汤，一面与那妇人亲自出来看。走至面前，看见吴家女子生得果然美貌，一叠连声催拿姜汤。一会子姜汤送来，那妇人将吴家女子扶坐起来，徐徐地将姜汤灌下，又将他抬入寨内的床上睡下。

过了一会，吴家女子果然苏醒过来，叹气一声，二目微启，慢慢地将眼睛睁开，四面一看，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，口内不住地爹娘乱叫。那妇人在旁再三劝慰，这吴家女子也不答应，只是呜呜咽咽地哭个不停；哭了一会，虚气上冲，又复昏过去了。费德功、米龙、窦虎三个人，急得两头乱跑。倒是那妇人，

有点见识，因向费德功道：“大王且自随他。依我看来，莫若将他送到我房内，让我慢慢地给他调养。等他病好了，再行劝他，将他的心劝转过来，再送大王受用。”费德功没法，只得依从，任那妇人抬去调养。合该吴家女子有救，不当失身伤命，遇了那个妇人。你道那妇人果是好人吗？实在是个极滥的货色，他见着吴家女子有此美貌，他却存了一个小人心意——以为此时将他服侍好了，将来费德功必然宠爱此女子，他亦可因这女子，得到好处；虽然不是坏心，却成全了吴家女子名节。且说这吴家女子被抬到妇人房内，虽然被那妇人灌些姜汤醒过来了，不料受惊太重，因此就害起病来。那妇人倒也不嫌烦琐，每日寸步不离，殷勤服侍。吴家女子见这妇人也没甚坏意，也不甚过怕，专门地害病罢了。有时费德功进来问长问短，皆是那妇人代他说话，所以吴家女子虽被米龙、窦虎抢来，除害病外，同费德功连——句话都没有说过。这也算是不幸中之万幸。

却说费德功自见吴家女子这样美貌，真是如获至宝。怎奈又害起病来，看着不得到手，实在着急。大寨内虽然有许多妇人，又皆是司空见惯，毫无趣味，你道他耐烦不耐烦呢？因此，日日找着那些喽罗厮闹，甚至于打骂。那些喽罗明知他放着美人可望而不可及，耐烦不得，寻着人闹，却也无可奈何。内中却有两个心思甚狡，暗地里商议：快去外面寻个有姿色的，不论是妇人女子，抢了回来，送把于他；不但可以不寻吵闹，而且可以得个大好处。就此商议定了，暗暗地出去寻找。找了两日，居然碰到一个，是海州有名的土娼，名唤贞娘。这日到海州城外一家富房做喜事，酒罢回来，坐在轿内。行至半途，被小喽罗看见，觉得他甚为美貌；而且衣衫灿烂，装束鲜明，心中大喜，遂不分皂白，蜂拥上前，拿出兵刃，将轿夫赶去，他们便将轿子抬走，如飞也似向水龙窝抬来。贞娘此时已吓得如

醉如痴，不知是什么情节。不一会已到，将轿子歇下，小喽罗搀出贞娘，对他说道：“我等抬你这个所在，因为我家大王，想个美人前来受用。我等见你美貌，因此将你抬来献与大王，做个压寨的女寨主。不日你得了好处，可不要将我们忘记了，须见着我们领你来的情义！”贞娘闻说，如梦初觉，才知这班人不是青皮地棍，是强盗窝里小强盗。正欲与喽罗分说，那喽罗已经都跑走了。欲待逃走，又不知路径，正在那里啼哭不止。

正呜咽间，忽闻笑声纷起，呼唤不休，一路喊来：“美人在那里？”只见那喽罗在前引路，随后两个妇人，后跟一个黑大粗莽、浓眉怪眼的大汉，一齐走了过来。贞娘看得真切，不禁放声大哭，口中骂道：“你们这一起无耻的强盗！胆敢拦抢良家妇女！难道没了王法，不怕杀头吗？”正骂之间，那黑大汉已经走到面前，将贞娘一看，哈哈大笑道：“果然是个美人。咱费德功何福修此，病了一个，又来了一个。”说着便向贞娘说道：“美人，你不要啼哭，咱这里是个安乐窝。只要你顺从了咱，不必说吃的是珍馐美味，穿的是绫罗缎匹，就是打咱几下，骂咱几声，咱多不怪你，还说你打咱是情，骂咱是意；再封你做个压寨夫人，何等威风，可算快活。美人，你快不要啼哭了，既已到此，就是啼哭也是枉然。”说罢，便对那两个妇人道：“你们快将咱爷爷这个新美人，扶了进去。多备香汤，给他沐浴。等到晚上，好让咱与他成亲。”那两个妇人，即刻走来，将贞娘硬拖硬扯，蜂拥着进去。贞娘一面哭，一面骂着：“不逢好死的狗强盗！要砍千刀的瘟贼人。”一路哭骂个不住。一会子到了寨内，当由那两个妇人唤进房中，打了一面盆水，叫贞娘洗面。那两个妇人，复又百般劝道：“就如我们当日被他抢来的时节，也似姑娘今日一般。后来没法，依从了他，现在倒也快活得很，不悉吃，不悉穿，胜如嫁个穷大汉。”那两

个妇人一面劝说，贞娘还要百般痛骂。

正骂声不止，忽然费德功前来，百般戏谑。贞娘气忿不过，立起来一头撞入费德功怀内。费德功大喜，便趁势将贞娘搂抱起来，硬欲行事。贞娘抵死不从，却又挣脱不了。贞娘忽生一计，暗暗将手伸入费德功裆下，将他的肾囊拼命勒定。费德功忍痛不过，两手一松，贞娘才算挣脱。那知费德功此时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将贞娘按倒在地，一顿拳头。可怜贞娘不幸，作了娼妓，又遭恶寇凶淫，顿时惨死，也算是妓中贞妇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四十九回

漕督府老褚标献计 招贤镇金大力卖拳

却说施公自准了吴老儿的状词，允许代他女儿申冤。即日将黄天霸、褚标、李昆、何路通、关太、计全、李七侯、金大力等人传齐，大家集议，去捉水龙窝强盗，给吴老儿父女申冤。诸人奉谕，齐集督院。施公向大家说道：“昨日乡民吴老儿所告水龙窝强盗，在招贤镇虬蜡庙将他女儿抢去，求本部堂申冤，捉拿强寇。但不知这水龙窝在海州那里，那强盗姓什名谁。诸位有何妙计，前去把强人捉住？”只见褚标应声答道：“要捉水龙窝强人，老民却有一计，不知大人以为如何？”施公道：“老英雄既有妙计，某愿闻教。”

褚标道：“那水龙窝虽不知在海州那里，却知吴老儿的女儿，在海州招贤镇虬蜡庙内被强人抢去。老民向闻海州虬蜡庙极为热闹。相传四月初一，是虬蜡神诞。自三月半后，至四月初十，合镇四境乡民，皆捐集资财，在该庙唱戏酬神。此二十几天内，四乡八镇，男女老少，皆去玩耍。那水龙窝的强人，必定也要前去。既然前去，他前次已经抢过一个女子，他此次再来看见有姿色的妇女，断不肯就此罢休。在老民之意，想在虬蜡神诞前二日，请两位朋友，改扮卖艺的人，先去往该庙卖艺，借此探听水龙窝强盗姓名。倘能当面遇见，务要设法将他姓名套问出来。一面老民随往招贤镇住下——此中却须一个美

貌妇人，还要有武艺的，带一个少年孩子才好行事。只是小孩子倒有，女人难得。”黄天霸听说，便问道：“老叔要这美貌妇人、小孩子何用？”褚标道：“贤侄有所不知，要这美貌妇人，是为诱敌之计。能有这一人，老夫便装作乡民，那妇人便装作村妇，小孩子便装作妇人的儿子。老夫既扮作为乡人，便使妇人做老夫的女儿，小孩子做老夫的外孙，带着他们一同去蜈蚣庙玩耍。那水寇见了必定来抢，老夫便让他抢；等他抢到手，老夫便沿途追寻前去，追至地头，便可知道他的巢穴。那时老夫却不进去，再至附近一带，打听他的巢穴旁边，可有别的暗道。再使那卖艺的两位朋友，候老夫追寻去后，他们也即远远随行，约隔二三里路光景，以便节节传信。黄贤侄等候老夫去后，即便同行在招贤镇，暗中分头住下，听候老夫的信。一经得信，即赶得前去，约在二更尽行事。所以要有个色艺兼全的美妇人，诱那强人抢去，这叫个‘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’，又叫做‘追本穷源’。只是色艺兼全的妇人难得。”施公听罢，忙拍案称道：“老英雄这条计策，的确万无一失，好个‘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’。但是那妇人难得，可怎么好呢？”施公也明知褚标用意，欲借重张桂兰一走，但不好开口；郝素玉又值怀孕，行将足月，不便厮杀，所以也故意说这一妇人难得，却是两只眼睛只望着天霸。

天霸心中好生焦躁，暗道：“我妻子张桂兰的本领，不在人下，何以大人与褚标叔绝不提及他？尽管只说难得，难道我妻子不能前去吗？”却暗暗地发怒起来，再忍不住，就向施公说道：“天霸受大人的恩，虽粉骨碎身，不足报于万一。今褚老叔所献之计，实在妙绝。就是天霸的妻子张桂兰，也是受恩深重，现在这里，虽不能算色艺双绝，也还可勉强一行。今大人与褚老叔绝不一提，天霸却不知是什么原故，还是张桂兰不

配前去不成吗？”只见施公说道：“天霸，你可不要错怪人。咱可是因你妻子也是朝廷三品命妇，如何能使他去作美人计赚那强盗？所以想来想去，才说难得其人。”褚标也接口说道：“便是老民也是这般想法。而况老民更有一层难处，要教张夫人做老民的女儿，老民如何敢当？所以不敢启齿。今天霸错怪，可不冤屈了老民吗？”黄天霸道：“大人言之差矣！天霸所以得有今日，皆大人恩德所致；即天霸之妻，得为三品命妇，亦皆大人所赐。既沐大人恩德，虽赴汤蹈火，又何敢辞？而况前者捉拿毛如虎，天霸之妻及关夫人，同授美人计策。难道关夫人现有身孕，不便前往，天霸之妻，即不能独行吗？至于褚老叔所言，不敢使天霸之妻作自己的亲女，天霸却更有所不解。张氏之父，与褚老叔系结拜兄弟，褚老叔的年纪，又比咱岳父大，张氏既能为咱岳父女，又何独不能为褚老叔之女呢！”

施公听了说道：“既如此说，黄贤弟是千愿万愿的了。但不知夫人可愿前去吗？”天霸道：“便是张桂兰虽是女流，也知大义，敢保是一定愿意的。”施公道：“难得你夫妻好义急公，倒是本部堂与褚老叔见识不广了。今既如此，就烦褚老英雄率领张桂兰前去一走。”褚标道：“还要使贺人杰同往一回。”施公道：“你老英雄实在想得周到，贺人杰为黄夫人之子，即为老英雄之外孙。又况艺武才貌，个个精强，岂但双绝，实成为三绝了！有此三绝，还怕那水龙窝的强盗不堕在手内吗？”说罢大笑。褚标又道：“那虬蜡庙卖艺，可请金贤弟同王、郭二位一同前去，彼此可以商量。留计贤侄在家中保护，其余皆烦同行。”大家欣然允诺，当日退出。黄天霸又向张桂兰说知，张桂兰亦欣然答应。贺人杰更是欢喜无限，因向褚标与张桂兰说道：“咱自今日起，便要改口喊褚老爷子做公公，婶娘做母亲了。就是婶娘也要改口，唤褚老爷子叫爹爹。咱叔父还

要改口，唤褚老爷子叫岳父。”说得四人通笑了一回。到了次日，大家陆续起程，往海州招贤镇而去。

先说金大力、王殿臣、郭起凤三人，改扮了卖艺的模样，各拿兵刃棍棒到了招贤镇。却好是三月二十八，三人便找了客寓，暂宿一宵。次日即持了器械，前往虬蜡庙去，果然见庙内热闹非常。进庙来玩耍，只看见锣鼓喧阗，人声腾沸，好不拥挤。金大力等三人在庙内拣了一块空地，将器械排在地上，席地少坐一刻，便站起来说了两句走江湖的话。然后金大力拿了一根齐眉棍，向着众人说道：“咱姓金，名唤老大。咱这两个伙计，一叫张三，——叫李四。咱三人向来保镖为业。现因由山东下来，走到贵地，脱了盘费，因此卖两拳，向诸位爷台们，叨光借些盘费。自古道：‘帮衬帮衬’，咱就此耍一套起来。

”金大力就用齐眉棍左旋右舞，耍了一回；王殿臣、郭起凤也耍了二套。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五十回

张桂兰被劫虵蜡庙 老褚标追探水龙窝

话说金大力、王殿臣、郭起凤在虵蜡庙耍了一日拳棍，并无动静。一连三日，总未见强人的踪迹。三人私相计议道：“我等已来了三日，并没见什么水龙窝的强人。也许要来，说不得明日再去一趟。”于是三人即到街上各客店内寻访。才走了两条街已见李昆走来。金大力瞥眼看见，赶着上前唤住李昆，问明住处，并问褚标曾否到来，李昆回道：“全来了，只待行事。”金大力又将这三日情形告知李昆。彼此立谈了一刻，即同往褚标寓内又说明原委。褚标道：“且过了明日再作计议。”大家散去，各回客店不提。

到了次日，金大力三人自不必说，仍往虵蜡庙卖拳。褚标一早起来，即令张桂兰改扮。大家改扮齐全，实系一色乡民打扮，各藏了兵刃暗器，一起出了店门。张桂兰前引，褚标手挽贺人杰，跟随在后，直往虵蜡庙而来。进得庙来，果然热闹非常，游人丛集。他们三人先在庙内各处看了一回，然后偏向人多处走去。瞥见金大力等仍在那里耍枪弄棍，说个不停，看的人也团团地围了一大圈。褚标等也在那里站了一会，复又向庙内各处游玩。刚走到正殿东角门外，正欲进门，只见角门里迎面走出两个大汉。褚标瞥眼一看，那两个大汉，一穿大红绣花直裰，一穿玄色洒花直裰，头戴巍冠，脚登薄底快靴，状貌狰

狞，形容凶恶。知道不是正路，便暗暗地与张桂兰递了消息。张桂兰会意，故意挽了贺人杰向那两个大汉迎上前去。

你道这两个大汉是谁呢？就是米龙、窦虎，他因抢去吴老儿的女儿，献与费德功为妻，不料吴家女子，因惊成病，费德功不能到手。后来喽罗又抢了一个娼妓贞娘。这贞娘不从，被费德功打死，因此费德功颇为不乐。米龙、窦虎又在费德功前献了奋勇，说：“蜈蚣庙四月初一是蜈蚣神圣诞。这日游人必多，内中必有美貌妇女，再抢一个回来作寿礼吧！”因此又到蜈蚣庙来。却好米龙、窦虎才从东殿上出来，见迎面来了一个绝色女子，手挽着十三四岁的孩子，生得颇为美貌。米龙、窦虎一见，心中大喜，问道：“呔！你这妇人，姓什名谁？”张桂兰厉声问道：“你这两个好不奇怪？咱与你一面未识，要你问姓名则什？快快让开，让咱走路！”褚标亦赶着上前说道：“你这两人好不懂事！人家妇女姓名，与你这两人何干？各人走各人的路，为什么要拦住人家妇女？”米龙亦大声喝道：“咱爷爷爱他生得美貌，问他一声姓名，还是与他体面的。要你这老儿管什么闲事？”褚标亦喝道：“你这两个姓什么？唤做什么？家住何处？你说咱多管闲事，你可知道这妇人是咱的女儿，这孩子是咱的外孙。你怎么大胆敢来调戏，难道不知王法吗？”米龙、窦虎大笑道：“老头你站稳了吧！若问咱的姓名住处，咱叫米龙，咱唤窦虎，同在水龙窝居住。但知美貌的妇人，见了便生欢喜心，把他带回家中。或是留作自己受用，或送与咱兄长快活，不知道什么叫做王法。”褚标骂道：“照你这两个贼囚攥的！行凶霸道，难道还把咱女儿抢去不成？”米龙道：“便抢了你的女儿，你又怎样奈何？”不由分说，就一起上前就抢。张桂兰也不退让，一面将贺人杰拉定，一面骂道：“青天白日，府城脚下，胆敢抢劫妇女！你这狗强盗不是要造

反吗？看你这一副杀形，免不得要被千万剐。”褚标也在旁大骂起来。这米龙、窦虎被他们骂得性起，大喝一声，蜂拥上前，将张桂兰抢抱起来，飞也似向大门外跑去。贺人杰牢牢挽着张桂兰假哭着，跟往前去。褚标即在后面，一路骂，一路追赶。此时金大力等三人，知道贼人中了计，也将棍棒收起，远远地追踪而来。那庙内玩耍的都跑空了。

米龙、窦虎抱着张桂兰，带拉着贺人杰，一路向水龙窝去。走了多时，也觉得有些困倦，将张桂兰放在地，两人歇息。张桂兰骂道：“你将姑奶奶抢到何处去？”米龙道：“将你献与咱大王费德功，做压寨夫人。”张桂兰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既这么说，你两个可着一个驮咱，一个背着咱小子，慢慢前去。倘把咱小子累坏了，那时见了大王，可是与你这两个狗头不甘休的，”又道：“咱爹爹现在那里去了？”米龙道：“你那老儿想是追赶不上，他回家去了。”张桂兰道：“你将咱爹爹寻来，一并儿同去。”正说话间，褚标已后面追来，仍是骂声不绝。米龙、窦虎也不顾他，便将张桂兰、贺人杰各驮在背后，大踏步直往水龙窝而行。

一齐进入寨内，费德功一见好不欢喜，便问道：“这小孩子是那里来的？倒生得好。”窦虎道：“小孩子是这位美人的小子。”贺人杰在旁说道：“是你的祖宗！”费德功大笑。此时张桂兰坐在一旁。费德功便向张桂兰问道：“美人，你姓什名谁？你到了此地不要害羞，咱爷爷最是多情的。”张桂兰道：“你不要问咱姓氏，你随后自然知道。但有一件，咱既到此地，料想也逃走不了。但是我有三件事，你如果能答应咱便从你；倘若不答应，虽死不从。”费德功道：“美人莫说三件，就是三十件，咱爷爷也是从的。美人你吩咐吧！”张桂兰道：“第一件，日间不许你到里面去，晚间房里不许有一个仆妇、丫环，

只许你我对饮。第二件，咱这小子不能使他离咱左右，我一声喊，他就要应声而至。第三件，多备些好酒肴，使咱与你同饮。这三件你若答应，我便从你。”费德功笑道：“这有何难，都依了你的吩咐。”毕竟张桂兰如何捉拿费德功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五十一回

老褚标暗约黄天霸 张桂兰巧拿费德功

却说张桂兰与费德功约法三章，费德功亦俱应允。张桂兰就带了贺人杰进入里面。当时便有许多仆妇前来侍候。张桂兰要茶要水，呼唤个不住。忽然张桂兰想起一件事来，即向仆妇说道：“你去与大王说知，说咱这小爷要往各处去玩耍一会。叫大王派两个妥当人，带领着小爷同去各处玩耍。”贺人杰听见这话，早已明白是叫他探路，当即同了仆妇仍到大寨里来。仆妇与费德功说明，费德功便叫人同贺人杰往各处玩耍。

再说褚标追至水龙窝，认明寨门，便不进去。即向水龙窝左右前后，看了一会。又在左右探明了暗路，正待回去送信，只见金大力已到。褚标即将水寨一带的路径告诉大力，便叫大力立刻回招贤镇去，约天霸准于三更时分，一齐动手，务要初更时分赶到，不可有误。金大力听罢，随即转身回去。走有三五里路，却好王殿臣已来，金大力就把褚标的话，转告王殿臣，叫他前去传话；金大力仍转身回来，与褚标会合一处。王殿臣又将这话告知郭起凤，王殿臣又转身，节节传告。约有未末申初的时候，黄天霸等人已得了信，当即飞奔水龙窝来，见褚标细细问了一遍。褚标即向何路通说道：“何贤侄可往水龙窝北首三里那条汊港内埋伏，以防贼人由此逃往徐州。”又向李七侯道：“李贤侄可往东首五里那条支河内埋伏，以防贼人由此

逃往清江。待至明日天明，不见贼人到来，你们二位即到水寨相会。”二人答应，暗暗前去。褚标又向关小西、王殿臣道：“你二位于三更时分，可由水寨西首直杀进去。李公然与郭起凤二位，又于三更时分，从水寨南首直杀进去。老夫与天霸、金大力三人，亦于三更时分从大寨正门杀入。务要绝尽根株，并力寻捉。”大家答应，分别埋伏去了，暂且不表。

再说贺人杰在寨内，各处玩耍了一会，已将路径认好，仍到寨内去寻张桂兰说明原委。此时已将日落，张桂兰又叫仆妇带贺人杰去外面吃饭。仆妇答应，将贺人杰带了出去，与费德功、米龙、窦虎一起饮酒吃饭。张桂兰又叫仆妇到厨房内，将那好菜、馒头等物，先拿些来吃。仆妇答应去拿，一会子端了进来。张桂兰独自一人，拣那投口的痛吃了一饱。余下来的，便赏与仆妇去吃。又要了些茶水进来。诸事已毕，仆妇又掌灯进来。张桂兰就灯下先将兵刃暗器预备在手内，又将房内的出路认好，然后就靠在铺上，歇息歇息，养些精神。一会子，贺人杰饭毕，先走了进来，与张桂兰悄悄地说了些话。张桂兰又命仆妇前来问道：“小爷的床铺，曾预备好了不曾？究竟铺在那里？”仆妇答道：“床铺已经端正齐备，就在这房外厢里面。”张桂兰道：“离咱这房有多远？”仆妇道：“紧连着这间正房。”张桂兰便叫人杰去歇息。仆妇随即掌了灯，领人杰去厢屋安歇。人杰进了厢屋，关上房门，便将外面长衫脱下，又将朴刀取出拿在手中，吹灭了灯光，靠在铺上，静候着动手厮杀。

不说张桂兰与贺人杰预备停妥，等到三更时分，好捉拿费德功。再说费德功在外面，与米龙、窦虎三人欢呼畅饮。米龙、窦虎道：“今日兄长洞房花烛，本不敢有误佳期，兄弟等看来时候还早，弟等每人再敬三杯，然后送我兄长进入洞房，与新美人成就好事。”费德功道：“愚兄今日得有美人，皆二位贤

弟之力。”于是又饮了数杯，俱各有些醉意，方才撤去酒肴。费德功到了后面，当有仆妇传报进去，向张桂兰道：“大王进来了，请新娘出来迎接。”张桂兰靠在铺上，也不答应。只见费德功已进了房，张桂兰才立身来，呼唤仆妇道：“尔等速与大王预备酒，拿些进来，咱与大王畅饮。”仆妇答应，立刻拿进两双杯筷，两大壶原泡高粱，八碟小菜。房内却点得灯烛辉煌。张桂兰便叫费德功坐下。费德功此时已然魂不附体，在烛下看着张桂兰，越看越美，开口问道：“娘子，今晚蒙你不弃，得了鱼水之欢。咱的酒已饮得不少了，再陪娘子少饮两杯，咱与娘子就睡了吧！”张桂兰道：“大王说那里话来？今日既是佳期，那有不痛饮之理？不但咱陪大王痛饮，还要使他们仆妇畅饮一回。”说着就教仆妇们出去饮酒。费德功也叫仆妇退出，尽管饮酒。仆妇谢了出去。

张桂兰便拿起杯来，连斟三杯，送与费德功道：“大王请饮此三杯，以助豪兴！”费德功见如此殷勤，笑道：“真真难得！娘子如此情爱，咱就立饮了。”接过杯来，一饮而尽。当即也斟了三杯，亲手送与张桂兰：“娘子也要立饮三杯。”张桂兰道：“大王既然错爱，咱将这三杯酒都饮了，再来敬大王三杯。”费德功道：“好！”张桂兰便将三杯酒，各呷了一口，仍送过了杯。费德功道：“怎么娘子并未饮着，倒又送了过来。”张桂兰道：“方才咱原说三杯酒都饮了，再敬大王。今已三杯酒饮过，虽未饮尽，也算是都饮过了。大王不饮此酒，想是嫌奴吃剩的，说咱不恭，咱就再换三杯，请大王立饮。”于是左一杯，右一杯，把个费德功已灌到八分醉意。张桂兰听了听更鼓，已转三更，费德功遂站起身来，走到张桂兰跟前，笑嘻嘻地说：“娘子时候不早了，咱与你上床睡吧！”张桂兰一听此言，不由得杏眼圆睁，柳眉倒竖，大声喝道：“狗强盗！你

认得姑奶奶吗？咱是堂堂的总漕施大人辕下副将先锋官黄天霸的夫人张桂兰是也。”说着劈胸将费德功往后一推，衣底拔出单刀，认定费德功砍来。费德功随即一个转身，脚踏实地，顺手提起一张椅子来挡。张桂兰一刀砍去，竟被那椅子挡住，赶着取出袖箭，手只一扬，一枝箭认定费德功面上打去；一面喊道：“人杰何在？”一言未毕，只听噗的一声，从窗外跳进一人。毕竟费德功如何就擒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五十二回

水龙窝众寇遭擒 招贤镇强徒示众

却说贺人杰从窗外跳进，执定单刀，对准费德功便砍。只听费德功“呵呀”一声，将一张椅子抛在一旁，一个偏身，栽倒在地。原来费德功头上中了张桂兰一枝袖箭，两眼一花，跌了下去。此时贺人杰的刀已到，见费德功已经跌倒，便举起一刀，往费德功右臂上砍来。只听咔嚓一声，费德功的右臂，已经砍下。外面的仆妇人众，从睡梦中惊醒，起身前来观看。但见房门大开，新来的妇人与那小孩子，拿刀乱舞。再看费德功已被砍倒，那些仆妇遂一溜烟出来喊道：“你们外面的人进来拿奸细呀！大王被人砍死了！”张桂兰忽听仆妇喊了出去，手执单刀，也追踪而去。赶得近切，手起一刀，将末后一个妇人砍倒在地。贺人杰正要从房内出来帮助张桂兰厮杀，忽然一想，恐怕费德功还不曾死，复转身进内，又将刀在费德功腿上砍了两刀，砍下一条腿，这才出来。走到院落，只听外面人声沸腾，赶着与张桂兰跑了出去。只见灯笼火把，照耀得如同白日。窦虎、米龙带领着数十个喽罗，各持兵刃器械杀了进来。贺人杰一见大怒，不由得大喊一声：“来得好！让小爷杀个净绝！”说着举起刀来，直奔窦虎；张桂兰也执定单刀，直向米龙。贺人杰一刀砍去，窦虎即将左手锤挡开，随将右手锤往人杰的面门落下。人杰将刀架住，趁势一个箭步，刀这一抽，跳出圈外，

便心生一计，向窦虎虚砍一刀，便向宽阔处跳去。窦虎那里肯舍，紧紧追来。贺人杰觑得切近，掏出金钱镖来，向窦虎打去。窦虎看得真切，见人杰右手一扬，知有暗器，赶着闪开，让过金钱镖。复又赶去。那边张桂兰敌住米龙，一刀一铜，正杀个对手，彼此不能取胜。两下正杀得难解难分，忽听一片声喧。从外面杀进两个人来。

桂兰仔细一看，正是黄天霸、褚标，两把钢刀，如砍瓜切菜一般，蜂拥而来。黄天霸一见桂兰，便问道：“人杰在那里？”桂兰回道：“向西面去了。”天霸刀起处，分开众喽罗，直向西首寻去。褚标见天霸去寻人杰，便舞动板刀来助桂兰。走到切近，见是米龙，便大吼一声说道：“好小子！认得褚老爷爷吗？”话犹未定，一把刀已往米龙左肩砍到。米龙更不打话，撇开张桂兰，便向褚标接住，二人交起手来。米龙抵敌不住，急思走脱，忽见一物从面上打来，说声：“不好！”噗的一声，正中额角，米龙当时中了暗器，铜法一乱，褚标赶上一刀，正中米龙肩膀。米龙支持不住，“哎呀”一声，栽倒下来。看官，你道米龙方才中了什么暗器？原来李昆从外面杀进来的时候，他便蹿上了房屋，赶到后面。见褚标与米龙在那里厮杀，恐怕褚标年老，敌不过米龙，便发了一个弹子，将米龙额上打了一下。此时李昆见米龙已经栽倒，他也跳下房来，帮助褚标将米龙四马攒蹄捆了个结实，即叫张桂兰在那里看守。他便又与褚标来寻人杰。

再说贺人杰正与窦虎对敌，看看已不能取胜，忽见天霸赶来。人杰一见，神勇陡长，高声喊道：“叔父来得好，婶娘已将那王八羔子费德功砍倒在房内了。你快来擒这个杂种！”天霸闻言，亦大喊道：“侄儿且撇了他，你去歇一会儿吧！这个杂种交与叔父便了。”说着便大喝道：“你这杂种！可认得老

爷黄天霸吗？”话声未完，一路刀直向窦虎滚了进去。贺人杰撇下窦虎，站立一旁，略为歇息。窦虎闻得黄天霸三字，已是惊魂不定，晓得不是对手，便向天霸面门上虚落一锤，天霸才待来挡，窦虎的锤已收回去了，发转身躯飞奔而逃。却好关太从外面杀来。窦虎冷不提防，见对面又有个杀到，正待要向斜刺里逃走，关太早已看见，便将倭刀迎上，连肩带背，一倭刀砍了下来。窦虎万让不及，只听咕冬一声，栽倒在地。天霸又复赶到，复一刀结果了性命。此时李昆、褚标俱已到来，大家聚集一起，又喊了人杰，一齐到了后面寻着张桂兰。再去看那费德功，已然死在地下。褚标道：“这寨内的头脑，不知道就是这三个，还有别人没有？”黄天霸道：“待咱寻个喽罗来问问他底细。”说着便寻了个喽罗问道：“你这里面共有几个强人？快快从实招来！”那喽罗吓得胆战心惊，哀哀跪求道：“小人该死！求老爷赏条狗命！小人不敢撒谎，这里共有三人：费德功为首，还有米龙、窦虎。今皆被老爷们捉住了。此外皆是被他们掳来的男女，共有三四百人，现在已死了三股之一了。”黄天霸问明，便叫他引路，各处去收寻妇女。喽罗不敢怠慢，便引着天霸前去。走到西首屋子门口，见金大力从里面带了一个妇人、一个女子出来。黄天霸道：“这两个是谁！”金大力指着女子道：“这便是吴老儿的闺女，这是服侍吴家女子的。咱本来要将这妇人杀了，后来这闺女说他是好人，咱便饶他了。”天霸道：“怎么，这妇人难道也是良家妇女吗？”吴家女子赶着上前，将前后原委说了一遍。黄天霸这才明白，遂将这妇女两个带去，交与张桂兰。又去各处查点银钱物件，依然放在那里。待查点清楚，天已大明。

何路通、李七侯两人在支河汊内埋伏，等到天亮，未见有人，也就到大寨来。于是各人收拾清楚，将三个强盗割了首级，

并埋了死尸。然后在附近雇了两三辆车，将寨内所有银钱物件装上车辆；张桂兰与那妇人、女子也坐了车子，一起出了水寨。天霸等人又将寨内各处房屋放火焚了，这才回奔淮安，在施公前禀了一切。施公当令将银钱各物寄库；吴家女子，着令传来吴用，自行领回；水龙窝带来的妇人，释放回家；费德功等三人的首级，悬竿示众。招贤镇上的人，无不欢声雷动，深感施公的恩。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五十三回

韩侯庙英雄救弱女 花神祠太岁活遭殃

话说施公发落了费德功抢劫女子一案，真是人人感德，个个衔恩，欢声雷动。日来月往，早又过了中秋。众英雄平日在总漕衙门内，无非是饮酒谈天，论枪耍棒，倒也颇不寂寞。这日褚标闻得韩侯庙甚为幽雅，想去闲游一遭，瞻仰瞻仰，并赏看些古迹。便与黄天霸说知，还想约着天霸同去。天霸道：“小侄失陪，老叔一人去吧！”褚标也不勉强，即刻换了衣服，又带了一二两碎银子使用，出了衙门，直往韩侯庙而去。不一会，走出东门，又走了一二里路，早看见庙宇巍峨，松篁掩映，好一个所在。

褚标信步进了韩侯庙，游人亦复不少，便去各处玩耍。但见一带红栏上面，排着三间高大房屋，檐口横列一方匾额，写着“花神祠”三字。走进祠内一看，原来是供奉着十二月花神。祠后一带回廊，一所大院落，中间种着数十株桂花，正是花蕊盛开。门内一块空地，搭着极大芦棚，内中摆设着许多兵器，架里面坐着许多人。内中有一少年，约有三旬左右，横眉竖目，旁若无人。褚标看见，觉得那少年断非善类。遂至外面，暗暗探听。方知此人姓花名振芳，绰号粉面太岁；他老子花淦，在淮安府当着班头。他遂借着老子势头，极其霸道，无恶不作。又请了个教师，养了无数打手，自己学了两套拳棒。因花神祠

桂花盛开，他便搭了座芦棚，比试棍棒。一连几日，并无人来与他比试，褚标打听清楚。忽见外面多少穷凶极恶的人，架着一个哭哭啼啼的女子，进入芦棚里面去了。褚标不知是何缘故。忽又听从外面进来一个婆子嚷道：“你们这伙强盗！青天白日，就敢抢劫良家女子，是何道理！”众恶奴一面拦挡，一面吆喝。忽又见从棚内出来两个恶奴说道：“方才大爷说了，这女子是本府中丫头，私行逃走，总未寻着，并且拐了好些东西。今日既然见了，把他拿捉，还要追问他拐的东西呢！你这老婆子，快点走吧！倘若不依，我们大爷就要拿你到县里去，办你个拐带的罪名！”那婆子闻说，只急得嚎啕痛哭，又被众恶奴往外面拖拽，婆子抵死不走。

褚标看见这样光景，实在按捺不住，遂上前拦住说道：“你们有话好说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！”那众恶奴听说，把褚标看了一眼，说道：“朋友！这个事你别要管。我劝你有事做事，无事趁早儿请，别讨没趣！”褚标冷笑一声道：“天下人管天下事，那有管不得的道理？你们既不向我说，咱亦不同你们讲，咱会去问那妈妈。”众恶奴听了道：“伙计们，可曾听见？这个光景，是管定我们的事了。”忽听婆子道：“你老快救救婆子性命呀！”那些恶奴见婆子说了这话，当即就要去打。褚标便走上前，把手一隔，那些恶奴即倒退了好几步，站立不住。褚标又向那婆子道：“妈妈不必害怕，只管慢慢讲来。”那婆子哭着道：“我姓姜，这女孩是我的邻居柳家的女儿。因他妈有病，韩侯庙曾许下愿，他妈还不能出来，因请我同他女儿到此还愿。不意遇了这一起恶人，将柳家女子抢去。婆子怎样回去呢？求你老总要搭救搭救！”说罢，只见褚标怒目圆睁，大声喝道：“这不是反了吗！妈妈不要哭，咱给你寻来，交回与你便了。”说着就同这婆子大踏步向后面寻去。

转过芦棚，直奔后面，正要进那敞厅，只见那芦棚内的少年，率领着一队恶奴，蜂拥出来。那些恶奴望着褚标指手划脚道：“就是这个老儿。”粉面太岁眼一翻，喝道：“好狗才！谁许你管这事？那女子便是咱大爷抢的，你这狗才，又其奈我何？”褚标道：“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难道没有王法，敢在府城脚下，抢劫良家女子吗？你既抢去，咱偏要你送还！”粉面太岁不禁大怒，说一声：“打！”飞起来就是一脚。褚标此时还按捺住气，见粉面太岁一脚踢来，他便在旁边立住，口中仍然说道：“你可放明白些，不要这样动手动脚，难道抢了人家女儿，不送还人家女儿吗？”褚标尚未说完，粉面太岁第二脚又到。褚标又让过，又说道：“你可不要欺咱老，咱可让你两脚！你赶快将女子放出，万事皆休。你若再这样倚势欺人，你可不要讨没趣！”粉面太岁那里明白，第三脚又踢过来。些时褚标真按捺不住，不由得大骂一声道：“好杂种！试试你祖爷爷的手段吧！”一面骂，一面看着脚临切近，顺手就在粉面太岁胫骨上一捻，说声：“去吧！”话犹未完，只见粉面太岁“呀”的一声，站立不住，往下栽倒。褚标哈哈大笑道：“这样不中用的东西，也要动手动脚。”那些恶奴见粉面太岁被老头儿打倒，便嚷道：“你这老头竟敢动手，打倒咱家大爷。”遂一拥齐上，以为好汉打不过人多。谁知褚标将手往左右一分，一个个皆东倒西歪，再也不敢前来。

褚标又欲往后面寻那女子，忽听那边喊一声：“闪开，咱来也！”一人手执木棍，举过头顶，照褚标当头打来。褚标见来势凶猛，赶将身子往旁边一闪。粉面太岁刚刚站起，却好太岁的头不偏不倚受了此棍，直打得脑浆迸裂。众恶奴齐声嚷道：“了不得了！老头儿打死人了，快拿呀！”褚标道：“不要拿，咱自不走。你们可将本坊地保喊来，咱有话讲。”即刻地保来

到，见闹下人命案来，问道：“凶手是谁！现在那里！”褚标向地保指着拿木棍的问道：“这人是谁？你可知道他的名姓？”地保道：“他姓施名杰。”褚标道：“这死的姓甚名谁？”地保道：“他是府里班头花淦大太爷的儿子花大爷。你今打死人，还噜苏什么？快跟我到这县里去！”褚标道：“慢着，咱还有话讲。这施杰也要同去。”那施杰大惊道：“咱不是好惹的，你配叫谁与你同去？”毕竟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五十四回

柳溪村李公然访案 陶家庙贺人杰赠金

却说施杰大声道：“谁敢拿我同去？”褚标赶了一步，上前将他木棍抓住，往怀里一带，说道：“你打死人不同去？偏看你好惹不好惹。”一句话未完，施杰已咕噜滚在一旁边。褚标即刻将他按住，因对地保说道：“这个人交把你了。后面还有个姓姜的妇人，一个姓柳的女人，一起带着，随咱同到总漕衙门里面去听审。”地保听说到总漕衙门，哪敢疏忽？遂将施杰带住，又将那妇人、女子叫来，一行人随着褚标，直奔总漕衙门而去。一会子已到衙门，只见褚标进入衙门。那衙门的差役人等，一个个立起身来，垂着手两旁侍候。褚标笑望众人说道：“我今日在韩侯庙拿住一个恶霸，现在已经带来。诸位可到头门外招呼地保，叫他当心些，可不要被那恶霸跑了。咱进去回禀大人。”褚标进去，将前后的话细细禀了一遍。施公即刻传谕升堂，又飭令差役赶往淮安府：立提班头花淦。施公升了堂，先将地保问了两句。又将姜婆子、柳家女子带上堂来，前后问了一遍。这才传提施杰到。施杰跪在下面。施公问道：“你就叫施杰？花振芳为何抢劫良家女子？你还助纣为虐！花振芳究系谁人打死？快讲！”施杰知道抵赖不过，只得从实招来。施公即刻判：“花振芳身死，以施杰相抵。柳氏女子，仍着姜氏妥送回家。”判毕正欲退堂，只见差役禀报上来，花淦

提到。施公便叫带上来，花淦跪在下面磕了头。施公道：“你叫花淦吗？本部堂问你，你既身为差役，亦可知道纵子为恶，抢劫良家女子，聚众行凶，这应拟何罪？”花淦道：“罪该万死！但是儿子花振芳所为，固是儿子不肖，小的失于检束；也多因施杰这厮谋串。今儿子已死，小的实无怨言，求大人开恩。”施公道：“姑念你儿子已死，不再加罪于你，尔可自行备棺收殓。施杰，本部堂已将他给你儿子偿命了。尔自此以后，可要小心办公。下去！”花淦磕了头，爬了下去。施公退堂，众人各散。

次日早间，施公起来，梳洗已毕。才到书房，忽有两只斑鸠飞在施公面前，左右飞鸣，若有申冤之状。施公知道有异，便立住脚说道：“斑鸠！斑鸠！你若有甚冤枉，就一翅儿落将下来，本部堂好给你申冤，若无甚事，你可赶快飞走。”施公话才说完，那两只斑鸠，已飞落在地，望着施公哀鸣不止。施公大奇，遂传进来两名差役，吩咐道：“你二人跟着斑鸠前去。无论是何地方，见有形迹可疑之人，即拿来见我。”忽见斑鸠望着施公叫了两声，一展翅向上飞去。张才、李勇那敢怠慢？只得赶了出去，望着斑鸠，不分高下，跟随前去。

再说施公见斑鸠飞去，进入书房。施安送上茶，拿进点心。施公用了早点，只见门皂在书房外面喊道：“施大爷！”施安听见出来，门皂即呈上一张状子。施安接在手中，吩咐道：“你等着，不要走开。”门皂答应。施安将状词拿进书房，送与施公阅看。施公展开一看，原来柳溪村三官庙道士王紫霞替他师父赵气清鸣冤。施公看罢，吩咐候查明提讯。施安出外，传知门皂退出。施公复将王紫霞状词细看一遍，暗道：“怎么新任山阳县，就这样将老道屈打成招？这件事须得访明白，才好讯问。”遂传黄天霸、计全等人，进内谕话。不一会，诸人已

到，先给施公请了安，各人告座已毕。计全问道：“大人有何吩咐？”施公先将斑鸠的事，说了一遍，才说道：“王紫霞替师鸣冤，告的是新任山阳县屈打成招一案。本部堂想这件公案，必得须往柳溪村，细细先访一回。究竟三官庙道士，平时是否安分？访问明白然后才好提讯。”计全道：“大人明鉴。”施公道：“拟欲烦李五弟辛苦一趟。务要访明根底，以凭讯究。”

李昆答应，当即退出，收拾预备，往柳溪村而来。此时贺人杰知道李昆外出私访，他便与天霸说道：“侄儿在此，终日无事。现在五叔出外私访，侄欲同李五叔一齐前去，借可习练。”天霸道：“事无不可，但要格外小心。”于是天霸便与李昆说明。李昆亦欣然允诺。二人收拾停妥，各藏了兵刃、银两出了衙门，往柳溪村而去。贺人杰又与李昆说道：“在侄儿意见，我们就在陶家庙住下。于早间出去分头探访，晚间仍回客店。五叔意下如何？”李昆道：“甚合吾意。”原来陶家庙离柳溪村只隔二三里路。二人在陶家庙投了客店，便去分头探访。

贺人杰就在集上，拣了一座酒店，要些酒菜，独自坐在那里饮酒。忽见有个老者形容枯槁，衣衫褴褛，进得店来，向旁边桌上那老者紧行几步，双膝跪倒，流泪不止，口中苦苦哀求。那老者仰面摇头，只是不允。贺人杰看见，好生不忍，便走过来问老者道：“你为何向他如此？有何事体，可对我说。”那老者将贺人杰一看，见是公子打扮，料非常人。口称：“公子有所不知，因小老儿前年欠了这位陶员外五两银子未还。员外要将小女抵偿，故此哀求员外，只是不允。”贺人杰道：“怎么五两银子就要以女儿抵偿？我可不解！”那座上的老者说道：“原欠我五两，三年未给利息就是三十两，共欠三十五两。”贺人杰听说，冷笑道：“原来三年利息，就是三十两，这利息究竟太重了。”又道：“当初有借约没有？”老者道：“有

借约。”人杰道：“既有借约，这银子咱给你还了。你可在此少待，咱便去取银。”说着转身出店，一口气跑回客寓，取了三十五两银子，复到酒店。向老者要出借约，当了大众银、约两交。老者收了银子，说声“不该”，出店而去。那老者磕头谢恩。人杰又向老者问明陶老儿居址，那老者这才出去。原来这陶老儿就是陶家庙人。他仗着儿子是个武生，一味盘剥重利，强霸一方，人人侧目。贺人杰也便还了酒饭钱，大踏步走出去了。访了一日，无什消息，晚间仍回客店，见李五尚未回来。因想起日间酒店之事，等到初更时分，遂改扮行装，带了兵刃，由店后越墙而出，直奔陶老儿庄上而去。欲知贺人杰潜往陶家庄，毕竟何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五十五回

贺人杰有心盗员外 李公然无意救公差

却说贺人杰改了行装，直奔陶家庄而来。但见他家房屋高大，里面灯光明亮。人杰悄立细听，正是陶老儿与他儿子在那里说日间还银子的事。他儿子说道：“你老人家年纪不小了，要这些银子何用？若说是留与儿子，我们也可以寻得出来。你老人家这一生也用不了，何必还将银子再做那盘剥重利的勾当呢？就使人不敢与你老人家怎样，自己想想也有些损德，而况终久都要出乱子的。”这陶老儿骂道：“你这小畜生！以为那皮箱内，有了二三百两银子，并有些田产，就算是个富翁了？你这样不长进的东西！老子帮你赚钱挣家私，你不说感激老子，反说老子许多不是。”说罢气冲冲地拿了三十五两银子，进入内室去了。

贺人杰也就追踪而去。到了后面，见是三间内室，陶老儿走入东南一间。贺人杰便一伏身，由屋上倒垂下来，两只脚挂在檐口，探身向房内望去。但见陶老儿在房内开了皮箱，将那三十五两银子收入，又将箱盖关好，正欲下锁；贺人杰在檐下忽喊一声：“咱来也！”陶老儿一吓，赶出房外来看，并不见个人影。原来人杰喊了一声，即躲到夹弄里去。陶老儿见无人影，恐怕躲在那里，便往各处寻去。刚走到夹弄口，贺人杰便拔出刀来，跳出弄口，将刀向陶老儿一晃，说道：“要嚷我就

砍一刀！”陶老儿吓得骨软筋酥，那里嚷得出来？人杰便上前将陶老儿按住口，即在他身上割了一块衣襟，塞住陶老儿之口，又将他捆缚结实，抛在地下，然后走出来了。来到房内，将皮箱内所存的银子，共有三百余两，一齐取出，藏在身边，这才出去。刚到廊下，见对面来了个丫环，手执灯盏，往里走去。贺人杰即躲在黑暗之中，等那丫环过去，复至丫环后面，一口气吹熄了灯火。那丫环吓了一跳，急急地走入里面去了。贺人杰就此上了房檐，仍回客店。丫环来到内室，原来是喊陶老儿去睡觉。谁知道到了房内，不见有人，又见箱盖大开，不知何故。正要前面报信，刚走到夹弄口，只听里面有呻吟之声。那丫环也不敢看，急急地跑至前面，告诉陶老儿的大儿子道：“老爷！老员外不知那里去了。后边夹弄内，还听见有人在那里叹气。大爷赶去望望吧！不要有了强盗了！”陶老儿的儿子听说，赶着提了灯，手拿木棍，直奔后面夹弄而来。走进去一看，果然有个人睡在那弄内，仔细一望，正是他老子，被人缚倒在地，再看，口内还塞着衣襟。赶着将口内衣襟掏出，解了绑，陶老儿已是不能说话。又停了一会，才抽了口气扶住儿子，同到房内。去看皮箱，见那三百多两银子，连一毫都没有了。准备明日报官，暂且不表。

再说张才、李勇奉了施公之命，去赶斑鸠。出得衙来，一路赶去。直赶到柳溪村，那斑鸠忽然不见了。张才、李勇道：“难道有什么冤枉在此吗？”二人跑得汗流浹背，便席地坐下，歇息歇息。忽见两个穿灰布衣的，一个大汉、一个后生，从小路上走来。那大汉在前，那后生在后跟不上，一着急即跌了一跤，把脚上穿的靴子脱落一只，露出尖尖的金莲来。那大汉看见，回转身来，将他扶起，又将靴子给他穿上。张才此时早赶过来，大声喝道：“你这汉子，要将这妇人拐到那里去？

“一伸手就要拿人，那大汉眼快，反把张才的手腕拢住，往怀里一带。张才站不稳便趴下来。李勇见张才被大汉摔倒，赶着过来嚷道：“你这汉子，奸拐妇女，反将我们伙计拉倒，你这厮有多大胆？”说罢才要动手，只见那大汉劈面一推，李勇冷不防，应手也栽倒在地，仰面朝天，骂不绝口；却不敢站起来，与大汉较量。又听大汉对后生说道：“你顺着小路遇了树林，就是庄上了。叫他们庄丁赶紧前来绑人！”那后生答应，忙顺着小路而走。不多时来了许多庄丁，将张才，李勇捆缚个结实，带回庄去。

你道这庄主是谁？原来姓樊名洪，是山阳县的武举。其人广有田产，极为霸道，专与县里的差役结交。那大汉就是他家总管，姓林名魁，颇有些武艺；樊洪极为相信，无论何事总与他商量。他也借着樊洪的势力，无恶不作。张才、李勇到了庄上，樊洪叫林魁：“将这两厮吊起来，给我着实拷打。”林魁答应，当即吩咐庄丁将张才、李勇带进东屋，遂用绳索背绑起来，吊在二梁上，喝令庄丁拿了皮鞭抽了张才，又抽李勇。庄丁一面打，林魁一面问道：“你这两个，究竟是哪个衙门的狗腿，要想在爷面前索诈？我实告诉你，那妇人是我拐来的，你又怎样？”张才、李勇两个，便放出泼皮，任他怎样打法，还是嘻嘻笑。林魁没法，复走过来又将张才抽了几下，正待要走，只见小童前来说道：“林大爷！员外叫你去吃饭呢！”林魁一面答应走出，一面也叫庄丁去吃晚饭。张李二人见他们走了，李勇便悄悄说道：“张大哥，方才要不是你递过话来，我可实在忍不住了。”张才道：“你等着吧，等一会儿他回来这顿打，才够你驮的呢！”李勇道：“这可怎么好呢？”忽见檐口有人影一晃，再细一看，原来不是旁人，却是李公然。张才赶着喊道：“好了！李老爷来了！你老快救小的们才好。”李昆道：

“不要忙。”从背后抽出刀来，将二人背缚割开。李昆问道：“你们二人怎么到这里来的？”张、李便将追赶斑鸠，途遇大汉、后生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因亦问道：“你老也为何到此呢？”李昆道：“咱是奉了大人的命，因此间三官庙道士赵气清被冤，徒弟王紫霞前去给他师父鸣冤，大人派我到此私访。因打听这樊洪颇不安分，所以暗地到此，看他的动静。不料你们被他捉了。现在你们二人虽是不能动弹，待咱将你们送了出去。你们可赶紧奔往陶家庙王家饭店，请贺小爷赶速前来，同咱捉拿樊洪、林魁两个。不得有误！”李昆遂将他二人，用绳子从院墙上系了出去。毕竟如何捉拿樊洪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五十六回

安人好德婆子陈情 恶者惊心英雄除霸

话说李昆将张才、李勇送了出去——叫他赶往陶家庙去，喊贺人杰前来帮助他。便复转身，仍由屋上往各处探听。走到后面上房，见屋内灯光明亮。他即伏在檐前，往下细听。

只听一个婆子说道：“安人！你这一片好心，每日烧香念佛，只保小员外平安无事吧！”安人道：“今日听说又抢了一个女子来，还锁在那边屋里，不知又是什么主意。照这样不改，恐怕我这老命，还要送在儿子手里呢！我倒也罢了，死也死得了，只可怜我那媳妇，那样贤德，若再带累于他，岂不是冤枉！”婆子道：“可不是吗！今日抢来的女子，却顾不得了。另有了一个在那里了。”李昆听说，暗喜那女子尚未失身。又听那婆子说道：“你老人家可晓得，另外的这女子这宗事可作得太狠了！我们庄南不是有个锡匠？月前有病，小员外就时常上他家去。后来锡匠病才好，小员外就叫林管家施一计：叫冯氏告诉他男人，说他病时曾许下三官庙烧香。这庙内有个后院子，是一块空地，并埋着一口棺材，墙脚倒坍了。我们林魁就在那里等他。”安人问道：“等他做什么？”婆子道：“这就是他们定的计策。那冯氏烧完了香，就要上后院子里小解，解下裙子来，搭在坟冢上；及至小解完了，那裙子就不见了。冯氏也不寻找，就回家去了。到了半夜，有人敲门喊道：‘送裙子来

的。’冯氏叫他男人出去。那里晓得周二出去，就被人割了头去。这冯氏就告到县里：‘庙内昨日失去裙子，夜间丈夫就被人杀了。求申冤。’县官听罢，就疑惑是庙内和尚所为。随即派人前去查访。这三官庙却不是和尚，是道士。差人便带着道士，各处搜寻。寻到后院坟冢子旁边，见有浮土一堆，刨开看时，就是裙子包着周二的头。差人当时就把庙内道士赵气清拿去，用酷刑审问。他却不招，竟被县官收在监内。谁知赵气清有个徒弟王紫霞，募化回来听见此事，他要去总漕施大人那里告状，替他师父申冤。我们小员外听见这个风声，叫冯氏改装，藏在我们的家内，听说今晚成亲。你老人家想想，这是什么事，平白地生出这等毒计来。”

李昆在屋上，听得真切，原来那个道士是真冤枉，心中大喜。复绕至东跨厅，轻轻落下。只听得屋内说道：“漕督施大人断事如神，如今这个法子，谁想得到你在这里？这才是万年无忧呢。”又听妇人说道：“我今日来遇见两个公差，偏偏地又把靴子掉了，露出脚来，喜的好歹拿住了！”樊洪道：“我已告诉林魁，三更时把他们结果，就完了事咧！”妇人道：“若得如此，事情才得干净。”李昆听至此，暗道：“好一对恶毒的奸夫淫妇！”却轻轻进了帘栊，来到堂屋内，见那边挂着软帘。走至跟前，猛将软帘一掀，口中说道：“嚷！就是一刀。”即把刀晃了一晃，满屋里都有刀光。樊洪说声：“不好！”便在壁上抽出一把宝剑，迎了上来。李昆暗道：“这厮光景是个会手。”一面暗想，一面将刀砍过去。樊洪赶将宝剑来挡。李昆复想道：“这房内如何厮杀。”遂望着樊洪晃一刀，退出房外。樊洪追赶出来，李昆却在房外，将暗器拿出。樊洪冷不提防，腕上着了一弹，“呀”的一声，手指一松，宝剑脱落在地。李昆赶着一个纵步，跳到面前，手起一刀，当头砍来。樊

洪用手来隔，却迎着刀锋，一只手迎刃而断，跌倒在地。李昆复向前，用刀背在樊洪背上，连搯了几下，樊洪已是不能开口。李昆又在他身上，割下一块衣襟，塞在口内。此时樊洪却穿着短衣，李昆顺手将他的丝绦拿过，把刀衔在口内，就把樊洪四马倒攒蹄，捆了个结实。再见那妇人已吓倒在地，顺手提将过来，却把拴帐钩的绦子割下，将妇人也捆在一处，又割下一副飘带，将妇人的口也塞住。正要回身出来，只听一声嚷——却是林魁到东院持刀杀人，不见张才、李勇，只得来禀樊洪。李昆亦早迎至院中，劈面就是一刀。林魁说声：“不好！”往后一退，李昆便趁势一刀，正中左膊，林魁登时跌倒。不意屋上又跳下一人，李昆倒吓了一跳，再细看却是贺人杰。李昆这才明白，是贺人杰在屋上打出金钱镖，林魁着了。于是二人将林魁捆缚起来，此时庄丁都已来到。

李昆道：“咱奉大人命，特来捉拿樊洪、林魁，现在二人并淫妇冯氏都拿到。尔等自系良民，与尔等毫不干涉。还有昨日樊洪抢来的女子，现在何处？尔等快快放出，咱老爷不累无辜之人。”众庄丁一个个都跪下来，齐声说道：“求老爷开恩！”李昆道：“你速将那女子放出，万事皆休！”众庄丁又磕了两个头，才爬起来出去，一会子，带了一个女子进来。李昆问道：“你这女子，因何被他抢进？你姓什么？家住那里？”那女子道：“小女子姓陈，父亲叫陈德贵，家住陶家庙。昨日因往外婆家去，不料走错路途，走过他家庄前遇着这里一个少年人，就喝叫庄丁将小女子抢来，关锁在屋内，不知是何道理。我家父母还不曾晓得。”说罢痛哭不已。李昆道：“你不要哭，咱叫你父母领你回家便了。”又将樊洪的母亲请出来，安慰了一番。樊洪的母亲道：“皆是老身管束不严，他们自作自受。只求老爷们在施大人跟前，方便两句就是了！”欲知后事如何，

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五十七回

施贤臣因公参县令 朱壮士仗义救书生

话说李公然捉拿樊洪、林魁，待至天明。却好陈德贵来领女儿回去，陈家感恩戴德，自不必说。李公然便令庄丁雇了两辆车子，将樊洪、林魁、冯氏三人绑在车上，便到陶家庙王家饭店，招呼李勇、张才，又还了饭钱房钱，这才押解三人一路进城销差。进得衙门，李昆将前后的话，一一禀明。施公先差人至山阳县，提赵气清到案，立刻升堂。将樊洪、林魁、冯氏等严加审讯。施公命他三人招了供，收禁按律定罪。此时赵气清已提到。又把王紫霞带上堂来，问他斑鸠一事。二人发怔，想了多时，才想起道：“原来这两个斑鸠，是三官庙内白果树上的。前因风雨打落，雏鸠将翅膀摔伤，多亏赵气清养在笼内。养好了，任其飞去，不意竟然会鸣冤。”施公听了，叹惜不已，因将二人释放回庙。施公退堂，贺人杰又将陶家庙赠金，夜间盗银的话，说了一遍。遂将所盗银两交存库中，施公点首称善。及至陶老儿报案，山阳县详报上来，施公早已知道。当传到山阳县，严讯了一回，说他：判断不明，因循致误，勒令休致。在本省候补人员内，拣选精明干练之员，请补空缺。

再说朱光祖自从在赣榆县献计，捉拿了毛如虎，他就回去，一年有余。近因事情已清楚，思往淮安一走，去看看众家兄弟，并给施公请安。这日走至西坝，时将日落，忽然天下大雨，猛

见一座庙宇，忙着走到山门避雨。只见一个小童，手内提着雨具，只呼：“相公在那里？”喊了两声，无人答应，便自往东去了。又见庵内角门开处，出来一个小尼，低低答道：“你家相公在这里呢！”朱光祖一见，颇为纳闷，站起来便去追赶小童，将小童赶上问道：“你喊那个？”小童道：“喊我家相公。”朱光祖道：“喊你家相公做什么？”小童道：“我家相公叫我回家去拿雨具，他说在山门口等我。现在雨具拿来，他不知那里去了。”朱光祖道：“这庵内，你家相公进去过吗？”小童道：“向来不曾去过。”朱光祖心知有异，便对小童道：“你在这里等我，待我去将你家相公接来。”小童答应，仍在山门下等着。

朱光祖便从角门飞身上墙，轻轻跳将下去。在黑暗中细细留神。见有个道姑一手托定方盘，里面热腾腾的素菜；一只手提定酒壶，进了角门。有一段粉油板墙，中间两扇板门，女尼将门一推，轻轻进去。朱光祖也挨进身躯，见屋内点着灯光。朱光祖悄悄立在窗外。只听屋内说道：“天已不早了，请相公多少用些酒饭，少时也好安息。难得今朝下雨，天上还有云雨之时，相公倒忘了云雨之意吗？”男子道：“我不懂什么云雨，只知读书人，心正而后身修。似这样无耻之为，断断不能苟且！”朱光祖在窗外听了，只是暗笑。又听女尼道：“读书也罢，修身也罢，且请吃了这杯酒，见见来意。”那男子又道：“你到底要怎么？”只听得当啷一声，酒杯打落在地。那女尼嗔怒道：“我好意敬你酒，你如何不识抬举？且给你个对证：现在我们后面，还有一个卧在床上，那不是你的榜样吗？”男子听了着急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不是你要害人了吗？”女尼道：“说不定。你要依我，我便殷殷勤勤地看待你；若要仍然固执，你不吃酒，我们就要请你吃刀了！”男子又道：“照这说，你

是定要害人了。我却就要喊了！”女尼道：“我这地方，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你便喊断嗓子，也没有人来过问。尽管喊吧！”那男子果真喊道：“院内尼姑要害人了，救人呀！救人呀！”朱光祖趁着喊叫，连忙将软帘一掀，答道：“咱来救你！”话犹未完，已经进了屋内。

女尼见有人跳进来，这一吓却非同小可。朱光祖便向那男子问道：“先生为何到此？尊姓大名？”那人道：“学生姓杨，名叫柳村，乃扬州人氏。只因探亲来到这里，就在前街居住。可巧今日无事，出来闲游。不期天降大雨，未带雨具，便在这庵前暂躲，叫小童回去取雨具来。小童走未移时，就承他开了角门，将我让进屋内。当时我并不肯进来；我却想道：此非僧道，恐有许多不便之处。他们就再三拉我进来，关我在这屋里，怎么云情雨欢，说了许多混话。足下明鉴：尼庵是清净之所，如何说出这些话来？你道可着急不着急呢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先生你也太没意思。他既请你进来，又这样殷勤待你，你未免太拘泥了！”只见杨生怒道：“足下如此说，请足下随遇而安吧！”朱光祖暗暗赞叹！只是女尼先前见朱光祖进来，倒吓了一跳；此时见朱光祖责备杨生，他便忘其所以，遂将一种柔情，都付在光祖身上。两个女尼一齐斟上两杯酒，送到光祖面前说道：“多情的相公，请吃了这两杯美酒！”

朱光祖接来一饮而尽。又将两尼的两只手拉了过来，抚摩玩弄。那边杨生看见，大声说道：“这还了得，你竟忘却了男女授受不亲，岂有此理！”杨生话犹未完，只见两尼口吐悲声，哀求说道：“痛死我也！”只听朱光祖一声喝道：“咱把你这两个淫尼！无端引诱人家子弟，废害好人，该当何罪？你等害了几人性命？还有几个淫尼？快快讲来！”二尼跪道：“庵中就是我师兄弟两个，还有一个道婆，一个徒弟。小尼等实实不曾

害人性命；就是后面的蒋生，也是他自己不好，以致得了弱病，望乞老爷饶命！”杨生此时见朱光祖如此举动，方知也是个正人，向朱光祖说道：“足下幸稍存侧隐之心，饶他这一次吧！”

”朱光祖听说，也自好笑道：“今且饶你性命，尔后将后面那个蒋相公，速速给他家中送信，叫他回去。”两尼道：“小尼情愿给他送信，叫他回去，断不敢再留了。老爷快些放手吧！”

”朱光祖道：“便宜你了。”说罢，放了他两个。尼姑真如卸了拶子一样。朱光祖于是同着杨生一齐出去。毕竟两尼曾否送出蒋生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五十八回 报水灾贤臣查赈 勘河道父老拦舆

话说朱光祖在水云庵救出杨生，次日又往庵中走了一趟，问明那在庵得病的蒋生果然走了，朱光祖这才奔往淮安而来。到了总漕衙门，见着施公及大众兄弟，无非彼此叙谈些阔别。朱光祖又将在水云庵救人的事，也略谈了一遍，众人无不畅快。这日施公忽然接到徐州一带各府州县的紧急公文，内中皆是禀报黄河决口，泛滥成灾。由德州以下，各州县被灾甚广，唯徐属一带尤甚，急急求赈，并呈请设法保护河堤。施公接着各处公文，心中颇为不乐，因道：“黄河为灾，何代没有？这是中国的大害。既据各属呈请放赈，设法保护河堤，以防冲塌。据此看来，本部堂不得不亲自前往一趟。”心中主意已定，一面札饬各府县，将被灾处所逐户查明，赶快具报；一面具折呈奏，查赈出巡，并声明总漕印信，暂委淮扬海道护理。在署各员，都知道此事，大家俱预为收拾，以备随行。不一日，圣旨已准，即着施公赶往灾区查勘，妥为赈济。施公当即将印信交与淮扬海道护理，并留褚标、朱光祖在署保护。一面传知本标各员弁，一体前往。此谕一出，早有山阳、清河两县将夫马、船只预备齐全。

这日，施公坐了大船，溯流而上，果见上流水势甚涌。因道：“如此水势，若不赶将运河堤岸加修坚固，必致刷塌难保。

”沿途节节留心，并与熟悉河工各员细加商议。不一日已至海州境界。当有地方官出境迎接，施公传上船来，问了被灾情形。幸海州所属，不过淹没了些禾稻，尚无冲塌房屋各事。施公又吩咐海州府，果有被灾较重处所，准其核实具报给赈，唯不准借端浮冒。州官答应退出，随即开船，往徐州进发。这日已到徐州境界，但见两岸一片汪洋，房屋田亩冲浸之处，不可胜数。又远远地见那些百姓，皆在水浸之处搭了窝铺，借此栖身；儿哭女啼，凄惨情形，真是目不忍睹。此时徐州各属官员，俱已出来迎接。施公吩咐泊了船。各官上船禀见，施公大略问了一遍，当即上岸，乘轿与各官进城。黄天霸等众人，也一齐随着施公进城而去。

施公进了行轅，各官参见已毕。施公便问徐州府道：“本部堂所托贵府，将被灾处所逐户查明，想已查核清楚。计有多少户口？所坏田亩房屋，共有若干？淹毙人民，共有多少？”徐州府赶着回道：“卑职自奉大人札饬，当即督同委员逐段稽查，并转饬所属州县遵照。今徐州一府，经卑职业已查明，具造清册，并当给各人户牌票。求大人核对后，可即按户给发。所有外属，有因路途较远尚未报到的；有已据报查明，未将清册送府的。卑府连日已经加札各属，饬令赶速造具清册，以凭核实给赈，俾被灾之区，得以早日领赈，庶免饥寒交迫，相藉死亡。”施公听说点首。复又说道“本部堂明日拟亲往灾区，踏勘一遍。贵府可与某同行。”徐州府道：“卑职自当伺候。”说毕，各官告退。徐州府回衙后，即将查明被灾户口清册，饬人送来。施公检阅一遍，心中暗道：“这徐州府颇有干办。而且所造清册，皆是井井有条。待本部堂亲往查勘后，即可按户给发了。”次日，施公即带领随员，并徐州府印委各员，同至灾区查看一遍，果与所造清册无异。施公大加叹赏，并饬令

传知：被灾之家，定即于明日在城内常平仓给赈。各灾户务持牌票，前往领取，毋得观望自误。当由各坊地保传知去了。施公回到行辕。徐州府退出，一到衙内，分派各事，每三日轮换。到了次日一早，便有灾民前来，扶老携幼，络绎于路，两处仓厂司事人员，又将发出粮米数目与灾民人数，核对不错。随即登缮清册，呈送到府，由府委员到仓盘查，再由委员出具盘查切结，三日一报。真是有条不紊，恩泽遍敷，那些灾民亦复欢声雷动。施公在徐州耽延了三日，见知府如此认真，极加赏识，所有徐州放赈之事，及各属各县应办事宜，全责成徐州知府办理。施公即日起节，查看运河一带河堤，以备加修坚固，预防刷塌，并测量河道，如遇有淤浅之处，须设法挑浚，以便疏通，使河可泄。

这日离徐州府城约有八十余里，龙王庙地方，施公弃舟登岸，乘坐大轿往龙王庙拈香。进香已毕，便在河堤上面，逐段查勘。忽听喧哗之声，震动远近。不一会，只见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跪在施公轿前，叩头不止，口称：“救命！”施公传谕：“不许众口嚣嚣，若有什么情节，或是要赈，或是冤枉，只要带上三四个人来回话。”手下人当即遵谕，传话下去，并带上四个乡民。只见那乡民衣衫褴褛，形容枯槁，苦不可言。跪在轿前，只是口称“大人救命”。施公问道：“你们那里人氏？”那四个乡民回道：“小人们皆是徐州百姓。小民等现在忽遭水患，已是不幸；不想近日水中出了水怪，时常出来现形伤人。如遇腿快跑了，它便将小民等所住的窝铺全行拆毁，铺内所有的东西，它也全行劫掠而去，弄得小民一刻不能聊生。闻得大人手下能人甚多，因此跪求大人，捉拿水怪，好让小民等得顾残生。”说罢痛哭不已。施公睹此情急之状，心中实实不安，便道，“尔等且自退去，本部堂自有主意，给尔等除害

便了。”复又问道：“这水怪现在何处？尔等可知它从何处出来吗？”乡民又道：“离此不远，有一深潭，名曰白龙潭，又叫龙窝，那水怪就在这潭里。每夜约二三更天，就出来了。”施公听罢，便叫乡民带领前去查看。约有半里路，乡民指道：“就是那深水有漩涡的地方。”施公查看良久，又四面看了一回，只见满地窝铺，惨不忍睹，当令乡民且退。施公回船，到了船上心中实实不乐，便与大家商议道：“此间百姓不幸遭此水灾，已是可怜已极；再有水怪扰害，更是可惨了！”计全在旁说道：“据守备看来，照那乡民所说，既不伤人，而又拆毁窝铺，抢掠物件，其中定有原故。”黄天霸也就说道：“大人的明鉴：计守备之言，甚是有理。待末将今夜前去，以代百姓除害。”毕竟捉拿住水怪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五十九回

黄天霸怒擒水怪 何路通独探龙窝

话说黄天霸听了计全之言，便要前去察看动静，将水怪捉住，代百姓除害。施公听说道：“黄贤弟不可卤莽，须三思而行。”天霸道：“大人言之差矣！此间百姓遭此大难，苦不胜言，水怪不除，水患又大，百姓不能免此苦恼。今晚定要前去。而况未将战争之事，已经历过多少，何怕一个水怪呢？大人不必疑虑！”计全道：“黄贤弟不必拘执，今夜前去看看动静，未为不可；若果真是水怪，咱们再作商量，总要将它除了，百姓方得安枕。”施公道：“计贤弟之言，甚合吾意。黄贤弟亦不必徒抱奋勇，见机而作便了！”黄天霸见施公准其前去，这才唯唯退下。

到了晚间，他便带上兵刃，独自上岸，来到窝铺面前。叫灾民腾出一个窝铺，进去坐下。又叫几个老民进来，大家席地而坐，细细问了水怪来踪去影，可有什么声息。众灾民道：“也没有什么声息，只是嗷嗷地乱叫。”黄天霸道：“咱今夜给你们除怪，你们可仍在各处隐藏，咱就在这里等着。可有一件，你们不许乱嚷，恐怕水怪通灵，要被它知道它便不出来，咱也不好去拿了。”灾民齐道：“遵命。”登时连个大气儿也不敢出，只是悄语低言，努嘴打手势。黄天霸看了，又是好笑，又是可怜。后又问那水怪是什么形状，究竟怎样凶猛，龙窝究有

多深。众灾民道：“那龙窝究竟有多深，我们亦不知道。但是那里有个漩涡，那点儿地方，不知伤害了多少性命。平时客船往来，到了那里，没有一个不担心的；而况现在又出了怪物，此时若不除害，就水势平了，那点儿地方比从前更加难过了！老爷可真正要开恩，等今夜水怪出来，务要将它捉住，救我等性命。”黄天霸道：“尔等休要声张，等那水怪出来，帮我拿它。”众灾民屏声敛气，只等水怪出来。

等至二更时分，只听水面上忽哗喇一声响，黄天霸将身躯一纵，跳出窝铺，伏在黑影之中，又将金镖掏出。只见水面上跳出一物，跑上岸来，只是披头散发，面目不分，径奔窝铺而来。黄天霸等那水怪来得切近，便悄悄地尾在后面。忽听窝铺内众灾民齐声嚷道：“妖怪来了！”黄天霸也不答应，即将金镖拿在手中，在水怪后面，大吼一声道：“何方妖怪？往那里走？”刷的一声，一镖打去，正打在水怪背后。只听噗哧一声，水怪往前一栽，猛回头一看。黄天霸手急眼快，趁怪物回头的这个当儿，手一扬又是一镖打去，那水怪躲闪不及，不偏不倚，正打在面门之上，只听噗的一声响，那水怪“啊呀”一声，咕咚栽在地下。黄天霸急赶向前，将那怪按住。此时窝铺的灾民早已出来一齐拥上，将那怪物按住，抬入窝铺。那妖怪哼声不止。大家一看，原来不是水怪，却是个人，外穿皮套，装作水怪模样。急将他皮套扯去，见他血流满面，口吐悲声，哀哀求道：“爷们饶命！”刚说至此，只所那边窝铺后，又大喊道：“水怪来了！”黄天霸连忙赶出，仍然伏在黑暗之处，见是两个。天霸掏出两枝金镖，见那水怪来得切近，手一扬，头一镖打去正中头一个水怪肋下，那水怪即刻栽倒在地。第二个水怪，见头一个被人用暗器打倒，知道已被人识破，赶着转身回去。黄天霸大吼一声道：“往那里跑？”急急追赶前去，那水怪听

见有人追赶，更加跑走如飞。及至黄天霸赶得切近，一镖打去，早听见水面噗通一声，他已跳下水去。天霸只得回来，见那中镖的水怪，已被抬入窝铺里面。黄天霸也进入窝铺，但见那些灾民，早将那水怪皮套扯下，用绳索捆个结实，你一拳，我一脚，在那里乱打，以泄往日的忿恨。各人哓哓说道：“这几个水怪，平日那样凶恶。不是被老爷识破，谁知道它是假的，专来抢我们东西呢？”

黄天霸看着他们也实是可笑，随即叫他们将两个假水怪一齐抬了上船见施公。施公便叫将假怪物押在舱后，等到回至徐州，再行审问。黄天霸又禀道：“那龙窝以内，一定是这水寇的窝巢。并据灾民详说，不但现在假装水怪，出水现形，以图抢掠；即是平时，未有水灾的时候，那个漩涡的地方，凡遇往来客船，在那里沉没的，实在不少。据末将愚见：在先并非假装水怪，专门劫掠客船；现遇水灾，客船稀少，他们无可劫掠，遂想出这个主意，借此抢掠些东西，若不设法捉尽，虽现在有官兵，走后仍受其害。虽假水怪，暂时不敢出来，但是不尽拿完，将来商旅行船，还是要受其害的。”施公点首道：“据黄贤弟所言，非捉拿尽，不足以绝其害。但是他伏匿深潭，怎可以捉得尽？且不知他窝巢在于何处，如何拿捉呢？”只见何路通在旁说道：“大人这倒可以不必过虑，黄贤弟既能将岸上的擒捉，千总亦可将水内的擒来，一同为民除害，偏是千总不能去捉那水怪吗？”李七侯也便应声道：“何大哥既愿前去，小弟亦愿同往的。”施公道：“二位既有此绝技，何方狂妖，不患不驱除殆尽了！”说罢，二人退下。何路通、李七侯当即饱餐饮食，各人换了水靠，何路通便携了钩镰拐，跳入水内，独探龙窝去了。不知那龙窝内如何情形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六十回

假水怪抗敌尽遭擒 真妖魔待人方出现

话说何路通拿了钩镰拐跳入水去，运动精神，睁开二目，直往龙窝而去。走了一会，已到那里。只见水势回环，深不见底。何路通四面一看，见左首有个窟窿，约容一人行走。何路通道：“难道这个窟窿里面，便是那假水怪的窝巢不成吗？我且进去探看探看。”主意已定，当即缓缓而入。走未多时，渐觉宽敞，又有了平坦大路。又走了一箭之地，但见一座房屋，虽不高大，也有七八间。何路通又向那房屋处所走去。到了屋外，却不见人，只听屋里有人言语，便悄悄地立在屏外细听。只听里面说道：“昨日王二、张六被岸上的人捉住，不知今日是怎么样了。我们既是同伙，也该出去探听探听，不能叫他二人在那里受罪过。”何路通听得真切，复悄悄地走了出来。才出洞口，忽听后面水声泼刺，知道有人出来，赶着走了几步，向旁边一闪，睁开二目，侧目观看。但见由洞口走出一人，穿着皮套，一手提着铁棍，一手乱摸。何路通知此人水中不能睁目，心已放下一半，暗道：“任他再有本领，是难以手代目了。”即将钩镰拐拿在手内，等那人走过，他便从后面追来。赶得切近，对准那人背上，就是一拐，已将那人后背钩住，又复向怀里一拉，再向前一推。那人站立不住，连个“哎呀”也不曾喊，便脸往下背向上，趴在水底里。何路通又将钩镰拐往上一

提，复在肋下刺过去，再向外抽出。可怜他一缕幽魂，已早在蛟宫安顿了。何路通正要往回而走，又见一个乱摸出来。何路通仍照前那个办法，即刻又了结了一个。不到两个时辰，一连杀了两个。何路通暗道：“照此没用，再来几百个也毫不费力。我又何必去喊李七侯前来帮忙？不如独自进去，将这一起杀尽了，显得我何路通的手段。”复又沉吟道：“即使他们这一起毫无本领，他终久是以逸待劳，我究竟是深入险地。万一被他围在里面，我又不知旁的出路，那便如何是好？不如仍去喊了七侯，到底有个帮手。”主意已定，即踏水走向原处，一立身钻出水来。

却好七侯仍在那里等候，一见何路通回来，便道：“探听如何？”何路通道：“探是探明白了，却已被我杀了两个。但是他们窝巢里面，不知还有多少。我恐寡不敌众，有误大事，因此前来约你同去。”说罢，一齐钻入水内。不一会已到龙窝，何路通在前，李七侯在后，再向窟窿中走进。到了有房屋的所在，遂大声一喊，直杀进去。那些水寇见外面有人杀进，提了兵刃，尽杀出来。何路通与七侯且战且走，将他们诱出洞口，两个人一口气连杀了四五个。正在杀得高兴，猛然见后面一刀，何路通看得切近，赶着知会七侯一齐闪开，让它过去。再一细看，他却比前几个不同，也能睁眼——原来就是水寇头领，叫做毛宏。因手下人被人杀了，他得了信，奔出来报仇。何路通见他走过，便从后面跟来。毛宏见前面并无敌人，复又回头来杀。何路通来得飞快，就趁毛宏回头这个时候，便迎面刺了一拐。毛宏赶着拿刀来迎，不期李七侯已绕至毛宏后面，他便将钢刺在毛宏背后竭力一刺。毛宏不提防，已被钢刺着了一下，正欲转身去挡，迎面何路通的拐又复打来。前后夹攻，任他毛宏本领高强，依然站立不住，栽倒水内。何路通赶着上前，将

他按住，又在他腰眼上，用膝盖一捺，他的气往上一排，不由得口一张，咕噜咕噜，连吸了几口水下去，登时把个毛宏呛得晕了。二人就在水内将他绑好，抛在一旁。此时李七侯已进了窟窿，寻了一寻，只捉得两个没用的东西。再一拷问，再没有别人了。李七侯就带了这两个复出洞来，与何路通合在一处，把毛宏也推在水面，就近上了岸。喊了些灾民，抬到船上，见施公禀明一切。施公即令：“将毛宏等，分别押赴徐州，先行收禁。候本部堂河工勘毕，再行审问。就命李七侯押赴前往。”当时拨了一只快船，将毛宏等五人一齐推入快船，押赴前往。施公也随即开船，往上流一带估工去了。

过了两日，河工看毕，即令河工委员分段修筑。施公仍回徐州，再办理灾民善后事宜。这日已到徐州城下，当有官员出来迎接。施公进城。仍在行辕住下，安歇一日。次日，将毛宏等提案，讯了一回。毛宏等直认不讳。也就立刻就地正法。又问徐州府所放之赈，近日如何情形？知府又回明了一切。施公知徐属各县灾民，俱可暂时安逸，心中不觉稍安。这日晚间，坐在行辕，拿着一本书，就灯下看视。时将夜半，星月满天。忽听后面楼上，一阵狂风吹了过来，将屋内灯光，吹得半明半灭。施公吓了一跳，正要喊人。只见窗前有一个怪兽，眼如铜铃，口似血盆，头若巴斗，一身的绿毛约有七尺多长，跳跃飞腾，正从窗前扑进。施公被这一吓，遂大声喊道：“你们速来拿怪！”此时，大家俱已睡熟，唯有贺人杰睡在施公贴近那间房内。忽被施公喊了一声，将他吓醒，便一骨碌爬了起来，拉着朴刀，飞似地往外跑。一面说道：“大人勿怕，贺人杰来也！”话犹未毕，一轻身，已经进了施公卧房。随声问道：“怪物现在那里？”施公道：“正在窗外。”人杰出外寻找一会，复至各处寻找，毫无影响；正欲回来，忽见后面一座高楼，心中

暗想：“难道那怪物在这上面吗？”信步行来，到了楼下。但见楼前挂着匾额，上写“斗姥阁”三字。人杰仗着自己本事，将刀砍下锁头，推开楼门，直闯进去。人杰一时兴起，便将身一纵飞身而上，四面一看，空无所有。唯中间设一座神龛内供斗姥牌位。正欲凝神观看，忽神龛前一阵狂风。人杰说声：“来得好！”毕竟捉得住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六十一回

斗姥阁放胆独降妖 殷家堡同心议劫饷

话说贺人杰飞身上斗姥阁，只见神龛前一阵狂风大作。风过处便从神龛背后，跳出一物。直往人杰迎面扑来。人杰喝声：“来得好！何方妖魔，敢在小爷爷跟前放肆！不要走，等小爷爷擒你！”说着，也就一刀砍去。那妖见来得凶猛，一声大吼，平地又起一阵怪风，只吹得人杰站立不住。等风过处，妖怪已不知去向。人杰那里肯舍，便在楼上四面寻找，不见形影。忽见楼窗克嚓一声，那妖怪手执双锤，从窗外跳入，平空举起双锤，往人杰打下。人杰见来势凶猛，即往旁边一闪，只听得楼板噗冬一声，将楼上四面震得各处摇动。那妖见双锤未打倒，复转身躯，圆睁二目，又奔人杰打来。人杰仍往旁边一跳，那妖又打个空，只听乱吼起来，举起双锤，复又扑到。人杰此时已将金钱镖掏出，看他来得切近，手只一扬，两个金钱镖认定妖怪两眼打去。那个妖怪不知暗器打到，仍自张牙舞爪扑来，忽然迎面两物飞到，正中面门。那妖吼了一声，弃落双锤，反转身从窗外跑出。贺人杰死不肯舍，亦从窗外飞身下楼紧紧迫去。妖精前跑，人杰后迫。绕过斗姥阁有道院墙，中间有道小门，那妖怪进了小门。人杰直追进去。那妖精见了人杰追得切近，复返身将前爪一扬，猛然扑到。人杰手急眼快，将身一偏，那妖怪扑个空。人杰趁势一刀砍去，只听那妖又吼了

一声，在地乱滚。人杰赶上一步，一磕膝将妖怪按住，正要举刀复砍，忽然二目昏迷，不能下手。约有半刻，才清明些，睁开二目，只见妖怪已毫无踪影，再一细看，自己膝下却磕着两柄铜锤，颜色斑斓，实在可爱。心中暗思：“怎么那怪物忽然变作铜锤呢？且莫管它。”说着拿起舞了一回，甚是称手。此时天已大亮，拿着铜锤，仔细一看，见上面还刻着字，写道：“山东贺人杰用，凭此建功立业。”人杰好不欢喜。

且说施公从人杰去后，静听动静。始则听楼上喊杀之声，不绝于耳，渐渐听下去，又毫无动静。恐人杰有失，赶着将黄天霸等人喊起，同去捉妖。黄天霸等听了此说，也是吃惊不小，乱纷纷赶着前去。大家跑到楼上，连个人影儿也不见，只见满地灰尘，有许多脚迹，窗门是开在那里，心中颇为疑惑。复又下楼，各处去找。走至楼下，正见贺人杰笑嘻嘻地迎面走来，左手提刀，右手拿着双锤。人杰对天霸道：“叔父有所不知，铜锤便是妖怪！”天霸道：“这小子倒会撒谎，哪有此事”人杰道：“叔父不信，请看锤上还有字迹，说留与侄儿用的。”黄天霸听说，遂接过锤，大家一齐观看，见上面果有字迹。贺人杰又将捉怪情形说了一遍。李昆在旁说道：“诸位兄弟，难道忘了咱的那柄宝剑，不是也如此得来吗？”大家称是。于是一同往见施公，禀明一切，施公啧啧称好。

不一会，徐州府进来禀见。施公叫请。知府进内，参见已毕，先谈了些公事。随后施公便将如何遇见妖物情事，说了一遍。知府当即贺道：“此皆大人的洪福，贺小将军的造化。贺小将军及所得兵器可能请来一见吗？”施公道：“使得使得。”当即命施安去传贺人杰，并令将铜锤带来。施安去后，一会子贺人杰持了铜锤，进了书房，先将铜锤摆下，后与知府行了礼，已毕。知府便先看了铜锤，已是啧啧称美。然后又问了贺

人杰的年纪，更是赞不绝口。施公又将贺天保在江都县如何解围，如何投诚，如何惨死；贺人杰如何奉母命前来，如何在摩天岭设计盗回印信的话，细细说了一遍。知府极加赞说道：“贺天保可谓义士，今日得有此儿，亦不负当年那番所为。虽然如此，若非大人知人善任，则诸位将军，亦何能愿为心腹，成为国家栋梁之臣。就这贺小将军，他亦未可限量。卑府实深钦佩！”施公又谦让一回。知府更赞了两句，方才告退。施公即传知各人，预备回辕。

过了一日，施公启节，各官恭送，不必细述。在路行程，不止一日，已抵淮安衙门。当由淮扬海道，送过印信。施公接了印，又将放赈灾民，动发仓谷，估修河工各情形，具了奏折，并发出去。过了几日，奉旨着照所请。旋又接到部文，装运本年应解粮米，并奉旨着一半给价，即行押运来京。施公接着部文，即札催粮道，及各府州县应解粮米，及给价银两，飞速如期交库，各府州县接到催札，赶即运赴到淮。施公一面派人收兑，一面催船装运，所有给价银两，装入木箱。即派计全、关太遵旨押运到京。谁知关、计二人不去解饷，不过无荣无辱，只这一去，闹出一个天大的乱子来了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六十二回

失饷银关太受伤 急搬兵计全报信

话说殷家堡因遇水灾，地方官未曾具报，那殷家堡内周围二千多户，忿忿不平，因与堡总商量。这堡总广有田产，家道饶裕，单名一个龙字，绰号镇山东。膝下有四男一女，长子名猛，绰号双枪手；次子名勇，绰号赛仁贵；三子名刚，绰号一声雷；四子名强，绰号飞天虎。父子五人俱练就一身武艺，皆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唯有女儿名唤赛花，也有个绰号：云中雁却生得美貌异常，更是武艺精通，性情刚烈，还有绝技，惯用连珠弩箭，一百步外发射，万无一失。殷龙最为溺爱，今年才交十六岁，尚未配人。只因他平时常言，若非武艺精通可称对手的，虽老不嫁，至于品貌妍媸，亦有所不计，只要是个顶天立地的丈夫，他便甘心相从。因此留心选择甚苛，尚未许字。

这日殷龙在家无事，正与儿女讲些枪棒，谈谈家事，因说道：“各处大闹水灾，房屋田禾，伤的勿计其数。我们这堡内虽小有伤损，幸而水退得快，幸未大受其伤，还算不幸中之大幸！”父子五人正自讲说。忽见庄丁进来报说，“现在五团十六保到来，要见庄主，有要话面讲。”殷龙心中疑惑道：“有什么要紧事，都来会我？”即叫庄丁去请。那五团十六保，一齐进来，大家齐声说道：“只因为我们堡内遇了水灾，田禾产业，伤得不少。本处地方官不曾具报，这也罢了；唯有那总漕

既然各处放赈，为何偏把我们堡内忘了？难道我们二千多户，全不是国家的黎民？他堂堂的一个总漕，不能从公办事，我们可也要对不起他了。现在探听得运粮北上，这粮米银饷，皆要走我们这里经过，我们是要借他些粮饷，大家赈济赈济。因此前来，说与你们知道。”殷龙听说，大声喝道：“你们莫非是要造反吗？皇帝家的国课钱粮，就敢乱去打劫。若说施公未曾放赈，他也不是有心偏废，只怪我们这地方官混帐，他不曾具报上去，施公如何得知？若要求施公放赈，这件事亦未尝不可做。或是等施公到此，大家去求他。再不然，赶到淮安去告。你们这两层都未想到，偏要去劫饷银。不必说国课钱粮，运赴京师，沿途自有人保护；而况施公手下能人极多，诸如黄天霸等人谁人不晓？你们如此想法；岂不是活得不耐烦！”大家听了这番话，知道殷龙不肯，复齐声说道：“你老人家如此说法，倒不是施公不全偏心，反是我们不是了！也罢，你既惧怕施公不全手下能人甚多，更有黄天霸那厮英勇，我们也不便强求你老。我们拚着大家不要头，准备与施公不全见个高下。”说着就一哄而散。

殷龙犹恨恨不已。此时殷猛等四人，便向殷龙说道：“他们一起恨恨而去，都怪父亲偏护施公，只怕一定要闹出事来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殷龙道：“孩儿们不必多虑，为父的不应允，他们如何敢行？也不过嘴里说说狠话罢了！”殷猛等又道：“父亲倒不可不防备。他们这一回，实做成个众怒难犯了！”殷龙道：“孩儿们也太过虑了，为父的自有把握。”殷猛等不敢再来多说。五团十六保诸人，从殷龙家出来，个个忿恨不已，都说他偏护施公，惧怕黄天霸。于是大家商议，将各团各保二千多户齐集赶来，先把殷龙这番话告诉了众人，都说不要殷龙作主，大家同心合力，偏要做出一番烈烈轰轰出色惊人的事来，

偏要将饷银劫下，作为赈济，大家摊派。合该有事，这二千多户听了这话，便异口同音，竟没有一人不肯。分成各路探听，只等饷银经过，即便动手。

再说关太、计全奉了施公之命，押运粮饷，这日到了德州。那般家堡内顽民早知道了，于是各带兵刃，暗藏在西山岭下。关太、计全押十几辆大车，正往前行，看看到了西仙岭下。听听一阵吵嚷，山岭下跑出五六百人，个个手执兵器，齐声说道：“我等皆是殷家堡良民，因遇水灾，总漕施大人不曾到我们这里放赈，我们现在没有得吃。田禾产业，俱被大水冲尽。我们奉了堡长殷龙之命，闻知总漕运解粮饷到此，特地叫我们前来，将这饷银借下，好让我们分派些，去买食物度命。”说着蜂拥上来。关太、计全看这光景，飞马上前，横刀拦住。那些顽民那里肯退，只顾抢着车辆，推了就跑。关太、计全分头去杀，那些顽民围绕不走，更以兵刃交加，不分轻重，乱杀一阵。关太、计全看看抵敌不住，正要逃走想回淮安，再行领兵前来问罪。那知那些顽民，围绕得如铁桶一般，冲突不出。关太杀得火起，大喝一声，手举倭刀，砍伤了两个，正要冲出，忽然马失前蹄，将关太跌落在地。那顽民见关太从马上跌下，大家一齐上前，举起兵刃，只是乱砍。关太赶着爬起来，手执倭刀复砍死两个，自己大腿、背膊上面，却也着了两三刀，幸亏不在致命处。计全也被人围住，虽是乱冲乱杀，终究不得出来，正在着急，忽听一阵吵嚷道：“饷银已尽推回去了，我们走吧！”那些顽民一哄而散。关太、计全不敢追赶，奔回淮安。到了衙门，随即去见施公，将上项话说了一遍。施公大惊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六十三回

国法难容兴师问罪 天良不昧遣书通情

话说殷家堡顽民，假称殷龙之命，将关太、计全所解饷银劫去。关太受伤，计全赶回淮安，请兵问罪。当时施公命黄天霸统领漕标亲兵五营，二千五百人，着李昆为先锋，李七侯、何路通为左右翼，计全为行军参赞，贺人杰、金大力为随营将佐——关太现在身受重伤，一俟金疮痊愈，即着关太为副统兵官。施公派委已毕。当下郝素玉因关太受伤，要去看视；张桂兰也要随同黄天霸前去，剿灭奸民，一齐去禀施公，情愿随营效力。施公也就应允，随即分兵动身。黄天霸等人亦即带兵丁，陆续前进。

再说殷龙访知五团十六保诸人，齐集堡内，大众假自己的名字，在西山岭下已将饷银抢下，并伤了解饷官一员，打散护解亲兵等人，知道这个乱子闹大了。当即着人传知五团十六保，来庄议事。那五团十六保头领，闻殷龙传他们议事，也就齐集一处。大家议道：“堡总传我们进去，一定是为抢饷银一事。我们既做了下来，万不可虎头蛇尾。所有银子大家不许稍动一点儿，就是堡总问起，我们也是这种说法。”殷龙一见他们齐来，便大怒骂道：“尔等做的好事，胆敢聚众去劫饷银。不日大兵下来，尔等如何处置？”五团十六保一齐说道：“我们这堡内也有二千多户，一家出一个，也有二千多人，便齐心与他

打仗，有什么要紧呢？”殷龙听了，更加大怒，即叫庄丁将他们个个缚了起来，听候送官，尽依法惩办。那五团十六保诸人听了这话，不等庄丁动手，一个个提起两条腿，飞跑个干净。把个殷龙只急得怒发冲冠。当有殷猛上前说道：“父亲不必如此发怒，依孩儿的主意，不若先写一封书信，将此中曲直辩明：并非父亲使令；他们假词，作此不法之事。等官兵到了，将此书送去，愿将饷银送还。他若答应，我便前去谢罪，并送还饷银；若不答应，只好让他来打。我们却不可与他对敌，只宜固守土围，不使他打破，以免玉石不分之惨。万一与他交手，切切不可伤他一人；一面我们将土围上面，多设擂木炮石，多派人看守。即使官兵前来攻打，只可将炮石放下，不许他前进。一来使他知我等实非有意，不过因求和未允，不得不自顾身家，二来也使他知道我等的厉害。可有一件，他的饷银却不能丝毫动用，必须知照五团十六保，说就此事。既已闹得如此，我们亦不得不出头。叫他们将饷银一起抬到我处，以便将来充用。还要叫那二千多户，等官兵到来那时或守或战，都要听我的号令。”殷龙听了点头道：“吾儿之言，甚合吾意。”当下殷龙便传知五团十六保，便告明此话，叫他们传知各户，一齐预备。五团十六保听了这话，个个喜不自胜，一面将饷银抬送到殷龙家内，一面传知各户，赶紧预备抵敌。二千多户，也是家家情愿归殷龙约束。殷龙又连夜将土围上面，添设擂木炮石，护庄河内又钉下排钉，浮桥又重新修造坚固，各路要隘村口又设下木栅，上下皆密钉排钉。每一处又添派多人，暗藏弓箭，以备自守，诸事已毕。又写了一封书信，专等官兵到来，遣人投递，暂且不表。

再说李昆带领五百人马，一路上风驰电掣，直望殷家堡而来。路经小角镇，便至关太寓处，即说明一切。此时关太伤痕

已好了一半，听见施公发了兵来，又命他为副统兵官，心中颇为得意。当下李昆稍谈了片刻，李昆即辞别关太，仍然赶紧前行。此时沿途人民，皆晓得殷家堡劫去饷银，施大人发兵剿灭，无不惧怕。这日李昆所带兵卒，已在西山扎驻。李昆正坐在帐中思想明日攻打的计策。忽见兵卒推推拥拥，拿进一个人来，喝令他跪下，望着李昆说道：“小的等拿住殷家堡一个奸细，请令定夺。”李昆道：“将那人推到帐下来。”那人便跪下说道：“大老爷在上，小民并非奸细，实因奉我家庄主的令，前来下书的。今有书在此，大老爷一看，便知端的。”李昆接在手中，拆开细看，但见上面写道：

殷家堡堡总殷龙，谨致书于黄大总戎麾下：前者，因堡内偶遇水灾，伤及田禾房屋，本地方官未及具报，堡内村民，已自愤愤，嗣闻总漕施公开仓发粟，村民等又自窃喜，以为可得博施之惠，无不引颈而待。迨未沾恩泽，村民又聚众前来声称，闻有漕总应解饷银将经过，拟往截留，作为赈款。某以国法难容，晓谕人众，并且痛加责备：罪该万死。詎料因此衔恨，异口同声，皆以某趋附官长，不顾乡梓。暗地聚集堡内二千多户人民，不与某知，胆敢假某为名，肆行劫掠国帑。事后觉察，已无可及。似此目无法纪，实属罪不可逃！某亦知罪有攸归；事前既不能严密防闲，临时又未及驰往保护，以致变生仓卒。今大兵所指，虽将堡内人民杀灭殆尽，亦不为无辜。第念愚民无知，良莠不一。倘尽加屠戮，实足伤上天好生之心。所有国帑，丝毫未散，似与擅自动用者，略有区别。且该村民等并非敢效强寇所为，实迫于饥寒所致。某等敢冒死待罪，请为村民等乞命！倘蒙法外施仁，不加剿灭，某谨以国帑如数呈缴；并缚呈首犯，请申国法，不胜待命之至。某冒死谨上。

李昆看毕大怒，将原书撕得粉碎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

第二百六十四回

赛仁贵独挡护庄河 李公然一打殷家堡

话说李昆将殷龙书信看罢大怒，喝令乱棒打出。那人抱头鼠窜，赶奔回庄，将以上的话，与殷龙说了一遍。殷龙便叫他退下，遂与殷猛商议道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殷猛道：“好在我们已有准备，等他来攻打便了！”殷龙亦无可奈何，只得传令各处，严加防守，布置得十分周密，不表。

再说李昆自将殷龙的下书人乱棒打出，便欲率兵攻打，后来一想：“各兵丁远行困乏，让他们休息一日，明日再行出兵。好在一个殷家堡，还怕他跑了不成？”因此当日并未出阵，却派了几名兵丁，往殷家堡去探听路径消息，以便进出。几个兵丁访了一日，回来禀道：“小的们奉令探访，现已探得真切。西山堡是殷家堡内二千多户总口，东西两庄口是殷龙庄上的分路。东庄口却是临河，非船不能进去；西庄口又是临山，有一条小路可通，只能容一人行走。护庄河是殷龙庄上的防御，四面皆有土围，现在已一律预备坚守；东西两庄口，添了木栅；西山嘴设了擂木滚石；护庄河一带土围上面，也有擂木滚石、鹿角灰瓶之类，预备得甚为坚固。”李昆听罢，飭令退下。次日，李昆即吩咐各兵丁，饱餐战饭，预备出阵。李昆戎服，手执烂银枪，腰佩宝剑，坐下快马。一声炮响，率了五百名兵卒，杀奔殷家堡而来。真是杀气腾腾，威风凛凛。看官，要知道此

回打殷家堡，非同往日——皆是步战，或是夜间穿夜行衣，暗到人家将人捉住那种打法。此次因殷家堡抢劫国粮，题目极其重大，所以前来剿灭，也要冠冕堂皇。施公既派黄天霸为统帅，李昆为先锋，是师出有名，欲申天讨。所以李昆今日出阵，便不能如从前短衣束扎，手提朴刀，身藏暗器，不脱他本来面目，必要得戎装戎服，骑马端枪，才合先锋的身分。一路下来，不必说黄天霸等人是戎装戎服，就是张桂兰、郝素玉二人，也是女将的装束。只有一个金大力不善骑马，还是步行，趁此交代明白。

却说李昆带领五百兵丁，到了护庄河，排开阵势。李昆首先出马，喝令土围子庄丁：“叫殷龙死囚出来打话！”庄丁答应。即刻有殷勇站立土围，高声说道，“哪位将军呼唤？有何吩咐？”李昆一看，不是殷龙，乃是个少年，约有二十多岁，生得仪表堂堂，颇为不俗，手执方天画戟，也是戎装戎服。因喝道：“你是何人？敢来答应？快叫殷龙那老逆贼早早出来受缚，免得你家堡内玉石俱焚。倘若不然，指日大兵到来，生灵涂炭，悔之晚矣！”殷勇答道：“某乃殷龙次子殷勇便是！将军尊姓大名？”李昆道：“咱乃漕总老爷标下实授千总，现为黄副将麾下先锋，姓李名昆是也！”殷勇笑道：“原来昨日所上的书，是送差了。本来送与黄统帅，送书人误送在将军那里，所以将军见怒。今将军既已到此，殷某尚有一言，乞将军俯纳！昨旧所上之书，本非怙恶，无奈将军不容，反说殷某父亲狡猾，希图避重就轻。却原不能怪将军见疑。但是我父亲有不能亲自请罪者三：我父亲去请罪，万一将军不容，就此按了国法，我父之冤，如何可白？一也；合堡二千多户，天良不昧，密伺我父，待令突围，亦恐我父因事不关己，反遭执缚定罪，二也；我父亲既上书求赦，允将饷银、首犯交出。倘蒙大人俯允，我

父亲便自押解麾下，肉袒负荆，谨谢失察之罪。将军既免得厮杀，念我父亦可辩其冤屈，三也。有此三件，所以才上书通诚。不料将军不容，某等亦无可如何，只好听之而已！”李昆大怒，遂拍马挺枪直杀过来。殷勇也即出了土围，上马出迎。各庄丁跟随在后，也是手执器械，摆工阵势。李昆一枪刺到，殷勇赶着架开，二马过门。李昆拨转马头，顺手一枪，从殷勇背后刺到。殷勇即将画戟在枪上一拨，李昆觉得震手，暗道：“好大膂力！”急抽回枪来，复一枪杆，认定殷勇当头打下。殷勇往上一迎，说道：“将军且稍息雷霆，某已让了一枪，切勿谓某甘心相让。”李昆那里肯听，急将枪杆收回，复一枪对准殷勇胸前刺去。殷勇暗道：“好个不知进退的东西，他倚仗官势，欺压殷某，若不放点本领与他看看，他不知我的厉害。”想罢，即将画戟掀开李昆的枪，大声喝道：“将军休得十分相逼！殷某也不是懦弱之辈。不过村中顽民，自知闹出事来，某等不无微罪，所以不便与将军较量。若将军十分相逼，可莫怪殷某眼中认得将军，这画戟认不得将军了！”李昆大怒，也大声喝道：“好大胆的匹夫！你敢抗敌大军。老爷若不将你捉住碎尸万段，也不算堂堂的先锋。”说着又是一枪刺来。殷勇此时真是兴起，将手中画戟一摆，或上或下，或左或右，或前或后，四面杀来。把个李昆杀得不必说不能取胜，真个是连一枪都不能还他。看看抵敌不住，殷勇也就虚晃一戟，说声：“将军请自回营，殷某去也！明日再比高下。”说罢，飞走入土围去了。李昆见殷勇退入土围，便喝令兵丁用力攻打。那五百名兵丁，一声喧嚷，个个皆横冲直撞，望土围进攻。毕竟能否攻打得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六十五回

双枪手巧敌关小西 一声雷吓退金大力

却说各兵丁奋勇去冲土围，走至切近，只见土围上面擂木滚石，直打下来。各兵丁不能进攻，打了半日，只是攻打不开。李昆见此情形，只得鸣金收军，退回本寨，休息一夜。次日带了兵丁又来攻打。殷勇却未来，李昆在马上便自辱骂，土围上毫不见怪。李昆喝令兵丁百般地辱骂，仍是不答。在土围外骂了半日，只见里面闪出来一人，也是戎装打扮，手执双枪，坐下白马，一声喝道：“来者休得无礼，咱来会你，大战一百合。”只见吊桥落下，飞马过来。李昆也不答话，见他马来得快，即将马头一领，迎面一枪，当胸刺到。殷猛说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将左手枪一拨，右手枪往李昆腿上刺来，李昆赶着让过。两匹马各自过门，复兜转马头。李昆一枪从殷猛肋下刺进。殷猛便将右手枪往下一磕，左手枪急向李昆腰下刺来，李昆正欲来迎，殷猛已将左手枪收回，右手枪复向李昆左腿刺到。李昆赶着去架，殷猛枪又收回，只见他使出花枪的妙法，前后左右，共计六十四枪，把个李昆围裹得不能逃脱。杀到末了一枪，也似殷勇那样，喊了一声：“我去也！将军请自回营吧！”话犹未定，已飞过吊桥，进入土围去了。李昆还要赶去，只见吊桥高提。李昆没法，闷闷不乐，意欲晚间飞越进去，又恐寡不敌众，无计可施，只好等大兵到来，再作计议。

却好次日黄天霸等已率领大兵行抵，当下立了寨栅，安营已毕。李昆便去参见。黄天霸即刻相见。李昆见了天霸，将连日出战情形，说了一遍。又将下书求和各节，细告天霸。当下计全说道：“照此情形，这殷家堡急切难攻得下。且此人用意甚深，设险防守，甚为得当，倒不可小觑于他。”此时关太创伤已愈，一齐前来，当下在旁怒道：“计大哥何得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？前者是出其不意，又寡不敌众，所以小弟被他砍伤。今者，大兵到此，小弟伤痕已好，明日出阵，若不将这殷龙捉住，以消前日之恨，誓不回营！即烦诸位兄弟明日观阵便了！”说罢，李昆回营。大家亦各去安息。

次日一早，排齐队伍，直抵殷家堡护庄河前。关太戎装戎服，手提大砍刀，腰挂倭铁短刀一柄，坐下枣骝马。后面打着大纛旗，旗上显出斗大的“关”字，前面排立着一面校刀手，真个是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关太催开坐马，扬鞭遥指着土围上面喝道：“尔等听着！咱关老爷特奉施大人将令，前来活捉殷龙问罪。尔等须早早将逆囚送出，若再迟延抗敌，咱老爷打破尔等的巢穴，必要杀个鸡犬不留，那时悔之晚矣！”话犹未完，只见土围上栅门开处，冲出一个人来，手执双枪，坐下快马，到了吊桥口。关太大怒喝道：“尔系何人？快留下名来！”那人答道：“某乃殷龙长子双枪手殷猛是也！欲取某首级，殷某在此，将军来吧！”说着便飞马过来。关太举起大砍刀，连肩带背砍下。殷猛不慌不忙，将双枪架开大砍刀。二马过门，关太趁势拦腰一刀砍到，殷猛急将左手枪隔开，右手枪望关太胸前便刺。关太急将刀拨开，殷猛左手枪复又刺来。关太正欲来迎，殷猛已将枪收回。关太见收回枪，便砍一刀，认定殷猛马头砍下。殷猛把马头一领跳出圈围，随即双枪并举，一从马腹刺进；一从关太腿上刺来。幸而两枝枪皆在一边，关太赶将

刀平摆，往下一磕。殷猛不等他来磕，已将双枪收回。关太复一刀，向殷猛左腿上砍来，殷猛又将右手枪架住，左手枪急向关太肋下刺来。关太说声：“不好！”忽将刀杆往开一拨，只听当啷一声，拨在一旁，正欲还手，殷猛的枪又在胸前刺进。二人一来一往，足有三十余合。两个人杀得兴起，各逞平生之力。但见刀到处寒光闪闪，不离头背肩腰；枪来时冷气飕飕，逼近胸前肋下。殷猛使出六十四路花枪妙法，关太亦使出六十四路花刀，此往彼来。两旁看的人，只见刀枪的光芒，不见一些人影，无不齐声喝彩。关太见不能取胜，正欲收兵，明日再用计来打。那知殷猛见关太武艺精强，也是极其佩服；况且他本来无心取胜，不过要显显自家本领，到此时已杀到筋疲力竭，再战下去，恐怕彼此有失。遂虚刺一枪，拨转马头，高声说道：“将军请暂回，殷某首级，明日再取吧！”说着，马已飞过，吊桥高悬。关太虽欲追赶，不能飞渡，只得收兵回营。

黄天霸等闻殷猛十分骁勇，便向大家议道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计全道：“愚兄看来，非设计暗取，断难擒获。”黄天霸道：“计将安在？”计全正欲开口，忽见金大力在旁说道：“咱有一计在此，说与你们知道。能用便用，不能用算我没有说，如何？”天霸道：“金大哥且请说来，大家商议。”金大力道：“咱今夜扮作庄丁模样，混入他们堡内，将各处进出路径探明，再混出来。约定时刻，我再混进去。到了约定时候，我便放起火来，你们就一齐杀进，岂不省了许多事。”计全道：“计虽可行，只怕你混不进去。”大力说道：“混不进去，我又不邀功，你们也不要见过，只算没有这件事。”天霸答应。金大力到了晚间，便改扮了庄丁模样，跑到西山嘴。却好遇见一起庄丁，他便想混了进去。不料殷刚打从东庄口巡查到此，看见金大力不似庄丁，便大声喝道：“来者何人？胆敢冒充庄

丁，混入里面来做奸细！与我赶出！”金大力正往前进，忽听有人喝阻，那一声，便吓了一跳。再一细看：见栅门内一人，约有二十多岁，生得仪表不俗，手提双刀，站在那里，喝令庄丁赶人。那些庄丁一齐答应，好似潮水一般，涌涌地来赶。金大力见他已看破，跑了出来，奔回大寨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六十六回

何路通一探护庄河 黄天霸二打殷家堡

金大力一计未成，奔回本营。计全道：“我却另思得一计，但恐仍不能胜。意欲请何贤弟，今夜暗地从护庄河偷渡过去，转过东庄口，将那里木栅砍开，进入里面各处放起火来。他见各处火起，必然惊疑不定，前去救火。我等便分兵往西山嘴、护庄河两处攻打。他纵有准备，东庄口也得稍分其势，我等并力猛攻，或者可以攻破土围，擒获逆贼父子。”何路通道：“小弟非不愿往，但恐他那里防备甚固，不能中我等之计，那便如何？”计全道：“某亦正虑及此，且去走一趟见机而作；行则好极，不行可赶紧回来，再作计议。”何路通答应。

次日两边停战。待至夜间，约有二更时分，何路通换了水靠，提了双拐，暗暗地走到护庄河边，当即下了水。才走到两步，觉得刺脚，便钻入水底用手来摸。不摸犹可，只一摸方知河底下层层钉着梅花桩子。何路通一面拔桩，一面前进。那知愈拔愈多，越至前面，更难立定。何路通暗想：“此处系土围紧要的所在，他恐怕人偷渡过河，故而如此。莫若绕至河边，沿河边往东庄口走去，或者那里没有；就是有，也可少拔许多。”主意想定，复走回来，顺着河边悄悄向东庄口走去。走了一会复想渡河，仍是如此。复又绕到河岸，再向前行。忽见前面来了两只小船，正是东庄口防护水栅的巡船。何路通在水里看

得真切，赶急藏入水底，居心等那巡船来至切近，即用钩镰拐将船钩翻。那知巡船上人早已看见水内有人，一声呐喊，说道：“河底下藏着奸细了！咱们放船回去，叫他们来捉呀！”何路通也不做声，伏在水内，静观举动。不到半刻，果然五六只巡船，如飞而至——每船上站着四五个人，每人手内一把挠钩，全望水底下去搭。何路通看见，暗道：“不好！”赶着回头，幸而跑得快，若慢一刻，已被他挠钩搭住了。

何路通急急地跑了回来，回至营中，说明此事。黄天霸等颇为忧闷。当即传令五更造饭，黎明出战。关太、李昆、金大力率领兵丁一千，去打西山嘴；黄天霸、计全、何路通、李七侯统领大队，攻打护庄河；张桂兰、郝素玉、贺人杰往来接应。分拨已定。次日天明，兵分两路前去。再说殷家堡东庄口巡船，未能将何路通捉住，回至堡内，细细禀明殷龙。当下殷龙仍命他们：加意防备，就便大营内有人偷渡过来，切不可伤他性命，要捉拿活的。巡查船工人等，答应下去了。殷猛在旁说道：“孩儿看官兵这两日未曾出战，定有暗谋，不是偷渡，就是养精蓄锐，总在这一二日必然督领全队，并力来攻。我们虽防备甚严，还须加意保守。西山嘴一处，最为紧要，可加派三弟去帮孩儿。护庄河虽有二弟在彼，仍须嘱咐四弟前往，以厚人力。其东庄口，官兵万难过来，西庄口路狭难过，亦难飞越，父亲可与妹子往来接应，方可保全无事。”殷龙闻言，深为合意，当即派守停当。

次早天才黎明，即有护庄河看土围子的，西山嘴看守寨栅的庄丁，急急跑来禀道：“现有大队官兵，已分为两路，进攻护庄河与西山嘴，离此不远，请庄主定夺。”殷龙闻言，当即率同儿女披挂上马，各执兵刃，分往各处保护。且说殷勇、殷强二人才到护庄河，上了土围，见黄天霸等率领官兵，已将浮

桥搭起，纷纷过来。殷勇见势不妙，赶着开了土围栅门，手执方天画戟，率领众庄丁，一齐冲出。庄丁奋勇直前，那些官兵正在过桥，抵挡不住，只得纷纷逃命。殷勇一面喝令庄丁将浮桥拆毁；一面驰马端戟，驰过桥来。却好正遇黄天霸，两人通过姓名，随即交起手。黄天霸手执烂银枪，真有神出鬼没之技；殷勇那支戟，亦不减天霸的枪法。两个约战有二十个回合，不分胜负。官兵阵上却恼了何路通，手执双拐冲出阵来助天霸。殷强在对面，也就手舞双锤飞出阵来，敌住路通。四个人四匹马，你来我往，这一场恶战，只杀得尘头高起，日色无光。看看何路通抵敌殷强不住，却好贺人杰那支兵接应前来。他在马上看得真切，遂大喊一声：“咱来也！”说着马已飞到，更不打话，举起双锤直向殷强当头落下。殷强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着撇了路通，来抵人杰。四柄锤盘旋飞舞，直如流星赶月一般。贺人杰锤法虽精，究竟气力不足，要败下来，此时路通又赶着上去助战。官兵阵上，李七侯又手提鹅毛钢刺，冲杀出来；计全早已飞出去助天霸。只见殷强、殷勇弟兄两个架开枪，拨开马，隔开锤，迎住刺拐，混战在一处，毫无惧怯。自辰时战到午时，殷勇、殷强也觉力敌不住，只见殷龙手执银枪，前来助战。殷龙的那杆枪，真如出水蛟龙，翻江搅海。黄天霸看见土围里跑出一个老者出来，料是殷龙，赶着虚刺一枪撇开殷勇，直奔殷龙，殷龙接着又战。大家直杀到申刻，始各收兵。

再说西山嘴关太、李昆前去攻打，那里早已预备，也是接着就战。却是关太战住殷猛，李昆战那殷刚。金大力提了镔铁棍左右横冲直撞，去冲木栅。怎奈撞木炮石往下打来，不能前进。却好张桂兰、郝素玉前来接应，见关太、李昆二人不能取胜，也就催开坐马，直杀过来。那木栅里面殷赛花，一见官兵队里出来两员女将，他也抖擞精神，跨下桃花马，手执绣鸾刀，

飞奔出来，娇声问道：“来者二位女将军，快通下名来，待咱姑娘前来会你。”张桂兰便道：“咱乃总漕标下黄副将夫人张桂兰是也！”郝素玉也道：“咱乃总漕标下关参将夫人郝素玉便是！你是何人？敢来与太太接战，快报名来，咱太太刀下不杀无名之辈。”殷赛花道：“咱乃云中雁殷赛花。”说着，举起绣鸾刀，直砍过来。张桂兰一面接住，郝素玉便一枪刺来。欲知胜败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六十七回

贺人杰巧计败赛花 郝素玉软锤打殷勇

话说殷赛花来战张、郝二人。张桂兰迎住赛花的绣鸾刀，郝素玉便往斜刺里一枪刺进。殷赛花赶着抽回刀来，接着郝素玉，却好将素玉的枪架开，二马过门。张桂兰拨转马头，举起双刀，认定赛花砍来。赛花一面架住桂兰，一面防着素玉。此时素玉的马已转回，趁势就是一枪，照定赛花腰下刺进，赛花拨开桂兰的刀，紧来磕素玉的那枝枪，将把素玉的枪拨开，张桂兰的刀又当头砍下。殷赛花力敌两个，毫无畏惧，抽个空摆开绣鸾刀，向郝素玉拦腰砍去。郝素玉不及招架，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将马一拍跳出圈外，那马忽然前蹄一跪，郝素玉坐身不稳，向前一栽，幸而未跌下来，赶将马缰一提，那马才算立定。此时殷赛花见郝素玉马失前蹄，颇有惊慌之色，忙着喊道：“姓郝的不要害怕！咱姑娘不来伤你，你好好回营去吧！”说声未完，张桂兰的双刀又盘旋砍到。殷赛花见素玉已经退下，便放着胆大战桂兰。两个人一往一来，足有三四十个回合，不分胜败。只听两边金声响亮，遂各自收兵。张桂兰、郝素玉、关太、李昆等人回到大营，与黄天霸等互相陈说鏖战情形。大家忧闷不已。黄天霸道：“且歇息两日，务要拼个你死我活，若不取胜，誓不回营。”

再说殷赛花收兵回堡，父子兄妹，齐集厅上，大家称说：

“黄天霸这一班人，个个武艺高强。以后上阵，我们还要小心防备，恐他暗箭伤人。”到了第三日，黄天霸等又排齐队伍，冲杀过来。此次却用了声东击西的法子：把那大队排在护庄河，却留李公然、何路通在此攻打，黄天霸等皆暗到西山嘴去攻寨栅。殷猛、殷勇，当即出战，正遇着李昆、何路通二人，战未数合，殷猛忽然看见后队并无统帅，只有兵丁在那里大喊乱嚷。殷猛知道有诈，即令殷勇赶去西山嘴接应，以防疏失。殷勇听说，即望何路通虚刺一戟，奔回土围，与殷龙说知明白。殷龙当即令殷勇、殷强并赛花赶紧接应，自己却接应护庄河。

且说黄天霸等人到了西山嘴，一齐攻打寨栅，但见殷刚一人督率庄丁，死守住寨栅。正在危急之际，忽见栅门开处冲出四匹马来，马上坐着四人，却是三男一女，个个手中皆执着兵器，一齐大声说道：“黄将军仿那声东击西的诡计，怎样瞒得咱父子过去？咱们劝将军，就此停了战吧！”黄天霸闻言大怒，即催开战马，直奔殷刚杀来。关小西也就舞大砍刀，奔着殷强杀来。张桂兰一声大喝，飞舞双刀，直杀过去；殷赛花赶着接住。那郝素玉也就趁势冲杀过来，早有殷勇持戟敌住。此时八匹马、八个人，混战在一处。但见刀枪并举，锤戟交加，枪挑处犹如出水蛟龙，刀砍处好似归山猛虎；一枝画戟，不亚吕氏温侯，两柄铜锤，赛过岳家小将。大战了约有二三十个回合，只是不分胜负。黄天霸心生一计，忽然把马一拍，跳出圈外。那知殷刚早已知道黄天霸诈败，要再用回马枪来挑他，却是故意去追，显显自己本领。但见他一枪刺到，殷刚不慌不忙，将手中兵器轻轻地接住，说声：“来得好。”即将天霸的枪拨在一边，顺手就是一刀，拦腰砍来。天霸说道：“不好！”赶着用枪往开一拨，乘势一枪杆，认定背上打来。殷刚知道难让，他赶着把马头一夹，那马嘶一声，如飞地跑向前去。黄天霸那

里肯舍，急急迫来，却一面小心防备。忽见殷刚马失前蹄，黄天霸赶得切近，正欲一枪刺去，殷刚却把马一拍，那马突然站起。他便趁势反将大砍刀猛向天霸马头上砍来。天霸说：“不好！”赶将马头一领，偏了过去，那刀已逼近左腿。天霸复将左手一提，殷刚的刀砍了个空，又兼用力过猛，就马上一倾。黄天霸顺手一枪，殷刚躲闪不及，正中马腹，那马负痛，唿喇一声，飞跑去了。

黄天霸犹欲追去，已是不及，只得仍回转来。到了西山嘴，只见张桂兰与殷赛花，还在那里对敌。一个双刀，一个绣鸾刀，飞舞盘旋，颇为有趣。张桂兰正欲设计取胜，忽听贺人杰高声喊道：“姑娘且稍息一会，待侄儿前来取这丫头的首级！”殷赛花耳中听得真切，眼中看得清楚，见是一个十五岁美貌的男儿。正在凝神观看，贺人杰的两柄铜锤，已是当头落下。殷赛花吃惊不小，赶将绣鸾刀往上迎住，颇觉得有些沉重。贺人杰来得飞快，忽将两柄铜锤收回，复把左手锤一起，认定赛花面门打去。赛花急急地架开，右手的锤复又打到。由是或前或后，或左或右，如雨点一般落将下来。殷赛花左遮右隔，前避后躲，只有招架之力，并无还刀之功，直杀得香汗直淋，红云满面。看看抵敌不住，虚晃一刀，勒转马头，回身飞跑进入寨栅里去了，虽然败了一阵，却暗暗称羨不止。贺人杰见殷赛花败入寨栅，便想冲杀过去，趁势夺了寨栅。及追到寨门下面，已见擂木滚石打下，不能前进，只得退马而回。

再说郝素玉战住殷勇，两人斗杀有二十回合，郝素玉杀到兴起，暗思不用暗器取胜，等到何时。主意想定，把马往旁边一领，背转身来，急急将软索锤取在手中。殷勇此时虽不来赶，只因那马走得甚快，已逼近郝素玉背后。殷勇正欲用戟来刺，只见郝素玉将马头一拨，兜转过来手一扬，那柄软索锤，已经

打出。殷勇不曾防备，忽见一个圆球儿飞了过来，说声：“不好！”那软索锤正打中殷勇肩窝，负痛而走。殷强正与关太杀得难解难分，忽见自己兄妹已败回去了，单个不敢恋战，只得拨转马头，飞跑入寨。关太等迫到寨栅，殷强已进去了。上面擂木滚石又纷纷打下来，关太只得退兵回营。却好李公然弹伤殷猛额角，何路通拐刺殷龙的马腿，贺人杰打败了殷赛花，更是欢喜无限。欲知如何打破殷家堡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六十八回

发号令再渡护庄河 决夜战三打殷家堡

话说黄天霸等得胜而回，大家欢喜，唯有贺人杰最为喜悦。当下计全说道：“自带兵到此攻打，算是今日才胜了一阵。依某愚见，乘此锐气，今夜便去攻打。可分兵四路：何贤弟与李七侯设法偷过护庄河到东庄口，能将水栅斩开，并力攻进更好；万一不能，可虚张声势，使彼疑心。我便同李公然贤弟带五百名校刀手，初更时分暗至西庄口，同攻他的西路。关贤弟与夫人带领兵一千，也于二更时分，去攻打西山嘴。黄贤弟与夫人可领兵丁一千，也于二更时分，去攻打土围。贺贤侄、金大哥，可往来接应。所有人马，务要人衔枚，马疾走。我便可乘其不备，且攻其所不料，能早日攻打开了，即将贼将拿获过来，也好早日回辕缴令。诸位贤弟，意下如何？”大家闻言，齐声称：“是！”当即传了密令：黄昏造饭，初更出兵，各带灯笼、箠缆，衔枚疾走。等到逼近，一声号令，便将灯笼点起，猛力进攻，倘有不遵，或先已泄漏，定按军法从事。此令一出，各营兵丁，大家皆准备起来。到了初更时分，陆续进发，果然是衔枚疾走，但闻号令，不闻人马行走之声。

先说何路通、李七侯两人各执兵器，渡过护庄河，沿着河边一路进往东庄口去。约走了三里多路，远远见有巡船到来，二人便伏在水底，不敢稍动。等候来船切近，何路通便将钩镰

拐向船头上一搭，用力往下一拖。那巡船未曾提防，即被一拐拖翻过来，船上水手落下水去。李七侯二人赶紧前来接住，用绳索绑了两个起来。这船上本有四个水手，因何路通等只有两人，不及全行绑缚，所以逃走了两人。何路通也不追赶，驾着原船直往东庄口而去。看看已到，忽见迎面又来了四五只巡船，船上点了灯光，照得如同白昼。那些水手一个个手执挠钩，往敌船杀来，原来逃走的两个水手，已回去送了信，所以他们俱有了准备。何路通见敌人已有准备，遂大喝一声，驶着船飞杀过去。对面船上也即相迎，只见兵刃齐施，挠钩并举。何路通、李七侯二人抖擞精神，用力接杀；虽然勇猛，终是寡不敌众。杀了半会，见不能取胜，只得跳下水去，想凿他的船底。那知才跳下去，水底下全钉着梅花桩，不仅不能施展武艺，连行走都不便，而且腿脚皆被梅花桩戳了许多伤处。二个没法，只得赶着跑转过来。

再说计全与李公然到了西庄口，率领兵丁暗暗地渡过山去。果然那一条小路，只容一人行走，又在黑暗之中看不真切，那两条路旁皆排着荆棘，所有兵丁个个皆戳伤腿足，不能前进。计全、李昆喝令将灯球点起，照着好行。兵丁得令，即刻将灯球点得雪亮，手执短刀，斩去荆棘，并力前进，好容易出了小路，各兵丁只得叫苦。原来前面路口，已被树木乱石塞断，不能前进。计全等没法，只得传令，以后队作前队，赶紧退出，驰往西山嘴接应攻打。

再说关小西、黄天霸、两路兵到了护庄河、西山嘴两处，一声号炮，灯火齐明，并力攻打。果然堡内不曾防备，那守土围的庄丁，从梦中惊醒，一面赶将擂木滚石放下，一面驰报殷龙父子。殷龙等一闻此言，立刻端了兵器，飞身上马，分头前去。先说护庄河攻打了一阵，土围上面擂木滚石，已是行将告

尽，救应若再不到，即刻就要被官兵打开。各庄丁正在盼望，忽见殷龙、殷猛、殷勇，父子三人，飞马而来，各庄丁一见救应已到，大家精神陡长，死力固守。黄天霸等人在外攻打甚急，看看已将攻破，冷不提防，忽见土围内冲出三匹马来，各执兵器，更不打话，直杀过来。黄天霸赶紧接住殷龙，张桂兰接住殷猛，四个人四匹马，刀枪并举，往来驰杀，在那灯光之下，好不有趣。殷勇两手端戟，拦守土围，以防官兵冲突。两边正杀个难解难分之际，却好贺人杰、金大力接应兵到。贺人杰手持双锤，一马冲入，认定殷龙便打。殷龙留意，见是个小将，当即挡开天霸的枪，来接人杰的锤。贺人杰抖擞精神，只见那双锤如雨点一般纷纷打下。殷龙遮拦格架，得个空儿还要回他一刀。殷龙虽然力猛，却不知尖刁。一老一少，杀了有三四十合，两人对敌，不分胜败。人杰暗道：“若再不趁此时取胜，更待何时？”即将金钱镖掏出，一面舞锤，一面打镖，却好打中马眼。那马嘶一声，将殷龙掀下马来。贺人杰正要去捉，已被庄丁抢入土围去了。黄天霸与殷勇正战得难分难解，忽见殷龙跌下马来，黄天霸这一欢喜，又分了一点神，手中枪略慢了一下，被殷勇的画戟，在腿上刺了一下，鲜血进流，不敢恋战。张桂兰见丈夫中戟，恐怕殷勇赶来，急将袖箭掏出，认定殷勇打去。殷勇未及防备，却也打中右腿。殷勇赶着把马一夹，逃入土围。官兵见已得胜，个个奋勇进攻，怎奈土围上擂木滚石复又打下，众兵丁虽然突冒矢石，终是攻打不开。直到天明，大家力乏，只得收兵。

再说关小西进攻西山嘴，那边虽未防备，却比护庄河来得弯转。因关小西的兵到来稍迟，他那里已先得信，所以不至急迫。及至关小西所带大兵到来，他已防备妥当，却不出战，合力固守。关小西、郝素玉虽然督率兵丁奋力攻打，怎奈他擂木

滚石，并弓箭一齐施放。众兵丁不能前进，攻打到四更时分，仍是攻不开来，大家也都力乏，各自席地而坐，稍息片刻，再去攻打。此时计全、李公然所带五百校刀手，已由西庄口驰回，看见关小西等皆席地而坐，上前问了情形。计全又喝令五百校刀手，上去攻打一阵。怎奈矢石如雨，攻打不开。直到天明，也只得收兵回去。

不说官兵旷日持久，攻打殷家堡。再说殷龙、殷勇、殷猛父子仨人，大败而回，各受微伤，心中颇为焦闷；又悬念西山嘴，不知如何。等到天明，见殷刚、殷强、殷赛花仨人回来，言明死守，未经攻破。殷龙等方始放心，又说明身受微伤情形。殷刚怒不可遏，当下说道：“孩儿明日出战，定要与他拼个你死我活，若不捉他一个回来，誓不回堡！”殷勇道：“贤弟且不必发怒，那黄天霸已被愚兄刺了一戟，也可稍泄其忿了！”殷刚这才稍为息怒。午后，殷龙复与他四个儿子说道：“现在官兵已与我等誓不两立，若不赶紧设法解围，我这堡内必然难保。”毕竟设出什么法来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六十九回

思罢战驰信请良朋 想求和甘心许幼女

话说殷龙因久战不停，已成誓不两立之势，心想：“抢饷银虽非自己的主意，究竟在我境内，罪不容辞。若赶早求和，或可保全身家性命。倘再相持日久，万一战争之际，再伤了国家将弁，更加罪不容逃。且必致再调大兵，终是寡不敌众。”因将这番话，与殷猛等四人商议。殷猛答道：“孩儿等亦知如此。但前次已经求和，怎奈他决意不行；此次再去相求，万一他仍然执意，却是如何呢？”殷龙道：“为父倒想了一个法子在此。我看官兵内，那员小将武艺固是高强，人品亦颇不俗。意欲将你妹子许他为妻，藉此以为赎罪。但不知那小将可曾定亲事，若还未曾，我却有个至好的朋友，离此地不远，就在山东、江苏交界地方朱家庄内，其人姓朱名叫光祖；先也是一个江湖上出色朋友，现在早已洗了手，曾经在施大人前献计，捉拿一枝桃，以及毛如虎，施公颇为信用；若得此人与施公说项，施公必然应允。但是朱光祖在前两个月，闻说去到淮安，但不知果曾回来。”那殷猛答道：“据孩儿看来，必然不在淮安。他若在那里，既与施公相得，又与父亲交好，岂有不从中调停之理？以此看来，定然还在家里。既然如此，孩儿便去走一遭，面请他来，好好息事。”殷龙道：“我儿前去固好，但他不认你，如何请得他来？必得要我写一封书信，与我儿带去方妥。

”殷猛道：“既是这样，父亲可急速作书，孩儿即便前往。”殷龙随即写书信，着令殷猛藏好书信，连夜偷出土围。

走了两日，已到朱家庄。先问了庄丁，朱光祖在家与否？恰好朱光祖自从到了淮安，在施公那里过了两个月，他又各处去看望朋友，耽搁了一个多月，不久才回庄来。殷猛便请庄丁进去通报。朱光祖听说殷龙的儿子，当即相请，各道契阔。殷猛便将书信拿了出来，递给光祖。光祖拆开，看了一遍，说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？现在贤侄那里，究竟是什么事情？可请一一说明。”殷猛便将以上各节，细说了一遍。朱光祖道：“这可不是令尊大人与贤侄等无辜遭屈吗？”殷猛道：“是！叔父明鉴。因此家父饬令小侄，星夜前来，务须请叔父大驾即日前去，好解此围。不然，一旦被官兵攻打开来，不但小侄一家难保，即合庄人众亦必生灵涂炭。务求叔父念家父的交情，与小侄一同前去，以救此难。”朱光祖道：“贤侄那里话来？今日已来不及，明日某当与贤侄同往，力解此围便了。”殷猛拜谢。

次日天明，即备了马匹，二人上马，追赶前去。看看已到，朱光祖先令殷猛回堡，他便至大营，往见天霸。到了营门，通了名姓，饬令兵丁进去通报。黄天霸等人听说朱光祖到此，只说是施公请他前来帮助攻打，断不料是殷龙请他来说和。大家欢喜，当即相请。朱光祖进入大寨，大家相见已毕，先叙了阔别的话，又问了出战的情形。黄天霸等也将上项各节情形，及近日交战事件，说了一遍。黄天霸首先说道：“难得朱老叔来帮助，这殷家堡指日可破了。”朱光祖听说大笑道：“黄老贤侄，只以为老朽前来是帮助你们诸位。老朽却有一言，请诸位贤弟、贤侄容纳。这殷龙向与老朽最为交好，也是多年弟兄。日前闻得人说，他抢了饷银，我就不甚相信。因他向来颇知礼法，必然有人诬害于他。后来又听说诸位带兵前来剿灭，近闻

殷家堡被官兵昼夜攻打，危在旦夕，我故星夜赶来。为的是：殷龙果有前项事情，倒也罢了；若是被人诬害，岂不屈杀好人？今闻诸位说他已经上书求和，足见此事实非他的本意。另望诸位看老朽薄面，停战数日，让我亲会殷龙，看他那里是何光景，再行计议。”大家听说，始知朱光祖前来说和。当下计全说道：“非是小弟等不遵台命，怎奈大人差遣，何敢以私废公？既如此说，朱大哥且前往一走，咱们暂行停战三日，专候你老回复，再作商量。”朱光祖大喜，即刻辞了众人，到了殷家堡。

殷龙早已知道，一闻朱光祖前来，即率领着四个儿子出来迎接。两人一见，俱各执手言欢，进了内厅。先令四个儿子见礼已毕，便分宾主坐下。朱光祖首先说道：“老哥，你被屈了！只恨小弟在施公那里，早走了一个多月；若迟一个月不走，也不至闹到这样地步。现在既要求和，老哥是个什么主见呢？”殷龙道：“愚兄前次上书求和，本来说是献出首犯，并将饷银如数交出。后来那黄天霸未允，只得且战且守。前两日愚兄在阵上，与一个小将对敌，见那小将人品颇好，武艺亦复高强。愚兄却存了私心：因为你侄女赛花，今年已十六岁了，他平时却有个志愿，说是武艺不如他的人，他情愿一世不嫁。前者你侄女也与那小将对打过一次，并且被那小将打败而回。他没有什么私心，但是做老子的，不能不代他留意。今彼此兵连祸结，愚兄的意思，意欲藉此为题，将小女配与小将。就烦老弟以前去说和，作为赎罪。但不知老弟意下如何，且不知那小将曾否婚配。”朱光祖听说大喜道：“老哥！你道那小将是谁？就是贺天保的儿子。施公因他盗回印信有功，特保举他为千总，在漕标当差，住在天霸那里。今年方十五岁，本领却是高强，而且智谋甚好，却未曾婚配。如果老哥愿意将侄女匹配与他，你老哥真是得了个快婿了！此事包在小弟身上，老哥你且放心

吧！”此时酒已摆上，殷龙便请朱光祖饮酒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七十回

朱光祖力主和议 施贤臣慨诺良缘

话说朱光祖饮酒之间，向殷龙说道：“我那侄女长得如此出脱，那贺人杰又生得仪表堂堂，真是一对天生的夫妇。将来作成了这段美事，老哥应谢我什么呢？”殷龙道：“如果从此罢兵，彼此和好，将来谢仪定然加倍。”朱光祖笑道：“老哥太小量小弟了。咱等作成这件事，咱自会讨谢，不怕你这老头儿作难，也不怕我那侄女儿不肯。将来再说便了。”大家大笑。于是开怀畅饮，尽欢而散。

次日，朱光祖即辞了殷龙，来到大营，与天霸说道：“你们这场恶战，两边都有些吃亏，却有一个人最讨便宜。”说着望着贺人杰道：“你且过来，我同你说话。”贺人杰走到光祖面前。光祖问道：“你今年多大了？”人杰道：“今年十五岁。”朱光祖道：“是了，你先给我磕头，我再告诉你。”人杰站在那里发怔，大家也不知所以。计全抢着说道：“朱大哥，你究竟是什么葫芦卖什么药？拿人家小孩子在这里作耍，何必呢？”朱光祖笑道：“我说出来，可是要人杰给我磕一百个头，我才依你呢！”黄天霸道：“你老只管说，如果应该磕头的，自然叫他给你老磕头。”朱光祖道：“我实告诉你，咱到殷家堡内见了殷龙，先说了些交好事情。后来他就请我说和。我就说了他许多不是。他就发誓说：非是他的主意，实在被族众诬

屈。我说这件事闹大了，若去求和，就便统帅应求，还恐大人不允。他再三又求我，我只得勉强应允。后来他又叫他女儿出来见我。这一见便触起一件事来，我想人杰年纪已不小了，也可以讨亲了。我见赛花模样儿又好，武艺儿又好，因此就说：‘你若要我叫他罢兵，我却有件事要你应允。你女儿今年已是十六岁了，那贺天保儿子今年十五岁，模样儿又好，武艺又出众，现在是漕标千总大老爷。若将你女儿配了人杰，这罢兵的事，包在我身上。’他听见我这话，便问：‘贺人杰可在这里？’我就说：‘你应该看见过了。’他说：‘可是那舞锤的小将？’我说：‘一点不错，就是他。’他还说：‘惭愧。’我问他：‘为什么惭愧？难道被那小将打败了不曾？’他说：‘我岂但被那小将打败，连你侄女儿也被他打败过的，可不是惭愧吗？’我问他：‘你既被他打败，想必他的本领不在你之下了。我要给侄女儿做媒，到底可允不允呢？’他听我说，真个是千愿万愿，再没有半个不字。现在已答应将女儿匹配人杰，藉此赎罪。”大家听了这一番话，才得明白。

天霸道：“若论平时，应该磕头敬谢。但是现在公事未清，何敢谈及私事？虽承你老美意，恐于公事上有些违碍。不必说人杰侄儿不敢应允，就是吾也不敢轻于应承。只是随后再议吧！”朱光祖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贤弟是定要拚个你死我活了。”天霸道：“非是某拘执，只因大人之命，不敢违背，只得有违台命！”朱光祖道：“若恐怕大人不行，我就前去淮安与大人面讲去。诸位若可体谅，免得咱去走一趟。就请你们据我的话，写封书去禀大人，将前后情节，细细写明，请大人批示，我等便可遵行。”天霸道：“朱大哥这个话儿，最为得体。我们就据你老的口气，作书去禀大人便了。”当下写了书信，将前后各情形，一一写好，差人星夜前去。过了五六日，施公的批示

回来，大家上前观看。但见上写着：

据禀已悉。即据朱壮士力保殷龙，实非本意，委系遭诬，姑从宽恕。着令将原解饷银如数交出，并为首要犯，押送来辕，听候按律惩办。至殷赛花由朱壮士促合，匹配贺人杰为妻，殷龙亦颇情愿；男婚女嫁，古礼皆然。贺人杰即作为出力酬劳，殷赛花即作为代父赎罪，着即邀同媒约，先行择日行聘，俟贺人杰年交弱冠，再行完娶可也！其余一切应办善后事宜，仍着朱壮士会同该副将等，妥为商酌。应解饷银，仍着参将关太、守备计全，克日护送到京交纳，毋得延误！切切此批！

大家看毕，朱光祖非常得意，黄天霸也是欢喜无限。当下就命贺人杰给朱光祖磕头道谢。贺人杰只是臊皮。此时郝素玉、张桂兰也都出来，望着贺人杰说道：“侄儿，现在有了老婆，就是大人了。可不能再有小孩儿的脾气了！”于是你一句，我一句，把他取笑，只说得贺人杰面上通红，站立不住，跑到张桂兰面前说道：“婶娘，你老可请他们不要取笑吧！怪臊皮的，咱可要急了。”张桂兰见他两只眼睛，已急得要流下泪来，又可怜又可笑，当向众人说道：“我替人杰说个情儿，等他大娶的时候，再闹新房吧！现在这小孩子，已臊得要哭了。”大家哄然大笑，方才住口不谈。此时合营俱已知道准备撤营回海州，是日营中大排筵宴，俱各尽欢痛饮。

次日，朱光祖便去殷家堡，说明各节。殷龙父子感激不已，当将银子如数缴出；又将首犯捆送到营，听候治罪。一会，又晓谕合堡人民撤防，各安本业，毋得再行借端生事。诸事已毕，殷龙又率领四子亲到大营，肉袒谢罪。黄天霸等亦款待甚殷。就此择了吉日，预备行聘。到了吉日，那男家黄天霸夫妇，代

做主人，备了礼物，就请朱光祖为女媒，计全为男媒。贺人杰这日打扮得簇簇生新，由朱、计二人带往殷家堡求亲。殷龙甚为欢喜，当日就出了庚帖。这日大排筵宴，直吃到日落，始各散席。朱光祖、计全仍带了贺人杰作谢而别。次日殷龙又亲自到营，给计全、朱光祖谢步。隔了一日，黄天霸带了贺人杰又去告辞。殷龙又备了许多礼物，前来犒师，又代黄天霸、计全、关太送行，并送众人。及至黄天霸撤队回营，面禀施公各节，施公亦甚喜悦。黄天霸命贺人杰给施公道了谢，诸事才算清楚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七十一回

贺人杰奉命接慈亲 关小西无意逢强寇

话说贺人杰自离山东，已经三载，这日忽然想起他的母亲。在前，本有书信寄回山东，接他母亲到淮安居住。他母亲居心要人杰在人前立些功劳，将来再讨一房家小，然后再去淮安居住，故此不曾来。现在贺人杰实在思念不已，这日便与黄天霸说道：“叔父、婶母在上，侄儿有件心事，要与叔父、婶母商议。侄儿自奉了母亲之命，到此投奔叔父、婶母，承蒙不弃抚如己子。又蒙大人破格看待，赏了官职。今复蒙叔父、婶母及大人等成全，给侄儿定下这婚事。叔父、婶母的恩德，固是感谢不尽。但是母亲远在家乡，侄儿一别三年，实在思念得很。意欲回去一走，看看母亲精神如何，稍尽为子之道。请叔父给侄儿在大人前请三个月的假，不知叔父意下如何？”黄天霸道：“这是贤侄的孝思，回籍省亲，自是正理。愚叔明日当代贤侄在大人前请假便了。但有一件，你母亲远在山东，贤侄又不免思念，最好一劳永逸，贤侄此去，就将你母亲接来，在此居住。贤侄既可朝夕侍奉；况贤侄且现已定下婚事，两三年后即要完娶，一家团聚，何等不好呢？贤侄你想这话是不是呢？”人杰道：“承叔指教，何敢不遵。但恐母亲不肯前来，那便如何是好？”黄天霸道：“这倒不难，就说是奉大人之命，特地着你回籍迎亲，以尽子职。你母亲听了这话，他必然肯来。

”

次日，天霸进了辕门，见着施公，便将人杰思亲，欲请三个月省亲的假回山东省亲，与施公禀明。施公当下说道：“难道小孩子不忘孝道，本部堂自应准许。但本部堂之意，母子各住一方，彼此究竟心悬两地。不若趁此就将他母亲接到此地，也不致悬念儿子。而况人杰既带本标，又不能常离职守，如此办法，倒觉一劳永逸。母子团聚，何等不好呢？天霸你看如何？”

黄天霸道：“承大人格外恩典，此是极好的了。副将回去，当将大人的恩典，告诉人杰，叫他就遵大人的命，去接他母亲便了。”施公点首。黄天霸退出，当即回衙。天霸便将施公准假省亲，并着令迎养的话告诉人杰。人杰道：“虽承叔父、婶母如此厚爱，不免要搅扰叔父、婶母了。只好随后等侄儿稍有寸进，再为报答吧！”张桂兰闻言大笑道：“到底是要讨老婆的人，也会说这样的客气话了。而况你叔父与你父亲，如同亲骨肉一般。便是你母亲来了，咱与你母亲也同亲姐妹一样。一家人有什么搅扰？”黄天霸听说也是大笑。张桂兰见了复又笑道：“明日去大人那里谢了假，并禀知回籍迎养，到各处辞了行，三日后便可动身。早去早回，好让咱与你母亲早得相见。”

贺人杰这才站起来，自去料理了一日。

次日，即到漕督衙门禀谢辞别。施公又将他传进去，吩咐了许多话，叫他赶紧将他母亲接来，听候差使；又叫施安在帐房内，取了一百两银子，赏他做了盘费。贺人杰再三不肯领，施公命他收下。贺人杰却不敢再推，又与施公重谢了恩，这才带着银子退出。回见天霸，便将施公赏银的话，告诉了一遍，天霸也自然感激。此时同衙各人，俱已知道，大家就来给他饯行。郝素玉因关小西解饷未回，不便请他筵宴，只得送了几样点菜，又买许多土产，送给他母亲，贺人杰不敢推却，只得全

收了。又去各处辞了行，道了谢。黄天霸也送了一百两银子，与他作盘费；又派了四名护勇，同他前往——随后好护送他母亲到淮。诸事已毕。这日贺人杰即拜辞了黄天霸夫妇，带着护勇回奔山东，暂且按下。

再说关小西、计全等，将饷银押解赴京，交兑已毕，领了回批，即便出京，仍回淮安供职。沿途上早行暮宿，渴饮饥餐。一路直至山东交界，到处闻说这两省界内，出了一个采花大盗，闹得不成样子；便是地方官妻妾，也有被他奸淫的，拐去的。所以自天津以至山东，无论军民人等个个皆知，大街小巷，无不纷纷传说。即便这样严拿得紧，那强盗还是照旧行事，不但不能将他擒获，连他的那个影儿，终不曾瞧见他一面。以致日久，那些被害之家，反而不疑是强盗，倒反疑到妖怪身上去，或有建醮拿妖的，或有延僧超化的。关太、计全沿途上得了许多见闻，心中好不纳闷。即要访拿，为民除害，却又不见形迹，不知姓名，连个风声儿都不知道，这是怎么拿法？只得赶着回淮安衙门销了差，再行与施公说明，请求办理。彼此商议妥当，就赶速起程。这日已到了徐州草桥驿地界，关太等就在那镇上找了客店住下。到了三更将近，关太正一觉睡醒，忽见有个人影儿在窗外一闪，就如风飘落叶一般。关太一见，立刻从铺上爬起来，提着倭刀迫了出去。计全此时也知道了，提了兵刃追赶出来。两人四面一看，那里有个人影？又四下寻找一回，一些影响都没有。只得仍自回房，取了火种，将灯点上。忽见桌上有封柬帖，计全拿起一看，但见上面写着：“赛罡风采花魁首蔡天化奉拜。”计全看毕，便低低地告诉关太说道：“那些采花案一定是这个人了。即知姓名便好办事。咱们且回去销了差，再作计议吧！”关太答应。两人复又睡了一会，已是天明，带着亲兵赶路，向淮安进发。不一日已到，当即到施公前缴了

回批。施公大喜，便令二人坐下。关、计二人就将以上各情节说了一遍。欲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七十二回

施贤臣聚议访淫徒 贺人杰省亲谢恩公

话说关太、计全将沿途上闻说各项奸淫案件，并在草桥驿客店，遇见蔡天化留柬露名各情节，一一向施公禀明。施公闻言，大怒说道：“如此强人，贻害百姓。若不严行拿办，以正国法，本部堂何以对朝廷而安百姓呢？计贤弟与关贤弟，你二人沿途不免辛苦，且各回衙暂歇。”关、计二人唯唯退下，自去与黄天霸等说知，不必细表。

且说这蔡天化，系关东人氏，今年才交二十五岁，是飞来禅师的首徒，却是一身好武艺，不但刀枪剑戟，件件精通，飞檐走壁，般般熟悉；他更有一个绝技，善运神功，任你刀枪厉害，皆不能在他身上动入分毫。那飞来禅师是极爱他的，后来因天化仗着武艺高强，又喜一色字，师父就将他赶出了门。他见师父将自己赶出，却正中心怀，便往来于天津、直隶、山东各处，专以盗劫财物、奸淫妇女为事。他有一种闷香，叫做鸡鸣断魂香，只要将那闷香烧起，总要到鸡鸣时候，女子才会醒来。及至自己知道，却又不知被谁人污辱。为此有含羞自尽的，不一而足。虽经各地方官悬赏缉获，无如他来无影去无形，又无一定的下落，故此拿他不住。这日因各处拿他得紧，又打听关小西等是施公面前得用的人，走此经过，沿途上不免听人传说，料定他们要在施公面前禀告的。又因施公向来专与他们为

难，江湖上朋友，绿林中豪客，不知被他拿办了多少。因此要显显自己本领，露出姓名，偏激他派人拿捉。蔡天化存了这个心，所以才在草桥驿留了柬帖，通了姓名，使关小西、计全知道，回去向施公说知，好使施公差人擒捉。这便是蔡天化始末原由。

且说关小西自见过施公，退出衙门，便去黄天霸那里见着褚标、天霸，说明各节，并将施公传知各人聚议的话头，又告诉一遍。次日天霸等皆齐集辕门，见施公请安毕，站立一旁。施公便命大家坐下。因说道：“昨日关参将、计守备解饷回来，说及由天津至山东一带，近有采花大盗，专门奸淫绅商士庶人家妇女，被辱之家不可胜数。虽经各地方官悬赏缉获，怎奈该盗行迹无定，不易擒拿。又据关参将、计守备声称，于徐州交界草桥驿地方，有人留柬帖，上写‘赛罡风采花魁首蔡天化’。本部堂之意，或者该盗不是蔡天化，却与蔡天化有仇，借此挟嫌诬害，亦未可料。诸位贤弟英雄以为然否？”当下褚标即应声说道：“大人的明鉴。在老民之意：那采花大盗一定是这留柬露名的蔡天化无疑。”施公道：“据老英雄所料自是不错，但是他犯法露名，却是何故呢？”褚标道：“大人有所不知，大凡有武艺的人，无论英雄好汉，以及江湖上朋友，除非不闹出事来，若是已闹出大事，总不肯缩头缩尾，嫁祸于人。就是这个蔡天化，明知所犯之事于国法难容，他却仗着武艺高强，又因该处各地方官拿他不住，他便目空一切起来。他料定此事终久要被大人知道，差人访捉他，却偏要显自己武艺高强。却值关参将等解饷回来，打从那道经过，他便留那么个柬帖，露出姓名，故意使关参将报知大人，由大人差人擒捉于他。偏叫人拿他不住，那才显他本领，显然如此。这天化既有此举，在老民看来，他的本领，恐亦不在我辈之下，只怕此人现已到了

淮安，不过我等大家认不得他罢了！老民还有一说，大人贴身，还要格外防备才好！”施公道：“据老英雄所言，这天化是有些难捉了。这便如何是好？总不能使他逍遥法外，扰害良民，让那些闺阁佳人，含羞莫白！”褚标道：“那蔡天化如此行为，怎么能容他幸逃法网？但不过不宜太急，在老民之意，最好不动声色，先将他形迹访查确实，然后合力去擒，较为妥当。不知大人意下如何。”

施公正欲开言，忽见黄天霸在旁大怒，便向褚标说道：“你老为何长他人之志气，灭了我等的威风？难道那蔡天化有三头六臂不成？就他真有三头六臂，须放着我众兄弟不死，也要将他擒获住了，碎尸万段，给那些被辱之家申雪。照你老这样说，慢慢地捉他，倘一日不将他捉住，民间多被一日之害；不但如此，还要给他笑我等无能。我黄天霸是不能忍的！”褚标道：“贤侄所言，急于为民除害，固是贤侄的好心，不避艰难，敢为敢作。但老朽有句话要问贤侄：你可知道他现在何处？譬如当面见之，你可认得他吗？”天霸一闻此言，顿觉语塞。褚标复哈哈大笑道：“贤侄！依老朽的主意，定然是明查暗访。等有了实在消息，那时再并力合攻，不怕他插翅飞去。便是老朽也可助诸位一臂之力。”施公道：“老英雄所见正合某意。黄贤弟不必性急，就照老英雄这样办法也罢了！”褚标道：“虽然如此说，大人左右还须每夜得两人，轮班保护才好。得到那人消息，将那人捉住，大家就可庆太平宴了！”大家答应，又议论了一会如何明查，如何暗访的话，这才退出。

再说贺人杰由淮安起身，早行夜宿，在路上非止一日。这日已到家中，见着他母亲梁氏。在贺人杰是说不尽的那依恋之意，在梁氏也是说不尽的爱惜之情，本是极喜之事，更是极乐之事。那知乐极生悲，他母子二人倒反相视无言，对着面流下

许多泪来。觉得这三年之中有许多话，竟不知从那里说起，对面流了一回泪。还是贺人杰破涕为笑道：“母亲，你老人家近来身体还健康吗？孩儿自那年离了母亲去到淮安，不觉已经三载，何日不思念你老人家？刻刻想回来走走，无奈不得脱身。

”梁氏听说，就把人杰拉到怀中来，望着他笑道：“难得孩儿有志向上，显亲扬名，不必说为娘的心上欢喜，便是你父亲在九泉之下，也要喜欢的。”于是贺人杰就将大闹殷家堡，奉命婚配殷赛花，以及迎养的话说了一遍。梁氏听了，好不欢喜。当下又问道：“孩儿，那殷家女子模样儿生得如何？你可不要害臊，照实说与为娘知道，好使为娘放心，为你欢喜。”人杰见问，便带着又细说了一遍。梁氏更加欢喜，当下即命人杰将带来四名护勇安顿住下；一面料理择日动身到淮。毕竟梁氏何日起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七十三回

思尽孝幼子承欢 因贪心老成遭骗

话说贺人杰回至家门，见了母亲梁氏，将奉命迎养的话细说了一遍。梁氏见儿子做了官，前来接他，自是满心欢喜。当下就料理起来，收拾有半月光景，诸事已毕，择定日期动身。在路上行程，非止一日。这日已至淮安城外。贺人杰即着带来的护勇先进城通报。黄天霸知道，一面命人出城接迎，一面命人将房屋打扫洁净，以便盟嫂安住。不一会，梁氏已与贺人杰来到。黄天霸即与张桂兰迎接出来。梁氏下了驮轿，张桂兰先让他进去。到了内室，黄天霸先给梁氏见了礼，又命张桂兰相见。梁氏回礼已毕，张桂兰让梁氏坐下，早有丫环献上茶来。梁氏便说道：“小儿在此，一向承叔叔、婶娘照顾，提拔他成人，愚嫂实是感谢不尽。”黄天霸、张桂兰也道：“便是侄儿在此，诸多简慢，有照就不到之处，还望嫂嫂包容！”梁氏谢道：“当今之际，就是同胞叔侄尚有如同寇仇的呢！何况异姓叔侄，抚养犹如己子，教养兼全。再说照应不周，却要怎样才好？”张桂兰又谦让了一会。此时带来的物件，已纷纷搬运进来，梁氏见黄天霸在那里招呼，委实过意不去，即命人杰进去自为收拾，将所有物件安放妥当。张桂兰即邀同梁氏到后面看了一回。梁氏复又谢道：“多累贤妹费心，实在过意不去，只得随后图报吧！”张桂兰道：“姐姐何必如此说，咱与姐姐虽

是异姓妯娌，却有你叔叔与大哥当日那番情义，如同骨肉一般。

”梁氏听说，知道张桂兰是个心直口快的人，也就答应。张桂兰大喜。此时日已正午，外面已开了饭，丫环进来请他二人吃饭，张桂兰就将梁氏邀了出来，彼此坐下。张桂兰道：“姐姐请来用饭吧。”于是二人吃了饭，张桂兰又帮着梁氏在房内收拾了一会，他两人就在房内畅谈起来，彼此倒着实投心合意。

梁氏忽想起一个人来，因问道：“咱曾闻你侄儿说起，此间有个褚老爷子，是怪疼你侄儿的。这褚老爷子现在这里吗？”

张桂兰道：“在这里。”梁氏道：“愚姐要去见他，给他行个礼，并谢谢一向关切。就请大妹着人出去通报一声，好使愚姐前去。”张桂兰答道：“愚妹倒把此事忘了，幸亏姐姐提起来。这褚老爷子可真是怪疼侄儿的，就是大人面前，也是他代侄儿说了许多话。姐姐既已到此，却是应该给他道谢；况且他前日还记念着姐姐与侄儿，不知何时可到这里。他老人家真是个好肠古道人也！”说着就命人去外面通报。一会子家人进来回道：“褚老英雄说：挡贺太太的驾，断不敢当。如果贺太太定要出去，也可请贺太太见见，随后就好常见了。”张桂兰听说，一面拉着梁氏往外就走，一面笑道：“这个老儿真讨厌，你听见那种半推半就的话吧！”梁氏觉也好笑。说着已到外面，便与褚标行了礼，又道谢了一回，这才与张桂兰进来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日，贺人杰一早到施公那里禀到，并禀明已将母亲梁氏接来。梁氏又取许多土仪，分送张桂兰与褚标。又取了一份，着人送与郝素玉。接着郝素玉又过来相见。隔了一日，张桂兰又备了一席盛筵，给梁氏接风，就请郝素玉相陪。郝素玉又备了一席请梁氏，便转还张桂兰的东道。梁氏隔了一日，也备了一席，复请张、郝二人。由此你来我往，好不亲热。更兼贺人

杰朝夕侍奉，曲意承欢，梁氏甚为欢喜，这也不必细表。

且说清河县境坂浦地方，多系盐倌居住。内中有两家盐倌：一个姓李名唤成仁，一个姓刁名唤祖谋。这刁、李二家，即是贴邻居住，虽不能称为通家之好，却也颇谈得来。李成仁居心忠厚；刁祖谋却是奸险无匹，更兼家道贫穷。这一日，刁祖谋忽然心生一计，走至李家门首，喊了一声：“李家仁兄回来吗？”李成仁见有人来问，他即走了出来。见是刁祖谋，便请他进去。刁祖谋道：“老哥此趟出门，一定是得法的。”李成仁道：“什么得法？不过料理些未完事罢了。”彼此就谈了一会，见是晌午时候，李成仁留他午饭。饮酒之间，在先无非说些经纪的话。酒至半酣，刁祖谋忽然叹气说道：“小弟是苦于本短，看着一场大利不得到手，只好让着旁人去得。”李成仁原来为人虽然忠厚，却有一层，利心太重。刁祖谋又深知他是见利忘义的，故此拿这个话去诱他。

那里知道李成仁听是此话，不知是计，却认以为真，因问道：“刁兄]你说什么一场大利，这话可真吗？”刁祖谋道：“怎么不真？而且是千真万实的事。现在有个南京客人，贩了百十箱绸缎，到海州、徐州以上一带贩卖。不意走到海州，才知徐属以上一带，去年被了水灾，无人爱买，仅靠海州一处销售，那里能销得许多？若再盘运回去，往来水脚，沿途关税，更不上算。因此那南京客贩贬价贱售。若得数百金，将这宗绸缎买下来，随后再卖出去，虽不能对本对利，五分利钱靠得住的。小弟是短于财，见着此等大利不能到我手，你道可惜不可惜吗？”李成仁道：“如兄所言，究竟要多少银子，才得将这票货买下来呢？”刁祖谋道：“大约至少也须五百两纹银。”些时刁祖谋已早料定李成仁入了圈套，因此说道：“小弟昨日已经向友人借了一百两，自己凑了一百两，打算前往海州先买

他一半。后来听人说起，那南京客人虽然贱价销售，却也不肯分起售出，须要一起售去。小弟闻得此言，虽有二百两银子，仍是毫无用处，因此就将这一百两银子，就还了那个朋友。”李成仁道：“刁兄，你那一百两银子虽已还去，如果有人与你合本去做，这一百两银子可拿得回来吗？”刁祖谋道：“拿是拿得回来，那里有人肯与我合做呢？”李成仁道：“你如果真拿得回来，我便出三百两银子，与你合做。”刁祖谋道：“此话真吗？”李成仁道：“谁骗你来？”刁祖谋大喜，即刻吃完了饭，辞别而去。到了晚间，果然带了二百两银子来，当时交与李成仁道：“我们后日便可动身，约定一早下船。我先在码头上雇定船只等候，你可随后就来，愈早愈妙。”李成仁答应。刁祖谋辞去。此时李成仁的妻子王氏知道此事，却不以为然，就极意阻拦。李成仁不听。到了第三日，天将微明，就起来带了五百两银子，出门而去。不一会已至码头，刁谋早已在那里守候。便将李成仁邀至酒店内且饮三杯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七十四回

图财害命反告诬栽 托梦申冤据情互控

话说李成仁与刁祖谋同至酒店坐下，祖谋说道：“李兄清晨到此，尚未用点。”即招呼店小二打了一角酒来，又做了些面饼，二人就对饮起来。李成仁不知其中有计，那里晓得刁祖谋已暗带了蒙汗药，等到酒将饮毕，刁祖谋便将蒙汗药放入酒中，又斟了一杯与李成仁饮，说道：“饮此一杯，我们便吃些面饼，好动身赶路吧，船已是雇定的了。”李成仁即将那蒙汗药酒饮了下去，接着就吃了些面饼，腹中已饱。二人带了包袱，一齐出门而去。走了一会，那酒已是药性发作，李成仁便向刁祖谋道：“刁兄！我头晕得很，不能走了，你且搀扶着我，同到船上睡吧！”刁祖谋没法，只得扶着李成仁慢慢前行。刚走到一个僻静河口，是向来无人经过的地方，那时节李成仁万难行动了，只觉得一阵眼花，就跌倒在地。刁祖谋看了大喜，当即赶上前来，找了一块大石头，用绳索缚在李成仁身上，复拖到河口，往河中一放，他便将所带的银子全行收下，据为已有，便绕道仍自回家，将银子安放好了。

到了午时，老刁走到李家门首向内喊道：“李兄！为什么耽搁在家，害我在那里等到这时候，都不见你前去，却是何故？”李成仁的妻子王氏听说，赶急开门出来，看见是刁祖谋来问。王氏便惊讶道：“刁伯伯！你怎么说我家大爷没有去？我家大

爷天将微明，就带了包裹去了。莫非他走岔了路？”刁祖谋道：“我约他去的码头，是直通大路的，怎么会走错呢？”王氏道：“既是直通大路不会错的，这就奇怪了。伯伯且请回去，我家大爷去是去的，到了那里，不见伯伯，他必定也要回来，再叫他到伯伯那里去吧！”刁祖谋答应回去。到了晚间，刁祖谋又走过来问道：“李兄曾回来吗？”王氏道：“便是我也在这里疑惑，不知为什么到此时，还不回来。”刁祖谋登时变了脸怒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你们串通一局，谎骗我那二百两银子，叫你在家糊混搪塞。老实告诉你，我姓刁的也不好惹。你要放明白些，把那银子还我，两相罢休了。我且再等他一夜，到明早若再不将银子交出，不要怪我无情了！”说罢，怒冲冲而去。王氏听了，好不着急，当下即着家僮向各亲友家寻找，那里寻得到？王氏更加着急整整啼哭了一夜。到了天明，刁祖谋反过来催逼。可怜王氏不知是中了计，只得央着刁祖谋：“先到各处找寻，总要将丈夫寻回来，还你的银子吧！”刁祖谋始尚故意不行，既而勉强应允，复又说道：“嫂嫂！我是看你女流，照你这样光景，大约是真不知道你丈夫躲藏何处。我且再限你三日，你可赶紧着人寻他。倘三日之后，还不还我银子，我一定到县里告他谋骗了。”说罢，又大怒而去。王氏听了这话，可怜急得他要寻死觅活。幸亏他家内丫环、仆妇再三相劝，只得仍请了许多人，帮着他四处找寻他丈夫的下落，一连又寻了三日，那里有个影响？刁祖谋届期又至，王氏只得仍然回答他不曾回来。刁祖谋便恶狠狠地说道：“你不要瞒混了，你丈夫是一定与你串通的了。也罢，我合该与你丈夫是有些口舌，明日我们到县里去说吧！凡事经到官，都要有个水落石出的！”说罢掉头而去。

王氏听说他要到县里去告，这一吓非同小可，当即着人将

自己的哥哥请来商议。他哥子原系清河县学的生员，名唤王有章，为人亦极诚实。王有章听见妹子要被刁祖谋拉到县里告状的话，那晓得他一听此言，比王氏还要怕些，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倒是李成仁平时用的家僮，名唤王福，他还有些主意，当下说道：“大奶奶不要着急，刁祖谋如果去县里控告，大奶奶不敢上堂，奴才愿去县里。不但与他对质，还要告他将我主人藏匿，反来诬告串骗我家，就此勒令他交主人呢！”王氏被王福这一句话提醒了，心中反倒疑惑起来，一人坐在房中，不觉蒙胧睡去。忽见他丈夫李成仁走进房来，满身的衣服湿淋淋，如同水内拖起来一般。正欲问他如何这等模样，又见李成仁苦着脸向自己说道：“我悔不听贤妻之言，致有今日之祸。尚望贤妻念结发之情，代我申雪，抚我幼子。虽在九泉，也要感激的。”说罢，忽然一阵清风，登时不见了。王氏惊醒，听了听正交三鼓。他放声大哭。这一哭，把那些家僮使女都惊醒了，全赶着进来，问是何事。王氏便将梦中所见，细说了一遍。只见家僮王福也哭着说道：“果不出奴才所料，一定被刁祖谋见财起意，将主人害了。等到天明，奴才便与大奶奶前去县里控告，直告他图财害命。他若狡赖，就请县太爷勒令他交人，若交得出主人，我们情愿认诬；他若交不出主人，一定要他抵命。”王氏此时也有了主意，居心要代丈夫申冤。

等到天明，王氏就带了家僮王福，一齐到了清河县堂上，一面就将那面大鼓敲得冬冬地响，一面口中喊道：“求县太爷申冤呀！”此时清河县陈文亮刚梳洗已毕，忽听外面有人击鼓申冤，即刻吩咐坐堂，将喊冤的人带上堂来审问。家丁答应，也就立刻出来，将差役传齐。陈知县升了堂。当有值日差将王氏带上，跪在下面。王氏磕了个头，说道：“求太爷申冤呀！”陈知县先将王氏打量一回，见他是个正经人家的妇人，就开

口问道：“汝姓什名谁？有何冤枉？可从实诉来。”

王氏又磕了一个头，说道：“小妇人王氏。丈夫李成仁。住居坂浦，向以销售官盐为业。只因五日前，有帖邻刁祖谋，前来小妇人家内，伙合小妇人丈夫前往海州贩卖绸缎。小妇人丈夫素来忠厚，当时就允与刁祖谋合本，约定三日后一齐动身。到了动身这日，天将微明，小妇人的丈夫就带了银两出门去——因刁祖谋约定丈夫愈早愈好，他在码头上先等。丈夫出门后，小妇人以为丈夫一定同刁祖谋去了。不意到了晌午时候，刁祖谋忽然回到小妇人门首喊道：‘李兄！你为何在家耽搁，到这时候还不去？把我等到这会。’小妇人听说，不觉诧异，当即告诉他，说：‘丈夫于天明时，已经带了银两寻你去，怎么说他未去？’刁祖谋又道：‘委实不曾去的。’小妇人便说道：‘既是伯伯未曾等到，我丈夫莫非走错了路不成？’刁祖谋又道：‘若说走错了路，此去码头一直通大道，断不会错的。’小妇人也就疑惑起来，复向刁祖谋说道：‘伯伯既不曾遇见我丈夫，等我丈夫回来，叫他到你家去吧！’那里知道一直等到晚上，丈夫都未回来。小妇人固自着急，遂疑惑丈夫果真昧良，将他银子骗去藏匿不出。只得央求他宽限三日，准我将丈夫寻回，与他结理。因此小妇人就央了许多人四方找寻，那里有个影响？小妇人正在烦闷。不意昨夜三更时分，在睡梦中忽见丈夫回来，满身湿淋淋，如从水里拖出来一般，望着小妇人说道：‘悔不听你之言，致有今日之祸。’并嘱小妇人代他申雪。小妇人听了此言，正欲问他被何人所害，忽起一阵阴风，登时不见。小妇人惊醒，正交三更。因此知道丈夫被刁祖谋图财害命，特冒死前来，求县太爷申冤理枉！”陈知县听他申诉了一遍。正欲问王氏那“悔不听你之言”一句，忽见值堂的书差，送了一张状词上来，毕竟这张状词内是何案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七十五回

刁祖谋欺心对质 李王氏上控鸣冤

话说陈知县见值堂差送上一张状词，打开一看，原来就是刁祖谋控告李成仁“因财串骗，远匿无踪”，求饬提家属押交一案。陈知县看罢，回头问原差道：“这告状的人，可在这里吗？”原差禀道：“现在外面。”陈知县道：“可将他带来，候本县审问。”原差答应下去。陈知县这才问王氏：“本县问你：你说你丈夫托梦于你，叫你给他申冤。但是你丈夫所说‘悔不听你之言’，究竟你曾对他说什么话来？说与本县知道。”

王氏道：“太爷容禀：只因那日刁祖谋到小妇人家内，与丈夫谈了一会，不知为何。小妇人因刁祖谋这人平时极其奸诈，就劝丈夫不要与他合本——为的丈夫老实，恐怕弄不过他，现在有本钱出去，将来无本钱回来，就怕他一人盘剥去。小妇人丈夫却不曾听信此言。也断不料老刁图财害命，将丈夫害了。所以丈夫托梦前来向小妇人说的那句‘悔不听你之言’，就是我拦阻丈夫不要与刁祖谋合本的话。太爷的明鉴：丈夫实在死得好苦。总要求太爷申冤！”说罢，又连连磕头。

陈知县听说，沉吟了一会，即命人将刁祖谋带上。只见原差禀道：“刁祖谋业已到案。”当下刁祖谋跪在下面。陈知县便开口问道：“你就叫刁祖谋吗？”刁祖谋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

陈知县喝道：“刁祖谋你为何图财害命，谎骗李成仁合伙，

将他害死，反要诬告他见财串骗？你可从实招来！现在尸亲已经将你告发。若有虚言，定即严刑讯问。”刁祖谋又磕了一个头，向上说道：“太爷的明鉴：小人与李成仁合伙是实，若谓图财害命，小人却不知从那里说起。况且小人行将二百银子送交与他，并未见他有银子出来，岂有图财反将银子送去的道理？若说小人将李成仁害死，究竟有何凭据？李成仁之妻素来悍泼，难保不因小人要告他丈夫见财串骗，他先将这个图财害命的大题目，在太爷前控告，逆料太爷见此人命重案，必然提审小人，又逆料小人一经太爷提讯，就可从中央人说和，再不追问。等到事毕，或一二年后，李成仁再行出来，即使小人向他说说话，那时事隔一二年，却又毫无凭据，如何与他说得起话来？即不然，他隔一两日，暗地使人将家小搬居他处，他反得安闲自在。太爷的明鉴：却不能被他蒙混过去。总要求太爷一来追他串骗款项，二来治他诬告之罪！不然小人不但失去银两，还要担那图财害命的罪名，那里担受得起？”

陈知县正要驳诘，只见王氏在旁哭道：“青天大人呀！小妇人的丈夫，实是被刁祖谋害死的呀！他说小妇人串骗他的银两，小妇人的丈夫避匿不出，求太爷即着他指出小妇人丈夫避匿处所，将小妇人丈夫交了出来。小妇人有了丈夫，情愿任诬反坐；若交不出来，还求太爷明察！”刁祖谋听说，便向王氏驳道：“你可不要在青天大人案前撒泼。你将你丈夫藏匿起来，我知道他现在何处？我如果知道，我便要求太爷签差提他来。”陈知县听了他们两造的说词，俱是有理，便又沉吟了片刻。又问王氏道：“你丈夫是何时出门的？”王氏道：“是天才微明就带了包裹出去的。”陈知县又问刁祖谋道：“你既与李成仁贴邻居住，应该约他一齐出门，为何先自前去，要在码头上等？你又为何先将银子交付与他？既是他真与你合本，尽可各

带银两，俟到地头再行交出不迟。此中显有情弊，快讲！”刁祖谋道：“太爷容禀：小人所以不与他同行者，因小人尚多俗事，要去料理；又因李成仁托小人雇船，所以小人才先走，为的是预先将船定好，李成仁一到便开，免得耽延时刻。若谓将银子先交付与他，这也是小人脚踏实地之处。因小人家贫，无人与小人合本。难得李成仁答应，若不将银子先交与他，恐他回想起来，又不与小人合本，所以小人先将银子交付，使他放心。”陈知县听了，亦似有理，一时难以决断，只得着两造取保，暂行回家，听候复讯。过了两日，陈知县又讯了一堂，仍是毫无头绪。陈知县也就着急，便密饬心腹到外面察访。一连访了几日，竟访不出一些消息。

这日陈知县适有公干，到淮安漕督衙门，见施公面禀要事，就将这案两造供词，顺便带在身上——准备见过施公禀明公事，就将这案情供词呈上去，请施公的指示。主意已定，带了供词，即便动身。这日来到淮安，见了施公，先将原禀的要事细细禀过；正要禀告这件事情，却好施公问道：“贵县那里，近来还有什么疑难的案件？”陈知县见问，正合心怀，因即答道：“卑职正有一件案情，要求大人指示！”说着，便将刁祖谋及两造供词呈送上去。施公接过一看，首先见着刁祖谋这个名字，就有些不悦；及至看了他的状词并供词，已知大略。又将王氏状词看了一遍，随即问道：“贵县却以此案如何办法？究竟曲在谁人？”陈知县道：“卑职正因两造俱似有理，而刁祖谋似较有不实不尽之处。卑职也曾悉心访察，却毫无头绪。屡想用刑将刁祖谋审问，怎奈不能指出他的实在曲处，因此不敢滥用刑罚。还求大人指示才好。”施公正欲将案中是非曲直明白告诉陈知县，忽听大堂上一阵喊冤之声，施公即命施安出去，观看是何人喊冤。

施安答应，出来见是一个妇人，带了一个家僮，头顶状词，跪在那里听候。你道这人是谁？就是李成仁的妻子王氏。他因代丈夫申冤心急，清河县不能判断，久闻施公办了许多无头案件，又打听得知县已到了淮安，他便带了王福，连夜赶来，求施公申冤。施安将王氏状词接了过去，当即叫王氏在那里听候。王氏答应。施安将状词拿进去，走到施公面前，在旁站定，先回了两句道：“喊冤的是个妇人，说是他丈夫被人害了，求大人申雪。”说着，就把状词呈上。施公接过看了一遍，又递与陈知县看。道：“贵县你看这张状词，内中所说各节，本部堂看来无一字虚假，而且实在情急。若果串骗刁祖谋的银两，他断不敢到本部堂这里来告。”陈知县唯唯。施公又道：“贵县且稍坐一会，等本部堂亲自问他一遍，方知虚实。”陈知县躬身道：“是。”施公即命升堂。施安赶快出来，叫人伺候。立刻书差人等，俱已齐集。施公升堂已毕，坐在上面，即命带王氏听审。差役一声答应，立刻将王氏带上，跪在下面。王氏便往上磕了一个头，施公留神细细将他看了一回，只见泪流满面，神色惶惶。因问道：“你丈夫究竟被何人所害？你可从实诉来，本部堂定代你申雪便了。”王氏便将以上各情，申诉了一遍。施公便命他退下，候将刁祖谋提案再行复讯。毕竟如何审问刁祖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七十六回

据案推详终求定讞 严刑审问立破奸谋

话说施公退堂，到了书房与陈知县说道：“本部堂方才审问王氏，委系情急上控，并无虚假告词。就烦贵县将刁祖谋押解来辕，听候本部堂亲自研审。”陈知县唯唯退下，也就即日回至清河。施公复将陈知县带来两造的供词，细心推详了一遍，心下暗道：“是了，这刁祖谋素来贫穷，且与李成仁贴邻居住，李成仁的家道，他必尽知光景。李成仁家道虽说饶余，却是好利心重。刁祖谋平日知其本性，欲要图他财帛，必因无由可入，所以特设此计：先以甘言诱他，知他心动，再以现银安住他的心，使他不生疑惑，然后再一网打尽。又怕被李家告发，复又托言，说他等了许久不见前去，反而倒说李成仁串骗他的银两，好站住自己脚步。不然，他与李成仁贴邻居住，何不约他同行？即便李成仁托他雇船，尽可先期将船雇定，然后与他同往，何以要先在码头等候？又谆嘱李成仁愈早愈好，其中显有情弊。且据王氏诉称，李成仁天将微明，就提了包裹出门。如此看来，一定是刁祖谋先用抛砖引玉之计，将李成仁骗入圈套，然后在码头僻静之处，趁着天将微明，无人行走，就于那里将李成仁谋害；取了银两，先送回家，再去李成仁家，假称李成仁未曾前去，这是一定无疑了。又据王氏诉称，李成仁托梦回家，见他满身皆湿，欲令王氏代他申冤，又说‘悔不听你之言，致有

今日之祸。照此详察，李成仁定是为刁祖谋抛入河中，以致毙命。且待刁祖谋押解到此，本部堂再行彻底追究，就可水落石出的了！”

不说施公仔细推详，且说陈县令回衙，将刁祖谋先行寄监，准备明日亲自押解到淮安听审。次日正欲起行，地保来报：“昨夜三更时分，经渔人高光斗网得男尸一具，年约四十岁左右，背后绑有青石一块；系人故意绑缚，抛弃入水，因此禀报。现在高光斗已一并带到，候太爷的示！”陈知县见报，忽然心下一动，暗道：“这男尸莫非就是李成仁，因刁祖谋图财害命，将他抛入水中？且待本县前去相验毕了，再做道理。”想罢，即命地保：“预备尸场，候本县亲点相验。”地保答应退下。到了午后，陈知县即带了仵作，前去芦苇港相验。不一会，到了尸场，陈知县升坐公案，即命仵作检验。旋据仵作喝报：“验得尸身委系因酒后为人绑缚，抛弃入水身死。”陈知县据报，出位周视一遍，遂命书差填明尸格。一面命地保暂行棺殓掩埋，俟招寻尸属认明，再行给领。陈知县打道回衙。又将渔户高光斗带上堂来，讯问一遍，遂即交保释放。将来如要对质，再行候传陈知县即将尸格带在身边，就于当日押解刁祖谋，前往漕督衙门听候复讯。

不日已到淮安，陈知县先到督辕禀见。施公当即传见。陈知县进内参见已毕，施公命他坐。陈知县禀道：“奉提之刁祖谋一犯，卑职已将他解到，候大人的示下。”施公道：“该犯既已解来，可即着先寄山阳县监内，候本部堂明日亲提严讯。”当令施安传话出去。自有清河县原差，将刁祖谋解往山阳县寄监，不必细表。陈知县又向施公禀道：“卑职昨日派差，押解该犯起程，忽据芦苇港地保报称：该处渔户高光斗，网获男尸一具，单身有绳索绑缚，背后并缚有青石一块。卑职闻报，

当即亲往相验。并据仵作喝报，委系酒后为人故缚，抛弃入水身死。卑职复又亲视一周，与仵作所报无异。卑职的愚见：李王氏控告一案，难保非刁祖谋有意图财害命，将李成仁抛弃入水身死。李王氏所控李成仁托梦申冤，李王氏又见他满身透湿。据此看来，似觉已有先兆。不过李王氏现在此地，是否该氏之夫，无人前去相认。”施公道：“贵县将尸格填明吗？”陈知县道：“尸格已经填明，现已带在身上。”施公大喜道：“既有尸格，这就易办了。”陈知县便将尸格呈上。施公看了一遍，即刻传齐差役升堂，将李王氏带来复讯。

一会子，李王氏已到，跪在下面。施公问道：“李王氏，汝控刁祖谋有意图财，将你夫害死。本部堂且问你，你夫那日天明出门之时，身上所穿的是什么衣服呢？你可细细说来，本部堂可代你申冤。”李王氏磕了一个头，说道：“民夫那日出门，身上所穿的，是玄色湖绉马褂，米色土绸袍子，蓝布套裤，玄色布鞋。”施公一面看那尸格，一点不错。因将渔户网获尸身一具，说了一遍。李王氏见说，不觉放声大哭。施公说：“李王氏你不必如此。刁祖谋现在已经提到，候本部堂明日讯问明白了，便可代你夫申冤，你且好好退下。”李王氏退了下去。施公退堂，便与陈知县道：“贵县所言的那具尸身，经本部堂刚才问他，李成仁出门之时，身上所穿是何衣服，据该氏所诉，与那尸格一些不错。该尸身为李成仁无疑。明日只须将刁祖谋复讯一堂，是否为他谋害，便可明白了。”陈知县唯唯道是。当下施公就留陈知县在署便饭。用饭已毕，陈知县告退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日一早，陈知县已经进来。施公命传齐差役升堂，并令往山阳县监，将刁祖谋带来验审。一会子由清河县原差将刁祖谋解到。施公即与陈知县一起升堂，刁祖谋跪在下面。施公将

刁祖谋一看，见他满脸奸相，施公已知道他不是善人。便往下问道：“刁祖谋，你控李成仁串骗，藏匿不出，你可将以上情节细细诉来，或本部堂好代你作主。”刁祖谋见问，即磕了一个头，便将如何合本，如何被串骗的话，枉说一遍。施公大怒，说出青石绑缚李成仁坠水之事，即命夹棍严讯。刁祖谋熬不过，只得招认。施公即判：秋后处斩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七十七回

蔡天化二次露真名 老褚标一议捉强寇

话说施公申明刁祖谋图财害命一案。退堂以后，正欲宽衣，忽见王殿臣进来禀道：“千总奉谕寻访蔡天化，现在该贼已有了下落。请大人示下，传知黄副将等，一齐前去并力捉拿。”施公听了，好生欢喜，当时传知各人，赶速随同王殿臣前去捉拿。

你道王殿臣如何知道蔡天化的下落呢？原来蔡天化自那日草桥驿留柬露名之后，本来就要暗地跟随关小西、计全来到淮安。只因他闻说徐州一处美貌妇女甚多，耽搁了好些日期。这日蔡天化在一个酒楼上饮酒，那酒楼名唤做“一醉楼”，要算得淮城里第一座酒馆。蔡天化就在那里独自小饮。忽见楼上走下一人，仿佛差官打扮。那酒堂的小二一见，立刻立在一旁，垂着手喊了一声：“王老爷。”那人上得楼来，就在里面一间房内坐下。那店小二也就跟着进去招呼，且是应酬不迭。蔡天化见了，就有些疑惑，当时并未开口。停了一会，店小二到了蔡天化面前，问蔡天化还要什么菜，蔡天化先要了两件菜，趁此就问道：“那房间里坐着的那个人，他姓什么？你为何那样应承他，却是何故？”店小二道：“你老有所不知，那人姓王，名唤殿臣，是总漕施大人衙门里一位千总。这王老爷在施大人面前颇为得用。平时却不常来饮酒，偶尔来了，待我们极其宽

厚的，赏我们的小钱，说不定一样比正帐还多。所以我乐得殷勤地去招呼他，是想他老人家多赏些钱。你老不要笑话。”蔡天化听了，也就微笑了一笑，暗道：“原来就是施不全那里的人，咱何不趁此就叫他带个信回去，使黄天霸那个小子知道，叫他前来会咱呢！”主意已定，又自斟自饮起来。蔡天化将酒饮毕，便将店小二叫到面前问道：“咱吃了多少银子酒菜？算明白了，咱就走了。”店小二道：“连酒共菜，一共八钱三分；外加小帐是我们的。听你老人家赏给是了！”蔡天化道：“咱知道了，现在身上未曾带钱，代我权记在帐上。午后到城外天齐庙内向咱领取。”店小二闻言，好不诧异，暗道：“这人看他象光棍，怎么竟来吃白食？向来又不认识他，怎么叫我代他记帐？”一面暗想，一面带笑说：“你老不要见怪，我们这个铺子内，向来是不赊帐的，皆是现钱交易。而且与你老初会，你老虽叫我们到天齐庙内去讨，又不知你老姓什名谁，这不是叫我们去白跑一趟？还请你老现惠吧！”蔡天化见说，忽将两眼一睁，一声大喝道：“好个有眼无珠的小子！你要问咱的名姓，你可站稳了。咱就唤做赛罡风采花魁首蔡天化！你若识时务的，快快给咱将帐记上，午后到天齐庙内向咱去讨，咱断不少拿一文。若有半个不字，你可不要怪咱眼睛里认得你是跑堂的店小二，拳头上可认不得你了！”说着就将左手在桌角一拍，只见那张桌子角如刀削的一般，已削去一角。店小二一闻此言，知他就是蔡天化，已是吓得魂不附体；又见手这一起，他已将桌角剁了下来，更是不敢声张，只得抱头鼠窜，跑下楼去。

此时王殿臣早已听见，如在从前，也早已跳出来，与他交手了。只因蔡天化声名大了，一个人拿他不住。又因他说出住在天齐庙内，王殿臣心中暗想道：“明明是他知道我在这里，

有意说把我听，叫我前去与他交手。我若出去与他动起手来，能够胜他也还罢；若再打败了，我这淮安城里，就不能住了。况且他既说出姓名住址，分明叫我们去捉拿，料定他决不逃走。我不若还是不出去的好；等他走过，再回去送信，约同大家一齐到天齐庙拿捉，也觉得稳当些。”主意已定，即向壁缝内，将蔡天化认了个真切，以便一同大家前去，好认明捉拿。蔡天化将自己的姓名住址报了出去，也料定王殿臣不敢出来与他交手，他也就下楼去了。此时楼上的酒客，等蔡天化走过，大家就议论起来。有的说：“蔡天化不象做强盗的！”有的说：“蔡天化真是好武艺！”还有的说：“施大人正在那里各处访拿，他竟敢明目张胆出来，是要自寻死的！”议论纷纷，不一而足。王殿臣听了也是好笑，赶急算了帐，走下楼去，赶回衙门，报与施公得知。

施公传齐各人，连褚老听见，也就一齐进来，商议捉拿之计。当下施公说道：“方才据王殿臣来报，说是蔡天化现在此地，他已见过本人。诸位贤弟，看怎样前去捉拿？”黄天霸见问，便将如何见着蔡天化的细情，问了一遍。王殿臣也就将上项的情形说明。黄天霸不由得气往上冲，即向施公说道：“大人的明鉴。这没有什么计策。蔡天化既在天齐庙，副将等即刻前去捉他便了！”褚标当即拦阻道：“黄贤侄，你不必性急。依老朽的愚见，咱们此时不必前去，还是在衙门里等候，可一面各处理伏起来。他到夜间见咱们不去，他必然到此探试，那时出其不意，将他擒获住了，实做个以逸待劳。若此时就大家前去，反要被他笑咱们无见识。”施公听了，也觉有理，即向黄天霸拦道：“黄贤弟，老英雄所言甚合吾意。你等就照老英雄这样办法便了。”黄天霸实在气忿不过，怎奈施公拦阻，不敢违拗，只得勉强答应下去。当时就议定黄天霸、关小西二人，

在施公卧房内保护，计全、李昆在施公卧房外埋伏，何路通、李七侯在书房外埋伏，贺人杰、褚标在夹苍内埋伏，王殿臣、郭起凤、金大力在二堂内外埋伏。又将张桂兰、郝素玉二人传来，令他们各处巡风，帮同接应。商议已定，到了点灯时候，大家皆饱餐饮食，带了兵刃暗器，各处埋伏起来。那夜并不多点灯火，仍同平时一样，若作毫无准备之状。

大家等到二更时分，不见动静。看看又到了三更，仍是毫无影响，大家都有些着急。黄天霸正在施公卧房内，与关小西说道：“咱不懂，褚老叔专代那个蔡天化小子说话，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。”关小西正欲回答，忽见窗外有个黑影子一晃。黄天霸递了个暗号，立刻提着刀将窗格推开，飞身出来。关小西不敢走开，也就打了个暗号，与各人知道。张桂兰、郝素玉二人，是早已瞧见，正欲递信与黄天霸，已见黄天霸飞身出来。当下仨人即刻蹿上房檐。四面一看，见施公卧房上面立着一个人，手内提着单刀。黄天霸一见，便大声喝道：“蔡天化小子不要走！你认得黄天霸老爷吗？”只听蔡天化答道：“天霸你这小子不要逞强。咱老爷特来会你，与你比个高低！”天霸一听大怒，立刻飞过房檐，向着天化就是一刀。天化也不格架，将左手往天霸的刀口上一迎。只听咯瞪一声，天霸的刀犹如砍在石头上一样。天霸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将单刀抽回。才要复一刀，向天化肋下刺去，天化的刀已向天霸胸前砍来。不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七十八回

众英雄大战天齐庙 蔡天化小住藏春楼

话说蔡天化、黄天霸二人在房檐上交起手来。一来一往，约有十数个回合。黄天霸暗暗赞道：“怪不得褚老叔料他武艺高强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如此扎手。若要捉他，倒觉有些费事。”蔡天化也暗自夸赞。

且说张桂兰见黄天霸战蔡天化不下，也就提着刀飞了过来，出其不意，认定蔡天化肋下就是一刀。蔡天化实在眼快，说声：“来得好刀！”这一刀就往下面一磕，复一转刀背，将张桂兰那把刀掀在一旁，趁势就一刀，向张桂兰胸前刺到。张桂兰往后一缩，一转跳到蔡天化左边。蔡天化正欲掉转身躯来战桂兰，天霸已早又一刀，向天化肩背砍到。天化也不躲让，一面用肩背向刀一迎，一面执定利刃，向张桂兰便刺。黄天霸见他避刀枪，心中好生着急，正欲拿暗器伤他，只见蔡天化说声：“不好！”已飞下房檐。你道这是为何？原来贺人杰在对面屋上，见天霸、桂兰二人战他不住，便暗暗取出金钱镖打来，以为这一镖打去，必然将蔡天化二目打瞎了，好让黄天霸趁势擒拿。那知蔡天化实在眼快，才将黄天霸、张桂兰两把刀分开左右，瞥眼见对面屋上有人将手一扬，向他双目打来，他早知道是暗器，如果要让是万让不去，只得说声：“不好！”将头一低，一个箭步，跳下屋去。黄天霸一见他飞下

房檐，也就取出金镖，认定蔡天化腿上打去；张桂兰也就飞出袖箭，向他脑后射来。那知蔡天化他练的本领，不必说金镖、袖箭，任你什么暗器，要想在他身上，都不能伤他；只有两处照门是他的要害；那两眼、两腋，他是刻刻防护着的。所以贺人杰将金钱镖打来，他便赶紧跳了下去。蔡天化正跳落地面，只觉脑头、腿上都有两样暗器打到，他也毫不介意。却好关小西舞动折铁倭刀，从施公卧房内跳了出来，接住蔡天化便杀。黄天霸、张桂兰见两般暗器俱伤他不得，也就噗噗一齐飞将下来。却好郝素玉又舞动绣鸾刀前来助杀；贺人杰也从对面房檐上直蹿下来，五个人将蔡天化团团围住，在院落中间大杀起来。只见蔡天化抖擞精神，力战五将，毫不介意。斗了有一个时辰，不但拿他不住，且未曾伤他分毫。

此时却恼了关小西，大喝一声，舞动折铁倭刀，向蔡天化左右前后乱砍下来。蔡天化一面迎敌关小西的那把刀，一面防护着自己的要害，得空还要向黄天霸等人还上一刀。就此又斗了好一会，只见关小西的那把折铁倭刀，本来锋利无比，又兼他杀上气来，将吃奶的力气，皆贯足在这把刀上，因此一撒手，向蔡天化顶门劈下。蔡天化见这一刀甚是厉害，赶将手中的刀往上一迎。不意关太的刀用力过猛，又因锋利异常，也算得削铁如泥，吹毛即断。蔡天化的刀才迎靠上去，只听喀嚓一响，又听当啷一声，天化的刀已折成两段在地。蔡天化知道此刀厉害，将自己的刀折断，手无寸铁，何能厮杀？也就不敢恋战，抽个空举起双拳，先向贺人杰面门打来，虚晃了一下。贺人杰赶紧往开一让，蔡天化回手一拳，出其不意，认定黄天霸肩背上一击。黄天霸冷不提防，被中了一拳，“哎呀”一声，反倒退两步。蔡天化就趁这个空儿，已飞上房檐，大声喝道：“尔等这些小子！有胆气的，明日到天齐庙内，与咱再比个高低。

咱今去也！”说着就蹿房越屋，早已不知去向。

此时已将天亮，各人也安睡一会。次日起来，施公复聚众议道：“蔡天化如此厉害，若不设法将他拿住，不但是心腹之患，而且闾阎必定受害不浅。”黄天霸道：“副将等今日准备会合全力，前往天齐庙捉拿。若不将他擒住，誓不回署。”施公道：“黄贤弟此言差矣！我料蔡天化今日必不在天齐庙内，昨日所言，是其诈也。”褚标道：“大人虽料得不错。在老民看来，蔡天化必不逃走，他正要在此大显武艺，若就此逃去。他还恐惹人耻笑。今日正该会合全力，前往擒拿。且到那里，再行见机而作。”施公道：“既是老英雄所料如此，本部堂之意，还要请老英雄同他们一行。不知老英雄尚肯臂助否？”褚标道：“老民当得效力。”于是大家饱餐饮食，一齐带了兵刃，出了衙门，直往天齐庙而去。

不一会已至天齐庙内，大家一拥而进。蔡天化是早已预备，知道他们今日必来。一见大家进来，即便迎出，向众人说道：“咱们今日比试，你是大众齐上，还是轮流而来？”褚标听说，赶着应声说道：“咱们每人与你各斗五十合，轮流转战，尔敢应承吗？”蔡天化道：“就便是一百合，却又何妨。谁先过来见个高下？”话犹未了，只见金大力手举齐眉镗铁棍，跳上前来，认定蔡天化顶门，就是一棍打将下来。蔡天化说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赶着将双刀往上迎住，身子向旁边一跳，趁势一个猿猴摘桃，先将左手刀向金大力面上一晃；金大力赶着用棍来迎，蔡天化已将右手的刀，向金大力腿上刺去。金大力躲闪不及，小腿上已着了一刀。李昆看得真切，大喝一声，跳了过来，手起刀落，直向蔡天化砍去，招拦隔架，战有三十余合。李昆看看抵敌不住，计全即提着刀，上来轮换。李昆、计全二人，又勉强围战了二十余合，也是不能取胜。大家皆轮流已遍，蔡天

化并未分毫受伤。此时大家皆已急了，一齐拥上，你一刀，他一锤，你一拐，他一剑；更有许多暗器，如李昆的弹子，张桂兰的袖箭，黄天霸的金镖，郝素玉的软索锤，皆纷纷打下，毫不中用。贺人杰也就将金钱镖掏出，手一扬直向蔡天化两腿飞来。蔡天化看得真切，就趁此借机，先将头一低，让过金钱镖，复大笑一声道：“尔等这些本领，咱已全领教过了；各种暗器，咱也见过味儿了。咱可要饮酒吃饭去了，咱们再会吧！”说着两脚一蹬，由平地飞上屋檐。黄天霸等一见，也赶着一个个追了上去，蹿屋越房，赶了许多地方，终是赶他不上。忽然见蔡天化往下一跳，黄天霸也就赶了下去，登时就不知他的去向。急得黄天霸等怒目咬牙，与他誓不两立。此时，那蔡天化已不知去向，众人又各处搜寻一回，终不见个形迹，大家复又会合，一齐赶回衙门，再作计议。

那里晓得黄天霸等才到衙门见了施公，正欲回明情形，施公已拿出一张简帖，递与天霸等人观看。大家环视一遍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咱蔡天化特地前来给你送信，黄天霸等那班小子皆被咱杀败，你可再请武艺高强的人前去捉咱。咱限尔一年，如若捉咱不住，咱就要把你捉去了。”大家看罢，又恨又愧，好不难受，连褚标也觉惭愧起来。施公见他们俱有愧色，反用好言安慰了一会，大家才退了出去，互相议论设法捉拿天化不表。再说天化自从天齐庙别了众人，又到施公那里留了柬帖，他便缓缓行去，仍暗暗回到天齐庙内。取了些银两带在身旁，复又出去，庙内和尚一个都不知道。天化复出了庙门，心中一想：“咱此时往何处去呢？不若前往藏春楼取乐一回。”蔡天化如何取乐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七十九回

妓女无心窝留巨盗 狗儿畏罪首告强徒

话说蔡天化要往藏春楼取乐。你道这藏春楼是何所在？原来这藏春楼是淮安城内数一数二的妓馆，馆内有十数个妓女，皆是名震一时。惟有一个金玉姑，更是超群出众。蔡天化初到淮安，就到了那里住了两宿。这两日与施公那里两相争斗，因此未去。现在已与黄天霸等比试过了，他便来与金玉姑取乐。等至天黑，天化便走了进来。鸨儿、龟奴见是熟客，也便笑迎出来道：“我道是谁？原来是蔡二爷。请里面坐吧！”说着就迎了进去。蔡天化走进金玉姑房内坐定，早有人送上茶来，蔡天化问道：“玉姑娘往那里去了？”当有鸨儿答道：“方才被河坊街王八老爷家接去陪酒，一会儿就回来的。你老请坐一刻，小的先去叫两个姑娘来陪着。”蔡天化道：“很好，快去叫来！”鸨儿答应，转身出来，就喊了两个进去。

蔡天化一看，见那两个一个十七八岁，一个十四五岁，虽不如金玉姑美貌，倒也不甚讨厌。只见那两个妓女走到面前，先请了个安，站立面前低声问道：“老爷贵姓？”蔡天化笑道：“咱姓蔡。”便随问那两个道：“你们唤什么名字？”十七八岁的道：“我唤小红。”那个十四五岁的也答道：“我唤小宝。”蔡天化便将小红、小宝，一手拉一个在两膝上坐下。又问小宝道：“你今年十几岁了？”小宝道：“我今年十四岁。”又

问小红道：“你今年多大年岁了？”小红道：“我今年十七岁。”蔡天化道：“你两个会唱曲子吗？”小宝道：“我是才学的，唱得不好。小红姐姐唱得绝好的京调。”蔡天化听了大喜，就叫小红去唱。小红也不推辞，就叫人取了一把胡琴过来。小红接在手中，且先拉了一会，就将胡琴上的弦子校准，然后调着腔，唱了起来。蔡天化一面静听，一面与小宝戏谑。一会子小红唱完，蔡天化喊了一声：“好！”便问小红道：“你唱是唱得好极了，可是咱但知你唱得好，可不知你唱的是些什么。你告诉咱吧！”小红抿嘴笑了一笑道：“你老别客气吧！我知道我不会唱，还请你老包涵些儿。”蔡天化听说也笑道：“咱真不知你唱的是什么，谁骗你来？你快讲吧！”小红道：“我方才唱的是《捉放曹》。”蔡天化道：“这《捉放曹》是怎么一回事儿？你明白地说了吧。”小红道：“是曹操先被陈宫捉住，后陈宫又把他放了。就是这么一回事。”蔡天化道：“原来这就唤《捉放曹》。”又问小宝道：“你会唱什么呢？”小宝道：“我是更不会唱的。”小红道：“他的昆腔唱得最好。你老叫他唱罢！”蔡天化听着，就逼住小宝唱昆腔。小宝推辞不过，只得央着小红吹笛，他也唱了一出《佳期》。蔡天化听了，更是一句不懂了。又笑问道：“你这个把戏儿好不闷人，只管唧唧咧咧，胡闹不清，究竟唱的是些什么？”小宝道：“是唱的一出《佳期》。在唐朝有个莺莺小姐，给张公子瞧见了。那时张公子就爱上莺莺，要与他成就好事，怎奈不得到手。却也好，莺莺有个丫头，唤作红娘。张公子就买嘱了红娘，给他牵马。红娘就答应张公子，把莺莺的心说动了。这日红娘就约定了，张君瑞公子，在花园书房内相会；又把莺莺约了出来，给他两人成就好事，他自己却在书房外面等着。这曲词是写红娘在此思想那张生、莺莺两人在里面的动静。后来有人编首曲子，就

叫做《佳期》。”蔡天化听罢大笑道：“原来就是这样。”

正说之间，只听门帘一掀，走进了个人来，笑着说道：“蔡二爷！你为什么这许多时，都不到我这里来？贵忙吗？”蔡天化见是玉姑回来，赶着撇了小宝、小红，迎上前去，一伸手将玉姑的手拉住，顺便就在旁边一张椅子上坐下，将玉姑抱入怀内，先将他的脸看了一遍。说道：“你今日的酒饮得不少了，你那春心想也要动了。”玉姑见说，两手将他推开，走了过去，在对面那张椅子上坐定。便问道：“你还没有吃饭吗？”蔡天化道：“便是咱要吃饭，也等你回来。咱们一道儿吃，才觉得有趣。”金玉姑听说，便笑着说道：“隔了有半个月才来，还要说这些米汤话，你不怕臊吗？”说着便掉转头来，向着小红、小宝谢道：“有劳二位妹妹给我陪客了。”小红、小宝答道：“一家之人，何必这样客气！”说着就站起身来，向蔡天化道：“二爷请坐，我们少陪了。”小红、小宝要走，被蔡天化留住。当下就叫人摆下酒来，金玉姑、小红、小宝陪着蔡天化，四人同饮，说不尽那般快乐。

不表天化饮酒取乐。且说这院内有个打杂的，唤作胡狗儿，可巧叫他到金玉姑房内上菜。他一进了房，见着蔡天化就是一怔。蔡天化却不曾留意。胡狗儿上了菜，赶着跑到领班的房内，悄悄向领班的王二说道：“二爷，咱们院内要出事了！金五姑房内，现今接了一个强盗了。”王二一听，慌忙问道：“你这是怎么说？玉姑娘房内是个熟客，前已来过两次，还在这里住了两宿。你怎么说他是强盗？”胡狗儿道：“他不是姓蔡吗？”王二道：“他正是姓蔡。”胡狗儿道：“那更不错了！”王二道：“你怎么知道他是强盗呢？”胡狗儿道：“昨日我寻贾老爷去，才走到天齐庙门外，见那庙里拥着许多人。我便问作什么呢？就有人说道：‘施大人派了黄副将等一千英雄，现在

在庙里捉拿什么采花大盗蔡天化。’我听见这话，就挤进庙内，躲在旁边偷看。但见黄天霸老爷，还有十几位老爷、两位女将，都在那里与蔡天化厮杀。斗了两三个时辰，忽见蔡天化就平地上跳上房檐，逃走去了。黄老爷等人也就追赶上去。我看了一会，见不曾拿住蔡天化，我就回来了。方才到金玉姑房内上菜，见着那个客人，正是采花大盗蔡天化。所以特来告诉二爷，好早些作准备，不要被施大人那里的人知道了，说我们家窝藏大盗，那些罪名是洗不清了。”王二一听，已吓得魂不附体，忙与胡狗儿商议道：“据你这样说，你有什么好主意呢？”胡狗儿道：“在我看来，去到施大人那里赶紧报案，请他老人家派人前来拿。无论拿得住拿不住，我们就可没事了。”王二听说，又道：“既这么说，你就赶紧前去一趟，请他老人家那里派人来捉拿。”胡狗儿道：“我去是去的。但是我们家里不必惊动第二个人，也不要告诉谁，还照常关门，与平时一样。若把他惊走了，等到施大人来捉他已逃走，那时他们必然说我们买放。我们还是个不了。”王二答应。胡狗儿便立刻出了门，一口气飞跑到漕督衙门。先到门房里，向那个值门的说道：“大爷！小的姓胡，名叫胡狗儿，是藏春楼妓馆里打杂的。特地前来有要紧的机密事，跪禀大人。请你进去禀一声，不可迟缓。”那值门的见说，又看胡狗儿那种慌张样子，忙问道：“你有什么事，你可先告诉我，好给你进去禀大人。”胡狗儿没法，只得向着值门的耳边低低说道：“蔡天化现在我们家里呢，请大人前去捉拿吧！”那值门的听说，不敢怠慢，遂立刻飞跑了进去禀明。施公一面传密令黄天霸等，一面将胡狗儿唤了进去，问明一切。胡狗儿见了施公，先磕了两个头，然后细细禀了一遍。施公大喜，即命施安取了五两银子赏与他；等各人来到，叫他带领同行。不一刻，黄天霸等人得了这个信息，大家都一齐而

至。一个个见了施公问明一切，立刻就叫胡狗儿带路，飞奔往藏春楼而来。毕竟蔡天化能否擒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八十回

落妓院强盗误遭擒 解公堂淫徒再逃脱

话说黄天霸、关小西、计全、李昆、金大力、何路通、李七侯、褚标、贺人杰、王殿臣等十一人，跟着胡狗儿飞奔向藏春楼而来。不一刻已到，当有胡狗儿先走进去，悄悄地去告诉合院人等，并先招呼他们，切切不可声张。合院的人都知道了，一个个敛声屏气，皆当作不晓得一样。胡狗儿复走出来，将黄天霸等人带了进去，指明所在。胡狗儿复又出来，将大门仍然关好了，自己便躲在旁边。黄天霸也就悄悄地与大家议道：“我与李五哥、李贤弟三人先上楼去；计大哥与贺贤侄可蹑足潜踪，在楼屋上面接应；褚老叔、关大哥、王大哥、郭大哥四人，可在楼下把守。难得有此机会，此番若再捉不住他，我们就枉为人了。”大家答应称是。于是黄天霸、李昆、李七侯、计全、贺人杰五人，就将腰带束了一束，计全、贺人杰二人，首先一个箭步，就飞上屋楼，真如风吹落叶，一些声息全无。接着黄天霸、李昆、李七侯三人，也就飞上楼屋，就着檐口用了个猿猴坠枝的架落，倒挂下来。隔着楼窗一看，见房里尚有灯光明亮。各人取出朴刀，轻轻地将楼窗拨开，三人齐下房檐，又用了个燕子穿帘式，由楼窗内穿入房去，还是轻轻地蹑足潜踪，脚踏实地。见上首桌上点着一盏灯，李昆急将熏香取了出来，就灯上点着，顺便噗一声将灯吹熄。三个人尚未动手，

敛声屏气，又听了一会。只听那床上呼声如雷，又听见接连两个喷嚏。黄天霸知道他已受了熏香的气味，因此睡熟过去。

黄天霸等仨人进来，见他一些儿也不知道。黄天霸等知道他已动弹不得，即拔出刀来，跳至床前，将帐门一掀。李昆把火种一亮，只见蔡天化紧抱着金玉姑并头而睡。黄天霸赶上前去，即将蔡天化两手扳开，把金玉姑向床里一推，又把一床薄被掀起半边，但见蔡天化赤条条如死的一般睡在床上。黄天霸急将单刀提起，在蔡天化腿上用了力，连搯了四五下；只见蔡天化的两条腿乱动了几阵，并未有甚伤痕。黄天霸等见了，也觉诧异。当下哪敢怠慢，李七侯便在旁边衣架上，取了一件衣服，把蔡天化的下身盖起来，即刻取了绳索，将天化翻过身来，四马倒攒蹄捆个结实。此时黄天霸等仨人把他放下地，随即招呼屋上，计全、贺人杰听见，也就由楼窗内进去。李昆又将火种取出，把灯点了起来。褚标同关小西等在楼下，也知道蔡天化已擒住，便招呼了合院的上下人等起来。藏春楼的人听见招呼，也知道蔡天化被捉住，大家也把心放了下来，一个个寻着火种，各处的灯光重复点起。这一惊动，便吓坏了许多住客。那些住客从睡梦中惊醒，听说捉住强盗，这一吓却也非同小可只吓得他们乱抖，跪在那里，不住声地“求大爷饶命”呢！且不说各住客、妓女、鸨母等乱乱纷纷。

再说黄天霸等见合院的打杂人等，俱已起来，各处的灯光，俱已点得明亮。当下即会合了大家，先将蔡天化送下楼来，一起在那里看守——等至天明，再行押解回衙，听候施公发落。一面又叫院内的鸨儿取了凉水上楼去，将金玉姑胸膛上用凉水喷了，将他唤醒。鸨儿答应，立刻取水上楼，如法炮制。果然不到半刻，金玉姑已是醒来；睁开二目，不见了住客，只见院内的老鸨在那里叫唤。他便问道：“妈妈！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蔡二爷如何不见？他到哪里去了！”鸨儿见问，便答道：“姑娘再不要提那个蔡二爷了！你道他是个什么人？原来是一个有名的大盗，唤作什么蔡天化。幸亏胡狗儿送信去，已被施大人那里的人捉住了，此刻放在楼下呢！我也是施大人面前那位黄老爷叫我上来，将姑娘唤醒，怕的是等到天明，还要将姑娘带去，一同审问呢！姑娘你可不要怕，如果将你带去审，你千万不要说别话；只回他个接客是有的，其余一概都未知，包管你没事的。万万不可说出胡狗儿前去报告的话来！”金玉姑听了这番话，真个吓得三魂少了二魂，七魄只有一魄，不觉大哭起来。那鸨儿赶着又安慰了一回，金玉姑这才不哭了。便胡乱将衣服穿好，坐在床沿上一人叹道：“总是我的命苦，既已流落烟花，将皮肉卖钱，还要惹出这一场无辜大祸，这是从那里说起。又接了一个强盗进门，若果托菩萨保佑，念我苦命，到了施大人那里不受苦恼，仍然放我活命回来，我从此就削发为尼，死也不吃这碗饭了。”不言金玉姑自说了一回。再说那些住客，及各房内的妓女，打听得金玉姑房内接了一个强盗，现在被黄天霸等已经捉住，专等天明押解到总漕衙门审问治罪，这一起住客与各妓女，才算惊魂甫定。

看看已是天明，蔡天化此时业已醒来。知道已经被人捉住，也不懊悔。便睁开二目四面一看，只见黄天霸等，皆团团地围住那看守。蔡天化看罢，望着众人大声笑道：“你等这一起小子，好不惭愧！咱爷爷误被尔等捉住，终不能算尔等的功劳！”黄天霸等听说，也出口骂道：“狗强盗！任你胡作胡为，也有了今日。眼见得死在头上，还敢逞强！”蔡天化复又笑道：“这皆是爷爷贪恋烟花，偶尔大意，才被尔等这一起小子捉住。不然，任尔等再用平生之力，也不能损动咱一根毫毛。如尔等这些没用的东西说情，给咱爷爷做儿子，咱还不愿意呢！”当

下褚标便向天霸说道：“咱们可以回去了！”黄天霸答应一声，立刻吩咐藏春楼的人，取了一根杠子，就将蔡天化四马攒蹄倒抬了起来。又命将藏春楼的领班王二、妓女金玉姑二人带了，便一齐押解出门，直往总漕衙门而去。回到衙门，黄天霸先进去禀报。

施公得知蔡天化已经捉住，立刻升堂。先将领班王二、妓女金玉姑带上堂来，审了一遍。玉姑、王二只认了个接客是实，其余一概不知情。施公早已知道，也就不再追问。即命二人跪在一旁。喝带蔡天化审问。蔡天化被抬到公案面前，仍是四马倒攒蹄那样子。他不等施公问他，便向着施公说道：“施不全！你不要问了。咱爷爷误被你手下的一起小子捉住，你就照例问罪吧！咱也没有别样口供，就是一个采花大盗；所做的案子，咱也记不清楚，多着呢！”施公也不往下追问，就照他的话录了口供。当时就提了朱笔，判了个“斩立决”，即刻要就地正法。黄天霸等一见施公判下，个个抖擞神威，雄赳赳，气昂昂，立刻将他重新背绑。忽见蔡天化大笑一声，向众说道：“尔等小子不要追赶，咱爷爷去也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话犹未了，只见绑他的那根绳索，一段段堆在地上，蔡天化已飞身上了牌楼。黄天霸等说声：“不好！”也就立刻追了上去。蔡天化一见，早已揭了许多乱瓦，纷纷掷将下来。黄天霸等反被打伤了两个，不能近前，瞥眼间已不见蔡天化的踪迹。毕竟如何再拿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八十一回

老褚标两议捉强徒 蔡天化一心访名妓

话说蔡天化武艺高强，在公堂上挣断捆绑绳索，复行又逃脱。当由黄天霸等奋勇追赶，已经不知去向。仍旧在逃未获。黄天霸等只得依然回到衙门，在施公前请罪。施公道：“诸位贤弟不必介意。蔡天化当堂逃脱，诸位不可稍懈，竭力购线擒拿就是。”黄天霸等齐道：“副将等仰蒙大人宽宥，不加疏忽之罪，副将等虽赴汤蹈火，终要将蔡天化复行捉住。但不知该盗今日逃走，又向何处藏身。须得暗地缉访，得有消息，才可合力去捉。此非急切之事，还求大人宽限才好。”施公道：“诸位贤弟，但须各处购线，加意擒拿，不必定限日期，只要将他捉住了就是。”黄天霸等道：“以副将的愚见，拟求大人飭令闭城三日。并通飭各客店、妓馆、酒楼，以及庵观、寺院，一律知悉：遇有面生可疑之人，前去游玩、沽饮、投宿等情，赶紧前来禀报。仍责令各地方地保认真访察；并通飭邻境各府州县营汛，一体悬赏，设法擒拿，或者易于为力。”施公听罢，也就答应，一面飞飭各城门暂闭城三日，一面悬示晓谕合城居民，关闭城门，系为搜擒在逃巨盗蔡天化，以安众心。并飞飭邻境各府州县营汛一体协拿。黄天霸等即刻就退出衙门，先在城内分头查访一遍。到了晚间，各人又暗地在酒楼、妓馆、庵观、寺院，加意访查。一连访了三日，毫无形迹，只得据情禀

告施公。

且说蔡天化由公堂脱越之后，当时因手无寸铁，又兼身无衣服，便在一个僻静所在藏躲起来。到了天黑，打算仍暗地回到天齐庙中，去取他的衣服。及至走到城下，见城门已经关闭，他便越城墙而去。悄悄地到了天齐庙，换了衣服，取了银两，又将兵刃藏好，挨到天明，也就向别处去了。

再说黄天霸等，虽各处购线缉访，仍然毫无消息。这日，褚标便与施公议道：“蔡天化缉访无着，不知他现在何处。在老民的愚见，思得一法，可以赚他前来，但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”施公道：“老英雄既有妙策，也可大家商量而行。”褚标道：“蔡天化来去无踪，又不知他窝藏何处，老民意在邻境摆一擂台；就借大人之名，欲招众天下英雄，明为国家储材，实为蔡天化逃逸无踪，合力用心，设法捉拿。蔡天化是个自恃才能的人，一听了此言，居心要在大众前显个武艺，必定前来打擂，那时再合全力捉他，或者可以捉住他。况擂台一开，天下有武艺的英雄，也就闻风而至，因此得两个武艺出众的人帮助，说不定。”施公听了此话，虽未一定答应，也觉有些道理。当下便说道：“老英雄所言，虽甚有理，本部堂且再商量是否能行，便请老英雄作为台主。”褚标听说，觉得有些不大愿意，也只得说道：“大人且商量定，再定行止也好。”说罢退出。

过了两日，施安送进一角公文，施公打开一看，是淮安府转据东安县详称：该县义勇村武举曹德彪请设擂台，欲招取天下英雄，给他的女儿曹月娥择婿，稟请东安县。东安县不敢自擅，所以详明施公。施公将这件公文看罢，当下就将褚标、黄天霸等传到书房，与大家说明此事。黄天霸道：“大人的意下如何呢？”施公道：“前承褚老英雄议设擂台，以为可以诱捉蔡天化。本部堂明知此计甚妙，诸如建造擂台，不无耗费库款，

因未及遽行照办。今既该府县详禀前来，本部堂便想将计就计，批准下去，让他们自行搭盖。等到临期的时节，如果蔡天化悍不畏死，敢到该县擂台，那时再将他设法擒拿。如果曹德彪父女果真武艺出众，请他帮同捉拿。诸位贤弟及褚老英雄，以本部堂之言为如何呢？”褚标欣然说道：“大人就此批准下去，到了临期，蔡天化包管前去，那时候务要将他捉住的。”施公听说大喜，当下就将淮安府的来文批准，发了出去。褚标等人也就退出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准备前往东安县打擂台，捉拿蔡天化，暂且按下。

再说蔡天化这日到了河南开封府，寻了客店住下。当有店小二前来招呼，蔡天化即叫他先打二角酒，拣两件有口味的菜来。店小二答应下去，当下拿了二角酒、四碟菜，摆在桌上。蔡天化将酒斟了一杯，端在手中喝了一口，又拣了一筷子菜吃了下去，便问店小二道：“你姓什么？”小二道：“咱姓洪，名唤洪四。”蔡天化道：“你是这本地人氏吗？”洪四道：“咱就是本城的人。”蔡天化道：“咱且问你，这河南古称繁华之地，想那烟花中的所在定是不少。你可知道这里那一家有出色的好媳妇子吗？”洪四见问，不知这媳妇子就是婊子。原来关东一带的婊子，皆叫“媳妇子”呢！洪四便问道：“你老说媳妇子，这是怎么讲？”蔡天化道：“你不懂吗？咱告诉你，这媳妇子就是婊子的别名。咱们那里皆是叫他媳妇子的。”洪四听了，这才明白，当下答道：“你老不知道，这里人叫婊子是唤做粉头的。你老是问有什么好出色的粉头。这里粉头却也不少，皆是些家常货。只有枇杷巷柳二家，新到的一个粉头，唤做花月英，是南边人，今年才有十五六岁，生得真是美貌异常；而且唱得一口顶好的京调。咱们这里那些乡绅老爷们，谁不与他来往？还给他起了个绰号，唤他做盖河南，因此这花月英，

就高抬声价起来。平时见了客，真要那客人模样儿好，钱钞儿好，方肯招待他。若有一件不到，他见了一面，第二次再也不肯出来陪他了。还要一件，若是有人要在那里住宿，除去外面的使用不算，他要三十两一夜，还要客人是个标脸；若生得丑陋些，便是三百两，他也不肯给他住宿。生得可真出色。就是那性情儿太傲些，眼眶儿太大些，瞧不起人。”

蔡天化听了，暗道：“咱不管他性情儿傲，眼眶儿大，等一会儿，咱便去他那里会他一会。他果然殷勤相待，咱就使三十两银子在那里住下，也不算什么大事。他若有些儿不到，咱便黑夜里去与他宿了，他又怎奈咱何？”心下想罢，便向店小二说道：“枇杷巷离这里要多少路呢？”店小二道：“离咱们这里不远，出了门向东，走彩衣巷，过落星桥，再向南一直走，过双珠巷，再向西就是枇杷巷了。不过只有二里之地，你老要去吗？”蔡天化道：“咱正要去见识见识。”店小二道：“你老既要去，咱给你老领道儿便了。”蔡天化道：“好！等咱饮过酒，你便领咱前去。”店小二复又笑道：“咱可真发昏了，和你老讲了这半天的话，还不曾请教你老尊姓。咱可不该死吗！你老贵姓呀！从那里到此？也得见教。”蔡天化道：“咱姓蔡，由关东到天津、山东、徐州、淮安有事。现在刚从淮安到这里，做些买卖生意，寻找两个朋友。”店小二笑着走了出去。一会儿蔡天化酒已吃完，便唤店小二领他去访看花月英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八十二回

东安县德彪摆擂台 万家村光祖访良友

话说蔡天化饮酒已毕，将包裹安顿停当，即令店小二洪四，领他前往枇杷巷，访那粉头盖河南。一路行来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已至枇杷巷内。店小二洪四走到柳二家门首，正欲推门进去，忽见两扇大门上，贴着府县的封条。洪四看罢，不胜骇异，因转向蔡天化道：“你老可来得不巧，不知怎么他家门上贴了封条，想是闹出事来，被府县封了。”蔡天化闻言，甚为不乐，因道：“你去左右的人家打听打听，看他所犯何事，被府县官封门。现在搬往那里？”洪四答应，即走到贴邻王二和尚家问了一遍，才知柳二家被封的缘由。洪四便将此事告知蔡天化一遍。蔡天化听说，暗道：“咱若有日碰见那个县官，若不将他一刀杀死，咱也不能消今日之恨。”又问道：“这巷子里还是柳二家一处，还有别处可去吗？”洪四道：“咱去问话的那一家，叫作王二和尚，也是个做这个买卖的；他家也有几个粉头，也还下得去，不过不如花月英罢了！”蔡天化道：“既如此，你且领咱到他家去耍一会儿吧！”洪四答应，便领了蔡天化到了王二和尚家内。那些龟奴、鸨母见来了一个生客，又兼洪四暗地与王二和尚说了两句，无非说的蔡天化是一个做买卖的客人，若将他接稳了，定是一位大财主。王二和尚听了此话，更加酬应不迭，将蔡天化先领到客厅上坐下，随即唤出七八个粉

头。蔡天化一见，都不出色，勉强挑了一个，唤作林二宝。当下林二宝便将蔡天化领到自己房内坐下。早有人献上茶来。林二宝又问了蔡天化的尊姓。蔡天化也就问了他的名字。这林二宝虽然不甚出色，却是袅娜异常，一派言语，居然把天化笼络住了。当下蔡天化即叫洪四回店，将包裹物件看守好了。洪四也就回去。蔡天化这夜就宿在林二宝姑娘那里，倒也颇觉有兴。暂且按下。

再说淮安府东安县，这日奉到施公的批示，见曹德彪稟请摆设擂台，已蒙施公批准，当下即饬知曹德彪。曹德彪欢喜无限，也就拣了地方，择定日子，唤了工匠营造起来。约有一月光景，擂台已搭好。曹德彪一面贴了招贴，一面稟报三月初一日开擂，五月初一日收擂，由县通报上去。只见满街招帖上写道：

为摆较擂台，招聚英雄事：今有淮安府东安县义勇村曹德彪，摆设擂台一座。择于三月初一日开擂，五月初一日收擂。凡属四方豪杰，天下英雄，如有愿意前来比试者，有能打台主一拳，敬送花红银五十两；踢台主一脚，送花红银一百两；能将台主打倒，或抛落台下者，除送花红银五百两外，不论官商绅庶，富贵贫贱，并招为婿。如果技艺平常，希图侥幸前来，被本台主打伤致死者，只给棺殓，概不抵偿。业经稟请各大宪照准立案，合再通知。凡属英雄豪杰，有愿来此比试，务望如期而采，切勿观望自误！本台主曹德彪特白。

这道招帖一出，不但邻境四方知道，就是各省各府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尽皆知道了。却说朱光祖自从与殷家堡议和之后，便各处闲逛，或寻找他的朋友，或到名胜地方游玩，倒也

消闲自在。这日，偶然想起旧日的一个好朋友万君召来。这万君召你道是何人？就是落马湖困施公的猴儿李配的女婿，他的绰号叫铁臂哪吒，江湖上却是大大地有名，而且武艺高强。与凤凰张七，以及褚标、朱光祖等，皆是至好的朋友。从前也是绿林中的豪客，后来挣了些钱财，他也就洗手不做那件买卖，自己在家享他田园之乐。这日朱光祖想起他来，便去他那里拜访。却好万君召在庄，见庄丁传报进去，听说朱光祖前来，好不欢喜，即刻迎接出来，老远地招呼，说道：“朱大哥！咱们多年兄弟，各在一方。小弟正渴想得很，难得老大哥前来，真是意想不到。咱两兄弟好畅谈畅谈了。”朱光祖也就伸出手来，拉了万君召的手，说道：“兄弟你好呀！愚兄久已想来，怎奈穷事太多，欲来了几趟，复又中止。今日咱两兄弟特来会会，畅聚几日。”万君召道：“老大哥，你既来了，咱可要作个霸王请客，要留你在此一月。你若答应便罢，倘不答应，就不留你了，你就趁早儿走，咱们各干各事。”朱光祖笑道：“老兄弟！你真是霸王请客了。既这么说，咱就在此住一月，与老兄弟畅谈吧！”万君召大喜，此时已到了客厅，彼此坐下。有人送上茶来。

万君召就一面命人摆酒，一面问朱光祖道：“老褚标现在施公那里还做个什么官儿吗？”朱光祖道：“那老儿也古怪得很。施公要给他做官，他定不肯要。却又喜欢住在天霸那里，遇有什么难事，给他们商量商量。施公倒极器重。”万君召又道：“天霸他们想皆是得法的了。”朱光祖道：“他们皆是得意的人，不比咱们终老田园的。老兄弟，你可知道施大人那里，现在还有个小子，是施大人极其赏识的。那个小子却也怪好。”万君召道：“是谁呀？”朱光祖道：“是贺天保的儿子，名叫做贺人杰，年纪虽只十七岁，却生得仪表非俗；更兼一身好

武艺，飞檐走壁，件件皆能。前因盗回印信，施大人就赏了他千总之职。后来大战殷家堡，那殷龙老儿请咱前去说和。咱又代他作伐，将殷龙的女儿赛花，又匹配人杰，现在还未迎娶。施大人的主意，要等贺人杰过了二十岁，才与他们配合起来了。”万君召道：“贺人杰之父贺天保，当日为飞抓打死，可是怪惨的。他既有了这个小子，也算他是一心改邪归正的好报。但是老大哥专喜代人作媒，黄天霸的老婆，也是你作的伐，现在贺小子又是你给他作伐，你那喜酒想饮得不少了。”朱光祖笑道：“可不要提这喜酒的笑话吧！黄天霸招亲张桂兰，咱与褚标不过吃了张七一顿酒。后来还说要天霸请咱们的，接着就大闹菊花庄。那时还有什么空儿讨他的喜酒？可是酒虽不曾吃得，菊花庄一闹，可是给关小西得了个老婆，那郝其鸾的妹子郝素玉配了小西了。现在张桂兰与郝素玉两个，一个是副将的夫人，一个是参将的夫人，居然称起太太来了。至于贺人杰，我虽然给他作了伐，殷龙的酒，虽是吃过他的人；贺人杰的酒，不必说是一杯，连一滴也不曾到嘴呢！”万君召听罢，大笑不止。正在大笑，庄丁已摆上酒来，当下即入席痛饮起来。真是“酒逢知己千杯少”，直饮到皆有醉意，这才撤席。二人复又闲谈起来，正谈得高兴，忽见庄丁送进一张字帖来。欲知这字帖上所写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八十三回

见招帖慷慨论英雄 说姻缘殷勤求壮士

话说朱光祖与万君召饮酒之后，正闲谈得高兴，忽见庄丁送进一张招贴。万君召接过来一看，原来是东安县曹德彪摆设擂台，招集天下英雄豪杰，前去比试。万君召看罢，便递给朱光祖看，朱光祖看罢，说道：“这摆设擂台，是个大干例禁的事，东安县又逼近淮安，怎么施大人不预为禁止？难道施大人是知道吗？”万君召道：“老大哥！你不瞧见招贴儿上明明写着，业经禀过各大宪批准遵行？这不是施大人一定是准了的了？”朱光祖道：“这就不解他们是何用意了。”万君召道：“施大人既准了他，这其中必有个用意，随后皆可知道。但是那姓曹的，虽然摆设擂台，就你我所晓得的，现在也没有什么人了。”朱光祖道：“矮子中选将军，也可将就的。”万君召道：“咱知道有一人。说起这个人来，老大哥也该知道。”朱光祖道：“是谁呀？”

万君召道：“那蔡天化小子，也算过得去了。”朱光祖道：“咱倒不知蔡天化是谁。”万君召道：“说起他来，是飞来禅师的首徒，本领却不在你我之下呢！飞檐走壁，无一件不精。还有一件绝技，会使神功：只要将这神功运动起来，无论你再厉害的刀枪暗器，总不能伤他分毫。只有两处照门，他是最护着不使人近的，那时咱才知道。到了去年，咱又因他事去飞来

禅师那里，并不曾见着他。咱就问他到那里去了，飞来禅师就带着怒告诉我说：‘那蔡天化因不务正业，仗着自己本领专门黑夜出去各处采花，屡说不听。本来要将他置于死地；后来一想，他如此在外作为，我即不送他于死地，他总有一日要死于非命的。’后来咱走过天津，闻说一带被害之家实在不少。官府虽然悬赏缉获，怎奈拿他不住，又不知他是个什么样儿的人。那时我就料到他身上，大概是他所为。现在曹德彪这擂台一设，蔡天化如果知道，他一定是要去的。一来要显他自己的本领，二则要想招为曹家的女婿。论他的本领可是不在人下的，只是他那采花案子太多，怕的有人暗地拿他。”朱光祖道：“这也是他不惜翎毛的坏处。倒是殷龙的四个小子却皆极好武艺，也算过得去，更习正道，这些事毫不有。他如不知道打擂则已，如果知道，那四个小子一定是要去的。除他大小子殷猛已经讨了亲，其余殷勇、殷刚、殷强，这三人皆未配婚。他知这个消息，咱料他一定前去。就是他三人自己不愿意，殷猛那个小儿，也是要他兄弟去的。老兄弟，你在家也没有事，难得那里有这等热闹，咱们去走一趟，瞧瞧热闹也是好的。现在开擂的日期已近了，咱们明日就同去走一趟吧！”万君召道：“老大哥！小弟是不去了，料想也没有什么热闹瞧，还是在咱这里，咱两兄弟谈论谈论还好。老大哥若一定要去，咱也不敢屈留，老大哥一人去吧！”朱光祖道：“老兄弟既不愿意去，咱也不敢有屈。咱明日可是要去走一趟。等到他们收擂以后，咱再来你这里住半个月，痛谈痛谈！”万君召道：“老大哥！你的年纪虽也不小，还是这样高兴。也罢，老大哥既要去瞧瞧，等到他们收擂之时，可定要到这里来住半个月。你如失信，咱以后就与你绝交了。”朱光祖道：“那时定来的。”此时夜已深了，彼此安歇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日天明，朱光祖起来，梳洗已毕，与万君召同用过早点，就辞了君召，往东安而去。出得门来，心中想道：“咱此去何不先到淮安施大人那里走一趟？一来给施大人请安，二来与众兄弟会晤会晤，有何不可？”主意已定，即往淮安进发。不一日已到，大家一见，皆来叙谈。当下褚标便问道：“老兄弟，今日是甚风儿将你吹来？你可知道咱们这里的事吗？”朱光祖道：“咱别的事可不知道，只晓得东安县曹德彪摆擂台，招集天下英雄前去打擂。咱想这摆设擂台，是个大干例禁的事。为何那姓曹的禀请上来，大人就准他开擂呢？”褚标见问，便将蔡天化如何两次露名留柬，如何奉命拿捉，如何大战天齐庙，如何已经被捉，复行逃走，不知去向，如何曹德彪禀请摆设擂台，施公就此意欲诱他前来打擂，那时合力再行拿捉，因此批准的话，前后细细说了一遍。朱光祖这才明白，因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小弟还不知道其中有这些原故呢！”黄天霸也就说道：“难得老叔前来，正好帮助帮助。但不知蔡天化，老叔可曾会过。既不曾会过，可知他的刀枪不入，是何功夫？还求老叔见教。”朱光祖道：“你问这蔡天化吗？咱虽不曾见过，也曾耳闻其名。可是他这刀枪不入的功夫，只有一人可破他。若得此人前来，不患蔡天化不为所获。但是这人不曾到此，这便如何是好？”计全在旁边道：“朱大哥，你说这人可破蔡天化那刀枪不入的功夫，究竟是谁呀？咱们还可以请得他到吗？”朱光祖道：“这人你们大概也知道，就是猴儿李配的女婿。”褚标道：“原来就是万君召。他怎么能破蔡天化那刀枪不入的功夫呢？”朱光祖便将万君召所说的话，一五一十细细告诉了一遍。

众人大喜，当即就禀明施公。施公也就立刻将朱光祖请进。朱光祖见了施公，先给施公请了安，然后坐下。施公道：“自

从一别，本部堂无日不念及壮士，久思差人前去问候。奈壮士行迹无定，未识究在何所，以致有疏问候，实在渴想得很！”朱光祖道：“这是民人疏散性成，也少得过来给大人请安，还求大人勿罪。”施公道：“岂敢，岂敢。但是方才天霸进来说，壮士有个至好朋友，可以帮拿蔡天化。壮士可即明白见教，以便本部堂飭人去请。”朱光祖道：“大人的明鉴。若得万君召前来，蔡天化那是一定拿住的了。不过万君召尚恐不肯前来；便是大人飭人去请，也未必如期而至。再不然，托故不出，倒是一件难事。”施公道：“既如此说，本部堂亲去一趟。昔成汤聘伊尹，三使往聘之；刘皇叔三顾诸葛亮于草庐之中。自古求贤大半如此，某当躬身去请便了。”朱光祖道，“万君召是何等人，敢蒙大人枉顾？民人倒有个主意：明日可请褚大哥辛苦一趟，到了那里切不可说是遇见小弟，就说大人求助之意，务必请你帮助帮助。若不肯出来，大人便要亲自来请。某后日便要再由此动身，趲赶前去，再到他那里去走一趟。我就说奉大人之命，恐怕你不肯应命，特地着我前来二次奉请。大人可再稍备薄礼，于第三日飭令黄天霸再行前去。他如果见咱们两人去了，他已经答应前来，便是天霸与他途遇；他定感激大人的知遇。他如仍不肯来，又得天霸前去面请，他见去请了三次，虽实在不愿到此，那时也不得不来的。民人的主意如此，不知大人意下如何。”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八十四回

求勇士三顾万家庄 捉盗徒同上淮安府

话说朱光祖献计，延请万君召前往东安，协拿蔡天化。施公闻言大喜，当与褚标商议道：“据朱壮士所言，甚是有理。但本部堂仔细想来，恐老英雄如此年高，若再跋涉程途，使某心实不安。还得大家再筹良计才好。”褚标听说，便慷慨说道：“老民荷蒙大人如此恩德，正当竭力图报。况此去万家庄并无多路，不过三日即到，老民何敢推辞？”施公听说大喜，因道：“老英雄既肯前往，那万君召重以台命，必然是肯来的。今日也来不及了，便请明早起程吧！”褚标听说答应，大家一齐退了出去。施公又命施安预备黄金、彩缎之类，以便两日后，交给黄天霸带往万家庄。到了次日，褚标即告辞先行；接着朱光祖、黄天霸亦陆续就道。

这日褚标已至万家庄。当有庄丁报进。万君召听说褚标前来，心中颇为疑惑，即刻跟着庄丁迎接出来。笑道：“褚老叔！咱们有好几年不曾相见，你老今日甚风吹来？”褚标也笑道：“便是老朽也刻刻记念得很。今特有事奉请，所以不辞千里而来。咱们且到里面再谈吧！”说着，二人走到客厅，见礼已毕，分宾主坐下，庄丁献茶。褚标就将施公之言说出。万君召听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你老岂不知咱无意于人世吗？虽蒙施大人如此谬赏器重，但是咱决无技能，不敢承此重责。仍望另延高士建

立功名，某不胜侥幸。”褚标听说，因道：“贤侄此言差矣。贤侄英勇过人，天下之大，谁人不晓？难得施公诚心慕访，正贤侄知遇之时，何必委心田园，愿作农夫以终世？贤侄虽功名心淡，无意取求，在老夫看来，正宜见机而作。若泥于终隐，窃为贤侄不取焉。还请三思，勿过拘执才是。”万君召道：“老叔勿急，容某再达鄙意，老叔当自明之。”褚标此时见他执意不行，不觉气往上冲，因道：“贤侄无须故意推辞。如蒙见允，请以一言；若竟不行，亦请一绝。某当即告辞，勿作老厌物，有扰清安。”万君召笑道：“老叔何太逼迫耶？无论行止，也得容某三思。而况某与老叔阔别数年，今既前来，某亦当聊尽东道，切勿相拒太甚，使某汗颜！”说着，即命摆酒。不一刻，酒已摆上。此时已是下午，二人就入席畅饮，决不再谈此事。饮酒已毕，将已二鼓，万君召就请褚标在书房安歇。褚标也就去安睡去了。到了书房，暗自想道：“这厮太可恶。咱若在太年，听了这些言语，早已与他绝交了。且待朱光祖明日到此，看他如何，再作计议。”一宿无话。

到次日，又问万君召行止如何，万君召仍无决断。褚标也不追问。时将午刻，只见庄丁报进说：“朱光祖来了。”万君召一听，好生诧异道：“他去未许久，何以又来？”当令庄丁去请。少刻，朱光祖走进，正欲与万君召说话，忽见褚标在旁，故意说道：“小弟前去奉候，不意未遇。后闻施大人见谕：说是老哥已到这里，来请君召兄弟。彼时小弟不知何事。后又闻施大人说出蔡天化那番事来，这才明白。小弟当时就对施公说了一句无意话：‘大人虽派褚某前往万家庄，那君召兄弟是个不管闲事的人，恐怕未必肯来。’那里知道把这句话说出，施大人即问小弟道：‘想是你与万君召壮士，也是要好的朋友。即如此说，褚老英雄一人即未能将万壮士请来，还请你再去一

趟，帮同褚老英雄前去说项，务要将我求贤若渴之意说出，必定请他前来。倘再不行，我即亲自前往，效那刘皇叔三顾草庐之事了。’小弟被你家大人缠绕不过，只得遵谕前来，邀请咱们君召兄弟。但是咱一路想来，即有老哥这老面子，又兼大人那种诚意，想君召兄弟一闻此言，定是愿意前往。咱不过即蒙大人之托，不得不到此一行，都算是来过一趟了。”说着，又望君召说道：“老兄弟何日启行呢？”万君召听了也觉好笑，暗道：“他们做成圈套，前来诱我。这是何必呢？但即如此，若再拒绝，就对不起朋友了。”因道：“朱大哥！昨日小弟与褚老叔谈了一日。小弟本不愿意去，后因褚老叔再三相劝，小弟虽未明言，本拟过了明日，后日与褚老叔前往。去虽去，设若其功不成，还求二位善为说辞，请大人格外宽宥才好。”褚标、朱光祖见他已允，均大喜道：“但请放心，君即肯行，此事未有不成功之理。设若不成，包管大人断不见责。”万君召听罢，又命人摆出酒来，三个人一齐痛饮。过了一宿。

次日一早，黄天霸即带了黄金、彩缎，到了庄外。当下通了名姓，并具道来意。庄丁不敢怠慢，立刻飞报进去。万君召一闻此言，也就立刻与褚标、朱光祖迎接出来。大家到了客厅，天霸先与万君召行了礼，然后分宾主坐下。天霸即将施公来意说了一遍，因道：“大人仰慕已久，前、昨虽两请褚老叔、朱老叔奉请，奈因空言造访，非所以求贤之意。今特遣某赍呈黄金、彩缎，聊表速贺之意。区区私忱，尚乞笑纳！”万君召先谢了来意，复又再三推辞，聘礼坚不肯受。还是褚标、朱光祖再四说项，劝他收了，当时万君召只得收下，遂命庄丁大摆筵宴，四人痛饮，过了一宿。等到次日一早，大家起来梳洗已毕，用过早点。万君召又将家事稍为安排，吩咐庄丁妥为照料门户。这才带子包裹，藏了兵刃，与褚标、朱光祖、黄天霸三人一同

出庄，直奔淮安而来。

不一日已到，当下天霸先报进去。施公见报，立即命人开了正门，带了关小西以下一班勇士，亲自迎接出来。万君召见施公如此相待，甚是过意不去，赶紧上前给施大人跪下，口称：“小民何德何能，敢劳大人如此厚待？小民虽肝脑涂地，不足报效于万一。”施公赶着将他扶起，邀入后面坐下，因道：“久仰壮士声名，恨无由得见。只因蔡天化如此作恶，实为天下人民之大患。因特敢攀玉趾，枉屈前来，协助本部堂共拿恶盗。成功之日，本部堂定即据情保奏，聊报壮士见义勇为之心。”万君召道：“小民一无技能，谬承栽培，敢辞劳苦？不过蔡天化武艺高强，虽小民亦不敢操必胜之理。但期协拿成功，以辅大人为民除害之至意；设若力有不及，还求大人格外宽恩，不加谴责，小民便就感恩不尽了。”施公道：“壮士毋得过谦，即蒙慨允协拿，蔡天化必难再逃法网。惟望合力协助，除莠安良，是所切望！”万君召又逊谢了一回，施公即命人大排筵席，款待君召。不一刻，酒席排好，施公亲自邀万君召上首坐下。君召再三不敢，怎奈推辞不过，只得谢了座，然后又与人各告罪，这才坐定。施公坐了主位，大家畅饮一回。饮酒之间，万君召又将蔡天化始末根由，细细与施公说了一遍。施公听说，又极意奉承万君召两句。万君召见施公如此器重，也就死心塌地，竭力报效。一会子酒席已散，施公便命天霸好生款待，天霸答应。万君召又给施公请安道谢。大家这才告退。欲知如何捉拿蔡天化，东安县如何打擂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八十五回

邂逅相逢女郎属意 仓皇遇害公子无辜

话说万君召自施公饬令朱光祖、褚标、黄天霸三人，丰礼厚币，请他到淮安。施公又优礼相待。不必说万君召是个草莽的英雄，就是当日诸葛孔明，受了刘先主三顾之恩，也曾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。你道万君召有施公这一番厚待，他自然以身相许。看看东安县开擂日期已在目下，黄天霸等一众英雄，就约同万君召一齐前往，不一日，到了东安，即寻下客寓，只待开擂，他们便去等候蔡天化前来，合力捉拿，暂且按下。

如今再说一件奇案，虽在先未曾经施公判决，到后来案情已定，仍要施公判明奇冤。原来镇江丹徒县，有一世家姓卫。这卫家有一子，名唤增祥，母亲陆氏早已去世，只有父亲在堂。他父亲也是丹徒县学的生员，名唤家禄。这卫增祥聪颖过人，十四岁上就进了学。当时学政见他文学优良，颇为夸赞，与他本学教官说道：“卫生聪颖过人，他年必致清贵，此今日之小卫玠。”由是小卫生之名无人不知，就有那羡慕他的，争相前来与他老子说亲。愿以己女相配。他父亲固爱如掌珠，行止皆问之。卫生自负殊胜，不肯草草择配。父亲也不勉强。他年已弱冠，尚未配婚。彼时，同邑有一富翁姓张，名玉球。这张玉球有个女儿名唤珊珊，年交十八，不但美貌异常，而且诗词歌赋以及针黹女红，无一不精。张玉球也是爱如拱壁，常与人道：

“吾家有扫眉才子。现在是不开女科，若开女科，不患不状元及第。”因此择婿颇难如愿。

这日，正当二月十九，相传观音神诞，镇江西门城外有个观音洞，每年到了这个日期，四方善男信女皆往烧香。那日珊珊与他嫂嫂李氏，也同往观音洞拜佛，烧香已毕，回来路上巧遇卫生。珊珊见卫生丰姿绝色，不觉秋波一顾，意甚恋恋。他嫂子李氏在旁看见，暗与珊珊笑道：“姑娘你知道这个人吗？”珊珊道：“邂逅相逢，妹子怎么知道他姓氏？”李氏道：“他便是乡里中所称小卫玠。他与我哥同为文社的朋友，往来甚密，且是极要好的。我所以相识。妹子如果属意，当与我哥哥说明，使我哥代妹子作伐。”珊珊听说，只觉两颊飞红，笑而不答。不一刻已抵家中。姑嫂又笑说了一回，也就各自归房，略为歇息。不意珊珊既归之后，思念卫生，顿觉忘餐废寝。李氏本来与珊珊情同姊妹，也就不时省问。李氏早知其意，又戏问道：“妹妹如此，想是不忘那日所遇的小卫玠吗？若有此意，以妹妹与卫生得谐伉俪，的确是天生一对的好夫妻。可请我哥哥到爹爹前说项，当无不谐。但有一件，卫家甚贫，恐将来作合成功，妹妹不能过他家那一种日子，所以我代你甚虑。”珊珊听说，因叹了一口气，与李氏说道：“实告嫂嫂知道，妹妹于此事筹之已久。我想命好，今日虽贫，安知他日不富？命不好，今日虽富，安知将来不穷？富贵贫贱，皆由天命，何必以今日之贫为患耶？嫂嫂即代妹筹，妹敢不敬告心腹？唯望嫂嫂设法便了。”李氏听说又道：“即是妹妹所见如此，那撮合一事，自觉不难，包管在我身上，力代撮合，三日后当有好音。唯望妹妹善保身躯，不必过为烦恼便了。”珊珊闻言大喜，说也奇怪，不到数日，病也好了，终日便望嫂子回复了。

不料天不从人愿。同里有个许公子，名唤炳文。他父亲曾

作广东知府，因死在任上，宦囊极其丰厚。这许炳文却与珊珊同年，也是年交十八。这日搬他父亲灵柩回来；又因他已聘之妻在籍亡故，极求再聘。闻珊珊美貌异常，又能文墨，因此就请了媒人，前来与张玉球说亲。张玉球因许家门第固好，又兼财富，因此一说便允。这日珊珊的嫂子闻知此事，知难挽回，便来与珊珊说道：“前者妹妹托我之事，我当与我哥哥说过。我哥哥亦很为赞成，也曾与卫生微露其意，卫生也颇情愿。不料天不从人愿，昨有许公子名唤炳文，曾闻妹妹的芳名，特请冰人与爹爹说项。爹爹因他家父亲曾为广东知府，门第固极相对；又兼他家道丰足，因此就当面许了。可见婚姻大事，自有天定，非人力能为。似此天作之合，未尝非妹妹之福，妹妹亦何必重卫生而轻许公子，成心不化呢？”珊珊听说，亦觉无可如何，虽不敢有违父命，却是心甚不乐。

光阴迅速，又过了半年光景，这日吉期已届，许公子前来亲迎。珊珊亦备极装饰，簇然一新。两家宾客自不必说。到了晚间，珊珊乘坐彩舆，鼓乐喧天，送至许家。当有伴房搀扶新人送至洞房，与许公子坐床撤帐，合卺交杯，诸事已妥。许公子复又出来款待众客，当晚极为热闹。酒阑人散，许公子也就入房，更衣已毕，正欲与新人效于飞之乐。忽然自觉要去小解，便身着短衣，出房便溺。刚至厕所，突有一人掩至背后，就是一刀。许公子毫不提防，当被那人洞穿胸背，仆地而死。那人见许公子已死，疾入新房内，将灯烛吹灭，走过珊珊面前，猛然钻身入帐求欢。珊珊以为许公子前来，因便问道：“如此卤莽，夫何为者？”那人见问便低声答道：“我……我非公子，乃小卫玠也。感念汝意，特……来报你。”珊珊闻言，大惊失色道：“你速去！公子即来。不然两有不便。”那人又道：“汝……勿虑，公……子我已将他杀了，就可请放心。”珊珊听

说，更加惊恐，复又问道：“汝言果真吗？”那人道：“那，那敢相谎！谁，谁来骗汝？”珊珊闻言，不觉失声顿足大哭道：“你如此所为，真累我不浅了！”那人还拥抱不放，极意求欢。珊珊且骂且哭，至死不从。那人无奈，又怕人至，只得急将珊珊头上所佩金钗拔下，跑到房外逃去。此时外面丫环、仆妇闻珊珊哭声，大家拿了灯火进房来看，只见珊珊坐在床上，披头散发，呼喘不定，面无人色。大家急向前问视，珊珊将上项话说了一遍。众人大惊，急急跑出房外，各处寻找公子，寻至厕所，果见公子仆倒在地。再将火光往下一照，只见血流满地，公子胸膛业已被利刃洞穿。许家一面将合宅男女聚集，一面飞报女家。张玉球一闻此言，当即飞奔至许家，进入内堂，只见许炳文尸身僵仆在地，旁边许炳文两弟抚尸大哭。张玉球亦惊恐异常。等到天明，许家即具了状词，前往丹徒县控告。那状内并有“珊珊不无知情”一节。丹徒县阅词已毕，即刻带了差役、仵作，前往许家相验。随据仵作喝报：委系出其不意，刀穿胸际，仆地身死。丹徒县又亲视无讹，当命先行棺验。一面将珊珊带往衙门，一面飭差飞提小卫玠到案质讯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八十六回

月明镜破据梦推详 物在人亡伤心控告

话说丹徒县将珊珊与卫生提至公堂，讯问刺杀许炳文一案。珊珊一见小卫玠大哭道：“太爷在上，小女子向与这小卫玠素不相识。究因何事刺杀许炳文，小女子实不知情，还求太爷明察！”丹徒县喝令跪在一旁。又问小卫玠道：“尔一介书生，为何胆敢挟嫌刺死许炳文？尔可从实招来。若有半字虚言，本县定要用严刑讯问！”小卫玠向未登过公堂，一见差役如狼似虎，早已魂不附体。及至县官讯问，更不知所对，只得仓皇失措，勉强说道：“小生实不知情。”丹徒县见小卫玠如此仓皇，更是信以为实，一面将小卫玠的生员革去，一面用严刑讯问。小卫玠被刑不过，屈打成招。因此县令就拟了杀人当斩的罪名。珊珊虽非知情，却事出有因，也就一并系狱。此时小卫玠的父亲，见着儿子无端坐罪，心实不甘。又知县里即拟了罪名，断断不可挽回。因想道：“施公清明异常，不愧当年龙图文正；并且施公断了许多冤案，不若前去施公那里求他申冤，或者增祥儿子沉冤可白。”主意已定，即写了状词，赶往淮安，去到施公那里控告。

不日已至，卫家禄即头顶状词，到了衙门。将鼓击得咚咚地响，口称：“冤枉！”施公即命人出来查问。当有值日差问明卫家禄各情，并将原告状词，带了进去呈上。施公看罢，即

命升堂。将卫家禄带上堂来，先将他一看，见他委系书生本色，毫无奸猾情形。施公又问了前后各情。卫家禄又细细告诉了一遍。因道：“大人一秉至公，遐迩皆仰。生员的儿子增祥，当许炳文那日迎娶，儿子增祥实在不曾出门。不知为何许炳文被杀，诬指生员的儿子的为。此种奇冤，非大人不能判明，亦非大人不敢平反。总求大人格外怜恤，法内施仁，亲提严讯，俾生员的儿子沉冤早白，生员感恩不尽了。”说罢，磕头不已。施公在上观看，觉得他那种情状，实在情急可怜，因即准词，候亲提严讯。卫家禄又磕了一个头退下。施公也就退堂。

进了书房，又将卫家禄的状词细细审视，不觉伏在公案上睡熟过去——但见一人手持铜镜一枚，向地下一掷，登时掷碎了一半，那一半毫无损坏。又见那人歌道：“铜镜如月，半明即灭。先缺后圆，先圆不缺。”歌毕忽然不见。施公也就惊醒。细想这铜镜的梦兆，又想那歌中语意，不觉有所触发。即刻签差备文，到丹徒县移提小卫玠、珊珊二人，并将张玉球及许炳文家属一齐提到。不一日，原被告人证，俱已齐集。施公升堂，先将珊珊问了一遍，珊珊仍对以与小卫玠素不相识，实不知情。施公喝令退下。又问小卫玠道：“尔为何胆大图奸，刺杀炳文？尔父亲尚以尔为诬屈，到本部堂这里控告。尔可从实招来！”一面问讯，一面察看小卫玠实系是个美貌书生，断非杀人之辈。施公问罢，只见小卫玠禀道：“小生一介寒儒，向以礼法自守，何敢妄萌异念，持刀杀人？况且许炳文迎娶珊珊那日，小生实未出门。小生又与珊珊素不相识，何得妄指许炳文被杀，即是小生所为？前经县令严刑问讯，小生受刑不过，只得承许。今蒙大人亲提前来，若蒙明镜高悬，为小生雪此冤枉，则小生得庆再生，皆大人恩德所赐！若犹以为许炳文系小生所杀，还请大人勿再用刑；小生亦无他供，唯有坐以待毙而已。”说罢，

大哭不止。施公讯罢，即令暂寄山阳县监，听候再行复讯。差役答应，将小卫玠、珊珊一齐带下。施公当即密传令施安，授以密计：嘱狱吏净除一室，备设床帐，故纵小卫玠与珊珊聚处其中，以察其情来告。施安答应，随即往告狱吏。狱吏如命而行，遂将二人封闭一处。

当日珊珊途遇小卫玠时，小卫玠并不曾看见珊珊。今与珊珊聚处一室，又见美貌动人，因即向珊珊一揖道：“小生素与卿未经谋面，平日并无仇隙，一旦妄遭诬陷，却是何故？尚望卿指示明白，小生虽死亦瞑目了。”珊珊见小卫玠如此温柔，实非杀人之辈，也就叹道：“君所作之事，君自知之。杀人者抵罪，国法自在，于妾何尤？”小卫玠听说，复又叹道：“即至今日，直以杀人者尚为小生吗？小生手无缚鸡之力，卿虽女流，亦当审视得出。岂有无力缚鸡，而能持刀杀人者乎？小生曾不解其中究竟是何冤孽，以小生与卿并未有一面之缘，何以诬陷若此？岂真夙冤耶？”珊珊闻说，复又叹道：“君真与妾无一面之缘耶？”小卫玠道：“素昧平生，何得妄称相识？”于是珊珊便将如何途遇，如何抱病，如何与嫂氏同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小卫玠这才明白，复又叹道：“即蒙卿谬爱，今者已百喙难辞。但枉被虚名，心实不甘。卿如慈悲，俾得一亲香泽，死亦感恩非浅。”说罢，便拉珊珊求欢。珊珊闻言，心甚悲惨。不觉双目泪下，也不拒绝，任其所为。事毕，珊珊复又向小卫玠问道：“昔日之夜，君既口吃，而又狐臭不堪。今何二者皆无耶？”小卫玠闻说，因说：“小生素无此疾，卿何所见而云然？”珊珊因又历述昔日许炳文被害，那人灭烛入帟，所闻实系如此。复又叹道：“据君所言，向之杀人者果非君！”于是二人又细谈了一会。

狱吏在外潜听甚明，便一一转告施公。施公听说，当即笑

道：“此中果有冤枉，杀人者果非其人了。”因密传张玉球进内问道：“你家中平日往来之人，可有口吃而狐臭的吗？”张玉球见问，沉吟了一会，当即禀道：“平日来往之人，只有个裁缝金二朋如此。”施公听说金二朋三字，更与梦中铜镜歌相合，不觉笑道：“尔可知杀许炳文的，就是此人吗？”张玉球好生惊异，施公便将梦示铜镜，及授以密计的话，告诉一遍。张玉球这才明白。施公道：“候本部堂提到金二朋审明之后，再与尔女及卫生作主。”张玉球唯唯退下。施公备了文书，飞差前往丹徒县提金二朋；并传知丹徒县，一并应解来辕听审，暂且按下。

再说浙江绍兴府山阴县，有个银匠姓吴名唤质仁，向在北京开店。这吴质仁有个胞妹，名唤婉姑，也随哥哥在京中居住。因婉姑曾许原籍一个秀才唤作刘国材。那年，吴质仁有个表弟，是个举人，因进京会试已毕。吴质仁因思妹子年纪已大，应当出嫁了，就筹划些奁资，托他表弟带同他妹子一齐回籍，送他妹子于归。他表弟将他妹子带回，择了吉期，出嫁之后，第二日，不料他妹子的丈夫，及他妹子的婆婆，皆被人杀死。当时报官相验。山阴县问了一堂，即硬指他妹子与表弟通奸，谋害亲夫与他婆婆。当下就定了罪名，秋后俱已处斩。吴质仁因在京中，不能分身，闻知此事，也疑惑他妹子与表弟通奸。如此隔了一年，吴质仁因有事回南。这日，走至淮安城内一家当铺里，要与这典内的东家说话；忽见有人手持金钗一只来当。吴质仁瞥眼看见，却认得是自己手制之物——赠给他妹子出嫁的。因暗道：“为何落在这人手内？因念及他表弟向非苟且之人，妹子又极其端庄，其中定有冤枉。”因一面请典主人将那当金钗的人圈住，一面就请缮了状词，到施公那里喊冤。欲知施公是否准词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八十七回

呈金钗银匠诉冤 悟铜镜缝工起解

话说吴质仁在典当内，偶见自制金钗，系赠嫁婉姑之物，因知此中有异；更虑他表弟与胞妹婉姑，此中定有冤情。因请那当典内的主人设法，将那质钗的圈留起来；他便一面缮具状词，赶紧到了漕督衙门投告，求施公代他申冤。

施公见了状词，当即升堂，将吴质仁带上问道：“你有何冤枉？可从实讲来！”吴质仁磕了一个头，向上诉道：“小人原籍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。从幼年在北京，从师习学银工。数年之后，技艺毕业，挣了几个钱，在北京开了一片银楼。那时原籍家中，尚有老母、弱妹。这年老母病故，弱妹无依。小人便回原籍，将老母殡葬得清楚，带了弱妹到京，与小人一齐居住。彼时弱妹婉姑方才十三岁，原由母亲作主，许字同籍一个秀才刘国材。那时国材尚在书房攻书，还未进学。到前年二十二岁上下进学的。小人带着妹子在京居住，小人的妹子恪守闺训，且极端庄勤俭。那年交十九岁了。小人又闻得妹夫刘国材已进学了。大人的明鉴：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小人就要送妹子于归。怎奈小人店务冗繁，抽不出空来。正在烦虑，可巧那年适逢会试之期，小人有个表弟成都彦，是上一科的举人，由原籍进京会试，就住在小人家里。小人这表弟，真是至诚君子，守理法的人。不必说他不存苟且之心，平日见了妇女，真

个是目不斜视。小人因此就想到：妹子是要出嫁的人，小人自己又不能分身亲送妹子回籍，难得表弟到此；他又是个诚实可靠的人，因此就与表弟商量定了：将妹子托他带回原籍，择吉于归，以了婚姻大事。小人的表弟当时也就答应。小人甚为欢喜。又因妹子的夫家甚为贫穷，妹夫虽然进了学，他家中尚有老母，就便给人家教读，每年能得几何？再加自己房用，将来添儿育女，家用日大，进项又少，小人的妹子如何度日？因此，小人就多备了些嫁资，又给妹子自制了几件工巧的钗饰，一齐交于妹子。择了日期，就托小人的表弟，将妹子还回原籍，小人以为了却了一件大事。

“不料妹子与表弟回籍之后，将妹子于归刘家。第二日忽然妹夫刘国材，及妹夫的母亲，均被杀死。当经妹子喊齐邻舍投告县里。彼时妹子为是亲夫及婆母被人杀害，求县里申冤。那知县太爷相验之后，追问小人不在原籍，便将小人的表弟提去；及至问到同路回籍的缘由，县太爷就说小人的表弟与小人的妹子‘一对怨女旷夫，岂有同行数千里，决无暧昧情事’。又令稳婆验得小人的妹子果非处女，因即严刑拷问。小人的表弟与小人的妹子，只得承认通奸谋杀。因此小人的表弟与小人的妹子，皆抵偿问罪，业已明正典刑。彼时小人在京尚不知道。后来原籍的亲戚寄书，小人方知此事。当时小人亦以为表弟与妹子存此狗彘之行，理应身受国法；即又想小人的表弟与妹子，实非此无耻之辈，其中难免无冤屈之处，因此疑信难决。现在因离乡多年，又因妹子与表弟这件事，故此暂行回籍侦访侦访。不料走至治下裕丰典内，与典主说话，忽见典伙手持金钗一股，到典主面前说道：‘此钗制法精巧。因质价太巨，不敢自主，请典主定价。’彼时小人在旁看见，实小人妹子回籍时赠嫁之物；因思既有此物，小人的表弟与小人的妹子之冤，当可明白。

因此，小人请典主一面将质钗之人设法圈留，一面小人亲到台前投告。小人实系情急，又念表弟与妹子实在冤枉，为此叩求大人俯念无辜问罪，死者含冤，急速飞签将质钗之人提到追究，以求水落石出。感德非浅！”诉毕，又磕了一个头，跪在地下。

施公听罢，当即准词，飞签去提质钗之人；一面飭令吴质仁暂行退下候讯。吴质仁唯唯退下。施公也即退堂。不一会，差役来报，已将质钗之人提到。施公立刻升堂，问那人道：“尔唤什么名字？是那里人氏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是北京人氏，姓王名六。”施公道：“尔为何在绍兴刘家奸盗财物，杀害他母子？尔可从实招来。”王六见施公问出真情，不觉毛发悚然。施公见王六有异惧之状，也知道是他所为，因将惊堂木一拍道：“该死的强盗！本部堂即将尔的实情察出，尔还敢不招吗？”当即望两旁喊了一声：“来，将他夹起再问！”王六见要上夹棍，赶即求道：“小人愿招了。”因道：“小人前在京中，访知吴银匠嫁妹子，嫁资甚厚。当时便思盗取，因不便下手，后来即跟着出京。他们沿途又防备得严，因此一路跟到绍兴。那日刘家喜期，小人即伏在左近。等到亲友各散，小人即乘闲入门，暗伏厨下。到了二更时分，刘家的老婆子，到厨房来检点物件。小人怕那老婆子看见不便，好拿出刀来，将那老婆子杀了。那刘家新郎听见厨房内有响声了，也就点了灯火，到厨房照看。小人见他又来，就也将男子一并杀死。彼时小人就将刘家男子所穿衣服更换起来，复行秉烛入房。其时新娘初来，不辨真假。小人就与新娘同寝。当时就骗他道：‘闻说汝兄赠嫁时，有金钗等件，制法颇为精巧，可能取出与我一看看吗？’其时小人与新娘说话，那新娘以为小人真是他丈夫，因即将所有赠嫁之物，全行拿出与小人观看。小人看毕，夸赞了两句，又令他仍然收好。小人又与他同寝。等到天明，看见新娘睡熟，

小人便将金钗、金钏等物，取来藏在身旁，越屋而去。此皆小人的实供，小人也自知犯法，求大人明察便了。”

施公听罢，即唤吴质仁道：“尔可听清楚吗？”吴质仁道：“小人听真了，还求大人作主才好。”施公道：“尔且在此等候一月，候本部堂将此案缘由奏明圣上，候奉到谕旨，应如何办理之处，再行给尔定夺。现在本部堂一面移咨浙江抚台，请将山阴县先行革职；并着该县将全卷查明，随带前来归案讯办。一面即奏闻圣上，请旨定夺便了。”吴质仁又磕了一个头，这才退下。施公又命将王六交山阴县监禁。差役答应，将王六带下。施公退堂，进了书房，更衣已毕，即刻拟了奏本，并拟明各项罪律。次日签发出去；又备了咨文，移咨浙抚，请解山阴县带同全卷，迅速到淮归案，暂且不表。

再说张珊珊与小卫玠一案，经施公因梦铜镜，察出真情。着令原差赶往丹徒，迅提金二朋到案讯断。那丹徒原差奉了施公之命，那敢怠慢，日夜趲赶，不日已到镇江。当即在本县衙门报了文。丹徒县即将原差唤进，问明一切。原差便说施公如何审问，如何在监用计，不知如何牵出一个金二朋来。“现在着令小的回来，拘获金二朋前去讯诘。”丹徒县道：“难道许炳文果非小卫玠杀死吗？”那差人道：“小的也不知其中委曲，但见施大人只问了一问，就叫小的前来提金二朋了。”丹徒县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尔可赶将金二朋提来，好让本县备文申解便了。”那原差听说，即刻出了衙门，各处查拿金二朋。不到两日，居然将金二朋捉住，先解到县里。由丹徒县问明无误，即日加差押解前往。欲知如何审问金二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八十八回

折疑狱大审金二朋 雪奇冤参处山阴县

话说丹徒县备了申解文书，将金二朋加添差役，押解到淮，听候施公讯断。施公次日升坐大堂，将原、被告人证，及许炳文家属全行带至堂上，施公便先问了小卫玠、张珊珊二人，又问了许炳文家属一遍。施公便望许家的原告说道：“尔可知许炳文并非小卫玠所杀。本部堂已察得真情，现在凶手已经拿到，俟本部堂少刻问明。尔等且在这里听断，少时自知。”原、被告，人证，俱各唯唯答应，站立一旁。

施公喝提金二朋。不一刻，从堂下带上一人，在公案前跪下，施公喝道：“你是金二朋吗？”金二朋答：“小……的叫金二朋。”施公道：“尔所犯之案可知道吗？”金二朋道：“小的不知所犯何事提案，还……求大人明示。”施公道：“尔既不知道，待本部堂告诉你便了！”因令张玉球走至公案前面，喝令金二朋认道：“尔可认得此人是谁吗？”金二朋将张玉球一看，已是惊恐，便悚栗答道：“此……此人是小人相……相识的。”施公道：“你如何认识？”金二朋道：“这……张家的衣服，皆……皆是小人承做的。”施公道：“尔既承做他家衣服，他家有姑娘，名唤珊珊，尔可见过吗？”金二朋见问，不觉神色已变，因答道：“小……小人不曾见过。”施公此时即将惊堂木一拍，喝道：“好大胆的强徒！尔胆敢图奸害命，

为什么冒称小卫玠，妄想图奸，将许公子杀死，嫁祸于人？尔快从实招来，若有半字虚诬，定即严刑处治。”金二朋见施公如此威严，又见他全部道破，就便勉强抵赖也抵赖不过，还要皮肉受苦。料想亦不能活命，终究是死，不如招出实情，少受眼前苦恼。主意已定，即上前说道：“大……大人不必动怒，小……小人愿招。”因道：“小……小人向为衣工，张家男女衣服，因小人缝纫得好，皆唤小人去做，及至他家小姐大了，所穿衣服，也因小人做得甚好；非小人手制，他家小姐不穿。彼时小人不应当据萌妄想，以为他家小姐，既爱小人手制之衣，大约与小人有缘。无奈小人虽闻他家小姐甚为美貌，却从来不曾见过。这日因小姐到亲戚家去，小人偶见一面，实在生得美貌，因此小人更萌妄想。自己暗道：‘小姐既非我所制之衣不着，如果他真与我有缘，得能与我伴成夫妇，那就好了。’当时张家有个仆妇，与小人有私。这日那仆妇忽与小人道：‘我方才在小姐房外，听得大奶奶与小姐谋合。因小姐途遇小卫玠回来，思念不忘，就得了病。大奶奶这里劝小姐不要烦，只要你病好了，小卫玠与你匹配，包管在我身上。’后闻小姐并未许与小卫玠，是许与许公子。当时小人就存了这个计策：等张家小姐喜轿进门后，小人就掩了进去；意想将公子杀死，假冒小卫玠之名，张小姐听了，必然应允。即使不遂也可嫁祸小卫玠，小人亦不致遭累。因此那日就到了许家，趁许公子出来便溺，小人即突出利刃，将许公子杀死；复入房中，假托小卫玠之名，与张小姐求欢。不意小姐拒绝不行。小人又恐有人捉住，因将张小姐头上的金簪拔下，小人带了金簪出房逃走。及至次日，闻知小卫玠被县里捉去，后又闻得已定了罪名。小人自料无事。不意被大人察出，提小人前来。自知该死，此是小人一往实供，并无虚诬，求大人恩宥！”

施公听罢，使唤许炳文家属，说道：“尔可知杀人者，果非小卫玠吗？若非卫家前来控告，真使他二人屈死了。尔等可知本部堂如何察出是金二朋所为吗？”因将梦示铜镜，及暗授密计，嘱告狱吏的话，说了一遍。大家方才明白。施公当即拟定罪名：金二朋拟抵许炳文命，着即发回原县，就地正法。丹徒县判断不明，妄加定罪，本拟重严参处，姑念卫生虽几陷大辟，尚未正法，着从宽不予追究；即着丹徒县为媒，以珊珊许配小卫玠，并着罚金助奁，以资小卫玠膏火之用。所有原、被告人证，及凶手金二朋，一并发回原籍，分别释放、处治。施公退堂，大家出去。次日，小卫玠与珊珊全行出狱。小卫玠感谢施公之德，又亲自往总漕衙门叩谢。施公又将他传了进去，勉励他一番，小卫玠又磕头重谢。因是回到丹徒，当由丹徒县为媒，将珊珊匹配小卫玠，又助妆奁。小卫玠从此更加用功，后来点了翰林，这也不表。

再说施公判明吴质仁他表弟与妹子婉姑鸣冤一案，当时就具了表章，拟定了罪名，申奏圣上。不日奉到上谕：王六着寸磔处死，所有承审之山阴知县，听断不明，自负精明，着即交浙江巡抚处决论抵。承讯在事各官，自督抚以次，均着一体从严议罚，以为有司草菅人命者戒。又特旨：婉姑给予旌表建坊。举人成都彦，准予一子入监读书，用示体恤。施公奉了这道谕旨，立即将王六提出，绑赴法场，寸磔处死。山阴县派委员押解原省，交浙江巡抚遵旨处决论抵。吴质仁也就回籍，不表。

且说东安县曹德彪，摆设擂台，施公欲借此捉拿蔡天化。又将铁臂哪吒万君召请来，与黄天霸等一同到了东安县，寻了客店住了。看看已是三月初一，前两日，黄天霸等就先至擂台的地方，看了一回。只见那座擂台高耸半天，四面挂着灯彩。两旁皆有厢台，专为地方官起坐之处。台口横着一方匾额，上

写“英雄本色”四字；两旁台柱上挂了一副对联，上联是“拳打南山虎豹”，下联是：“脚踏北海蛟龙”。擂台当中，上面有八扇屏风，两旁边有两道小门。均挂着大红门帘。当中紧靠屏风，横摆一张条几；几上左摆花瓶，右摆插镜，中间悬着一幅英雄聚会图，两旁也有对联。台面中间。排列着一顺十二张花梨交椅，陈设得精致异常。黄天霸等观看了一回，也是称赏。又以擂台四面，那些做买卖的，皆在周围支搭芦棚，就中栖息。又还有茶棚，给人歇息的所在。天霸等看了一回，仍回归客店。就叫店小二拿进酒来，大家坐下，团聚畅饮。酒至半酣，黄天霸首先说道：“明日就是开擂的日期，那个人不知果否到此。”万君召道：“贤弟，你可不要急，那人果来，咱们也不要急上手。总要等他与台主打得高兴之时，咱们给他个出其不意，将他挤下台来，那就完事了。”天霸大喜，毕竟蔡天化如何捉拿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八十九回

推诚接物大宴群英 协力锄强允拿草寇

话说黄天霸当下大喜。此时计全从旁议道：“黄贤弟，万大哥所议，虽是极好。依某愚见，大家先至义勇村曹德彪家去走一遭前去拜望，却暗暗使他知道咱们厉害，并将捉拿蔡天化的事，与他说明，还可请他临时助我，一举数得，不知诸位意下如何？”当下万君召即首先答道：“计大哥如此想来，最为上策。咱们明日前去一遭。所谓预为知会，使他得知其中情形，到了临时易于办事。好极！好极！咱们不必更改，就这样办法便了。”大家也觉有理，一宿无话。到了次日，黄天霸等即问明了地名方向，计全、黄天霸、关小西、李昆、何路通、李七侯、金大力、贺人杰、王殿臣、郭起凤、朱光祖、褚标、万君召等十三人，一齐出了店门，直往义勇村而去。

不一时已到庄上。黄天霸首先即向庄丁说道：“烦你进去通报一声，就说淮安总漕施大人标下副将黄天霸、参将关小西，以次一众人等，奉了施大人之命，特地前来拜望你家庄主。务要相见，咱们这有要言面叙。”那庄丁听说总漕施大人那里来的人，只得飞跑进内去通知主人。此时曹德彪正与两个教习说话——一个唤做冲天炮徐宁，一个唤作镔铁腿石勇，在厅上议论明日开擂的事。忽见庄丁慌慌张张跑了进来，走至面前说道：“现在庄外来了总漕施大人那里的什么副将黄天霸、参将关小

西，还有以次人等，奉了施大人之命，特地前来拜访。并有要话面谈，务要主人相见。看他们来得甚是慌忙，庄主可见是不见？谨请吩咐，好去回报。他们庄外面等着呢！”曹德彪见说此话，沉吟了一会，暗道：“黄天霸等一众前来，料他是必非坏意。但不知有何要话面议，咱且将他们请进来，看他有何话说，再作计议。”因即令庄丁取了衣服，更换齐整；又令开了正门，曹德彪带领两个教习一齐迎出。当有庄丁先走至门外，与黄天霸说道：“咱们家庄主迎接出来了！”黄天霸一见，正欲迎了上去，曹德彪已到了面前。只见曹德彪将两手一拱，口中说道：“承蒙诸位老爷远临，有失迎接，望乞恕罪。请里面坐吧！”说罢，就与两个教习站立一旁，让天霸等进内。黄天霸等见曹德彪虽然是武举，那一番谦和的气象，也实在令人钦敬。因答道：“冒昧奉访，亦望勿罪。”曹德彪道：“岂敢！岂敢！且请到里面，咱们再谈吧！”黄天霸等计共十三人，一齐挨次入内。曹德彪让进客厅，大家行了个总礼，分宾主坐下。庄丁各献了茶退下。曹德彪又与各人通了姓名，黄天霸又与那两个教习通过名姓。曹德彪这才开口，对众说道：“久仰诸位英名，如雷贯耳，怎奈无缘相见，正自恨晚。今幸诸位台驾远临，顿时蓬门生色，实是千万之幸！”黄天霸也就答道：“便是某等久慕高名，亦欲前来奉拜。奈公事羁身，无暇及此，实是恨事。今幸蒙大人之命，特派某等前来监察擂台，因此得以瞻仰。”曹德彪又道：“某初设擂台，以往情由又未与诸位细谈。只因某膝下无子，只有一女，幼年好使枪棍，现在及笄，某当为小女择婿。无奈小女自负太甚，仰慕古人摆设擂台，可以招聚英雄前来比试，借此可以选择佳婿。某曾拦阻至再，怎奈小女不依，这也是某姑息太甚之处。因此就答应他。在县主台前稟请摆擂，某以为县主必因此事有干例禁，一定不准，某

借此可以绝小女之意。不料县主传禀上台，又蒙施大人批准下来，某只得遵命照办。今又蒙大人委派诸位前来监察，倒使某抱罪不浅了。”褚标道：“但我辈子女能有此豪气，亦不愧我辈本色。今足下擂台一开，天下英雄齐集于此，将来是定得佳婿的。可贺！可贺！”曹德彪道：“某岂敢望必得佳婿，不过聊以遂女之愿罢了！”此时庄丁已摆出了四席酒来，曹德彪就与黄天霸等让道：“不知诸位远临，未曾预备东道，谨具水酒一杯，聊申洗尘之意。草草不恭，尚乞诸位原谅。”天霸等亦同声相谢：“到此打扰，实是不该。真所谓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了。”曹德彪道：“怠慢褻尊，统望包涵则个！”于是大家就序齿列坐，这也不必细说。

酒过三巡，黄天霸便开口向曹德彪问道：“小弟有一事动问，那赛罡风采花魁自蔡天化，此人老哥哥相熟吗？”曹德彪道：“这蔡天化也曾耳闻其名，未见其人。并据传说其人甚不安分，现在访拿在案，可有此事吗？”万君召就插口说道：“这蔡天化与小弟有一面之识，现在急须访问，要与他一会。因此动问老哥。如果知他现在那里，小弟便去寻访。老哥既不相识，这就罢了。”曹德彪听他们说话有因，即追问道：“诸位既蒙不弃，如果以某为心腹，有需小弟为力之处，尚乞指教。某当效力，断不有负诸位。倘若今不说明，是真见外于某，亦不敢谬托知己了。如蒙指示，或者小弟可以帮助，也未可知。

褚标见曹德彪如此说法，知他与蔡天化毫无瓜葛，便将捉拿蔡天化的事，细细说了一遍。曹德彪听说，这才明白了。计全又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大人所以准老哥摆设擂台者，为此也。因借老哥摆设擂台之名，意欲招诱蔡天化到此，可以协力捉拿。因此某等临行之时，大人又再三吩咐：务必先到尊处与老哥说明这事。是恐怕将来捉拿之时，老哥误会其意，那就误事不浅

了。今既说明，想老哥是可以帮助。如果蔡天化将来到此，上得台时，还望老哥与令小姐，暨两位教习，加意防备，助弟等一臂之力，那就感谢不尽了。”曹德彪听了这番言语，复说道：“诸位放心。蔡天化不来则已；如果前来，愚父女暨两位教习，倘稍存偏怠，不助诸位协力擒拿，与万民除害，弟是誓不为人！”说着，便将自己怀中的酒，倾了一半在地——洒酒为誓。黄天霸等见曹德彪如此仗义，又如此爽快，大家好不欢喜。于是就痛饮起来，直至夕阳西下，方才散席。黄天霸等当即告辞回店，专俟次日去看打擂。欲知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九十回

曹德彪只手败吴嵩 史占魁奋身敌石勇

话说曹德彪自送出黄天霸等人，回至客厅，与徐宁、石勇二人说道：“原来是为捉拿蔡天化。两位教师在此，我方才已允许过他们协力捉拿。万一蔡天化到此，还望两位教师克践前言，稍助一臂之力！”徐宁、石勇齐道：“但请放心，我等情愿助一臂之力！”曹德彪大喜，又闲谈了一会，便进入内宅与他女儿月娥说知。曹月娥亦满口答应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黄天霸等回到客店，大家又谈论一会，用过夜饭，即各自安睡。次日一早起来，梳洗已毕，用过早点，约有辰牌时分，大家就暗藏了兵刃，出得店门，直往擂台而去。不一刻来到擂场，只见有游人往还，热闹异常。此时台主尚未上台，大家就在茶棚内坐下。不一会，东安县已到，望着他上了台，在东厢坐下。有人献上茶点。又一会东安营守备，也骑着马来，上了台在西厢坐定。也有人献上茶点。台下有一群东安县小队城守营护勇，手执皮鞭，在那里喝打闲人。大家正看之时，忽人声喧叫。哄传：“台主来了！”黄天霸回头一看，只见曹德彪当先骑在马上，头戴玄缎包脑，当中打了英雄结，颤巍巍高插顶门；身穿一件秋葵色素缎直袍，腰束杏黄丝带，脚踏薄底快靴。到了台口，翻身下马，立定脚步，将罩袍用手一提，只见一个箭步，跳在台面，在台中间一张交椅上坐定。

接着两个教习也飞身上台，就曹德彪下首两张交椅上坐下。黄天霸等看见曹德彪、徐宁、石勇三个人，步法轻捷，身体灵便，正自夸赞。忽又哄传：“小姐来了！”黄天霸等复又掉头，观看小姐的身段：头戴玄缎抹额，上面打着一个鸳鸯结，滑滴滴螺髻高盘，鬓旁斜插两朵绒花，一对珠环低垂耳下；身穿一件大红素缎绣花外罩，内衬灰色湖绉绣花密扣紧身短袄，腰束湖绿丝绦，斜挂一口佩剑，下穿一条玄色湖绉百褶裙，内衬玄绉洒花扎脚套裤，一双金莲紧踏着大红绣履，真个是柳眉杏眼，粉脸桃腮，生得极其美貌。缓缓地到了台口，跳下马来，先将身上衣服，拂了一拂，然后将外罩拽起，一只手提起裙角，只见他身子一缩，柳腰一摆，已轻轻地飞上擂台，就在曹德彪上首那张交椅上坐下，有丫环送上香茶。曹月娥喝了一口，即站起身来，同着曹德彪望两旁厢楼上，给县主、城守请了安。然后曹月娥进了内台，脱去外罩。曹德彪也将外衣脱下。父女两人走至台口，两手一拱，望台下说道：“在下曹德彪，率领小女月娥，因欲招集天下英雄，到此比试，特为稟请各大宪，摆设擂台。今日是开擂之期，四海英雄，各方豪杰，想已齐集到此。如蒙不弃，便即请上台来领教：两手若有能打在下一拳者，即赠花红纹银五十两；踢在下一足者，赠给花红银一百两；有能将在下及小女掷落台下者，除送花红银子五百两外，还招为女婿。决不食言。倘若被在下及小女、教师打伤，或致毙命，在下除备棺盛殓外，概不抵命。业经稟请各大宪准予立案，不得借此生端。有武艺的便请上台来领教领教！”

话犹未了，只见东北角上一人大喊道：“你胆敢口出狂言，藐视天下豪杰，俺来会你。”说着一个箭步，跳了上来，抢在上首立定脚步。曹德彪将手一拱，问道：“足下尊姓大名，何方人氏？”那人道：“俺乃山东曹州府人氏，姓黄名唤毓英。

”曹德彪说道：“请了。”黄毓英就分开架式，直向曹德彪一拳，认定曹德彪胸前打来。曹德彪一看，便知他拳法平常；岂有开手就向人家胸前打的道理？曹德彪也不回手，将身子一偏。黄毓英一拳落空，又举右拳向曹德彪面门打下。曹德彪见他右拳来得切近，喝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急将左手向上一托，捏住来人右拳，右手一起，便从来人腰下一托，趁势一推，将黄毓英掷下台来。台下人一喝彩。

忽见东南角上又有一人大声喝道：“台上人休得逞能！俺来会你！”喝声未了，那人已跳上台来。曹德彪道：“通个名姓，本台主好与你交手。”那人道：“俺乃山西绛州人氏，飞山虎吴嵩便是！”说着，在上首站定脚步。曹德彪将手一拱道：“请了。”吴嵩分开架式，右拳向前按定，左手曲着一半，胳膊向外，使了个鹞子反探爪，一反手向曹德彪面门打来。曹德彪将身一偏，头向左边一扭让过，趁势就用于个鹞子翻身，右手一起变成了白虎探爪，向吴嵩左臂抓下。吴嵩就趁势一让，一转身跳在曹德彪背后，认定曹德彪后心，即飞起一拳。曹德彪早已防到，赶将身子向左边一让，吴嵩这一拳打了个空；正欲飞起右拳，认定曹德彪左肋打下。曹德彪已转身来，就地飞起一腿，这唤做枯树盘根。吴嵩知道这一腿厉害，赶往旁边一跳。曹德彪见他让过，随将右腿缩转进来，立刻将左腿撒开，用了个旋风扫叶，望吴嵩扫去。吴嵩便使了个燕子穿檐，将身一纵，直往曹德彪一扑；又起二指，认定曹德彪双眼点来，这叫双龙取珠。曹德彪一见，赶紧收回左腿，右腿站定，使出金鸡独立势，等吴嵩来得切近，左腿往上一翻，认定吴嵩右肋踢去。吴嵩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紧身子一翻，使个鲤鱼大翻身，蛮想让了过去。曹德彪怕这一腿就伤了他性命，也就缩转来，却变了个泰山压顶，趁他翻身的时节，就一只手将吴嵩的右臂

抓住，向空一提，离了台板，顺手就往台下一抛，跌落下去。台下的人又齐声喝彩。黄天霸等远远看着，褚标即开口说道：“你看曹德彪，那样身躯灵捷，煞是好手。”

黄天霸等正欲回答，又听大声喝道：“台上的听着！尔休得自逞其能，可认得我史占魁吗？尔且站稳了，等我来将你抛下台去！”说着，已跳上台了。当下曹德彪已退入后台。教师石勇抢上前来，彼此通了名姓，二人分了上下首。史占魁占了客位。石勇道了一声：“请。”史占魁便使开架式，向石勇打来。石勇也摆了架式敌住。二人在擂台上，你一拳，他一腿，上打泰山压顶，下打枯树盘根，左打青龙剔鳞，右打白虎探爪。一来一往，彼此斗了有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只见石勇忽然身子一倒，跌入擂台当中，四爷八叉，睡在下面。史占魁便趁势飞起一腿，认定石勇裆下踹来。不知石勇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九十一回

石勇巧打史占魁 德彪误败殷家虎

话说史占魁即飞起右腿，认定石勇裆下踹来。史占魁不知是计，误认他真个是跌在地，那里晓得石勇是用的醉八仙。史占魁右脚踹进，石勇不慌不忙，收转左腿，往裆下一护，又将右腿往下一缩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史占魁才要进裆，石勇已将右腿发出，认定史占魁肋下踢来。史占魁就此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见来势甚猛，自己上了当，赶紧要躲让，那里躲让得及？才算将身子偏过，石勇的右腿就到，正踢中坐臀。史占魁就此向地下一坐，正要立起来再打，石勇已站立起来，趁势一步右脚一起，认定史占魁踝儿上就这轻轻地一踹，随即伸开两手，一弯腰将史占魁的束腰抓住，提了起来，高高举起，走至台口，打了两三转，大笑一声道：“请你下去罢！”说着，轻轻地丢下台来。众人同声喝彩。

此时日已过午，曹德彪又到台口向台下说道：“还有哪位英雄上来比试比试？”招呼了半会，并无一人上台。曹德彪只得又向众说道：“诸位不肯见教，咱们可要回去了，明日再来领教罢！”说罢，退入后房，带了曹月娥，及教师徐宁、石勇，又向两厢与县主、守备道了乏，收擂回庄。县令、城守也就下台，各乘轿马回衙而去。曹德彪父女、教习，等候地方官走后，他们也下台乘马回庄。黄天霸等也即回至客店。那些看热

闹的人，自然各散回家。

到了次日辰刻，大家还是前来观看。一会子地方官先到。接着曹德彪父女及两个教习又上了台，还如昨日先向地方官请过安。略坐片刻，到后面脱去外罩衣，走出台口，又望台下招呼一回。但见下面跳上一人，约有二十岁以外年纪，黑漆漆的面皮，头戴玄色湖绉包脑，当中打个英雄结，身穿玄色湖绉包扣紧身，束杏黄丝绦，下穿玄色湖绉马裤，脚踏薄底快靴，立在台上，先向曹德彪拱了拱手，说道：“在下姓殷名勇，殷家堡人氏。殷龙是俺父亲，在下特奉父命前来。自知武艺生疏，何敢与台主比试，不过父命难违，借此可以叨教叨教。设有不到，还乞台主指示才好。”曹德彪听了这番言语，不觉羡慕之至，又见他仪表非俗，更觉可爱，心中早已存了让他三分之心。当下也将两手一拱，望殷勇说道：“久仰尊翁大名，恨无由得见。今幸小英雄远临见教，某年衰力竭，小英雄拳足之下，还请稍让三分，实为万幸。”

他们二人在那里叙话，黄天霸等早已看见。当时贺人杰就要叫唤，黄天霸等紧拦住。一面就指与万君召道：“这小子就是殷龙的次子。”又指向贺人杰道：“就是他二舅爷。”万君召听说，又向台上将殷勇打量一回，说道：“俺看这小子仪表非俗，大概武艺也还下得去。”黄天霸道：“这小子的本领是好的！”正谈之间，只听台上说了一声：“请。”大家仰面观看。但见殷勇占了上首立定。二人分开门户，曹德彪就使了个童子捧银瓶的架落，等他入来。殷勇就使出黑虎偷心，照准曹德彪当心一拳打去。曹德彪将身一侧，左手一起，将殷勇的拳头钩开，即将右手照定殷勇肩窝一掌打去。殷勇转身，担左手帮右手，将他的拳头隔开，进一步还他一拳。彼此搭上手来，一来一往，打了有三十多个照面。论殷勇的拳法，也还不坏，

怎奈气力究竟不佳，看看抵敌不住。曹德彪见他要败下去，故意卖个破绽，是让他一着的意思，看他知也不知。那里晓得殷勇误会其意，以为有了空儿，趁此便好进步，赶着使了个蝴蝶穿花式，向曹德彪一拳打来。曹德彪一看，不觉哈哈大笑道：“来得好！”就将身子一偏，殷勇这一拳打了个空。曹德彪就趁势使了个鹞子翻身，伸开右手，顺手就在殷勇肩头上，只用二指轻轻一点。殷勇正欲躲闪，已来不及，正中肩窝，登时就麻木起来。只见殷勇脸上一红，跳下台去。台下又喝了一声彩。

曹德彪正欲招呼，又见台下跳上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少年，但见他也是头戴玄色包脑，打着英雄结，巍巍高耸顶门，身穿一件湖色湖绉密扣紧身短袄，腰束鹅黄色丝绦，下穿玄色洒花马裤，脚踏花脑头薄底快靴；紫檀色面皮，两道浓眉，一双豹眼，高鼻梁，阔口。满面精神，一身胆气，在台口立定足步，将手一拱道：“俺乃殷刚是也！俺二哥被台主打败，俺应该退避三舍，何敢不知进退，妄自称能，欲与台主比试？怎奈既奉父命，不敢暗地欺瞒。明知交手必败，但不得已而为之，还请台主不弃，指教两手，俾得后辈长些见识，回家好复父命。”曹德彪听了这番言语，比殷勇更说得好，不觉心中更加喜悦。因道：“小英雄即如此说，谅来武艺一定高明的了。请了！”殷刚答应一声，即抢到上首，立下门户。曹德彪也就摆上架落。只见殷刚出其不意，飞一拳直向曹德彪肋下打到。曹德彪赶紧将右手一起，一转身就一切掌，认定殷刚的拳头切下。殷刚眼尖手快，见他一掌切下来了，立刻收回右拳，身躯向旁边一闪；随即一个鹞子翻身，趁势一拳，向曹德彪左太阳穴打到。曹德彪见他一拳打到，暗暗喝彩道：“好灵捷！”就说了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左手一起就来托他的右拳。殷刚不等他来，一面将右拳在他面上一晃，那只左拳已到了曹德彪腑下。曹德彪看他

这样灵捷，不觉喝一声：“好！”殷刚一看，就此稍分了一点神，曹德彪已伸开右手，将殷刚束甲绦提住，轻轻向台下一丢，说一声：“去吧！”

殷刚才被曹德彪从台上丢下，话犹未了，又见从人丛中跳出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孩子来，大喝一声：“休得逞能！将我两个哥哥打败，俺小爷爷殷强前来会你！”说着已上了台，不分皂白，便飞起一拳，向曹德彪打来。曹德彪正欲回手来敌，那边跳出徐宁，将殷强接住。殷强拳打脚踢，好似不成家数，那知他是练就这等功夫。徐宁欺他年幼，就不把他放在心上。彼此往来有二十余合，殷强故意卖个破绽，徐宁就趁势来进一腿。殷强看得真切，说声：“来得好！”便将两手一抱，身子向后退一缩，徐宁就打了空；正待回身，早被殷强出其不意，两手一开，且向徐宁面门打下，喝一声：“着！”险些儿打中面门。不知胜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九十二回

贤郎舅旅馆谈心 假英雄擂台献丑

话说徐宁被殷强两手一开，直向面门打下。徐宁一见，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着将头一埋，往旁边一闪，让虽让了过去，险些儿一个面磕地。殷强却也乖巧，见徐宁如此，也算他吃了点小亏。若再等他转个身来，自己却不是他的对手。因喝道：“小爷爷打得不高兴了，且下台去玩耍玩耍，明日再来会你。要把你跌下台去，俺小爷爷才肯甘心。今日权饶了你吧！”说着，早跳下台去。徐宁听说，只气得七孔冒火；再要与他争能，殷强又是个小孩子，就是胜了他，也不甚响名，而况他已经下台去了，只得忍气吞声，闷闷不乐。此时已是晌午，曹德彪就约了徐宁，到后面午饭。

黄天霸抬头看见一酒楼，前去用酒。才进酒楼门，忽听有人招呼道：“黄叔父！你老人家在这里吗？”黄天霸抬头一看，不是旁人，乃是殷龙的三子。因道：“殷贤侄！你们昆仲来了几天了？住在那里？”殷勇道：“昨日才到的，住在城里万家巷兴隆店。你老共来了几人？”黄天霸正欲回答，殷勇又见计全、褚标、朱光祖、关小西、李七侯、李昆、金大力、何路通、王殿臣、郭起凤、贺人杰等人，一齐进门来。因又说道：“诸位伯父、叔父，连贺兄弟都一齐在这里呢，可巧极了，幸会幸会。”说着，即让黄天霸等人齐入座。黄天霸道：“咱们大家

一桌坐，不必分开来坐吧！”于是便令贺人杰与殷勇等一齐坐了。黄天霸等人，就分开两桌坐定。殷勇见了万君召却不认得，便走至朱光祖面前问道：“这位，小侄不曾见过，也得要行个礼儿。但不知尊姓大名。”朱光祖道：“这就是铁臂哪吒万君召，你爹爹也曾会过他。”殷勇听说，便到万君召面前行了礼，口中说道：“还望叔父宽恕，小侄未曾谋面，恕罪才好。”万君召又谦让了一会。殷勇又叫两个兄弟前来见礼，殷刚、殷强随即过来见礼。万君召先夸赞了他三人一回。当下又问了他些闲话。殷勇仍归本桌坐下，大家各用了酒菜，三张桌上，欢呼畅饮起来。一会子用完酒饭，黄天霸抢着一齐算了帐，把钱还了。大家又一起出了酒楼，还到擂场去看了一回。可巧午后并无一人上台比试。曹德彪在台上招呼了一会，并没一人上台，殷勇便低低地向黄天霸道：“黄叔父！你老有着一身本领，怎么只在这里旁观，不上去比试一回？你老上去，也可将那曹老儿打下台来，给大家畅快畅快。免得他在台上目空一切。”黄天霸见问，因说道：“贤侄有所不知，咱们那里是为看打擂台到此？是因奉了施大人之命，前来有要紧公干的；少时再与贤侄说明，便知道了。”殷勇见说，也就不往下问。曹德彪招呼一会，见无人上台，也就穿了衣服，率领女儿并两位教师下台而去。

黄天霸等也就一同进城回店。到了城内，说明了住处，他便叫殷勇将行李搬来住在一处，好大家谈论，殷勇也极欢喜，立刻将兴隆店算明了房饭钱，搬出店门，挑到黄天霸等客店里去，不一会已到。黄天霸就叫店小二快腾出一顺五间，大家皆住在这一间内。殷勇兄弟喜之不尽，因又向黄天霸问道：“方才叔父所说，不为打擂而来，是奉大人之命，有要紧的公干。到底是为着什么事呢？请说明一回，好使小侄得知；如有须用

小侄之处，小侄还可相助一臂之力？”黄天霸见问，因将蔡天化如何是采花大盗，奸辱良家妇女，如何两次露名留柬，如何在拿复逃，如何准备擂台，欲招诱蔡天化到此，合力拿捉的话，说了一遍。殷勇道：“但有一件，小侄还不明白，蔡天化既已如此，何以见得他一定来此呢？”黄天霸道：“贤侄有所不知，这蔡天化非比那泛泛强盗，他却具着一身的刀枪不入的本领，因此自逞其能，偏要在众人前显显自己的武艺。不瞒侄儿说，就是愚叔等这一班，皆不是他的对手；所以特地请出万家叔父，前来帮同拿捉。贤侄如无事，且稍待几时，自见分晓的。”殷勇道：“小侄好在是奉父亲之命到此，就耽搁一月半月，也不要紧。回去只要将这件事与父亲说明了，父亲他也决不见怪。如果蔡天化果真前来，小侄虽无大用，也还可以稍助一臂之力。”黄天霸道：“如此更好了。”说罢，殷勇等退出，又去朱光祖那里谈了一会，又到各人房里周旋了一回，然后才与贺人杰闲谈起来。贺人杰此时也学了两句世务，因向殷勇说道：“小弟自从去年与二哥一别，不觉又是一年了。岳父、岳母想都健康，大哥可在家吗？大嫂等还安好？”殷勇道：“老人家与哥嫂等均好的。现在贤弟在淮安，想还住在黄叔父那里了。”贺人杰道：“去年已将家母接来，一起住在黄叔父那里。”殷勇道：“实在不晓得，倒少礼了。”贺人杰道：“来去匆促，也未顺道去岳父那里请安。”殷勇又谦让了一回。贺人杰又问殷刚道：“三哥今庚十几岁了？”殷刚道：“小弟与兄同年，也是十九。”贺人杰道：“几时生日？”殷刚道：“僭长两月。”贺人杰又问殷强，殷强答道：“小弟今年十七。”彼此郎舅闲谈起来，真个是情投意合。殷勇又问道：“这里还少两个人，张氏与郝氏二位婢母不在这里吗？”贺人杰道：“他二位老人家，一来为大人跟前没人防护，二来不久

都要添小兄弟了，因此未来。”殷勇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彼此正谈得高兴，忽见店小二进来请吃晚饭，四个人便出用晚膳去。用过晚膳，彼此又略谈了一会，就各去安歇。

次日一早起来，梳洗已毕，大家用了早点，便一齐出门，仍去看打擂台。不一时已到擂场，大家就在原处那个茶棚内坐下。见有人在台上交手，未及数合，忽将那人丢下台来。接着又有一人下来，也是不到数合，又打落下去。接连有五六个人皆是如此。曹德彪便在台上喊道：“若再有如这样不中用的，尽可不必上来吧！免得有累本台主的拳足。”话犹未了，只见正南上人丛中挤出一人，大声喝道：“台上的听着！你有多大的本领，胆敢口出大言？俺来送你的狗命！”那里晓得还是如此，上去不过三五合，仍旧被丢下台。曹德彪哈哈大笑道：“我道是个真有本领的，原来还是个不中用的小子！”笑声未毕，忽见台下又跳上一人，毕竟此人是谁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九十三回

粉金刚力敌曹德彪 冲天炮奋斗徐文豹

话说曹德彪将那人打量一回，暗自喝彩道：“这人大约是劲敌了。”他外穿一件白绫绣花外盖，脚踏粉底乌靴，头戴逍遥巾，手执白纸扇；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。分明是个白面书生，那里象前来打擂？他偏不矜才，不使气，连响也不响，就跳上擂台。因此曹德彪就知道他是个劲敌，忙将两手向那人一拱道：“请教尊姓大名，住居何处。”那人道：“小生姓徐名文豹，人唤粉金刚，浙江人氏。因往直隶探亲，路过贵地，听说得老丈大开擂台，招聚天下英雄豪杰。小生不揣冒昧，妄自班门弄斧，还请尊拳之下，稍让三分，使小生得全颜面！”这一番话，真说得儒雅风流，悦耳动听。黄天霸等在那茶棚内，听见他说了这一番话儿，估计是有绝妙本领。正在凝神观看，又见曹德彪向徐文豹拱一拱手，说道：“既蒙不弃，即请见教吧！”只见徐文豹答应一声，便将外盖大衣脱下，现出一件密扣紧身，湖色短袄，将一根丈二长的杏黄丝绦在腰间束好，又将脚下粉底乌靴蹬了一蹬，说一声：“有占了。”当下在上首立定脚步。

只见曹德彪分开门户，左脚曲起，右手挡定顶门，左手在右肋下按定，使了个寒鸡独步之势。徐文豹不慌不忙，先将身子带偏，左手按着胸膛，右手搭在左肘之下，腾身进步，将右手从后面团过来，使了个叶底偷桃的架落，阴泛阳一拳打来，

便破他的那个寒鸡独步的解数。曹德彪将身子一侧，左手一起将徐文豹一拳掀开，趁势发出右手还他一下。徐文豹来得飞速，赶紧躲过他的右手，使了个毒蛇出洞，认定曹德彪背心点来。曹德彪看得分明，也赶着使了个王母献蟠桃，将徐文豹的那只手托了出去。徐文豹将身一转，又使了个鹞子翻身，扑转来双手齐下；这唤作黄莺卷翅。曹德彪赶着将身往下一蹲，把头向左边一偏，躲过他双手；趁势使了个金刚掠地，将右腿在台上一旋，直认徐文豹赶着将身跳过，又使了个泰山压顶，照定曹德彪的脑门打来。二人在台上，你来我往，拳去脚来，只打得眼花缭乱。这一个好似蜻蜓点水，掠一掠便飞向空中；那一个如蛱蝶穿花，点一点飞来墙外。一个是如南山饿虎，见着人扑面而来；一个是如北海怒蛟，得了势腾空而去。真个是：“棋逢敌手，将遇良才。那些台上台下的人，看得个个齐声喝彩。就连黄天霸等这一班会手，见着二人如此，不觉得也高声喝起彩来。二人足足打到一百余合，还是不分胜负。你也莫想打我一拳，我也莫想踢你一脚。二人见不分胜负，更觉抖擞精神，又斗了五十余合，还是不分胜负。正在难解难分之际，忽见曹德彪将两只手，竟在那当胸一合，说声：“且住，停一会儿，再决雌雄。”徐文豹一听此言，也就说道：“悉听尊便。”说着，各人举了手，跳在一旁。曹德彪复将手一拱道：“此时日已晌午，俺们且吃过午饭再来。”徐文豹便道：“使得。”说罢，就走到衣架旁，拿过长衣，就身上披好，轻轻地跳下台来。大家一看，见他打了有两个时辰，还是面不改色，无不称赞。徐文豹下得台来，摇摇摆摆，挤出人丛，便去找那酒楼，好用午饭。黄天霸等也就去到酒楼用饭。上得楼来，大家坐定，便呼店小二拿了酒菜，一面饮酒，一面议论方才他二人交手情形。贺人杰便插口问道：“这等拳法，究竟是那家宗派呢？”

褚标道：“这就是少林一派。他二人的拳法，也算是得其奥妙；未了还有那一着撒手拳，唤作独劈华山，只有那天王托塔这一着可以解得，其余皆不能解。不知他二人有这两着妙拳。俺们且吃过午饭，再去看他们各耍一会。”大家听说，颇为高兴，赶着狼吞虎咽，一会子如风扫残云似的，大家俱已吃过。算了帐，还过钱，大家净了面，又吃了两杯茶，复一齐出门，仍到擂台下面，看曹德彪与徐文豹二人比试。

此时曹德彪已用过午饭，在台上坐在那里等候。不一刻，徐文豹也前来，仍旧轻轻地跳上擂台。曹德彪一见他来，赶着立起身来，让他坐下，稍尽待客之礼。徐文豹将手一拱，说声：“请。”二人同坐下来。有人过来各献了一杯茶。二人稍坐片刻，各饮了两口茶。徐文豹便站起来，脱去外衣，将衣服挂在衣架之上，复走到台面当中，在上首立定脚步。曹德彪正要上前请他开拳，旁边早走上教习徐宁，忙向曹德彪说道：“难得这位徐兄到此，你已与徐兄会过了，可否让小弟与徐兄领教一番？”曹德彪道：“我未尝不可，只怕徐兄见怪，说咱们自家欺人，轮流与他比试。恐不大稳便。”徐文豹听说，心中暗想道：“你们不必施这诡计，两个人递换着与我交手；就使有十个人轮流而来，我姓徐的，要说出半个不字，也称不起是英雄好汉。”因说道：“这个又何妨？便是我迟早皆要领教的。但不知尊姓大名，还得请教才是。”徐宁道：“在下也是姓徐，与老兄同姓，单名是个宁字，绰号冲天炮。略知拳棒，本领平常。还得有请稍让一二！”徐文豹道：“岂敢！岂敢！小生久仰，幸蒙赐教，也算是三生有幸了。”说罢，便道了一声：“请！”彼此立了门户，即刻就交起手来。你去我来，倒也是一对劲敌。两个人也斗了有八十余个回合，徐文豹并未稍见破绽。

徐宁见他拳法甚精纯，急切不能将他败下，自己又心高气

傲，总想在东家面前要个面子，方肯甘心。但既存了这个心，便使出个毒着出来：先使了个蜜蜂进洞，将两拳向着文豹两太阳穴打来。文豹一见，早知他要用那手毒着，已暗暗防备起来。文豹便先用了脱袍让位的解数，将两手并在一处，从下泛上，向两边一分，去掀他的两只手。徐宁见他来分自己的两手，使借他分开之力，趁势一反手，正对文豹脑门劈来。这一着，就是褚标说的那独劈华山。文豹是已防备到此的，见他一掌劈来，此时文豹早将两手平住了胸膛挡来，说了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立刻将右手向上一托，泛住徐宁那一反掌，顺势将左手向徐宁胸前一点，这就叫做天王托塔。只听徐宁说声：“不好！”正待要将身子一偏，文豹这一拳已经逼近胸膛。毕竟徐宁有无性命之虞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九十四回

徐文豹大斗曹月娥 众英雄协拿蔡天化

话说徐宁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将身子一偏，亏他让得快，已在肩膀上擦了一下。曹德彪看得亲切，怕徐宁有失，赶紧走过来，向当中一隔，说道：“今日天已过午，咱们明日再来比较罢！”二人听说，各人收了手。徐文豹就衣架上拿了衣服，换好下台。曹德彪父女及两个教习，也自下台回庄。黄天霸等自不必说，也是回转客店。曹德彪到了家中坐下，歇了片刻，即向女儿月娥及徐宁、石勇两个说道：“咱们打了这几日擂台，还不曾遇见劲敌。今日这姓徐的，倒有些扎手。方才徐师傅如再与他交手下去，恐怕要敌不过他了。”徐宁道：“若不是台主那样说开，真个有些敌不上来。但是明日怎样设个法儿，要败他一次才好。”月娥在旁，也道：“石师傅，且待你敌他，看是如何？咱再与他较量一次，便可分其高下了。”曹德彪道：“我儿，你可不要小视于他，就是与他比试起来，也须仔细才好。纵不能胜他，也得要与他不相上下，方才不被人笑话。那时为父自有主意。”月娥答道：“女儿自当遵爹爹之命。”说了一会，也就各自用膳，不提。

再说蔡天化自从在河南勾栏中住下，恋着一个妓女，倒也不想往各处采花。却住了半个多月，有些不耐烦起来。这日出门，到街坊上闲游，忽然听人传说，东安县现在摆设擂台，为

的是招赘女婿。蔡天化听了这话，心中暗想道：“这摆擂的人家，那个女儿，想必是色艺俱全。咱何不到那里去会他一会？若果真美貌，咱打胜了他，定然给咱作老婆；咱也落得有个色艺俱绝的家小，也可帮助帮助。好在咱在这里没有一些儿事，不但将他打胜，可以得个好老婆，咱还可以格外响名。”主意已定，即日由河南动身，日夜兼行。不到六七日工夫，已到了东安县内。当下落了客店，就从各处打听了一回，听说有个徐文豹，现在那里打得不分胜负。他听在肚里，暗道：“这姓徐的难道有三头六臂吗？俺若不到此，由他逞能耀武；俺既到此，可不能让他逞能了。”想了一回，也去擂台下面看了一会。这日却因曹月娥果真感冒风寒，不曾上台，那擂台上面，可挂着一面白漆粉牌，上写着告白：“暂停一日。”蔡天化看了告白，当夜就思量曹家去走一趟。如果见着曹月娥，果真是好，他便放出采花的手段与他暗战一番。又想到：“俺既然如此，且等他明日上台，俺将他打败下来，还怕不是我的受用。若是今夜就去，倘被他知道，反败了咱的英名。”因此一想，遂未前去。

却说隔了一日，曹月娥的感冒已是大好。先着人到台上，将告白牌下去。那时来打擂的，并那些小本营生的，热闹异常。蔡天化此时，也到了擂台场内，却因人多拥挤，不曾看见黄天霸等人在此；就使他会想到，他又倚恃自己武艺。又因黄天霸等拿过他两次，均不曾捉住他；及至酒醉，误为捉住，仍旧被他挣脱，他所以将黄天霸这干人，也不曾放在心上。倒是黄天霸等，虽然在此看打擂台，却刻刻留神，防着他到此。可巧贺人杰走出茶棚小便，瞥眼瞧着一人走过，好象蔡天化。他将溺也不解了，就蹑足潜踪，尾随在后，远远地跟了过去。仔细一看，真是蔡天化，已进了那首茶棚坐下。他便赶急奔跑，回至茶棚，打了个暗号，告诉众人。大家听说，还未开口，只见黄

天霸等要奋勇出去，预备去捉。万君召一见，即刻将天霸拦住，说道：“老兄弟！还不曾到时候，且不要空了手足！”你道这是什么话儿？原来万君召说的，不要空了手足这句话，就是不要空捉了他——将这捉字拆开说成“手足”二字。黄天霸听说，只得耐住性子，坐在那里看光景。

此时台上的人已到全了，曹德彪又往台下招呼过了。徐文豹已跳上台去。只见石勇到台口向徐文豹拱手道：“尊驾学的高艺，咱家台主与那位徐师傅，都已领教过了。但是在下还不曾领教呢！请赏个光儿，指教一两手吧！”徐文豹笑道：“既是尊驾不弃，当得请教。便请过来吧！”石勇道：“主不占客，还请在先。”徐文豹道：“既如此说，我可有占了。”说着，既将外衣脱去，有人接过，向衣架上挂定。二人先分了门户，即刻就交起手来。你一拳，我一脚，只见或上或下，或前或后，或左或右；各尽所长。一来一往，斗了有八十余个回合。忽见徐文豹飞起一拳，直向石勇打来。石勇才待要让，徐文豹这一拳并未打下，复飞起一腿踢来，石勇一见，说声：“不好！”正待将身子一偏，让他这腿——忽听一声娇喝道：“姓徐的你不必逞能！俺姑娘曹月娥来会你！”话犹未了，又听台下一声道：“好！”就如万马奔驰一样。

徐文豹正思一腿飞去，打算石勇断让不过去。不意一声娇喝，走出一个女子出来。徐文豹赶着立定了脚步，将曹月娥上下打量了一回。但见他头挽乌云，高高盘着一个堆螺髻，玄缎抹额，中间打着个鸳鸯结，高耸顶门，两耳斜插着两朵绒花，一对珠环低低垂下；身穿一件大红缎洒花密扣紧身短袄，腰束着一根苹果绿丝绦，下穿玄色湖缎洒花扎脚马裤；窄窄的一对三寸金莲，穿着一双大红绣履。真个是柳眉杏眼，粉面桃腮，虽为闺阁佳人，实是裙钗武士。徐文豹看罢，不觉暗暗喝彩。

曹月娥也将徐文豹看了一回，只见他两道长眉，一双俊眼，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，心中也着实羡慕。彼此均打量已毕。只听徐文豹说道：“小姐既然下顾，我徐某也算三生有幸了。”曹月娥听说，面上一红，也就应声说道：“从来未有主占客先的道理，还是先请赐教吧！”徐文豹听说，立刻就分了门户，与曹月娥交起手来。只见他们两人，一个是身如铁树，拳到处不让分毫；一个是腰若柳枝，足踢时颇难躲避。忽然间蛟龙出水，气挟风云；忽然间卧虎翻身，势崩山谷。两个人一来一往，足去拳来，足足斗了有百余回合。那台下的人都看得呆了，那个不大声喝彩！

正在难解难分之际，忽听西北角上大吼一声道：“姓徐的！休得逞能。尔休想这个老婆，须留给俺蔡天化爷爷受用！”这一声大喝，那些台下的人俱听得清楚，暗道：“这蔡天化是个缉拿的人，为何敢如此大胆，前来打擂？”台上的曹月娥、曹德彪，及徐宁、石勇四人，早已听见，正要防备，蔡天化已跳上擂台。曹月娥抽了个空儿，即向徐文豹说了一声：“慢走，俺去就来。”说着，便退入后房。蔡天化才上得台，即与徐文豹两下交手。不知蔡天化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九十五回

逞强能众英雄鏖战 中要害蔡天化成擒

话说蔡天化一声大喝，上了擂台，也不打话，便与徐文豹交手。这却是何缘故？他却存了一个心，恨不得一拳就将徐文豹打死，他便可得了曹月娥去做老婆。不料徐文豹果然毫不畏惧，就与他力斗起来。又兼曹月娥是早已知道，要合力拿他，所以向徐文豹说了句：“且慢，俺去就来。”他便退入后房去拿兵刃，会同他老子及两个教习，一齐拔刀相助。蔡天化却不知其中缘故，正与徐文豹一拳一脚的，打了个正对。忽听噗！噗！一阵声响，瞥眼一瞧，见黄天霸等一众英雄都拿了刀，齐到了台上。徐文豹一见虽知大概，却不晓得细底，正是疑惑，又听黄天霸等齐声喊道：“咱们大家合力呀！不要再给这狗强盗挣脱逃走呀！”一声未完，只见兵刃齐施，你一刀，他一剑，认定蔡天化砍到。蔡天化一见，知道不好，即忙运动神功，赤手空拳，来与黄天霸交手，奋力恶战。

只见黄天霸一刀砍来，蔡天化将右手一架，隔开过去，连皮都不曾伤一块。黄天霸正待要砍他二刀，好边褚标已一刀砍来，又接着何路通双拐齐下。蔡天化抖擞精神，一声大喝：“尔等这些小子王八蛋！俺爷爷要惧怕你一点，就不算好汉了。尔等这一起小子，将所有的兵刃，只管砍来！俺爷爷只放着这两只手，两条腿，与尔等杀。这一起王八厮儿！”一面将两手

拿开去挡兵刃。黄天霸等听了此话，大家皆气往上冲，你一刀，我一枪，有的被他让过的，有的他并不让，竟自使着膀臂去迎接兵刃的，总不能伤他半点，大家都有些紧急。只见贺人杰抽个空，便掏出两个金钱镖，手这一扬，直向蔡天化双眼打到。蔡天化早已防备，便举起右膀曲转过来，将二眼牢牢挡住。及至金钱镖打到，却打在手膀上面，就如碰在铁上一般，仍旧掉转下来，他竟毫无伤损。李昆在旁看见，也就拿出弹子，认定他咽喉打到。蔡天化觑个切近，用手一接，将那弹子接入手中，顺手一放，居心要还打李昆；可巧李七侯正一刀砍来，不提防正遇着蔡天化正放那粒弹子，正打中手腕，只听当啷一声，手中刀丢落在地。蔡天化瞧得真切，趁势就是一腿，将李七侯打倒一旁，一伸手就去拾刀。此时朱光祖赶着架开，关小西在上首也就一倭刀砍来。接着贺人杰舞动双锤，当头打下。褚标也就飞舞朴刀砍来。天霸又赶着取出金镖掷去。蔡天化架过刀，让过锤，躲过镖，正欲抽空向台下逃去。却好曹德彪一声大喝：“该死的囚徒！还要那里逃去？”说着，就舞动竹节钢鞭，认定蔡天化打下。蔡天化即将手内的单刀掀开钢鞭，不意曹月娥又从背后举起双锋刃，从蔡天化肋下刺来。蔡天化一声大喝，当下骂道：“好贱婢！我与你向无仇隙，何得趁火打劫？来得好！”手起一刀，将曹月娥的双锋刃磕下，趁势就还进一刀，向曹月娥当胸刺来。曹月娥一个箭步，向旁边一躲，却好贺人杰又是一镖打下。蔡天化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着将手中单刀往上一挡，将金钱镖打过；复又飞舞单刀，向贺人杰搠来。贺人杰正欲举锤招架，却好关小西的倭刀从半空中接住。金大力也就插漏当空，举起镇铁棍，认定蔡天化两腿扫来。蔡天化一面避关小西倭刀，一面两脚一蹬，向半空中一纵，又让过金大力镇铁棍。十几个如狼似虎的英雄，将他团团

战住，他竟一些惧怯没有。

此时台下那些闲人，哪个看见不伸头吐舌。作书的，你闹了这半天，特地请来的那个万君召，为何到此时还不见他与蔡天化砍上一刀，刺上一剑？敢是你将他忘记了不成？原来万君召自黄天霸等齐上擂台之后，大家与蔡天化大战起来，他却暗暗伏在上面台顶上，在那里细心观看；要等黄天霸将蔡天化打到有个八九分数，他就下来，只用一个撒手着，就要将他捉住。所以打了这半会，总不见万君召和他交手。此时蔡天化力敌众人，任他本领再高，也难敌得住黄天霸，关小西、褚标、李昆、朱光祖、李七侯、何路通、计全、金大

力、贺人杰、王殿臣、郭起凤十二个人，并有殷家三兄弟，加之曹德彪父女两个，并徐宁、石勇两教习，共计十九个，又都是能征惯战的英雄。你一刀，他一拐，你一锤，他一鞭，你一棍，他一剑，还有许多暗器。这可是蔡天化本领真高，又兼着能运神功，可以刀枪不入，要换着第二个，还等到这个时候，终不成将他捉住。李七侯被一腿打倒，天化就抢了他的刀，与众人对杀。片时又打倒两个：一个是何路通，被他刺了一刀，正中大腿，跌到台下去了；一个是石勇，肩窝上被他的刀着了一下，不能再战，只得躲到台后。

黄天霸等不曾将他捉住，反被他打倒了一人，砍伤两个，好不着急。于是大家拚命地杀来，就连曹德彪父女，并教习徐宁，也是奋力去杀。看看蔡天化他有些抵敌不住，心中暗道：“俺若再与他们恋战，真个要被他捉了，不如趁早逃吧！”主意打定，便舞动单刀，认定朱光祖面上一晃，朱光祖赶着架住，计全早一刀飞来，蔡天化也不去架，居心让他砍一刀，趁此就可得空逃去。不期贺人杰看真切了，看见他无心恋战，有要逃走之意，即刻又掏出两个金钱镖来，向天化两眼打去。这对金

钱镖才打出去，忽见万君召从擂台顶翻身倒挂下来，先使了燕子穿帘的架式，只见一个黑影儿一晃，平空蹿到蔡天化面前，随即用了个叶底偷桃，就向蔡天化左腑下一点。只听蔡天化“哎呀”一声，登时缩了下去。万君召趁势将身一转，翻到蔡天化右首，轻轻地将蔡天化右膀一拉，也用两指在蔡天化右腋一点——任他铜筋铁骨，再也不能动弹了。于是大家一齐上前，将蔡天化拿住，绑缚停当。再仔细一看，已见他两眼打得血流满面，却是被贺人杰的金钱镖打伤。因他伤了两处要害，才被人捉住。这也是他恶贯满盈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应该如此。毕竟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九十六回

正国法强徒授首 挟私仇恶霸丧心

话说蔡天化因被万君召、贺人杰二人，伤着他两处要害，致被人捉住。黄天霸等人就将蔡天化绑了个结实，抛下台去。此时东安县知县，也就赶到这里。黄天霸即将蔡天化交给东安县，带回衙门，先行收监。万君召又道：“太爷回衙后，可即命差役将他的琵琶骨穿起来，用刑具上了，方保无虞。”东安县听了，好生担惊，因说道：“本县虽有监守之责，还求诸位保护一程。送进城去收了监，那就是本县的责任了。”天霸等答应，即刻一齐押送进城。到了东安县衙门，当由差役用头号铁链，将蔡天化的琵琶骨穿起来，用刑具上了。说也奇怪，自伤了他要害，那神功也不能运动了。当下将他送进内监。黄天霸又请东安县写了文书，申禀施公说：“蔡天化已设法拿住，但使沿途押解，恐有不测情事，是否就地正法，以昭慎重，而免疏虞！”但东安县随即备文专差，连夜投报，暂且按下。

再说黄天霸等，当日又去义勇村道谢。曹德彪迎接进去。黄天霸当即给他道了谢，又问了他教习受伤的话。曹德彪道：“敝教习虽然受伤，却还不重，但须歇息一两日，就可痊愈了。”当下曹德彪即命人摆出酒来，给大家道贺。黄天霸再三推却不过，只得入席叨扰，大家痛饮起来。饮酒之间，谈起徐文豹打擂一事。褚标先自说道：“那姓徐的，如果未曾娶亲，居心

想来招赘，他明日必然前来。那时再将他问明，便可招为快婿了！”曹德彪听了大喜，大家又复痛饮起来，直饮到日落西山，方才散席。黄天霸等回到客寓，又看了何路通、李七侯，所幸受伤俱不过重，大家便去安歇。次日又往看打擂台，果然徐文豹复来，曹月娥又与他斗了一回。仍是不分胜负。曹德彪即命二人住手，问明徐文豹曾否娶亲。徐文豹道：“实未娶亲。”曹德彪当下将女儿许他为妻，徐文豹也就应允。即将他带回庄上，过了一日，就与月娥成亲。一面将擂台拆去，这也不必细表。

黄天霸等仍回客店，专等施公回文。不一日回批已到，蔡天化着即就地正法。这日，黄天霸等皆全身装束，各带兵刃。东安县又将城守请来，带了兵刃，沿途护卫。蔡天化着即提出，打开刑具，当下如法背绑起来，押往市曹斩首。一会子到了法场，等到午时三刻，即将蔡天化斩首。将首级用木笼装好，以便解往淮安，悬竿示众。诸事已毕，黄天霸等也就一起回去淮安销差。殷家兄弟却由东安县回殷家堡而去。不一日，大家俱至淮安，见了施公销了差。施公又将捉拿蔡天化的情形，细细问了一遍。黄天霸等也就细细禀明。当下施公就与万君召道谢，并欲保奏君召。万君召再三推辞，不愿为官。施公这才罢议。又将众人保奏出去，后来奉到圣旨，各人俱加一级：黄天霸加了总兵衔，关小西加了副将衔，其余各官按原级递加。唯有贺人杰升了守备，大家好不欢喜，朱光祖、万君召二人，有淮安盘桓了半月，也就回去。

如今再说桃源县新出了一案，全家受害，实是可惨，桃源县西乡有一梁家庄。庄主梁世和，是个本县的武举。家道极其富有，为人亦颇正道，而且任侠好义。这梁世和年交四十余岁，妻子陈氏，生了两子一女；长子名唤家驹，年交十八；次子名

唤家驥，方交十二。唯有那女儿玉贞最大，今年正交二十岁，真个是诗词歌赋，件件皆精，而且生得美貌动人。这梁世和夫妇，真是爱若拱璧。自幼与他那表兄结下姻事——他表兄名陈仁寿，住在城里。这仁寿今年二十二岁，也曾进过本学生员。父亲早已去世，只有母亲许氏在堂。家道虽不大富，也还小康。只因梁家庄西北五里，有个温家寨，这温家寨的寨主，名唤温球，是个武进士出身，绰号戇太岁，为人极其凶暴险恶。家中广有田产，多蓄豪奴，并养着教习数人，打手数百，专抢民间妇女，强霸一方，人人见他侧目；却与梁家庄梁世和家，不敢沾染。因梁世和为人正直，而且武艺高强，虽然是个武举人，却还比他那个武进士强着几倍。前两年为争买田地，温球意欲强占，梁世和的不肯甘休，后来两下动起武来。温球打梁世和不过，依旧还把那分田地让给世和，却暗地下都有怀恨。这两年之内，虽然各不相扰，温球却刻刻要设法报仇。

也是该当有事，这日梁世和的女儿适在门口，随着他母亲在那里闲看春景。不期温球方从城里回来，走此经过，忽然看见梁世和的女儿那般风流俊俏，美貌动人，他这一见却存了一个混帐心，要想他作妾。回家以后，便神游痴想起来。隔了一日，就托人出来到梁世和那里去说，托言给他儿子求婚。怎奈他儿子是个十不全，人人皆知的。不必说梁世和的女儿，已经许下婚事；就是没有许下，梁世和也断不肯把一个爱如拱璧、貌若天仙的女儿，许这个十不全。只得对来人说明，已经自幼许下亲事。那来人只得回复温球，说他早已许下人家。那知温球一听，心中大怒，他不念人家果真许字与人，他反疑惑梁世和嫌他儿子十不全，不肯与他结亲，因此怀恨在心，愈加要寻事报复。可巧这日梁世和家，来了一个外乡人，因脱了盘费，访问梁世和是个任侠好义的人，就前来找他，求些盘费。

梁世和见那人，生得仪表非俗，而且是个武生打扮，就问了他尊姓大名，住居何处。那人一一告诉他一遍：原来姓郭名仁，是山西人氏，到南边投亲不遇，因此脱了盘程，却有一身好武艺。因此梁世和更加亲敬，就留郭仁住了两日，又送了他几十两纹银。那知温球打听出来，便到桃源县贿嘱了差役，硬说梁世和通同大盗，勾结强人。桃源县也不问情由，便将梁世和捉去严加拷问，叫他招出通盗的各情。梁世和那里肯招？桃源县又将他妻子带去拷问。温球见梁世和一家俱已下狱，只有他女儿不曾下狱，便率领众豪奴，到了梁家庄，将玉贞小姐硬行抢去。不知玉贞果有性命之虞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九十七回

因惊成疾梁女全贞 抱屈鸣冤陈郎入告

话说憨太岁温球因挟私仇，诬害梁世和通同大盗，在桃源县出首。经桃源县知县不问情由，将梁世和全家下狱。梁玉贞当为温球抢劫回庄。及到了庄上，当将梁玉贞扶入后房。温球劝他道：“你父亲通同大盗，眼见得性命难保。故此将你接到我家；你若肯与我儿子成为夫妇，我一定设法将你老子与你母亲、兄弟救了出来，仍旧成为亲戚。”那里晓得温球尽管说，梁玉贞一字不答。温球不觉大怒，正欲伸手去打，再一细看，但见梁玉贞玉容惨淡，声息毫无，坐在那里已是昏厥过去。温球一见，赶着呼唤仆妇，立刻取了姜汤灌下，复又慢慢地低声轻唤，好容易唤醒过来。只见梁玉贞叹了一口气，挣了半会，才说一声道：“苦呀！”众仆妇见将梁玉贞已经唤醒，大家不胜欢喜。温球在旁也甚喜悦，因命仆妇将梁玉贞扶入卧房，好生将他安睡，服侍妥当、随后自有重赏。

梁玉贞眼睛虽然闭着，耳内却听得清楚。闻得众仆妇将他关入内房安睡，他即睁开二目骂道：“尔等这一起无耻贱人！可知你家主人诬栽我家通同大盗，捉入县监，又将我有夫之女抢劫过来。如此作为，我一死原不足惜，但温球伤天害理，总有恶贯满盈的时节。我虽死到了阴曹，要追他的性命！尔等众人若将我好好送回，给我全家的骨肉申了冤枉，日后自然感激

尔等救命之恩！如若不然，我死之后，也一起要追你们的性命了！”说了这一番话，又将温球骂了一番，不觉气急上拥，又昏厥过去。内中只有个姓刘的老妈妈，虽然在温家做工，却是存心忠厚。他赶着又取了姜汤来灌，好容易又灌醒过来。此时温球听说五贞复又昏厥，又来看视。及至房内，见玉贞已醒。当下那刘老妈妈，即插口向温球说道：“大爷，你老放心出去罢！这梁姑娘交给我婆子，包管你老，服侍他好好的就是了。”

温球当即答应出去。刘妈妈见温球出去，也就令那些仆妇都走开。他就对梁玉贞道：“姑娘，你放心吧！且到里间歇一会儿，我包管你不致被他奸贼强逼。且耐两天，我再设法救你便了。”梁玉贞听说，见他不是歹意，也就随他进入内房，就床铺睡下。那刘妈妈又殷殷勤勤地服侍他一会，又与他谈了些家事，又叹息了一回，又切齿痛骂了一回，这才出去。少刻又进来看视，又与梁玉贞问茶问水。梁玉贞也着实感激。不期梁女贞因吃了一惊，又困在这里不能出去，心中自然着急；又虑到他父母兄弟不知如何设法解救，因此几凑，不觉头痛起来。温球屡次欲进来侵犯，多亏刘妈妈将病推托，还幸梁玉贞不曾受些污辱，暂且慢表。

再说梁世和一家四口，下在狱内，此时城里城外通哄传开了。他的女婿陈仁寿，一闻此言，着实吃惊不小，因赶着出了城，先到庄上看视。才到庄口，只见梁世和家的一个老家人梁孝，匆匆忙忙走了过来，惊慌说道：“姑爷来了吗？”陈仁寿道：“老爷怎么忽然遭这一场大祸？究竟里面有什么仇人？”梁孝道：“姑爷休提了，真个祸不单行。老爷、太太同两个少爷，才被县里捉去；不料温家寨温球这个奸贼，就率领了许多打手，撞进门来，硬将姑娘抢去。老奴等赶了一回，实指望将姑娘夺回。不但不能夺回，反被他家那些豪奴打了一顿。姑爷

来得好极了，也得赶紧设个法儿，一面去县里救出老爷、太太、少爷，一面去温家寨救出姑娘才好。在老奴看来，还是先到温家寨救姑娘要紧！老爷等虽在县监，急切尚无性命之虞。惟有姑娘，平日性情最烈，姑爷是早知道。现在被奸贼抢去，万一强逼起来，姑娘断不肯从他，必然要送性命，岂不白白地将性命送在奸贼之手吗？姑爷必须赶紧设法才是！”那知梁孝只管对陈仁寿在那里诉说，不曾细看仁寿。原来仁寿听见他表妹被温球抢去，就这一急，已经气绝过去；及至梁孝把话说完，忽见陈仁寿跌倒在地。梁孝又赶着将陈仁寿扶坐起来，取了姜汤灌下，才算苏醒。陈仁寿即切齿骂道：“若不将温球置之死地，以报此仇，我陈仁寿誓不为人！”说罢，即令梁孝道：“你且与我到城里一行，先往狱内将老爷等安慰好了，然后再设别法，去处置那个奸贼。但你见了老爷、太太，切切不可说姑娘被他抢去。我自有道理，总要先将老爷、太太、少爷们救了出来，然后再去救你家姑娘呢！”梁孝也只得答应，立刻随着陈仁寿到了县里。贿通了狱座，进了内监，见着梁世和夫妇及两个儿子。

梁世和夫妇一见他女婿到来，便哭着回说道：“我不知那世与温家结下这样大仇，将我全家诬害，眼见得我全家是没有性命的了。但是我那女儿玉贞，要望贤婿好生看待。现在我家内也不知弄得是怎样了。”陈仁寿见了好生难受，只得忍住眼泪，勉强说道：“姑父姑母，你老人家不要害怕，好在这件事纯属他诬我，他们没有真凭实据，就是县里也不能屈打成招。你们二位老人家，且安心在这里住些时，待侄儿出去，好歹总要设法将你们两位老人家及两个兄弟救出去，一面再报复那温球奸贼。至于表妹，你老人家格外请放宽心，侄儿已将他接回去了！”梁世和夫妇听了这话，方宽了点心。复又问道：“贤

媚，你说设法救我等全家，究竟是怎么个解法呢？”陈仁寿便走到梁世和跟前，附耳悄悄地说了几句。梁世和听了大喜。陈仁寿即刻就告别出去，走到监门口，又切实嘱托禁卒道：“望你老人家方便方便，随后这个家人如果进来，还请你放他进去。我将来一起再谢你。”说着又在腰间掏出五两银子，赏给禁卒。禁卒自然欢喜无限，满口应承。陈仁寿出了县门，即到家中，与母亲说了一遍，又同梁孝说道：“你不许在外稍露风声。我即赶往淮安，去到施大人那里控告。你可每日去到县里探视一回，再密访你姑娘生死如何。我到淮安，住在总漕衙门照壁后王四房客店内。你可每日去县里打探情形，逐日写一封信，寄与我知道。我一经将事体办定，即刻就回来。”梁孝唯唯答应。陈仁寿连雇了船，带了银子，直往淮安进发。不一日已到淮安，就在总漕衙门照壁后王四房客店住下。当时就写状词，专待次日一早，前去告状。却好第二日正是七月初一，施公要到河神庙拈香。陈仁寿打听清楚，带了状词，便出了店门，去到总漕衙门，等候施公河神庙拈香回衙，他便去拦舆告状。毕竟施公可否准他状词，代他申冤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九十八回

察理准词亲提县令 闻风报信暗告强梁

话说陈仁寿将状词缮好，专等施公到河神庙拈香回轅，便去拦舆告状。在轅门外等了一会，金锣响处，施公已打道回衙。陈仁寿即将状词捧在手中，等施公轿临切近，他便拦着轿杠，跪在一边，口喊：“冤枉！求大人申冤！”施公在轿内闪目观看，见是个秀才打扮，手捧状词，口称冤枉。施公即命住轿，问道：“你有什么冤枉，到本部堂这里来拦舆呢？”陈仁寿见问，便将状词呈上。当有家丁接过。施公打开，看了一遍，就在轿内向外面问道：“你叫陈仁寿，是桃源县学的生员。你可再将这状词内所告的各节，细细诉禀上来！”

陈仁寿道：“大人容禀，生员姑母，适同邑西门梁家庄梁世和为妻，历有年所。姑父亦系本省辛卯科武乡试举人，生有两子一女。女名玉贞，自幼与生员结下姻事，现在尚未过门。只因聘妻表妹，生得稍有姿色，平时并不出外。于前月初四日，随姑母站立本庄门首，观看村景。不料有距梁家庄五里之遥温家寨的寨主温球，他仗自己是个武进士出身，平日专行暴虐，霸占田产，抢掠妇女，强霸一方。家中又广有豪奴，多养打手。凡遇本地方官，他又专门联络，借通声气。姑丈梁世和虽与温球近在咫尺，却各不相扰。前年因民人蒋德富有田十六亩，始则价卖温球，继则为温球霸占。蒋德富心实不甘，欲去县里控

告，又恐力不相及，便来求请生员姑父给他说项。生员姑父虽然是个武举，最恨的恶霸土豪。一闻蒋德富之言大怒，当即到了温家寨与温球说理。不意温球见生员姑父前去代蒋德富说话，他始则横暴，继且用武，与生员姑父交起手来，却被生员姑父将他打败。那时他才转出来和，情愿价买民人蒋德富的田亩。彼时生员的姑父因与他争斗之后，他虽在情厚价买民人田亩，究于自己无干，不过一时代抱不平，心下究有些过意不去。也就复到温家寨，见了温球，亲自谢罪。温球当时也就罢了，却是暗地里尚有些怀恨。两年来虽不相扰，这温球可是刻刻寻报复，又因寻不出事来，只得含忍而已。

“那知可巧前月初四，他从城里回庄，打从生员姑父家门首经过，瞥见生员表妹，即央人来求婚。生员姑父，即以已经许字生员的话回复来人。不料家人去后，温球就因此更加不悦。可巧这日有个山西武生姓郭名仁，因到南边投亲不遇，脱了盘费，便去寻找生员姑父，请他帮助些银两。生员的姑父平时又极好义，凡遇这等事件，只要有人前去寻找，无有不帮助之理。因此生员的姑父见了这山西武生得仪表非俗，又爱他武艺精通，就留他住了一日，送了他三十两银子，郭仁也就走了。不料温球访知有这事，便去县里贿嘱差役，诬指生员的姑父通同大盗。桃源县又不问情由，听凭差役将生员姑父、姑母，及两个表弟一并拿去。问了一堂，勒令生员的姑父招出大盗的名姓，并欲令承认通同的情事。生员的姑父向来安分守己，何能承招？桃源县即将生员的姑父、姑母，及两个表弟，一同收入大监。这也罢了！那知生员的姑父等，才被县里提拿，温球即于本日率领豪奴打手，来到生员的姑父家内，将生员聘室表妹玉贞，强抢而去。当经老仆梁孝追赶往夺，反被该豪奴毒打，身受重伤而回。彼时生员尚在城里家内，迨闻信奔往出城，生员

的姑父已经下狱；生员的聘妻已被温球抢去。老奴梁孝受伤未愈，现在原籍。生员为此情急，本拟仍往原籍控告，奈该县既有前情，倘或生员去告，亦断不准词。因此生员方星夜驰赶大人阁下，追求申雪！再生员如有半句不实，大人一经查出，愿领诬告之罪！”说罢就磕了一个头，仍然跪在那里候示。

施公听罢，不觉勃然大怒道：“该县即如此糊涂！境内有这等恶霸土豪，不能先事预防，还敢通同诬害，实属不法已极。陈仁寿你可先行退下，候本部堂一面亲提该县，并及那原、被告，人证，来辕审讯；一面札飭该县，即日前到温家寨温球家里，将你聘妻梁玉贞保出，查明有无奸占情事，再行核夺，分别治罪便了。”陈仁寿唯唯而退。施公回衙进入书房，更衣已毕，立刻命人缮就飭知：委派计全、何路通二人，星夜驰往桃源县，督同该县前去温家寨温球家内，赶将玉贞保出；并将温球及桃源县知县，暨拿捉梁世和一并四口之原差，并梁世和一家人等，限五日内一并押解来辕听候讯办。

计全、何路通奉了施公之命，那敢怠慢？即日带了亲兵，拿了文书，星夜直奔桃源县而去。不一日到了桃源，先行通报进去。桃源县闻知施公那里派来的人，不知为作何事，赶紧迎接而去。计全、何路通到了书房，彼此相见已毕。有人献上茶来。原来这桃源知县姓胡，名唤维世，是个捐纳出身。为人极其贪财，而且心地又极糊涂。所以计全、何路通到了此地，还疑惑是来打抽风的。因道：“二位惠临，有何见谕？但是兄弟这里清苦异常，除每年例得养廉外，毫无生色。而且桃邑强悍，地土瘠弱。兄弟自到任以来，并无别事，并赔累得不少了。不知贵衙门每年还有什么例规，还望二位仁兄指教明白，以便兄弟设法措备。”计全因抢着说道：“老兄尽管放心，兄弟等此来，并非需索例规。实因奉了大人之命，有件小小财爻送与老

兄，可即前去赶办，不可误事。将来办得好，大人是一定要保奏的。”这两句话，有稍微明白的人，早知道内里有些不妥。那里晓得胡维世，还当是真是美差，忙笑着说道：“即蒙大人恩典，委兄弟去办，兄弟何敢误事？便请二位仁兄指教吧！”计全道：“当得！当得！”说着就在靴统内，取出一件文书出来，递给胡维世观看。胡维世接过，拆开封套，将公文抽出，捧在手中，由头至尾看了一遍，不觉汗流浹背。立刻就传差役，亲往温家寨提人。那知那些差役，大半与温球有些来往，一闻此言，故意延宕，不肯立刻就去；为的是先差心腹，去到温家寨告知信息，叫温球急速准备。及至胡知县与计全、何路通追赶前去，温球早已得了消息，准备起来，专等人来捉拿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百九十九回

计全大闹温家寨 路通误落陷人坑

却说胡县令带领计全、何路通，及本署差役人等，到了温家门首，计全向何路通丢了个眼色，何路通会意，即退后一步，看他们进了大门，他便到温家后门埋伏，恐防温球从后门逃走。计全等进了大门，当有庄丁故意拦道：“你们自那里来的？为什么不问情由，擅自向人家宅里乱闯？”计全听了此言，不由得气往上冲，大声喝道：“好大胆的恶奴！咱老爷是奉了钦差总漕施大人之命，特来捉你的主人温球，前往淮安对讯控告梁世和通同大盗一案。你敢阻大老爷不许进去吗？”那恶奴听说道：“原来如此。既是前来捉咱家主人，难道咱家主人还躲避你不成吗？但是咱家主人现在不在庄里，等他回来，叫他前去投到便了。”计全听说，不觉大怒，便道：“你既说你家庄主不在庄里，待咱进去搜一搜。如果搜出来，再与你这狗头说话。”那恶奴道：“你要进去搜查，可不怕你见怪，这是不容你撒野的啦！”计全此时实在容纳不下了，立刻就喝令亲兵，先就这狗头给我拿下。亲兵一声答应，也就立刻上前去拿那个恶奴。那知那恶奴不但全不畏惧，还胆敢在身旁拔出腰刀，即向亲兵砍来。诸公请想：计全这时节可能容他过去吗？也就亮出单刀，一撒手向那恶奴砍去，那恶奴一声大喊，登时来了十五六个，皆是手执刀棍，一齐向计全围过来，刀棍齐施，把计全团团

围住。计全见此情景，不下毒手，是要吃他的苦了，因此大喊一声，舞动单刀直向众恶奴乱砍。到底那些庄丁，不是计全的对手，一连被砍伤了几个，其余也就不敢上来。计全带来的亲兵，一齐动起手来，立刻将众恶奴打得东倒西歪。此时胡县令站在一旁，见这等光景，已是吓得不能动弹。计全见胡县令站在那里，呆若木鸡，便走上前将胡县令一拖，口中说道：“贵县这地方上，出了这等恶霸，平时不及早治，到了这会儿，还在这里袖手旁观？咱此时也不便与贵县细讲，且待捉住恶霸，与你再说不迟。还不与我搜寻要犯吗？”胡县令没法，只得抖抖的，跟着那计全进去搜查。一直到了里面，那里搜查得出？

原来温球家有个暗室，设在后花园内。这暗室四面皆是石板砌成，上面有个消息，只要将那消息扳动，那石板自然开了，中间露出门来，人即可以下去。温球平时抢了人家妇女回来，皆将他藏入里面，任你搜寻，再也搜不到。此时他自己却躲在那个暗室之内。这暗室旁边还有一个陷人坑，是专为防备来人，万一搜寻到此，要叫他跌入陷坑内，随后再将来人捉住，或打或杀，置之死地而后已。计全见搜寻半会皆搜不出来，暗想：“难道这恶贼果真不在庄上吗？”一面暗想，一面委决不下，仍在那里疑惑。忽见从屋檐上跳下一个人来，再一看时，却是何路通。计全喊道：“何贤弟，我与你分头去看：你去将梁玉贞找寻出来，先保护他出去，将他送到县里，令人看守好了；我再去找寻温球恶贼。”何路通答应，立刻就各处找寻玉贞。计全还带着胡县令往各处搜寻温球。又寻找了好一会，仍是找寻不出。正自着急，忽听隐隐有哭泣之声。计全心下一动，暗道：“这哭声，莫非就是梁玉贞吗？”仔细一听，就依着了声音找寻过去；胡县令也就跟了过来。转了几个弯，见有一道小

门。计全便从小门而进，觉得那哭声就从后面出来。计全赶着走了进去，原来里间是一个小小书房。计全又走进书房。并无门窗，计全好生疑惑。正自凝神观看，忽见东首有个书橱。心下暗道：“莫非这书橱就是暗门？”于是走到那里，将橱门开了，向里面一看，内中并无书籍。又将里面的板用手一按，只听剥落一声，跳下一根门来。计全复将手在板上两边一推，又听呀的一声，那书橱板推在两旁，中间果然露出门来。计全好不欢喜，即将书橱移在一旁，他便拉着胡县令，一同进入里面。

但见里面却是一间净室，陈设得颇为精致。那哭泣之声便在这里。计全一声喝道：“这里间哭的，可是梁家庄梁世和的女儿玉贞吗？”话犹未了，那刘妈妈早已从里间房内走出，答道：“正是梁家姑娘，你老是那里来的？”计全道：“咱是特来救他的。现在那里？因他家表兄陈仁寿，亲往淮安在总漕施大人那里告状。准他状词——咱乃施大人面前河营都司，特奉大人之命，率同桃源县到此，一来捉拿温球，给他父亲申冤；二来救他出去。快叫他出来，将他救出，咱还要去捉拿温球呢！不要延迟了。”玉贞在内听明了，方才相信，立刻坐了起来，扶着刘妈妈出了房门，问道：“哪位是救我的恩人老爷？”计全道：“咱便是奉了大人之命，前来救你。”玉贞便要行礼，当时计全赶着拦道：“咱们快走吧！”说着就将玉贞背了起来，往外就走；县令也就跟了出来。才出得小门，只见对门拥进数十个打手，个个手持兵刃，拦住去路，一齐杀到。计全一面舞动单刀，准备抵敌，一面暗想：将这女子送了出去，再来与他们厮杀，还怕他们跑了不成？”心中正难定主意，又听那些打手齐声喝道：“背女子的听着！你可知道你家伙计，已落在陷人坑内，被咱庄主擒住。你若知进退，速速将梁家女子留下，饶了你的狗命！若言半字不行，咱等再将你捉住，且得你个现

成的。好在咱们法已犯了，随后总是要定罪的，不如开开花了，反觉易于做事。”说着便拥上前来。计全一听此言，知何路通已误落陷坑，更加不敢耽搁，即将身子一缩，立刻一个箭步，跳上墙头，随即越屋蹕房，将玉贞救了出去。何路通自误落陷坑，被恶奴捉住，恶奴去告知温球，问他如何处治。温球即命众打手：“将他吊入一间空房内，也不要打他，活活地将他饿死便了。”毕竟何路通有无性命之虞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回

憨太岁潜投聚夹峰 何路通救出温家寨

话说计全背了梁玉贞，出了温家寨，本拟将玉贞送到县里，后来一想，进城往返不免耽延时刻，不若就近先行送他回庄。主意已定，便一口气跑到梁家庄。却好梁孝站在庄门口。玉贞在计全背上，见了梁孝如同见了亲人，当即哭道：“多亏这位恩人老爷将奴救出，不然，是一定死在温家了！”梁孝赶着上前，将那玉贞扶下，当即给计全磕了一个头，谢他救命之恩。计全也不及同他说话，将玉贞放下就往回走。不上半里之遥，已见胡县令坐着轿子回来。

计全一见，好生大怒，立刻上前问他那里去。胡知县道：“我现在进城，请城守营带兵前来围他的房屋。”计全道：“你好不糊涂！就是要请城守营带兵前来围他的住宅，不应擅离职守。可饬差请他来，为什么要你亲自前去？你这一走，万一温球逃走他方，你又怎么回复？”胡知县被计全问了这番话，只见他翻着两眼，一句话也不能回答。计全看了煞是好笑。又说道：“贵县不必沉吟，依我看来，还是赶紧遣差飞跑进城，去请城守。咱与你再回去搜寻恶贼。但愿将他捉住，贵县的处分还觉得轻些。倘若再被逃脱，贵县可怎么好？从那里交出温球来？”计全虽然这样说法，早料着胡知县这一走，温球必趁此而逃，却不得不与他说这两句，好把自己一肩重担，全个儿

卸在他身上。胡县令听了计全这番话，也不知如何回答，只得依着计全，便差了一个家丁，拿了名帖，飞马进城去请城守带兵前来，帮助捉拿恶贼；一面仍与计全回奔温家寨而来。此时胡县令也不坐轿了，跟着计全用双脚的驴子追赶前行。可怜胡县令跑得气喘吁吁，汗流浹背。计全将脚步稍微带慢，只是催着他紧跑。那里知道县令心内愈着急，愈走不快。在先还可以走得快些，越到后来越跑不动。暗恨道：“早知今日，悔不当初。总是我那些二班差役通同作弊，累苦了我！今日弄得这般光景。若将温球捉住，将来这官儿，或者花些钱还可以保得住。若是温球再逃走了，上司再勒令我要人，我又没有人交他，那时必然勒限缉获，我就要各处购钱悬赏缉拿。倘若花些钱，购了眼线将人捉住，还算不幸中的万幸。若竟永远捉不住，逾限之后，必定奏参。那时弄得财、官两败，我才不上算呢！”

不表胡县令跟着计全一路跑，一路暗想。且说温球打听得计全已救了梁玉贞出去，胡县令又打道回衙，心中一想：“我犯下这弥天大祸，若再不趁此逃走，万一官兵回来，再将我捉住，解往淮安，定然性命难保。不如趁此赶紧收拾，逃走他方，再作计较。”主意已定，即刻到了内宅，拿了些银两，连家僮都不曾带，换了衣服，就逃出门。出得门来，上马加鞭飞奔而去。一口气跑了有十余里，一想道：“我逃是逃出来，但现在投奔何处才好？”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暗道：“不若往聚夹峰投奔铁头和尚。到那里住下，再作良图。”你道这聚夹峰是个什么所在？原来这聚夹峰在河南、江苏交界地方，两边两座山头，中间一条小路，只容一人出入，那山险峻异常。山内有座轩辕庙，极其宽大。那铁头和尚便在那里住持，名说出家，实系据着山头，借此地落草。这铁头和尚却生得铜筋铁骨，一身的好武艺，飞檐走壁，件件精通。手下聚了有五六百喽兵，

专门打家劫舍。温球当日曾从他习过武艺，因此想到，不若就投奔到他那里。

再说胡县令便跟着计全，好容易跑回温家寨，又前后各处找寻殆遍，总寻不出人。此时天已大黑，又不知何路通性命如何。计全没法，只得到了内宅，将温球的家小一概拿下，令人绑缚起来，勒令家小交人。温球的妻子被逼不过，只得谎骗计全，引指他的暗室内搜寻。计全听说，随即带了胡县令，并亲兵人等，走到后花园内，将石洞挖开，进内搜找，那里有个温球？虽然温球未曾搜检出来，却救出两个女子。计全复又各处去找，刚出了花园，转过一条小巷，只听东首矮屋内有呻吟之声。计全就带了亲兵，走入矮屋一看，原来何路通四马倒攒，吊在屋内。计全立即上前，将何路通放下，复又一同出来，问温球的妻子，究竟温球现在何处？他妻子此时只得将温球逃走的话说了出来。计全又问他何时逃走的呢？他妻子道：“大约桃源县离了庄上那个时候才走的。”计全听说，便望胡县令道：“贵县如何？果然不出吾所料。”胡县令听说，只得向温球的妻子埋怨道：“本县与你家丈夫有何仇？他居心抢劫梁家女子，反说人家通同大盗，到本县那里控告。本县以为他是个本地乡绅，说话向来不错，那里知道竟是这等一个混帐东西！现在又畏罪逃脱，害得本县官是要丢了，还要用钱，保不定何时才可缉获到手。你家丈夫一日缉获不到，本县就要多用一日钱，倒为了你家一个混帐东西，弄得本县财官俱丧。他不想本县这七品前程，也非容易到手，在上司面前不知叩了多少头，说了多少‘求大人栽培’的话。那里晓得到任未及一年，本钱虽然赚回来了，利钱也得了好些，就被你家丈夫这一闹，不但本县利钱一个落不到，只怕本钱还是有命无毛。你家害得本县好苦呀！”说罢望着温球的妻子跳了一会。温球妻子见他这等着急，

也只得望他说道：“太爷不必说了，打个倒算盘罢！只当从前少赚了几个。而且俗语说得好，‘汤里来一定是要水里去的’。看破些罢！”毕竟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零一回 讯家属追究行踪 缉强梁购觅眼线

话说胡县令见温球逃脱，不知去向，急得没法，只得将他的家小一并拿入县衙，庄房封锁起来，候缉到正凶，再行发落。次日即提出梁世和一家四口，又将梁玉贞并捉拿的原差，由桃源县亲身押解淮安，听候审问。不日已到，将一千人犯，先行寄入山阳县监。然后，计全、何路通见了施公，将上项的事禀了一遍。施公点头。接着桃源县胡维世也来禀见。施公当即传见。胡维世给施公行了礼，站立一旁。施公命他坐下。当下问道：“温球控告梁世和通同大盗一案，贵县可曾访查明白，究竟有无证据呢？”胡县令道：“卑职该死。总是卑职一时糊涂，致屈好人下狱。”施公道：“贵县即为朝廷命官，本县境内出此等强徒恶霸，应该早为惩办，除暴安良。即使力有未逮，也应该申详大府，并力合拿才是道理。为什么通同作弊，诬害良民，但听一面之词，便陷害他一家五口。这是有人告到本部堂这里；倘若无人出首，这梁氏一家五口，就屈死贵县手里了。现在温球又复逃脱，贵县一定知他的踪迹。仍烦贵县十日内，将温球获到，本部堂或看贵县一官非易，从轻惩处。倘再怙恶不悛，袒护恶霸，本部堂断不轻恕。那时，贵县可不要怨本部堂铁面无私！姑候明日讯明原、被告人等，贵县便请回衙，赶紧缉获温球到案。”胡县令听了这话，哪敢强辩？只得请了安，

告退出去。

次日施公升堂，先传原告陈仁寿问了一遍，即将梁世和夫妇父子提来。梁世和夫妇跪在下面，又将前情申诉了一遍。施公又命将梁玉贞带上。玉贞跪下，先磕了一个头。施公问道：“陈仁寿是你何人？”玉贞道：“是小女子表兄。自幼经父母凭媒说合许字，尚未过门。”施公道：“温球将你抢去，你曾被逼过吗？”玉贞道：“小女子也曾被逼两次，后因小女子惊吓成疾，又亏温家一个姓刘的老仆妇多方防护，所幸小女子未被污。”施公道：“这还是你的造化。但是温球究竟为着何事，诬害你父母兄弟？可知道吗？”梁玉贞又将前情申诉一遍。施公命他退下去，带桃源县原差。下面答应，将两原差带上。施公问道：“你们是去捉梁世和一家四口的吗？”那原差道：“是小的奉了县太爷之命去捉的。”施公道：“你两个唤作什么名字？”两个原差回道：“小的名唤吴能。”“小的名唤张淦。”施公又问道：“你等前去梁家的时节，可曾见有强盗在他家吗？”吴能道：“小的未曾看见。”又问张淦道：“你曾看见吗？”张淦道：“小的也未曾看见。”施公又问道：“可拿着他真凭实据吗？”原差道：“也不曾拿着。”施公道：“你等说不曾见他家窝留大盗，又不曾拿着实据，你等怎么就将梁世和一家四口拿去呢？”吴能道：“小的这日在班房闲坐，忽见温大爷家有个小使唤作扣子，来唤小的赶紧前去，说是他家大爷有要紧的话说。小的不知何事，就随着扣子去了。到了温家寨，温大爷就向小的说道：‘你们这两个月内，闹的盗案是不少了，一件皆不曾破案。老实告诉你，现在梁世和家窝藏大盗。说不定这些案内，就有他家窝藏的人。你只须将梁世和一家拿到县里，请官严讯一堂，就可以明白了。’小的听说，便问道：‘温大爷，你老如何知道呢？’温大爷说的是他亲眼看见：

某日有个山西人，实在形迹可疑，在他家住了两日才走的。小的听说，就回去禀知。本官听了这话，当时就加差张淦同小的一同前去梁家，将世和夫妇父子四人，一并解到县里。经本官讯了一堂。怎奈梁世和坚不承招。本官只得监禁，以待复讯，彻底究根。好知他竟是个好人，那温球竟是个万恶奸刁的贼子！不但小的为他所累，连本县太爷也因他受累不浅了。”施公道：“你曾得温球贿赂吗？”吴能道：“委实不敢受贿。”施公听说，忽将惊堂木一拍，怒声喝道：“尔等还敢隐瞒？本部堂早已访知其事。若不用刑，尔等如何肯招？拖下去从重拷打！”手下一声答应，将吴能、张淦两个拖翻，重重地打了四十大板。施公喝叫：“住了！本部堂问你，究竟受了多少贿赂？”张淦被打不过，只得招道：“温球先送了二十两银子，叫吴能将这件事办妥，随后再为酬谢。吴能嫌少，温球又加了十两，共计三十两。分小的五两，他得了二十五两。当由吴能进去禀明了本官，立刻就同小的前去捉拿了。”施公听说，又喝令将吴能打了四十，吴能受打不过，也只得一一招出。

施公又命提温球妻子周氏。温周氏提取，跪到下面。施公问道：“尔夫诬害良民，抢劫妇女，平时强霸一方，你可知道吗？”周氏道：“小妇人也曾劝过几次，怎奈丈夫总不相信。前者诬害梁世和，小妇人实在毫无知觉，就是梁玉贞被丈夫抢回，小妇人也不知道。求大人明察。”施公道：“你果实不知？本部堂问你，怎么胆敢将你丈夫放走呢？”周氏道：“大人的明鉴。若谓小夫人暗地将丈夫放走，这可实在冤枉了。那时小夫人已吓得几乎要死，自身还愁保不住，何暇再顾及丈夫？后来大人派去那两位老爷，追问小夫人的丈夫所在，小夫人还指着他去寻。怎奈没有寻出，那两位老爷又再三逼问，小夫人被逼不过，只得随口应道是逃走了，其实真不晓得。”施公听了

怒道：“好个刁妇！你在庄上已经对本部堂委员说过：你丈夫是趁胡知县暂离尔庄上那个时节逃走的。尔现在说‘实不知道’，足见平时助夫为虐！拖下去先给他掌嘴四十，问他可招也不招。如若不招，再给他拶起来问。”手下答应一声，即刻将周氏扭转面孔，一五一十打了四十，只打得周氏哭叫连天，哀哀求道：“小妇人愿招！”施公命手下住了，便又问道：“你丈夫究竟逃往何处？你可快快从实招来。再若有半字虚言，定即拶起再问！”周氏道：“丈夫逃往何方，小妇人委实不知真切。但知丈夫从前有个习武艺的师父，是个和尚，是什么聚夹峰。或者此次就逃往他师父那里，也未可料。这就是小妇人真实口供，其余就将小妇人拶死了，也不知道。”施公听说，便问黄天霸道：“你可知道这聚夹峰在什么地方？”天霸回称：“不知。”施公也不追问，又将胡知县传上堂来，将各人的口供，先与他看了一回。胡县令已吓得魂不附体。施公便予了限期，着他购线在限内缉获温球到案。如逾限未获，定即一并严加处治。又令梁世和等，安分守业。吴能、张淦及温周氏，一并着桃源带回监禁，候再提讯。胡县令唯唯退下。施公亦退堂。不知如何捉拿温球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零二回

聚夹峰师徒设谋 匆已源县众寇劫狱

话说胡县令将一千人犯，带回桃源县收监，一面购线缉拿温球到案，暂且不表。再说温球逃出温家寨，上马加鞭，直奔聚夹峰而去。走了两日，前面已到。这山上是他的熟路，无须请人通报，直到轩辕庙内，见了铁头和尚，哭诉一番。铁头和尚就命人做了些酒菜，与温球吃了，然后又命人将山上众头领请来，大家商议。

原来这铁头和尚是陕西人氏，习得一身好武艺，果真是铜筋铁骨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用一根纯铜禅杖，足足有七八十斤，更会飞檐走壁。手下积聚五六百喽兵。更有三个头目：一个姓万，名唤世雄，惯用钩镰枪；一个姓周名鹿，惯用双戟；一个姓熊名海，惯使单刀。俱是武艺精通，能征惯战，却又是铁头和尚的门徒。当日铁头和尚见温球如此狼狈，逃到此间，即将他们三人一齐传来商议，设法报仇雪恨。万世雄、周鹿、熊海见师父叫唤，立刻到了方丈。一见温球，同声问道：“师兄如何这等狼狈？”温球见问，便将以上各情说了一遍。大家一听，个个咬牙切齿，大怒骂道：“施不全！与你有何仇恨？你专要管咱们的闲事！与咱们一流人作对。别人由得你这赃官作威作福，咱们可容得你这等作为？今日又将咱们同门弄得这般狼狈。若不将你擒住，咱等誓不为人广大家骂了一顿。还是铁头

和尚说道：“诸位贤徒，温球虽然到此，他的家小——定要拘入监牢。咱们也要设法儿，先将他的家小救出，然后再与那赃官施不全为难。大家有什么妙计，不妨说出来商量商量。”

只见万世雄说道：“据徒弟看来，一面到淮安行刺，一面到桃源反监，叫他两头不能兼顾。如此办法，家小可以救出，仇恨也可以报了。”熊海道：“万大哥你这个计策虽好，劫狱还可做得到。若去淮安行刺，一人恐怕不能。在小弟愚见，莫若先去桃源县，将大哥的家小先行救出，最为妥当。只要一经劫狱，桃源县必要去报。桃源县一经去报，施不全即派人前来。咱们等他派人前来，那时再合力敌他。总要将他杀个片甲不回，实做个以逸待劳，以主代客。若要前去行刺，即赃官手下，虽则黄天霸等人不过尔尔，究竟寡不敌众。万一不测，反为不美，不若如此办法更为妥当。不知尊师与诸位兄长意下如何？”铁头和尚道：“此言甚合吾意。但有一件，必得先着一人去桃源县那里探听的确，城中有无防备，然后去反监，一齐带了出来。”

温球道：“徒弟还有一事：那梁家庄还要走一趟，纵不能将他全家诛戮殆尽，这梁世和是放他不得的。”铁头和尚道：“且到临时再作计议。”温球大喜。铁头和尚又命人摆出酒来，与徒弟接风。当晚师徒五人，就在方丈内畅饮起来。

次日，铁头和尚又派了四五个喽兵，先到桃源县打探消息。隔了六七日，喽兵回山报说：“城中并无准备，唯有桃源县知县出了赏格，各处缉获温球。”铁头和尚便命喽兵退下，遂与众人商议道：“城中既无准备，可即速速下山。恐怕稍有延挨，多有不便。”万世雄道：“师父之言，甚是有理，咱们众兄弟就是明日下山便了。但有一件，温大哥却要改扮起来才好。”

温球道：“我这改扮倒也容易，只须将头发剃去，与师父一样，旁人便看不出来。若再恐怕不济，脸上再涂些黑炭，任他眼紧

的人，也难认出。”大家笑道：“这个法儿倒好。”于是大家便去装束。到了次日，温球已将头发剃去，就借了铁头和尚的外衣，穿了起来。万世雄就改扮了镖客，周鹿改扮了卖膏药的，熊海改扮了卖艺的，各人暗藏了兵刃。又挑选了四五十个精壮喽兵。

这日众人下山，正是八月初七，便约定：中秋夜三更行事，不可有误。大家俱已晓得，便别了铁头和尚，直奔桃源而去。下得山来，大家又各自分开，陆续前进。到了八月十四，已陆续到了桃源，各人先混进城来。温球等到天黑，挨城而进。这日大家皆未会面，只寻了客店住歇下了。到了次日，大家装模做样，在街上闲逛。只见周鹿拿着两张狗皮膏药，在那里叫卖。万世雄见了，好生发笑，各人会意。万世雄当即走开，走未多远，又见一堆人团团地围在那里。万世雄挤进人丛中，向里一看，原来是熊海在那里打拳，彼此就会了意。万世雄站了一会儿，也就走开，又各处去走了一趟，单单看不见温球。便暗暗想到：“他是个正主儿，咱们皆为他的事而来，怎么他反不见面？”正在暗说，忽见温球从东首直街上行来。二人又会了意，便走到一个僻静所在。万世雄道：“师父今夜三更准到。咱们大家在东首城隍庙旁侧，那座三宫殿楼上会齐。二更过后，你便掩进监门。我与周兄弟、熊兄弟，却不由头门进去，打从监后围墙上去。你只听大堂上鼓打三更，便砍开监门进去，我与熊海两个兄弟，在屋上面接应你。一经将监门砍开，即大喊一声，我便跳下屋来，指明你到女监去救嫂嫂，以便唤出尊嫂，我便再同你去认令郎。”温球答应，二人不敢多立，仍然各自走开。

看看到了晚间，大家皆用饱饭，陆续地到了三宫殿楼上，只等三更便去行事。不多一刻，已是一更，温球便掩入县门，

至监门外面。却好这夜，所有监卒人等，皆因中秋佳节，个个皆赏月，吃得大醉，睡的睡，回家的回家，因此一个不曾遇见。温球伏在黑暗的地方，侧耳静听。不一刻，只听得大堂上那面鼓，冬冬冬地正打三更。温球不敢怠慢，在腰间拔出一把朴刀，认定监门使劲砍去。不过五六刀，已将监门砍开，便即大声一喊：“兄弟们快来动手！”此时万世雄等早已在监屋上面，将瓦揭开了几路，看明女监的路径。温球喊声未完，万世雄早跳下来，领着温球一同砍入女监。温球复大喊一声道：“温球在此，俺的娘子在那里？速速前来，俺救你出去！”只听应道：“奴家在此，快快救我出去！”温球上前，一刀斩断镣铐，正欲前去抱他，忽见周鹿从屋上跳下，说：“哥哥将嫂嫂先交与我，你赶紧去寻侄儿吧！”说着就将周氏一把提上了监屋。万世雄又带带了温球进入男监。温球复又喊“我儿天德在那里？为父特来救你！”天德一答应，温球即忙上前，将镣铐斩断，也是正欲抱他，又见熊海从上面跳下来，他也不打话，便将十不全的温天德救上屋顶。温球于是大喊一声道：“咱乃聚义峰的好汉！如有难友愿出去的，快快随咱们一齐杀出去呀！”要问后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零三回

万世雄独力退官兵众囚徒同心归贼寇

话说温球一声大喊道：“众难友有情愿出狱者，快随咱们杀出！”一声未完，那些囚徒谁不要命，是有武艺的，一个个挣断铁索，齐抢杀来。却好众喽兵已经杀到，于是一同杀出监门。此时监卒俱已惊醒，赶忙各处飞报。不到片刻工夫，桃源县守备郑德标，已带了合营兵丁，点着灯球火把，直向南门追赶前去，暂且不表。

且说周鹿、熊海二人，将温球妻、子二人救出，哪敢怠慢，立刻背在身上，走到南门。他二人运动壁虎游墙的功夫，越过城墙，一口气跑到六七里，拣了一座树林，将温球的妻、子藏入树林里面。他二人复又还转身来，天还未明，仍从城墙越入，跳下来就砍死两个守门兵，又将城门大开下来。周鹿便守定城门，熊海便去接应。走未多远，只见前面灯球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，喊杀之声，震动天地。熊海飞舞钢刀，一声大喊，直杀过去。万世雄正与官兵在那里格斗，又要兼顾温球——原来温球本领平常，看看已抵敌不住，幸亏熊海杀到。万世雄一见赶着喊道：“熊兄弟！你赶紧将温大哥保护出城，上山要紧！这些乌鬼王八、牛子狗官，让俺来敌他吧！”熊海答应，即杀开一条血路，将温球保护出城。到了城门口，又合同周鹿——齐出城，走到树林里面，又背上温球妻、子追赶前去。走到天明，

就在半路上雇了一只船，将温球妻、子安置上船，一同保护上山不表。

再说万世雄与守备郑德标，杀了有两个时辰，郑德标虽然本领高强，究竟敌不过万世雄粗悍。万世雄也不敢恋战，只得且战且走。到了城门外，看看城守追得切近，他便复转身来，出其不意，认定郑德标腿上一刀，郑德标赶紧躲过，自己虽不曾伤着，马肋上正中一刀，那马嘶的一声，飞奔而去。万世雄也不追赶，即刻放开脚步，带领众囚徒、喽兵一齐出城，直往聚夹峰而去。话分两头，再说城守营守备郑德标，那马被砍中了一刀，飞奔回去。及再换了马，随急赶出城来已是不及。只得回来查点营兵，受伤的却也不少。此时天色大明，一面去到县衙会胡县令商议，一面打发受伤的人等先行回家，暂为养息。胡县令此时已知温球会合聚夹峰大盗前来劫狱，劫去温球妻、子、一从囚徒，急得两手捶胸，呼天抢地。城守营见他如此，实是好笑。当下说道：“老寅兄！事已如此，急也无益，不过拼着丢官而已，再没有别样事情。为今之计，须赶紧申详上宪，才是道理。”胡县令听说，只得赶紧命人写了文书，飞申上去，静候参革。次日，梁世和家也知道了，梁世和即同妻子说道：“我家是他的仇人，他既能前来劫狱，难保他不前来报仇，不若暂避到女婿家。”于是合家就搬进城中，稍避仇人报复。

再说胡县令申文，这日到了总漕衙门，当有书差呈送进去。施公一看，不觉大惊失色，立刻将黄天霸等传进，道：“方才桃源县知县胡维世申文前来，说是八月十五夜三更，温球胆敢勾结聚夹峰大盗进城，反监劫狱，抢去温球妻子周氏、儿子天德，并死囚六名，各监犯十六名。经守备郑德标追赶接战，复被该盗斩开城门而逸。似此目无王法，胆大妄为，若不设法将这伙大盗赶紧捉拿，将来为祸不浅！但不知这聚夹峰究在何处，

山上强盗共有几个。须得细细探明，以便前往剿灭。”黄天霸等皆默然不答。施公道：“诸位贤弟何以不答一言？”计全道：“大人明鉴。都司曾闻人说，这聚夹峰在河南、江苏交界地方。两面山头峰高险隘，中间只有一条小路，还只能容一人行走。顶上有一座轩辕庙，大概那些强人，就在这庙内盘据。非是都司等不答一言，只因这聚夹峰险峻异常，恐怕一时难破。所以都司等在这里打算如何去法。如何将那伙强贼剿除，还求大人勿存他意。”施公道：“原来如此。但诸位贤弟既知道这个所在，你们大家商量妥当再去剿除，也是事半功倍的一法。本部堂却只恨桃源县不能事先预防。境内有这等恶霸土豪，他敢与他通同作弊；及至事发，将温球的家小收入内监，就应该刻刻担心，时时防备。还是一味昏昏，弄到反监劫狱而后已，尚复成何体统？若再姑容，何以能警愚恶之辈？本部堂是万万不能容他的了！”大家称是。施公当即批饬下去，批曰：“桃源知县胡维世居官昏昧，着即先行革职；仍一同勒限缉获越狱在逃之温周氏、温天德各犯人等，并将胆敢勾结大盗之温球及聚夹峰各盗一并拿获到案，照律惩办。若再奉行故事，定即从重治罪。桃源县守备郑德标虽经闻报，追之不及，究属有疏防范，着一并革职留任，以观后效。”施公批饬已毕，黄天霸等退出，大家便筹划计策，预备前往聚夹峰剿灭匪寇，暂且不表。

再说温球带同妻、子，一路之上，并未有查问。不日到了聚夹峰，当即挈领上山，先与铁头和尚道谢。铁头和尚将劫狱情形问了一遍。温球一一回答。铁头和尚便道：“你们都困乏了，且去歇息，等万世雄回来，大家再议守山的良策，以防官兵前来剿灭。”温球等答应退下。当即寻了一所房屋，给温球的妻、子居住。隔了一日，万世雄也就回山，禀明铁头和尚说：“带了好些狱中的好汉，他等都情愿附从在此，即请师父定夺！”

”铁头和尚道：“他们既情愿前来，没有再使他们下山的道理。好在这里也不多他们这十几个人，就留他们在这里照就吧！”万世雄答应，即刻出去，将带来的各犯领进来，给铁头和尚相见。铁头和尚又吩咐了几句话，各犯这才退出。万世雄也就走了出去。次日，万世雄等走入方丈，与铁头和尚相见，说道：“徒弟们既已前去劫狱，这时节定然各处都晓得了。那些赃官既经知道，别人还料不定派兵前来，唯有施不全那个赃官，一定是要委派人到此的，咱们也要预备预备，一来免得临时措手不及，二来也使他知道知道咱们的厉害，不敢藐视才好。”铁头和尚道：“为今之计，山上的粮草都是足的，这一件无须虑得。唯有两座山头，加添些擂木炮石，寨栅外面再加些鹿角上去，恐防官兵前来攻打。各处隘口多派巡查，还怕黄天霸等人不是明来，却是暗至，这件最要防备！好在这山前，只有一条小路可通山寨，后山的那条路是没人知道的。”万世雄等答应，即日预备起来，以防官兵来此剿灭。毕竟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零四回

铁头僧设险守要 黄天霸奉命出征

话说万世雄与铁头和尚，商议拒敌官兵之策，铁头和尚已将各处要隘筹划一番。次日，忽说道：“桃源囚徒内中，难免无武艺高强、胆量出众之辈。如果有这等人，他既归顺于我，也可命他们帮助。那狱内这一班囚徒，我何不将他们呼唤前来，盘问他们一番？”万世雄听说，当下即转身出去，一会子将那二十二人全行带来，先令他们给铁头和尚行礼，站立两旁。

铁头僧开口说道：“你等久处监牢，自必死。难得有些机会，逃脱出来，真是虎口余生，万分之幸！但是你等既到咱这里，必欲代咱做一番事业，也不负咱救你等性命之恩。你等内中有武艺高强者，可即报上名来，生平会使哪般兵器？待为师各给你等兵刃，就在这里比试一回，好派你等一处守。如系向来既无武艺，又无胆量的，便给你充作喽兵，以听使用。

”铁头僧话才说完，只见那囚徒中走出六人，虽然身躯长短胖瘦不一，却生得个个相貌狰狞，精悍无匹，一齐大声说道：“咱等既承师父救命之恩，如有用咱等之处，皆愿效死力！”铁头僧听了大喜道：“你等姓甚名谁？可说与为师知道。”只听各人依次说道：“俺唤陆老么。”“俺唤曹如虎。”“俺叫沈三魁。”“俺唤卫达。”“俺唤韩豹。”“俺唤吕飞熊。”六人报名已毕，铁头僧又问道：“谁会使哪般兵器，可自取来演

试—‘回，待老僧量材使用。’话犹未了，只见陆老么走到旁边兵刃架上，取了一柄牛耳拨风刀，走到院落当中，放开大步，舞了一回。铁头僧一见，觉得很有些膂力。陆老么舞罢，仍然走上厅来，将刀插在架上。接着吕飞熊取着一枝方天画戟，也走到院落中间，只见他将方天画戟端在手中，忽然一摆，足足有那碗来大的花头，铁头僧看见，已是喝彩；又见他用尽平生之力，将那枝方天画戟舞了一回，真如万道寒光，轻身活泼，铁头僧大喜。吕飞熊舞毕，走到厅上，也将方天画戟插在架上，曹如虎见他两人试了刀戟，也就在兵器架上，取下一口大砍刀，也走到院落当中，飞舞旋转，演试了一回，仍然送上兵器架。接着沈三魁取了单刀，韩豹取了镔铁点钢叉，卫达取了烂银枪，三个人也走到院落中间，各耍了一回。个个皆本领高强，技艺精绝。铁头僧大喜，复又问道：“你这等六人所用兵器，老僧俱已试过。但你这六人之中，可有能飞檐走壁的吗？”只见陆老么一声答应：“俺愿献末技与师父一看。”说着，一纵身已飞上大厅中间那根梁上。铁头僧一见，好不欢喜。只见他在梁上腾挪飞舞，极其灵便；忽然一转眼间，已轻轻地跳落下来。大家喝彩不已。其余五人却不会这等功夫。于是铁头僧即收了这六个人为徒弟。这六人当与铁头僧拜毕，又与万世雄等平拜起来。铁头僧即命手下大摆筵宴，一齐坐下畅饮，大家好不畅快。

饮酒之间，铁头僧又开口说道：“本师自从得了这山寨，并无官兵前来攻剿。现因温徒弟这件事，太闹得大了，咱料施不全那里，一定派兵前来窥探。大家都要协力抵拒，不可使官兵得手，挫动本山锐气。”大家齐声答应道：“师父但请放心，如有官兵到此，定然杀他个片甲不回，使他不敢藐视。”于是大家畅饮而散。铁头僧命吕飞熊、韩豹二人守东山青龙岗，曹

如虎、卫达守西山白虎岭，陆老么、沈三魁守谷寨栅，万世雄、周鹿、熊海守中军寨栅，自己独守山头。分派已定，大家各执其事，这且不表。

且说施公这日又将黄天霸等传齐问道：“聚夹峰强寇猖獗，胆敢劫狱反监，若不及早征剿，恐怕养虎成害。诸位贤弟可有什么妙计，破得这聚夹峰吗？”黄天霸道：“自从那日奉谕之后，总兵等已经飭派心腹何三前去打听，将聚夹峰的山势情形，并山内有多少强人，为首的究竟是那一个，令他细细探听清楚，限十日内回复。现在已去有六日，早晚便可回来，一经得了实在情形，与副将等即预备前去剿灭。但闻聚夹峰山势险峻，他山上既闹了这样大事，必然料有官兵前去，他那必然是要准备起来。现在实无破敌之策，只好待到那里，大家再行计议。在未将看来，此次剿灭聚夹峰，非多派官兵，不足以助威势，还请大人裁酌！”施公道：“那个自然，贤弟等可即挑选起来；一俟细作回来，便可即日前往，免得再延时日。”黄天霸唯唯答应，当即退出。一面即吩咐所有漕营各标兵丁，一并于三日后，齐赴教场点选，听候调用。各营兵丁奉了这个号令，到了第三日，皆齐集教场，听候挑选。”黄天霸等当日即挑选了二千五百人马，分为五队。并传令：所有军装一切，赶紧齐全预备，一经择定吉日，便要起行，不得违误军令。各营答应下去。

不一日细作回来，报与黄天霸等知道；“小的奉了老爷之命，前去聚夹峰察看形势，并探听一切。兹查得聚夹峰两山对峙，左为青龙岗，右为白虎岭。中间有一条小路，只容一人行走；由小道进入谷中约半里多路，便是该盗外口的寨栅。由寨栅进内，攀岩而上还有座中寨，进了中寨里面，便是轩辕庙。庙内有四个强盗，为首的叫做法头和尚，其余仨人：一唤万世

雄，一唤周鹿，一唤熊海，俱是铁头和尚的门徒，都有万夫不当之勇。自那日劫狱之后，铁头和尚又得了同时出狱的六个囚徒：一唤吕飞熊，一唤韩豹，这两个人把守青龙岗；还有曹如虎、卫达这两个现守白虎岭；还有陆老么、沈三魁，这两个守谷口寨栅；万世雄、周鹿、熊海，这仨人守中军寨栅；铁头和尚自守山头。并有喽兵五六百名，个个皆是精悍无比。峰后还有一条小路，非本地土人不知。小的到了那里，却好遇见山上一个喽兵，也是寿州人氏，小的从前在家乡的时节是认得他的，后来他因犯了法，就逃走在外，有了四五年不知下落，不知怎样到了那里。小的看见他，就央他带着小的上山，各处玩了一日。他还问小的从那里来的，小的未敢说出是从这里去，说是由河南有事，从此经过，现在就要回家。闲谈之中，他便将以上的情形，通告知小的了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你这个家乡人，叫个什么名字？现在那里管什么事呢？”何三道：“小的那个同乡叫个张四保，现在那里充当一个小头目，就派在吕飞熊、韩豹两个人名下听用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你不必走开，咱还有事用你呢。”何三磕了个头道：“老爷如有差遣，小的即当伺候便了。”说着，退了下去。黄天霸听了何三这一番话，即刻就到了施公那里，又将众人约齐，把何三打听回来的话，细细说了一遍。施公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诸位贤弟当于何时拔队呢？”黄天霸禀道：“请大人吩咐。”施公道：“后日是十月初一，而且是个上吉良辰，就于初一拔队，包管诸位贤弟马到成功。”毕竟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零五回

黄天霸督师征草寇 李公然诈败赚强徒

话说黄天霸奉了施公之命，准备十月初一日拔队起行。先前一日，施公传谕出来：命黄天霸总统全军，关太为帮统，褚标为参谋，张桂兰、郝素玉为中军左右羽翼，共带兵一千；李昆、金大力为前军，李七侯、何路通为左军，王殿臣、郭起凤为右军，共带军兵五百；计全、贺人杰为全军护卫，务共恪遵号令，追赶前进。一俟剿灭有功，再行保奏升赏。黄天霸等奉了宪谕，即日各按队伍预备齐全。到了初一天明，黄天霸同关小西，二人先到施公面前告辞。施公又奖谕了两句话。二人退出，即刻到了大教场，祭过大旗，拔队起行。那一千五百名兵士，个个弓上弦、刀出鞘，一路之上浩浩荡荡，直奔聚夹峰而去。

不一日，探马报道：“前面已到聚夹峰不远，只有十里之遥，特请元帅令下！”黄天霸闻报，命就地升炮安营，分为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中五队，立下寨栅，安歇一宵。次日，天霸传出号令，命前队先探贼势。李昆、金大力立刻带领兵弁前去哨探。不刻，到了聚夹峰下。李昆把马一拍，端着烂银枪，一马冲至谷口，大声喊道：“你等这伙狗强盗听着！俺老爷特奉总漕施大人之命，因你等胆敢袒护温球，前去桃源劫狱，实属目无法纪。今特前来剿灭你等，速速将头领献出，尚可免你等一死。

若再抗拒官兵，立刻就将尔等的巢穴踏为齑粉！”李昆喊了一阵，里面并无人答应，也无一人出来，李昆好不疑惑。再向两边山头一看，真个是险峻异常。正在凝神观望，忽听一声梆子响，两边山头许多擂木炮石直丢下来，李昆赶着拨马就走。忽听后面鸾铃响处，一声大喊道：“好大胆的狗官！敢来窥探咱爷的山寨。咱吕爷爷前来擒你！”话犹未了，一马冲杀过来。李昆赶着拨过马头，将那人细细一看，正要问他名姓。只见那人自己报道：“你认得吕飞熊爷爷吗？”说着摆动方天戟，直向李昆刺来。李昆急举银枪招架。两个搭上手，就大战起来，一来一往，杀到有数十回合。忽见吕飞熊一戟刺到，李昆向旁一闪，顺手一枪，直向吕飞熊肋下刺；吕飞熊急用戟杆向旁边一格，趁势倒转戟头，便往李昆劈面刺到。李昆也即举枪杆向上一迎，顺手就还他一枪。吕飞熊一面让开，一面把马一拍，向斜刺里跑去，李昆紧紧追赶。只见吕飞熊那匹马忽然失了前蹄，李昆急急赶上一枪，以为这一枪定要送了性命。也因李昆自负太甚，未免大意，不曾防备得到。李昆一枪方要刺下，吕飞熊觑得切近，忽将马一领，转身摆动画戟，直向李昆当胸刺来。李昆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紧身子一偏，那一戟正中马腹。那马直立起来。把李昆掀翻在地。吕飞熊看得真切，复一戟要来送李昆性命，不提防金大力在后面，看见李昆跌于马下，他拼命飞奔前来，举起柄镔铁棍，认定吕飞熊赶忙一棍，就地扫倒。那马后足被金大力这一棍，已是断送了一只，也就立刻将吕飞熊掀于地下。金大力正要复一棍结果他性命，只见谷口内飞出一骑马来，将吕飞熊救入谷内。金大力不能追赶，就将李昆扶起，换了马匹，给他坐上，回营而去。

李昆回到营中，闷闷不乐。金大力在旁劝道：“李五哥何必如此，胜负乃兵家常事，何必挂怀？好在那姓吕的，也被小

弟将他打翻下马，两边皆算扯直。明日五哥再与他决一雌雄便了！”李昆道：“贤弟有所不知，初次交锋，便被他挫动锐气，虽然天霸贤弟未必因此见怪，但于自家面上十分惭愧，故此闷闷不乐。”金大力道：“哥哥万勿介怀，自古道：‘有小负必有大胜’。今日虽然稍有挫动锐气，你再交战，不管你大获全胜的。”金大力正在劝慰李昆，忽然黄天霸、关小西二人前来，李昆让他们坐下。原来天霸已经知道他未曾得胜，怕他有些惭愧，因此约同关小西前来观看，一到营内便见李昆垂头丧气，当下天霸开口说道：“五哥！今日虽然小挫，可切勿介怀！兵法有云，我欲大胜，必先小败，然后使他自骄，我则可以一鼓而下。今五哥此举，却隐含兵法之妙。以后小弟便处处以此法待之，包管一月之中，虽其山势嵯峨，定可剿灭殆尽。五哥切勿自馁，要紧，要紧。”李昆见天霸如此殷勤，前来宽慰，也就把羞愧丢在一旁。

再说吕飞熊回转山头，到了聚义厅上。铁头僧一见当即夸道：“贤弟初次出马，今日就能将前部的先锋打败，足使他挫动锐气。只要三五次一连将他们打败，那些狗官定然闻风胆落。那时再将施不全杀了，咱们就可随心所欲了。”说罢，即命手下摆酒庆贺。当日合山人等，无不欢呼畅饮。

次日天明，李昆吃饱了战饭预备出营，到山下挑战。忽见关小西飞马而来，向李昆说道：“昨晚褚老叔与计大哥、黄贤弟三人在那里议论，说是五哥昨日既小败一阵，山上那些狗盗必然谈论，以为我等本领平常，先锋不过如此，他必然骄满。我等便可长其骄心。今日如果出战，万万不可取胜，还是要败。特恐五哥不知，因此使小弟前来奉达，并使小弟在此，俟五哥败下小弟便与他们再战。小弟再败，随后黄贤弟等前来接战，还是诈败。说是仿那诸葛孔明火烧博望坡七十二败之法，以骄

其心；然后再战，便可以一鼓而下，攻他的巢穴。”李昆听说，也觉有理，当下答应，立刻上马出了营门，仍去山下挑战。李昆才到谷口，早见喽兵飞报进去。少刻，吕飞熊即飞马出来。彼此相见，更不打话，一枪一戟，二人便交起手来。吕飞熊抖擞精神，恨不能一战就可结果李昆的性命。李昆也处处留神，刻刻防备。两下正杀得难解难分，两面喊声震地，忽见李昆把马一拍，落荒而走，李飞熊紧紧追来。李昆复战数合又走，吕飞熊又追，李昆又掉转马头，再战数合又走，吕飞熊那里肯舍，复又追去，直至十里之外，吕飞熊方才回马转去。走未有多远，又见韩豹一人追赶前来，吕飞熊看得切近，当下把马一拍，直迎上去。却好关小西已到面前，吕飞熊即摆动画戟，直刺过来。关小西早已看见，赶着用刀架开，二人搭着手，又大战起来。战未两合，韩豹提着点钢叉已经赶到，劈头就是一叉，向关太棚到。关太急急架开钢叉，便望着韩豹虚晃一刀，拍马便走。吕飞熊、韩豹那里肯舍，奋力紧紧追来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零六回

关小西刀斩吕飞熊 贺人杰镖打曹如虎

话说吕飞熊正赶关太，忽然他坐下马将头一摇，立刻壁立起来。将吕飞熊掀翻在地，那马溜缰而去。你道这是何故？原来李昆藏在树林之内，看见吕飞熊追赶下来，要试试他的本领如何，看他留神不留神，因此发了一弹，正打中那马眼，故此那马即刻壁立起来。李昆远远观看，只见吕飞熊虽然被马掀倒在地，他尚不知何故。李昆看罢，知道吕飞熊不过一莽夫，本领也不过如此。彼此收兵回营。

次日一早，吕飞熊便下山挑战。小军报入帐内。李公然正欲出马，关小西便道：“李五哥！这狗贼让我去将他杀死便了！”说着飞身上马，出了营门。两边排成阵势，彼此更不打话，立刻交起手来。一来一往，两个人战了五十余个回合，不分胜负。此时贼兵队里却恼了一人，手执大砍刀，一马飞出，大喝一声：“好大胆的狗官，何得逞能！俺曹爷爷前来取你的狗命。”手起一刀，即向关小西当头劈下。关小西正欲前来招架，官军队里李公然手执银枪飞马出来，喝一声：“狗强盗！你老爷特来擒你！”说着也就一枪刺来。曹如虎端定大砍刀，将李昆的枪掀过。李昆觉得来贼很有些膂力，就这一刀掀过已将李昆的虎口震出血来。李昆暗道：“狗强盗倒有些扎手，倒要小心防备。”当下将长枪横在手中，正欲问来人姓名，只见曹如虎

又是一刀砍来。李昆将枪架住，喝问道：“狗盗贼！你可通名来，俺老爷枪下不挑无名之卒！”曹如虎听说便道：“你这狗官听了，俺爷爷乃聚夹峰镇守白虎岭大王曹如虎是也。你亦将名留下，待俺杀一个有名的狗官！”李昆大喊一声：“狗强盗听了！俺爷爷乃钦差总漕施大人标下都司，李公然老爷是也。你既问俺老他的大名，就该早早下马受缚，免污了老爷的宝枪。”那曹如虎大怒，又是一刀砍来。李昆赶紧招架，好容易将曹如虎的大砍刀架了过去，正要还他一枪，那知曹如虎刀法精通，不容李昆回手。李昆只顾招架，不能还枪，看看已抵敌不住。只听关太大喝一声：“李五哥使劲儿，小弟前来助你！”原来关太与吕飞熊，两个斗到有六十个回合，关太便使了个拖刀计，先向吕飞熊虚砍一刀，拍马便走。吕飞熊不知他用计，只道他败了下去，即便赶紧追来。关太也不回顾，只管朝前跑；吕飞熊也只顾紧紧相追。关太等他追得切近，忽然将身一转，就从马腹下翻起一刀；吕飞熊正赶得高兴，措手不及，被关太一刀斩为两段。关太即枭了首级，挂于马项。正欲回营，见李昆战曹如虎不下，看看要败下来，他便赶上前来助战。李昆一见关太杀到，自己有了臂助，不觉陡长精神，奋力大杀。曹如虎知道有人前来助战，也便舍了李昆，直奔关太而去。关太舞动金背大砍刀，一声大喊道：“狗强盗！你尚不知死活，看俺老爷马下挂的头是谁呀？你可知吕飞熊已被俺老爷斩了！”曹如虎一见，更大怒起来，也就奋力提了大砍刀，直向关太砍来。关太接住便杀，两柄大砍刀杀在一处，真是一对儿，刃芒耀目，冷气逼人。

那山顶上韩豹看见吕飞熊已被关太杀了，曹如虎恐非关太对手，赶着把马一拍飞下山来，舞动双股点钢叉，直向关太刺到。李昆一见，赶紧上前接住，四个人战在一堆，两边助威之

声，几乎震动天地。关太与曹如虎战有四十余个回合，看看也抵敌不住，又使出拖刀计诱他，当下即虚砍一刀，拍马便走。曹如虎也不知是计，仍然紧紧追赶。关太在前夹马飞跑。曹如虎在后拍马狂追。看看已经追上，关太正欲翻起刀来去斩曹如虎，那知道如虎已经看破，便大吼一声：“俺爷爷不怕你的诡计！你这拖刀计瞒得过别人，怎瞒得俺爷爷的？”说着就是一刀当头砍到。关太幸亏眼快，知道曹如虎看出了破绽，定然不肯相饶，立刻把马一夹，那马嘶的一声，复又跑去，曹如虎那里肯舍？关太正在危急，恰巧贺人杰一支军前来接应，当即摆动双锤，接住厮杀。曹如虎见贺人杰，不觉哈哈大笑道：“我道什么三头六臂的大将，原来是一个小子。”也就舞动大砍刀，奋杀起来。贺人杰战不三合，知道不能抵敌，一拍马回头飞奔。曹如虎还是不舍，在后紧紧追赶。贺人杰身躯便捷，腰间掏出金钱双镖，勒马相待，看看曹如虎追得急近，手这一扬，大声喝道：“贼囚不要赶了，看镖吧！”曹如虎正赶得高兴，忽听一声：“看镖！”倒是他不抬头，还可以躲得过去，那知他这一抬头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对金钱镖已打入曹如虎眼内去了。只听曹如虎“啊呀”一声，栽于马下。贺人杰看得真切，哈哈大笑，随即把马一拍，直飞过去，手起一锤，登时将曹如虎打得脑浆迸裂。山顶上贼寇见伤了两个头目，赶着鸣金收军。韩豹正与李昆杀个对手，忽听金声响处，便搠了一枪，奔回谷口去了。这边官军擂起得胜鼓，大家回营。黄天霸将李昆、关太等接入大寨大家欢喜无限。

且说韩豹回到山寨，铁头僧闻知吕飞熊、曹如虎两个死于非命，伤感不已。当下急叫韩豹退下。铁头僧便与万世雄议道：“今日一阵，连丧两个徒弟。以此看来，官军昨日之败还是诱敌。为师倒有个主意在此：明日出战，俺们也诱他一阵，将他

们诱入谷口，两边山上将擂木滚石放下，把他的归路截住。俺们就可在谷中与他厮杀，任他插翅也难飞出这谷中，然后再并力擒拿，可以大获全胜。”世雄正欲回答，只见陆老么上前说道：“师父！徒弟倒有一计在此，今夜二更时分，徒弟前去官兵营中，察看他的动静。如果能于下手，就此将他的主将黄天霸刺死。若是他那里防备得紧，徒弟便回山报信，就于夜间前去劫寨。徒弟料他们杀了两日，大家也是辛苦；今日又胜了一阵，必然将我们不放在心上，且料我们不敢出去。趁此出其不意，攻其无备，可以大获全胜而回。不知师父与诸位师兄意下如何。”铁头僧道：“此计却甚有理。但是你二更前去，未免太迟，往返恐来不及，不若一黑即便前去。无须行刺，只要探听他那里有无准备。如若他们果然无备，你便可速速回山，我一面派人前去劫营。若待你二更始去探明一切，再行回山，往返极快，也要两个时辰，那里还来得及？所以叫你要走，一黑就前去，但不可大意，务要格外小心，不能给他们看破。”陆老么道：“师父！不是徒弟夸口，俺这飞檐走壁之功，到今已用了八九年。俺从前有个绰号，唤做一阵风；因为俺往来飞快，就同起了一阵风的一般。这个绝技，徒弟自己也相信得过，师父但请放心。”毕竟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零七回

探军情妄思劫营寨 授密计暗地取山头

话说陆老么等至天黑，换了夜行衣靠，急急地跑下山来。直奔大营而去。

且说黄天霸见今日胜了一阵，又杀死两个贼人，便思传令出去。

且说黄天霸见今日胜了一阵，又杀死两个贼人，便思传令出去，令各营人等休息一夜，明日再去攻山。计全在旁说道：“黄贤弟！万万不可如此。岂不知兵法有云：我胜则不可轻敌。今日虽胜了一阵，不过杀了他两个头目，他山上并未大伤元气。万一他探知我们因胜了一阵，便疏忽起来，他就趁此前来劫营，那时措手不及，如何是好？在愚兄看来，今夜必有人前来暗探，我们外面尽可放出疏忽样子，让他来探我，我却暗暗防备，使他不出我所料，然后可如此而行，贤弟以为何如？”黄天霸听说大喜，即刻密传号令：各营于初更时分，一律吹灯熄火，却暗暗严加预备，不可略有疏忽。二更以后，听候调用，如有泄漏风声，定按军法从事。此令一出，各营不敢略有怠慢。看看天黑，黄天霸即在大帐内聚起众兄弟，在那里欢呼畅饮，大家皆随声附和，有的说：“铁头僧早晚就要被捉！”有的说：“聚夹峰的强盗本领平常！”正在高谈阔论，忽见大帐外有个黑影儿一晃，黄天霸瞥眼看见，就望了计全一眼。大家会意，故

作不知，仍然欢呼畅饮。一会子饮毕，黄天霸即传令出去：“各营兵士连日辛苦，今夜暂歇一宵，明日当合力奋攻山寨。”当有旗牌号令出去。一会子，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中五营，吹灯熄火，大家说道：“这两日实在辛苦极了，难得统领今日发出令来，吩咐我们歇息歇息，真乃意想不到之事。我们不要耽搁了，早一刻儿多睡一刻呢！明日还要出去打仗。但愿这两日就将那个王八羔子的铁头和尚捉住，我们就可以回去了。”大家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说个不休。一会儿功夫，这五营内连声息一点都没有了。

陆老么早已到了寨内，方才黄天霸看见那个黑影儿，就是他在哪里侦探。所以黄天霸故意发出那一号令，吩咐各营暂歇一宵，分明使陆老么听了回山送信，叫山上众寇们前来劫寨，这里好将计就计，前去攻山。这是合该铁头僧及众强寇遭劫，听信陆老么的言语。当下陆老么听得真切，心中大喜。以为却中妙计，立刻回转山头送信，叫他们前来劫寨。就在这个空儿，黄天霸就密传号令：令李公然分一半人马，会同何路通、贺人杰二人暗暗抄出大路，直往青龙岗东首埋伏；李七侯分兵一半，会同王殿臣、郭起凤二人，暗暗抄出大路，直往白虎岭西首埋伏，只听中军号炮一响，即抢上山，各将山头占住，不得有误；又令张桂兰、郝素玉各带精兵二百，在营门左右埋伏，但听中军号炮一响，直杀进来；又令关小西、计全各带兵丁二百，在青龙岗、白虎岭脚下埋伏，但听中军号炮，却按兵不动，等到连珠炮响，即便前来接应，以断贼众归路；自己却与褚标把守中军。各人得令而去。真个是人衔枚，马勒口，各人带了兵卒，暗暗地埋伏去了。

却说陆第么回至山寨，将前项的话说了一回。铁头和尚立刻传齐众寇，便令万世雄、周鹿带领喽兵二百名，往前冲寨。

又吩咐两边，直抢官兵大营：熊海、韩豹各领兵丁二百名，直抢官兵左营；沈三魁、卫达各带兵丁二百名，直抢官兵右营：陆老么、温球带领兵丁二百名，往来接应。吩咐已毕，众寇各带人马，也是人衔枚，马勒口，直奔山下而来。到得官兵大营，正交三鼓。万世雄、周鹿一齐杀入大营，不见里面动静，他二人以为却中妙计，直奔中军杀来。刚走至箭道，忽听一声梆子响，两边灯球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。左边黄天霸杀到，右边褚标杀来。万世雄、周鹿知道中计，正待要走，已来不及。黄天霸战住万世雄，褚标战住周鹿，这一场大战，直杀得喊声大震，鼓角喧天。万世雄、周鹿正在危急，却好韩豹、熊海从左边杀来；沈三魁、卫达从右边杀来。黄天霸见左右皆有贼兵接应，即令人将号炮放起，只听一声响亮，张桂兰、郝素玉，各带兵丁二百，从营门外掩杀进来。一见天霸、褚标与贼众在那里混战，黄天霸被万世雄、周鹿二人围住，看看要抵敌不住，桂兰即在身旁掏出神箭，飏的一声，直向万世雄面上打去。万世雄毫不防备，面上中了一箭，只听“哎呀”一声，手这一松，那两柄飞抓丢于马下。黄天霸看得真切，知道他中了暗器，顺手就是一刀，结果了性命。

周鹿看见万世雄已死，奋力来战天霸，却被天霸出其不意，在周鹿手腕上砍了一刀。周鹿负痛，不敢恋战，把马一拍冲杀出来。却好金大力正来接应，一见周鹿败下，不问情由，迎将上去，夹马头就是一棍。那马嘶的一声，壁立起来，便将周鹿掀于马下。金大力正欲上前举棍就打，斜刺里跳出陆老么，将牛耳拨风刀架住金大力的大棍，周鹿趁此逃脱。金大力与陆老么战不二合，被陆老么一刀砍伤右腿，金大力只得负伤而逃。陆老么也不追赶，便去接应熊海、沈三魁等人。褚标此时已将韩豹砍死。沈三魁、卫达、熊海三人，正与黄天霸、褚标、张

桂兰、郝素玉四个，团团围住，那里厮杀。正在危急之际，只见陆老么杀入，他们三人还不奋力杀出重围，难道还是坐以待毙吗？

黄天霸等见熊海等奋力杀出，一面将连珠炮放起，一面追赶出来。计全、关小西一听连珠炮响，也就带了兵丁前来接应，却好正遇沈三魁等人出来。关小西一见，也不打话，当头便是一刀，向沈三魁砍去。沈三魁那里还敢接战，只得将关小西的大刀架开，仍自奋力冲出。关小西那里肯舍，接着又是一刀砍了进来。沈三魁心下一慌，手中一慢，正欲招架，又被关太一刀砍于马下。此时熊海见沈三魁已被砍死，越发不敢恋战，急急地快马回鞭，一路冲出营门，飞奔而去。计全一见，也就赶上前去。熊海转过大营，却不从谷中逃走，反而落荒而逃。计全紧紧穷追，转了两弯，忽然不见。计全不敢深入险地，恐有埋伏，只得拍马而回。你道那熊海何以忽然不见？他却转过山后，从那条小路上山去了。此时卫达、陆老么仍在营中，未能逃出。二人正在危急，不得杀出重围。陆老么忽然心生一计，望着黄天霸手这一扬，一声喝道：“看宝贝！”黄天霸一听，只当他有暗器打来，赶着将头一低，让了过去。陆老么就在这个当儿，身子一缩，蹿上帐户，连纵带跳，登时不知去向。卫达见陆老么复又逃走，自知不能活命，只得下马受缚。黄天霸等人并不收兵，复又杀出营门，直向聚夹峰而去。毕竟青龙岗、白虎岭如何攻破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零八回

众英雄合力攻山 铁头僧拼命拒敌

话说黄天霸等到了山下，仍见李昆等在那里攻打青龙岗、白虎岗，尚未攻破。原来这两个山头，形势颇险，由山下直到山顶，那条道路壁立上去；加之山上多设擂木滚石，不必说李昆等人，就是飞将军也不能立破。先是李昆一闻号炮，知道大营里已经得手，立刻就率领兵丁直杀上去。走至半山，只见擂木滚石如雨点一般直打下来，众兵丁不能上去。正在为难之计，恰好黄天霸等率众来攻，遂领兵一同杀上去。走至半山，仍被擂木滚石打下来，不能上山。黄天霸等没法，只得收兵回营，歇息一日不表。

再说铁头僧打发万世雄等下山劫营，到了三更以后，忽听大营内号炮一响，心中便疑惑道：“怎么大营内有号炮声响？难道他那里有了准备，陆老么不曾打听的确？真是如此，山上的锐气失矣！”正疑惑间，忽见青龙岗、白虎岭两处守山的小头目，慌慌张张地进来报道：“大王师父！大事不好了！大营内已经有了准备，现在两个山头被官兵攻打甚急，请令定夺！”铁头僧一闻此言，只吓得魂不附体，也就慌忙说道：“尔等赶即将擂木滚石放下，务要死守，不得被官兵夺了这两个山头。若被他攻破此山，我等性命难保。”小头目得令，赶着飞奔回了山头，死力拒守因此不曾失去。到得天明，小头目又复来报：

“大王师父！现在官兵已退去，青龙岗、白虎岭均幸保无恙，擗木滚石打伤官兵不计其数。但不知大营内诸位爷们如何光景，也恐怕是败多胜少，怎么不见一位爷回山？其中必有不妙之处。”

正在那里说着，忽见熊海狼狈而来，一见铁头僧便哭拜在地。铁头僧忙问道：“那里胜负究竟如何？”熊海道：“师父！不必讲了，咱们总算上了陆老么的当了。现在万世雄、周鹿、韩豹、卫达、沈三魁俱被杀死，温球不知去向，所有喽兵尽遭杀戮，徒弟幸亏拼命杀出，方才逃走，回上山来，不然也要死在那里。为今之计，这个地方是住不得了，速速早寻去路才好。”铁头僧闻言，大叫一声：“气死我也！本师定与这黄天霸小子誓不两立！”正在怒不可遏，忽见陆老么抱头鼠窜而回，走到铁头僧面前伏地请罪。铁头僧道：“你还有何面目来见我？我被你说出那件妙计，要去劫营，你又探听不出人家已作了准备，而且你还自鸣得意，回来报信。现在弄得一败涂地，你尚有何说？”陆老么跪在地下战兢兢地说道：“非是徒弟打听不确，委系黄天霸诡计多端。徒弟到他大营的时节，分明见他们聚众饮酒，快乐非常；后又传令，叫各营一律安息。徒弟打听确了，才敢前来报信，那知他其中有诈。徒弟见识浅短，可是未及察出，现在徒弟自知罪不可赦，求师父作主便了！”铁头僧听了这番话，也知他并无他意，不过未曾识破官兵的诡计。现在山寨需人之际，若再将他治罪，山寨内分外无人帮助，不如仍然恕了他的罪过，叫他奋力帮助，他必然感激我不杀之恩，也就死力战斗了。心中主意已定，因道：“乱报军情，本当推出斩首。尚念你并无他意，不过见识浅少，未能识破。误中敌人诡计。本师加恩格外，既往不咎。尔须知道，现在山中兵力已衰，从今以后，务要死力合众据守。但能保得那两个山头，

这大寨尚可保全无恙。不然，你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！”陆老么道：“徒弟蒙师父不杀之恩，虽粉身碎骨，亦不足报于万一。若果遇着敌人前来攻打，定竭力死与敌人相拒。但是寨中兵卒无几，兄弟已杀了殆尽，如何守法呢？”铁头僧道：“徒弟！这倒不要过虑。那两个山头，只要闭关死守，如有敌人前来攻打，切不可与他接战，但将擂木滚石打将下去，他自不能杀上山来。为今之计，熊海与你二人各守一山，你守青龙岗，他守白虎岭，不得再有殆误。若再疏忽，本师一定二罪并治！”陆老么唯唯退下，各去把守山头不表。

且说黄天霸等过了一日，便留张桂兰、郝素玉、褚标三人守营，其余出队，一同前往攻打聚夹峰。到了山下，分兵一半；黄天霸、何路通、贺人杰、王殿臣四人，攻打青龙岗，关小西、李公然、郭起凤、计全四人，攻打白虎岭。只听一声炮响，如潮涌一般飞奔上去，并力攻进。那山头上喽兵早已看见，也就赶着将擂木滚石如雨点一般打将下来。那些兵卒打得头破血流，纷纷倒退下来。黄天霸也没法，只得暂叫兵丁稍息，再为进攻。一连攻了四五次，皆是如此，只得传令收兵。黄天霸等回到营中，即将前日来做细作的那个何三喊来问道：“你前日所说这山寨有条小路，只有本地土人知道，你可就此出去，代我拿一个土人前来，本统领有话问他。作速前去，不得有误！”正自吩咐，忽见巡营小卒拿进了一个来人禀道：“小的们方才行到后营巡查，见一个形迹可疑人在那里窥探。小的们恐怕他是奸细，因将他捉来，听候示下。”

黄天霸听说，即着小军将那人带进帐中，便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谁人指使令你前来充作奸细，窥探本帅的大营？速速招出。若有半句不实，推出营门斩首！”那人吓得战战兢兢地说道：“小人实在不是奸细，是本地土人，姓林名保，家住

不远。只因我到娘舅家去，由此经过，看见老爷这里颇为热闹，不晓得做什么，想进来耍一会。不料被他们拿住，硬说小的是强盗差做奸细的。小的实在冤枉，求老爷开恩。”黄天霸看了林保那种样子，确非奸细的举动，因说道：“你既不是奸细，本帅差你去做一事，你若去做得来，本帅不但放你，而且有赏；你若做不来，本帅定要把你作奸细办，推出营门斩首。”林保道：“小人愿做，听大人吩咐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你可知这聚夹峰有几条路，可以上去？”林保道：“前面谷口有一条路，后面走田家洼转过去，还有一条路。就这两条路，再没有第三条路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你认得吗？”林保道：“小的但知有这条路，却不曾到山上去过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你既知道，今夜三更时分，可同本帅前去，将功折罪。”林保道：“小的不去！”天霸道：“为什么不去？”林保道：“山上强盗甚是厉害，若被他知道，定要送小的性命的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你怕强盗杀你，不怕本帅杀你吗？”林保道：“小的怕老爷还比怕强盗好些；老爷讲理，强盗不讲理，譬如小的现在是被老爷人捉住，还问小的许多话，口说要杀小的，并不曾真杀。若被强盗捉去，早已头不在脖子上了。”黄天霸道：“你无须怕，但同本帅前去，可以保你。而且不要你上山，只要你将本帅领到那里，就叫你回去便了。”林保道：“如果这样，小的便遵老爷之命，带老爷前去。可是要交待明白了，到了那里，小的只管指明老爷的去路；若是叫小的上山，小的虽死也不去的。”黄天霸道：“本帅决不骗你，只要你指明本帅认得路径，你就回去便了。”林保答应。到了三更时分，黄天霸换了夜行衣靠，即同林保上山。毕竟如何捉拿铁头僧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零九回

黄天霸偷渡田家洼 众英雄大破聚夹峰

话说黄天霸向土人林保问明路径，心中大喜。当下就将林保留在营中，一面聚起众英雄商议，说道：“方才拿到一个土人，问明到聚夹峰的山后小路，现在已将他留在此处，晚间叫他带同小弟前去。为今之计，李五哥、计大哥、李七哥、何大哥四人，可于三更时分，率领兵丁前去攻打青龙岗、白虎岭；小弟带同贺人杰、王殿臣、郭起凤三人，偷渡田家洼，由山后小路上去，去打轩辕庙；褚老叔、关大哥、张桂兰、郝素玉四人，看守营寨。如此内外合攻，任他聚夹峰铜打铁浇，也要于今夜攻破。若再攻打不下，小弟誓不回营！”大家听说，齐声说道：“难得有此机会。这聚夹峰今夜必破了！”众英雄俱退出。

到了二更以后，天霸、贺人杰、王殿臣、郭起凤，皆换了夜行衣靠，各带单刀，藏好暗器，将林保喊进，命他带路，一路出了营门而去。不一会，已到了田家洼。林保便指道：“那边弯弯曲曲的，便是上山的小路了。”说着，又转了几个弯子，约有二里多路，林保便站脚不走，指定前面的路，望着黄天霸说道：“老爷，已到了，由此前往就是上山的那条路。小的闻得半路上，还有一道寨栅，有强人在那里把守，老爷们此去可要小心，不可大意，那条路上不甚好走。”黄天霸听说答道：

“你要回去，你就去吧！”林保也就走了。黄天霸便同贺人杰、王殿臣、郭起凤四人，顺着路径，攀岩附葛，爬了上去。走到半山，已望见前面有条寨栅。黄天霸一看，只见寨栅上钉着许多三棱钉，外面排着许多鹿角。黄天霸即拔出单刀，到了寨栅面前，先将鹿角砍去，正砍之间，寨栅里面已跳出两个喽兵，手执朴刀，向黄天霸腿上砍到。天霸身子一偏，顺着手劈面就是一刀，将一个喽兵砍倒在地。还有一个看见这个已被砍死，赶着就要逃走，早被贺人杰看见，赶上一刀背，正中那喽兵肩膀，只听“哎呀”一声，跌倒在地下。贺人杰即走上前，将那个喽兵一把提起来，问道：“你如要命，带领老爷们进去，指明铁头和尚的住所，便饶你狗命；倘若不然，就是一刀将你杀死！”那喽兵一见，赶着哀求说道：“小人愿领老爷们前去，只求老爷们饶命！”黄天霸便走过来，一手提住那个喽兵，一把执着刀，叫他领路。那喽兵真是动也不敢动，直向前面领着黄天霸等一直上山。不一会已到山顶。天霸说：“铁头和尚住那里？”那喽兵道：“就在前面这个庙内。此是后墙，庙门还在前面。”黄天霸又将他提住，走了一刻，已在庙前。天霸手起一刀，将那喽兵杀死，命王殿臣、郭起凤从大门杀入；他便同贺人杰跳上墙垣，一路蹿房越屋，直向庙内大殿而去。

到了大殿屋上，先看明了出路，然后又向后面方丈而来。不一刻已到方丈。黄天霸即从屋檐上倒挂下来，向房里一看。但见那房里点着灯火，并无一人在内。复又仔细一看，只见靠墙坐着一人，却不是个和尚，在那里打盹。天霸一想，“何不就将此人捉住，向他问明和尚的踪迹。”想罢，即飞身下来，一伏身即蹿进房内。那人正在那里打盹，忽然惊醒，见有一人身穿夜行衣靠，便即问道：“你是何人，敢到此地作贼？”天霸听说，也不与他辩白，赶忙上前，迎面一刀，喝道：“你是

何人？可认得老爷黄天霸吗？”那人一闻此言，即要大喊起来，天霸又将手中刀在那人面上一晃道：“你喊就是一刀。”那人再也不敢喊了，只得跪下哀求：“老爷饶命！小的是服侍铁头和尚的人。”天霸闻言，因即问道：“老爷正要问你，那铁头贼秃如今往那里去了？”那人道：“和尚因外面官兵前来攻打白虎岭、青龙岗甚是危急，他自己出去帮助把守去了。”黄天霸道：“此去前面山头尚有多远？”那人道：“约一里路。”天霸道：“你可带领老爷前去，便饶你的狗命；不然，就是一刀，将你砍为两段！”那人答应。黄天霸便提着那人出了房门，到了院内，忙将贺人杰招呼下来。走不多远，却好王殿臣、郭起凤二人也到。天霸就与贺人杰，押解着那人去到前面。走了一刻，只听喊杀之声，震动山岳。天霸即催着那人快走。那人不敢怠慢。那人半走半跑，一刻的工夫，已到了青龙岗。天霸又向人杰说道：“贤侄，把这个人交与你，叫他领你到白虎岭，可如此如此。”人杰答应，即走过来，将那人在天霸手中接过来，随即就往白虎岭而去。

且说天霸到了青龙岗，远远看见一个人在那里指挥众喽兵。天霸一见，便一声大喝道：“俺老爷黄天霸在此！狗强盗死在头上，还不知道！轩辕庙已被咱老爷焚毁了，铁头僧已被咱老爷杀了！”说着就飞舞单刀，直杀过去。青龙岗今日却是熊海把守。熊海正在那里指挥喽兵，将擂木滚石往山下打去，忽听这一声大喝，那些喽兵个个吓得胆战心惊，急欲逃走，无奈熊海在此，不敢就逃。只见熊海提了刀即向黄天霸杀来。天霸也就接着厮杀。那些喽兵一见他二人厮杀起来，晓得大事不妙，也就跑个干净。山下李昆等人，一见山上擂木滚石不往下打，知道上面已经得手，当即奋勇登山。大喝一声，俱已上了山顶。熊海正在与黄天霸杀得难解难分，忽见青龙岗已破，山

下官兵俱已上山，兵刀齐施，乱砍乱杀。他正要逃走，忽见一个喽兵飞奔前来报道：“轩辕庙已经被火焚毁了！”熊海闻言，那里还敢恋战，只得抽身而逃。黄天霸见他逃走，那里肯舍，即取出金镖打去，正中熊海小腿，登时跌倒在地。天霸赶急上前，手起一刀，结果了性命。于是大家会合一处，直往白虎岭而来。不一刻已到，瞥眼看见贺人杰正与铁头和尚在那里厮杀，已是抵敌不住。黄天霸一声大喝道：“贼秃休得逞强！咱黄天霸老爷前来擒你！”贺人杰见天霸已来，顿觉精神陡长，飞舞单刀，直望铁头和尚厮杀，如旋风般进。接着黄天霸等人，又一拥上前，将铁头和尚围住。铁头和尚也就飞舞禅杖，力敌众人，毫不惧怯。大家正杀得难解难分，忽听李七侯“啊呀”一声，登时跳出重围，向旁边蹲下。原来李七侯被铁头和尚禅杖打中右腿。黄天霸一见，更加大怒，奋起雄威，大喝道：“众兄弟奋力呀！不要将那贼秃放走呀！”一声未了，见刀枪棒棍，一齐如雨点一般打下。大家正奋勇格斗，此时白虎岭已被何路通、计全等攻破，登时拥上山来，铁头和尚见白虎岭已破，正在惊惶无措，猛一抬头，只见山内火光冲天，知道庙山被焚，不敢恋战，要想逃走。不知铁头僧如何拿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十回

恶战头陀凶僧被捉 扫清贼寨众将班师

话说铁头和尚被黄天霸等人，围得铁桶相似，虽欲逃走，插翅难飞。自己一想：“我前后总是一死，与其逃走不出，被他们杀死，不若打死他们几个。我就死了，也还扯直。”于是大喝一声：“尔等不要走，看佛爷的家伙！”说着，端起禅杖拼命扫来，真如出水蛟龙，翻江搅海一样。只见他那条禅杖舞得神出鬼没，那个雨点都洒不进去。黄天霸等看了，个个伸舌，大家也就拼命杀上前去，不一刻，何路通肩膀上，被禅杖扫了一下；幸亏让得快，稍慢一点，一只右膊已被打折下来，何路通只得负痛而逃。又一刻，计全的后背，也被禅杖头子点了一点，计全也就禁受不得，只得退了下来。李昆正欲一枪刺进，被他的禅杖一扫，一杆银枪折为两段。李昆也不敢恋战，只得退在一旁，在那里助喊。黄天霸见许多人杀他不过，心中好不着急。暗道：“若再被他逃去，咱们也不算人了！”于是急中生智，故意将身一缩，猛叫“啊呀”一声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黄天霸已偷手将飞镖取在手内。铁头僧见黄天霸弯下腰去，又听他“啊呀”一声，以为他中了禅杖，即抢进一步打来。黄天霸就在这一空儿，一个鹞子翻身滚在一旁，一撒手已将一只飞镖，认定铁头和尚面门打去。只听铁头和尚说一声：“不好！”那只飞镖早已打中铁头和尚额角上面，陷进了有二寸多深。

又听“啊呀”一声，铁头和尚已跌倒在地。大家一见，这才把心放了下来。便一齐走到他面前，先将绳索将他绑起，四马倒攒蹄捆了个结实。然后将镖拔下。他已是血流满面，不省人事。

此时陆老么见事不妙，已经逃走。不料走至半路，却遇着王殿臣、郭起凤二人在庙内放火回来，一见陆老么，接着就杀。陆老么见庙已焚毁，两个山头又被官军得了，那里还敢恋战，恨不能插翅飞去，逃得性命，犹如升天一般。那知心内越慌，手内的兵器，不必说与人家对杀。连招架都有些不灵活，因此被那王殿臣、郭起凤二人擒住。那些喽兵是不必说，早已逃走了。于是大家会合一处，将铁头僧、陆老么推在一处看守。黄天霸便率领着众兵丁，前前后后搜寻温球他的家属。各处寻了一遍，只是搜寻不出。忽然寻到一个马棚内，见里面有呻吟之声，大家进内一看，只见两男一女在那里上吊。众人一齐上去。将三人解了下来，当时就问了一遍，原来就是温球与他妻、子。黄天霸便命人将三人绑了，也抬到里面，与铁头僧一齐放下。你道温球如何同他妻、子在马棚内上吊？他也因大势已去，无处可奔，与其被官兵擒住，解到淮安斩首，不若寻个自尽，就使官兵寻出，见他已死，也要就此算了，不再杀头问罪。那知他恶贯满盈，不能容他不受国法，所以将要自尽也不能由他，还要被天霸等搜出，带回淮安，以正国法，可见天理不能违背的。且说黄天霸等人见山寨已扫清，强人业已捉尽，并未逃走一人，心中大喜。又命众人将放火扑灭，又命到青龙岗、白虎岭两处，将山寨也放起火来，烧得个尽绝。又将大寨内所有的金银财宝，一齐查明清楚、派了两个小军在山上看守。于是大声喝令小军，抬着铁头和尚、陆老么，并温球父子夫妻，一起押解下山，回到大营。

当下关小西同褚标、张桂兰、郝素玉迎接进去，大家聚在

一起，当日营中大排筵席。此时金大力的伤痕已好，李七侯、何路通二人并未受甚重伤，大家就在大帐内痛饮起来，直饮到二鼓方才散席，说不尽那般快活，一宿无话。次日，即命小军到山上，将所有金银财宝，一齐抬到大营，以便带至淮安存库。不一刻，小军已将金银财宝等送到。天霸又复点明，寄存一旁，又飭令小军将所有杀死的士卒，查点清楚，共计死者若干。小军查明，一会子来报：共计杀死兵丁二十四名，受伤兵丁二百一十六名。黄天霸即命：将杀死者赶紧葬埋，受伤者带回淮安医治。小军答应，又将死尸埋好。诸事已毕，大家休息一日，预备班师。过了一日，黄天霸即命拔队转回淮安。一路上真是鞭敲金镫响，人唱凯歌还。

不一日，已到淮安。天霸命兵丁仍归各部。当日就率领众人，见了施公。行礼已毕，施公将以上情形问了一番。天霸也细细禀了一遍，施公大加慰劳。当下命令：将铁头和尚、陆老么，并温球夫妇父子共计五人，一同交山阳县分别收监。黄天霸等回衙门的回衙门，执旧事的执旧事。过了一日，施公又将铁头僧等五人提出监来，问了一堂。铁头僧等直供不讳。施公即命黄天霸监斩，将铁头僧等五人，分别绑赴市曹，按律斩首示众。于是聚夹峰一案才算清楚。

过了两月，施公在书房内看书史，忽然奉到一道圣旨。施公当即排设香案，跪接圣旨。即拆开，诵读已毕，施公大惊失色。当下谢恩已毕，回到书房，即传齐黄天霸等，说道：“本部堂方才奉到圣旨，因仁寿宫有御用宝马一匹，忽然遗失，不知去向。在京文武各官缉获殆遍，查无下落。今奉上谕：勒令本部堂限半年之内缉获原物，恭送进京。这不是一件难事？叫本部堂如何复旨呢？”大家听了面面相觑，不能回答。究竟这御马为何人盗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十一回 施贤臣说词激猛将 黄总镇负气访强人

话说施公忽然奉到一道圣旨，当即开读已毕，施公大惊失色。原来当今皇上，有一匹日月驪驪千里龙驹马，真是价值连城，世所罕有，忽然不知去向。当由在京各大臣踏勘明白，实系为巨寇所盗。京内各官自九门提督，以至五城兵马司、捕盗局等，无日不明查暗访，缉获御马，追拿大盗。怎奈缉获虽严，却是毫无影响。这日，便有值殿大臣奏明圣上，请飭令外省各督抚州县，一体查获，务要追寻御马，捕获贼盗。因此当今想起施公面前，有个黄天霸，现为漕标中军副将(遇缺即补总兵官)——此人英勇过人，屡获巨寇，迭破大案。因此飭令施公，指明勒令黄天霸将盗取御马之贼寇，并日月驪驪马，限半年内一并缉获交出。将宝马驰送京师验明无误，再行升赏。

施公奉了这道旨意，当将黄天霸、关小西、计全、何路通、李昆、李七侯、褚标、朱光祖、贺人杰、张桂兰、郝素玉、金大力、王殿臣、郭起凤等人，传入署内，告明一切。大家听说，俱各大惊失色。暗道：“这件无头公案，从那里办起？可不是件能事！”施公见众人不回答，因说：“本部堂想来，这件事甚不易办，虽然黄贤弟武艺出众，功绩昭然，久为圣上器重，但是这御马，既为盗贼窃去，这盗马的贼寇，自必隐姓埋名，伏在偏僻处所，或深山野洼，或高岭深渊，从那里知得消息？

且又不知姓名，毫无影响。纵然黄贤弟虽有通天本领，亦未必得知。而限期又促，只有半年，这事从何处着手？若是据情复奏，又怕违旨。不若乘此将为难之处，婉转复奏上去，请旨另派精明强干之人，悉心缉访，黄贤弟帮同缉获。即使不能访出，黄贤弟亦不致因此获谴。不过此等奏章一发。虽与黄贤弟没有什么大责任，究不免减却黄贤弟半世英名，然亦无法。不知黄贤弟及诸位贤弟意下如何。”施公这一番话，说得虽然婉转，外面看似代黄天霸分身，其实用的是激将法。只因黄天霸生性如此，若但令他遵旨缉获，他虽不敢违背，究竟怕他不肯为力。因此不说他能缉获，只得请旨另派精明强干，武艺过人，胆识兼优之辈，悉心缉访，不过于英名上有些减色。黄天霸向来好名心重，别人办不来，做不到的事，他偏要去办去做，等到成功之后，却争了这个名字，那怕龙潭虎穴，为这名字上，也要拼死去的。所以施公知道他有此性情，惯用这个激将法激他。

那知黄天霸在先，本有个为难的意思，也知道此事实不在容易办。及至听了施公这一番话，不觉气往上冲。黄天霸道：“大人言之差矣！某自从江都承恩提拔，以至今日执鞭随镫，历有十数年之久。是凡大人差遣之事，某无不赴汤蹈火，力效微劳；虽无大功，总未累及大人有获谴之事。今御马为强人盗去，此乃国家无价之宝，即非明降谕旨，也当一体缉获，方是为臣的道理。况某上受国恩，理应协力拿获，无论获谴与否，稍尽其力，藉可上报朝廷。况今日即明降谕旨，飭令某悉心查缉，则是朝廷高厚之处，某焉敢辞？若以难为推诿，畏缩不前，不但有负国恩，有辜大人提拔之德，便是某自己也觉惭愧！某这贱名原不敢说四海皆知，晓得的却也不少。难道即因此一事，将从前的英勇微名，因而埋没？某也不肯甘心受人耻笑。况某有此六尺身躯，既为国家之臣，即为国家所有，即使捐躯报国，

亦分所当然，何能因畏难而自惜残质？若谓毫无影响，无从着手，则盗御马的，必有一个人在那里。只要费些工夫，暗暗访查，自然有个水落石出。常言道：‘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’只要用心，还怕查不出吗？等到查明出来，任他三头六臂，虎穴龙潭，某黄天霸若说半个怕字，也不算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，出色惊人的奇男子！总要将那宝马取了回来，亲自驰往京师，恭呈御览，那时才显得某不是畏难苟安之辈。大人但请放心，某若不将御马盗回，誓不立于天地间！”这一番说罢，只见黄天霸气浮于色，好比受了一肚皮的委屈一般。

施公听他这番话，暗暗夸赞他有胆识、有忠心，虽然好名太甚，却是难得。因想道：“他既如此，爽性再激他一二句以坚其志。让他由此功名成就。为一朝梁栋，有何不可！”因又说道：“黄贤弟，你虽有些忠荃之心，代国家出力，原是难得。但是凡事必三思而行，本部堂细细想来，这御马既被盗去，若非有出色惊人的本领，他也不敢前去盗马。不必说捕风捉影，消息毫无；就便访到下落，恐怕那个盗马的强盗，本领不在贤弟之下，贤弟却不可因一时豪气，不往后想，只管卤莽从事。虽然是奉旨的要案，不能违旨；若照本部堂方才所说，也不算违背。不过自家的责任，究竟轻松许多。至于少减英名，这也算不了一件大事。而况名之一字，足以累人，又何必定争不已？若照贤弟所说，能将御马盗回，强人访获，自然是留名千古；若其不能，限期一满，势必见责，那时反将从前英名减尽。本部堂为贤弟计，仍以三思为是。”黄天霸听说，更加气往上冲，望施公说道：“大人！某虽不才，未免小量某太甚。难道这强寇有三头六臂，这御马会飞上天去不成？只要这桃花御马不曾飞上天去，任那盗御马的有九头十八臂，我黄天霸拼这一死，总要将那强盗捉住，碎尸万段，定将御马去取回，方雪今日之

恨，方显我黄天霸的手段！某之志已决，请大人不必疑心了。某便今日告假前去查访。”

施公正欲说话，只见褚标一旁插言道：“黄贤侄！你也不必如此作急。大人的美意，我也知道，并非不让你去，且非怕你查访不出，不过用这些话警戒你，不可卤莽，细细访查。你不明大人的厚意，反而仗着自己的性子暴躁起来。我有一言，最为平和，说出来大家斟酌。”不知褚标说出何言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十二回 奸猾贼留书露信 英勇士暗访明查

话说褚标在旁插口说道：“黄贤侄不必负气。我有一言，大家商量便了。”施公道：“老英雄有何言语，即请说出，以便大家商议。”褚标道：“在老朽愚见：最好请大人一面出奏，言明遵旨，惟限期太促，请旨宽限日期，约以一年为度，俾可从容访查；一面令黄贤侄明查暗访，得有真实消息，可赶紧回来送信，以便大家同去。如此办法，既不违背朝廷旨意，又可令天霸如愿以偿，所谓两全其美，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”施公听罢道：“老英雄所见，与本部堂略同。便照老英雄所言，据情复奏。但黄天霸如果得有真实消息，还要请老英雄助一臂之力。”褚标道：“好在老朽在署终日无事，就与天霸同行，往各处一游，也可稍练筋力，且可助天霸成功，有何不可？谨遵大人吩咐便了。”施公听罢便道：“能得老英雄同去，吾无忧矣！某当即日具奏，请旨展限日期。”此时天霸见施公已允他前去查访，并请旨展限，好不欢喜，当即辞出。大家亦俱告退，各回本署，各就本职。施公即便拟了奏本，反复看过，饬人缮写，准备明日即发。

施公晚间用过了晚膳，在书房内灯下观看书史。约有二更时分，忽见从窗户外送进一封书来，上写着“总漕施公赐览”。施公一见，吃惊不小。暗道：“此是何人送来？”因将书信拆

开，只见上面写着十六字，乃是：“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欲访此人，即在其间。”施公看毕，不知何意，想了一会，仍是不知用意。只得将施安喊进，告知明白，令施安传知外面众人：小心防护，恐有刺客来到。施安答应，去到外面告诉了众人，于是李昆、计全等人得了这个信，来书房问明一切。施公又将大略情形说了一遍。计全道：“在末将看来，定非刺客一流，实系为那盗御马一事。只因此间奉了圣旨，饬令黄天霸访查缉获。这盗马之人，必然暗中打听，晓得大人令黄天霸去访。又因大人说毫无影响，他却送一封信来，露些风声，而又不将名姓说出，是令黄天霸作难。末将所见这人本领定不可及，不但在末将之上，恐黄贤弟也未必有此本领。”正在谈论，忽听屋上有人说道：“尔等不必妄自议论，可转告施公，速令黄天霸前去讨取宝马便了。俺去也！”计全等听了此言，即刻飞上屋檐，预备兜拿强寇。那知计全等人上得屋面，四面一看，连一些人影也看不见。于是大家又前前后后，各处寻了一遍，那里有一些形迹。将至四更，大家才停下来，回明施公，各去安歇。施公亦明知此人断不前来相害，也就安心睡觉，一宿无话。

到了次日，施公起来梳洗已毕，正欲令人去传天霸，却好天霸已得着昨晚有人留不露姓的信，早已进来，先向计全等人备细问了一遍。计全等也就细细告知明白。然后天霸便走进书房，给施公请安已毕，侍立一旁。施公道：“黄贤弟！可知昨晚此间有人送进一书信，上面写着‘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欲访此人，即在其间’十六字？本部堂据理寻思，不知是何解说。后来将计全等人传进来，告知他等，令他等小心防护，恐有刺客到来。计全反说此人决非刺客，定为盗御马一事，来此稍露消息。正在谈论，忽听屋面上有人说道‘不必妄自谈论，可请施公速令天霸前去，讨取御马，俺去也’这几句话，计全将军

等人听道此话，即刻追踪而去。那知上了屋面，寻找了半夜，连一些形迹也没有。黄贤弟你道奇怪不奇怪？难道此人是神仙不成？才说了一句话，即刻便不知去向。若非神仙，此人必非寻常之辈。据他所言，令贤弟前去取马，那所失的桃花御马，一定是此人盗去了。本部堂仔细想来，他既然令贤弟前去取马，为何又不将地名明白说出，只留这不明白的十六个字，令人猜详，好不令人纳闷。黄贤弟你看此人，究竟姓甚名谁，居住何处呢？”天霸道：“据吾看来，御马定为此人盗去。他今前来送信，是他要在此显显本领，看吾敢去不敢去的意思。此人既来，吾焉得不去？那管在天在田，或上或下，吾务要将他访明下落，擒获出来，把马交出，方不愧天霸半世英名。”施公道：“虽如此说，贤弟却不可恃才傲物，目下无人。就便访出下落，也须商妥而行，万万不可鹬蚌，自贻后患。”天霸道：“谨遵大人吩咐。总兵之意，即于明日出署，先在就近查访一番。若能访得消息最好，若访查不出，必得远至邻省，细意密查，总期访出盗情，取回御马，捉住强人，方才甘休。不然，暂时也不回署。”施公道：“也不必如此说法，但能细意慢慢访查便了。”天霸道：“总兵明日就动身去访，不再进来叩辞。如果就近地方查访不明，再回来一趟，然后再去。大人但请保重便了。”施公道：“但愿贤弟此去早早得手，立此大功。本部堂专等佳音，为贤弟庆贺吧！”天霸唯唯，当即辞出。又与计全等人熟商了一会，然后回转自己衙门，稍事收拾，准备先往就近地方访查数日，再作计议。次日一早，即扎束停当，带了银两、包裹，别了褚标、张桂兰，径自出门而去。褚标将天霸送出城外，一路上又叮嘱许多言语：总令他不可负气好胜，慢慢访查。若就近地方访不出来，须早日回来，再作计议。天霸亦唯唯答应。于是天霸去往各处查访，褚标亦即回城，暂且不表。

再说阜宁县杨家庄，出了一个命案。这杨家庄本是一个极大的村落，聚族而居有百十户，俱是姓杨。内中有一家名唤杨士兴：妻子王氏。老夫妇两个，生有一子，名唤大富。这大富曾习杂货生意，向在苏、杭一带贩卖杂货，今年二十六岁，于二十三岁上娶亲。岳家姓吴，也是阜宁人氏。其妻吴氏，比大富小一岁，今年二十五岁，于二十二岁上过门，生得颇为美貌。过门之后，与大富极相恩爱，事奉翁姑亦最贤孝。大富娶亲三月，亲往杭州贩卖杂货，本约定年终回家。那知到了杭州，因有一个至好朋友与他合本，前往闽、浙贩卖桂圆，因此一去三年。虽然获利甚厚，未免归期太迟。这日捆载而归。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十三回

数载归来一朝死去 百身莫赎两个含冤

却说杨大富自闽、浙贩卖杂货，颇获厚利，捆载而归。这日到家，父母、妻子自有一番阔别情怀，天伦乐事。杨大富先给父母请安已毕，又问了许多家中事情。他父母也问了许多福建、浙江各处的风景，彼此俱诉说了一遍。他父母因儿子平时最喜吃活鲫鱼，今儿子老远地归来，当下便命媳妇吴氏烹鱼笋。吴氏既奉翁姑之命，便去烹鱼烧笋，一刻儿俱已齐全。真个五味调全，又煮了两壶酒，于是父母、妻子团聚一桌，心下更加喜悦，大家俱各畅快，说不尽那天伦之乐，骨肉之欢。因此大家就痛饮起来，直至日落西山，才算吃毕。一会子点上灯火，所有杯盘碗盏，均由吴氏撤去，亲到厨房收拾一番。杨大富即与父母在室中闲谈。不一刻，吴氏将锅碗收拾清楚，也就回转堂中。老夫妻见媳妇收拾已完，此时已有初更时分，便暗存了一个爱子之心，因与大富说道：“我儿沿途辛苦了，你早些睡去吧！为娘的为父的，今日多饮了两杯酒，也有些困倦起来，也要去睡了。”他们说罢，便提灯进房。这里小夫妇也就拿了灯，一同进房安寝。这一夜被底情柔，枕旁私语，自然说不尽那千般恩爱，万种绸缪。常言道：“久别当新婚。”其言虽俚，其情的确。一宿无话。

那知器满招覆，乐极生悲。等到次日天明，吴氏一觉睡醒，

因昨晚婆婆吩咐早些起来，代丈夫检点物件，不敢违背。一经梦醒，便即起来，又低低地唤大富道：“你醒醒，我起来了，你独自再睡一会吧！”唤了好几声，只是不应。吴氏因笑骂道：“懒郎！怎这般好睡？敢是假装不醒吗？你会假装，我偏要将你唤醒。”因即隔着被向大富身上摸了一回，那知大富仍是不醒；又觉他身体板硬。杨吴氏自疑惑道：“如此乱推，何以还不醒来？这也奇了，为何摸他身上，这身子是板硬的？不似昨晚上床时那样身体。难道有什么怪事不成？”愈想愈疑，因将手探入被里，向大富身上一摸，那知遍体冰冷，毫无一点热气。吴氏这一吓，可实在吃惊不小。复又向大富脸上一靠，也是冰冷透骨，鼻孔呼吸毫无——原来杨大富早已死去。吴氏此时，真如半天里打下一个霹雳一般，本来要痛哭一场，怎奈惊恐太甚，过于作急，不但哭不出，连话也说不出。好不容易挣了一会，才大声说了一句：“不好了！”这一声可实在惊诧之至。说这句话，便呆立床沿，第二句话再也说不出。

却好对房里老夫妇也早睡醒，忽听媳妇喊了一声：“不好了！”那种声音急得极。老婆子便大声问道：“媳妇！你为着何事，如此大惊小怪？”老婆子问了好几声，见对房中只是不答应。因说道：“怎么不答应，难道真有什么不好的事吗？”杨士兴道：“敢是媳妇睡魔了？”老婆子道：“我刚才听见媳妇低低喊大富的，怎么会睡魔？”因又喊：“大富所为何事？”那知再喊不应。老婆子着急道：“其中必有缘故，我倒去看看。”一面说一面穿了衣服，来到对房去推房门。里面门着，推不开来。只得将门打开，走进房内一看：只见她媳妇吴氏瘫在床前地上，面如白纸，口角流涎，已是吓昏过去。老婆子一见，已吓得魂不附体，赶忙上前，一面去拉媳妇，一面喊儿子道：“大富！你还不快些起来，你媳妇昏过去了。快起来

去取姜汤。”一面喊说，一面已将吴氏扶坐起来，复又喊杨士兴过来，帮同看视。杨士兴听说，也就抢走过来，看见老奶奶扶着媳妇；又见媳妇面如纸色，只有出气，没有进气。杨士兴见着不忍，只得骂着儿子道：“你这该死畜生！你不在家，为父母的全亏你媳妇小心服侍，并没有一件不贤孝的事情。你为什么才到家中，就将媳妇气得如此？还不给我快快起来，去烧姜汤来灌。”骂了一顿，那里见大富答应？杨士兴也就疑惑起来，正要上前去拉他，只见他媳妇叹了一口气，说了两字：“苦呀！”说罢，又不言语，惟有两眼流下泪来。老婆子见此光景，只得劝慰，说道：“我儿不要如此。儿子有什么委屈你的事，只管对为娘说明，有为娘代你理直，切切不可如此气恼！”

此时吴氏虽然口不能言，却已醒转过来，耳内听婆婆如此说法，真正文不对题，连忙摇头，又将手指着床上。老夫妇误会其意，还是疑惑儿子给他受了委屈，仍然絮絮叨叨“有为娘代你理直……”的话头。吴氏实在着急，这才死命地说出两句话来，带哭道：“娘呀！他……他已是死了！”老夫妇见他说出一个死字，便大惊问道：“那个死了？”吴氏又连哭带说道：“你儿子好端端的，不知何时竟死在床上了。我好苦呀！”老夫妻一闻此言，老婆子便大哭起来。杨士兴还不相信，暗道：“好端端的一个人，怎么一夜就死呢？”一面说，一面走到床前，将被掀开，近前一看，果然僵卧床上。再用手向他身上一摸，真是体冷如冰，毫无呼吸。于是杨士兴就大哭起来。老婆子见老头子大哭，知道儿子真死了，愈加痛哭不已。翁姑婆媳一齐跌足捶胸，哭儿的哭儿，哭夫的哭夫，嚎哭之声，直达户外。

这一哭即惊动了左右邻舍，那些族下不知所为何事，也就打门进来，见杨士兴等嚎哭不已。大家先问了个大略，然后将

士兴等劝住了哭，复又细细问了一遍。大家也是疑惑：怎么好端端的一个人，昨日才回家，今日就会死，其中必有缘故。内中有个族长，是杨士兴再从的堂叔，此人性情奸滑，刁恶非常。平时人家无事，他况且寻事去做，好于中取利，今见士兴家闹出这样一个大祸事来。他却有了主意，居心想在这件事上得一笔大横财。当下因即冷笑，说道：“大富昨日回家，今日便死，其中也没有什么缘故，显系身死不明。此事非报官相验不可。”又望杨士兴说道：“你们只知道乱哭，就算代儿子申了冤不成吗？你媳妇平日虽然贤孝，可知道‘知人知面不知心’。在我看来，这其中必然有些不妥。还不快些将吴家的人唤来。我们大家也好说话，给你儿子申冤！”杨士兴夫妻听了这番话，半疑半信，也只得着人到吴家送信。毕竟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十四回

未亡人明心求殉节 刁族长得意代鸣官

话说扬士兴听了堂叔杨怀仁这番话，不免半信半疑。因暗道：“不论是身死明与不明，也该去吴家送信。”因立刻着人前去。原来吴家也是阜宁县的大族，在有名的吴家甸。这吴氏之父，名唤吴有德。他妻子李氏，膝前有两儿一女，女儿就许配杨大富为妻。这吴有德为人忠厚非常，实在是个有道长者。家里也有些薄薄的产业，在吴家甸居住，就要算他是个首富。自女儿嫁到杨家之手，除非家中有婚丧喜事，才将女儿接回来过两日，事完之后，又将女儿送回夫家。虽常有旁人说道：“你女婿久不在家，就留你女儿多住一两个月，也不算什么事。”吴有德听了这些话，便与人争论道：“女婿在家，将女儿接回来多住些时日，他翁姑自有女婿侍奉。女婿不在家，便仗着我女儿侍奉他父母。我若将女儿接回来，则女婿的父母又靠谁人侍奉？”这是向旁人说的话。及至向他女儿所说，皆是叫他善事翁姑，留心家务。却好吴氏也从未违背，总是唯唯听命，所以在杨家也极其贤孝。这日吴有德正从外面回家。忽见杨家有人前来送信说，女婿于昨日回来，今一早不知如何便会身死，请他赶紧前去。吴有德听了此话，真是半天里打下一个霹雳。因问来人道：“究竟大富因甚病死的，你可知道吗？”来人道：“听见说大富是身死不明，所以请你老人家赶紧前去商议。”

吴有德只得进内，大略告诉妻子李氏一遍，李氏也吃惊不小。当下夫妻两人即刻出了门，雇了一辆车子，趲赶前去。吴家甸距杨家庄有二十余里，不一会已至杨家。

未入大门，吴有德夫妻便一路哭了进去。杨士兴夫妇见亲家已来，吴氏见父母俱到，于是大家又哭起来。惟有吴氏哭昏了几次，真是哭得肝肠寸断，死去活来。好容易慢慢劝住了哭。吴有德先问了一遍，如何身死情形，杨士兴即大略告诉了一遍。吴有德又细细问了女儿一遍；吴氏也就细细将始末根由，哭诉了一遍。因道：“我的爹妈呀！你女儿也不要活了，就此随你女婿一齐儿死了，免得你女儿有冤无处申，死了丈夫还落个不美之名。不如从此一死，也可表表心迹！”说着，就一头向壁上撞去。杨士兴的妻子在旁看见，赶紧抢上一步，将吴氏一把拉住，说道：“我儿！你不要如此，你的心迹，为娘是知道的，是非自有公论。奸在你爹妈俱已在此，我儿子虽说死得不明不白，总不能够说是你害死他的。大家商议起来看，如何代我儿子申冤！不然，你的冤枉也无处申，我的儿子也不知因何而死。”吴氏听了这番话，虽觉得有理，总以死了干净，免得随后纠缠，口口声声，直是要死。吴有德明知女儿决不能得个水落石出——女婿到底因何而死，所以存了这个心。因道：“我的儿！你切切不可寻死觅活，虽然痛夫心切，你翁姑却无甚他意。但是女婿身死不明，连我也有些疑惑。在我看来，倒是去县里报报案，请县官前来相验一回，你也可明一明心迹。就是女婿也可弄清他是因何身死。你若现在死了，在知道的，说你是大义殉夫；在那不知道的，还说你畏法身死。你此时可死不得，等将来有了水落石出，你那时再死不迟。”这一番话，说得在情在理。吴氏本来决计殉夫，甘心死节，现在听了父亲这些话，忽然大悟。暗道：“我此时可实在死不得，就便我没有良心，

也要代丈夫申一申冤枉，才对得起他。”因此一悟，也就将死抛在一旁，专等报官相验。那杨怀仁初意说了许多唆使的话，本想吴有德暗暗买嘱他，便好得些钱财，再来说项。现在听见这番话，这报官相验一层，反出在吴有德之口。因道：“我这侄孙昨日始回，今日便死，其中显有情弊。不怕你亲家见怪，光景非鸣官不行。”吴有德听说也道：“你老人家言之差矣！我本来也是此意。但是报官一层，从无母族去报之理。亲家翁是分不开身来，此外又无人可去，在我看来，莫若就烦你老人家进城一走。好在你老人家也是杨家族长，此事也应该问的。我等当在尊府，恭候本县到此相验，好见个明白。事宜早办，就请你老人家进城一走罢！”杨怀仁被吴有德这番话，说得顿口无言，又不好不去。只得答应着前去报县。说着，当即出大门，匆匆地直往城里而来。

进了城，到了县门。却好这日是放告之期，便请人写了一张状词，即刻呈递进去。阜宁县接到这案，见是“谋毒亲夫”重案，当即准词，飭令：“预备尸场，听候相验。”杨怀仁见准了词，也就立刻出城，直奔杨家庄送信。当有本庄地保预备尸场，听候县官前来相验。到了次日，约有巳牌时分，阜宁县带同差役、仵作乘轿而来。及到杨家门口，降舆而进，即刻升坐公案。先提原告杨怀仁略问数语，又提被告杨吴氏至公案前，略问一遍。吴氏便将前后的情形，哭诉了一遍。因道：“小妇人丈夫身死不明，总要求大老爷申雪！”阜宁县正欲下问，杨士兴便跪在地下，向上说道：“儿子杨大富身死不明，求老爷从公申雪！”阜宁县向下问道：“你何人？”士兴道：“小人是死者的父亲。”阜宁县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士兴道：“小人名唤士兴。”阜宁县道：“怎么那状词上不是你的名字？何以怀仁反是原告？本县可不明白。”士兴道：“怀仁是

小人的从堂叔父，小人因不能分身进城，所以请叔父怀仁前去喊冤。”阜宁县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一面问话，一面察看吴氏动静；只见吴氏跪在地下嚎啕痛哭，实在不是谋害亲夫的情状。而且吴氏端庄诚实，哀毁之至，又非那淫泼一派。阜宁县此时已知道其中定有奸人唆使。又将杨怀仁望了一回，觉得杨怀仁颇非善类之人。看了一遍，因飭令仵作：“悉心检验，据实详报。”仵作答应下去。不一刻，喝报上来：“验得尸身肚腹青紫，委系中毒身亡，余处并无伤痕是实。”阜宁县据报，复走出公案，亲视一周无误。因命填了尸格，飭令先行收殓。所有原、被告带回衙门再讯。毕竟杨吴氏是否谋害亲夫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十五回

法外推情恩准视殓 事后报案意图雪冤

话说阜宁县姓颜名继祖，山东人。是个两榜出身，屡膺要缺。清白自持。而于这命案上，尤不肯卤莽从事，惟恐有冤抑等情。所以颜县令沉吟良久，因望杨士兴道：“尔子虽然中毒身亡，其中不无冤抑。据本县察看，尔媳亦非凶恶之妇。本县此时却不能草草定案，即谓尔媳谋死亲夫，必须带回衙门彻底根究，才能定讞。尔子既已身死，尔可妥为收殓，本县将原、被告一并带往衙门审讯便了。”杨士兴听了这话，感激非常，因跪下求道：“求大老爷公断，总期儿子含冤得白，大老爷便朱衣万代了。”颜县令点头，正欲飭差将原、被告带往，忽见吴氏跪下哭诉道：“小妇人求恩暂免带往，俟丈夫收殓已毕，小妇人亲视含殓，稍尽夫妻之道，然后再奉提听审，按法处治。若此时便去，小妇人实在不忍。自小妇人嫁夫三月，丈夫就出外经营，一别三年，未克稍尽妇职。满望此次回家，得遂偕老初愿。不料昨归今死，此为小妇人意料之所不到，抑亦小妇人命该如此，猝失所夫。虽是不美之名，小妇人亦惟有一死报之，使地下人知我无他，小妇人纵死亦得瞑目。若竟舍此而去，即使仰邀冰鉴小妇人并无谋害亲夫情事，发放生还，那时小妇人虽有余生，对手地下人多有负疚。所以求大老爷恩准亲视含殓，趁此相对片时，聊当相伴。过此以往，须等大老爷治罪之后，

未亡人伏法之时，才可得见于地下呢！”说罢痛哭不已。吴氏说了这一番话，不但吴氏自家痛哭，就是杨士兴夫妇、吴有德夫妇，以及左右邻舍，杨家本族人众都哭起来。就是颜县令也不免涕泗滂沱，闻之酸鼻。因暗道：“这样一个贤德妇人，说他谋害亲夫，本县实在不信。又何以尸身实系中毒身死，真令本县难办此案了。也罢，且准他亲视含殓，再行带往复讯便了。”心中想罢，因吩咐道：“姑念你一再哀求，从宽：着俟尔夫殓后，即行到署候讯。原告杨怀仁着暂行管看，一并候提。”颜县令吩咐已毕，打道回衙。

这里杨士兴便请了许多人，进城制备棺木衣衾，诸事已妥，然后入殓。吴氏三番二次，哭晕在地。那一种可惨情景，虽铁石心肠人，也没有不见此垂泪的。杨士兴夫妇，吴有德夫妇，一是痛儿子死得不明不白，媳妇如此哀痛，又不象是他谋害的神情；一是痛女儿死了丈夫，还落个不美之名，免不得匍匐公堂，出乖露丑。大家俱有心事，也是哭个不了。又听吴氏哭诉道：“我的亲人呀！你把我抛得好苦！我担不美之名，还是小事，究竟你因何而死？死得这不明不白，叫人好不伤心！但愿你这不白之冤，早些儿申雪出来，你这不肖的妻子，就死也可瞑目。我的夫呀！你这魂灵儿须要有些灵验才好哇！”一面诉，一面哭，真个哭得死去活来。吴有德夫妇也再三劝慰道：“我儿！你的心是唯天可表的，只要县太爷断明女婿究竟如何中毒，我儿就可落得个清白身子。即便此时殉了节，终久是不明不白，也不知谁是谁非。在我看来，还是养些精神，明日好去公堂上辩白的好。”吴有德夫妻劝说了一回，吴氏才算隐忍。此时已是天晚了，大家安歇一夜。吴氏虽然睡在铺上，那里睡得着，却又哭了一夜。次日，一早起来，两只眼睛已是红肿合缝。大家也俱起身。吴氏垢面蓬头，麻衣如雪，勉强吃了点饮食，度

度正气，便催着翁姑父母率领他进城，亲自赴县报到。杨士兴夫妇、吴有德夫妇，也不便拒却，也就收拾预备出门。杨士兴又在庄上雇了两辆小车，给吴氏等人乘坐。吴氏又到大富灵前磕了两个头，哭诉了两句，然后上车，直往城中而去。

不一会到了县衙，由杨士兴报到已毕。颜县令知道，立刻传谕：值日班好生管看，并将原告提到，听候午堂审讯。差役答应下去。不一刻已至未末申初，颜县令升堂，书差衙役齐立两旁。县令命先带原告杨怀仁听审。差役即刻将杨怀仁提到跪下，往上叩了一个头，道说：“侄孙被吴氏谋害身死不明，求大老爷申雪。”颜县令问道：“尔说你侄孙被吴氏谋害，尔何以知其细底？”杨怀仁道：“小的居已死侄孙家间壁，十六日见侄孙作客归来，好端端的一个人，为什么过了一夜就会身死？若说他因急病所致，又何以早不得病，迟不得病，偏在第二日回家，第二日就得病而死？天下那有这样的巧事？而况侄孙妇自从嫁与侄孙之后三月，侄孙便出外作客。平日见侄孙妇外似庄严，内实轻佻，难免毫无外遇。求大老爷严加审讯，必得其情，俾侄孙不致含冤莫白！”颜县令道：“尔说侄孙系为尔孙妇谋害，尔能指出实据吗？”杨怀仁道：“小的不必再指实据，大老爷已验得尸身肚腹青紫，委系中毒身亡，此即谋害的真凭实据。但求大老爷严讯，自能水落石出。”颜县令道：“本县看尔孙妇痛夫甚切，并无乐生怨死之意。恐怕尔侄孙并非尔孙妇害死，其中另有别情吧！”杨怀仁道：“大老爷明鉴。在大老爷已经验得中毒，若非侄孙妇谋害，难道还是侄孙自己服毒以寻死吗？再不然，父母将他害死？天下万无此理。若谓自己服毒，侄孙在外经商，获利甚厚，又无不了之事。今始归来，正好叙天伦之乐，何以自寻死地呢？总求大老爷明察。”颜县令道：“据尔所言，尔的侄孙定是尔孙妇谋害无疑了。本

县可有一事不明白，尔侄孙身死，何以他父母不来喊控，偏是尔前来代他申冤，这是什么道理？”杨怀仁道：“大老爷明鉴。小人既为杨氏族长，是凡本族无论大小事件，理应小人出问，何能置身事外？而况堂侄痛子情深，已三番两次欲自寻死地。小人见如此情形，侄孙已身死不明，何能眼见堂侄自觅死地，置之不问？又因堂侄委顿不出，特地嘱托小人报案禀控。不平之事，外人尚可代庖，何况一族，又何况一族之长乎？大老爷未免错怪小人了！”

颜县令被他抢白了一番，本待急欲申斥，又因他所说并非无理；而且杨大富实系中毒，不免有不实不尽之处，且待问明之后再作道理。因此暂为隐忍，不及申斥。当下说道：“尔且退下，带杨士兴问话。”杨怀仁答应，退下一旁。差役将杨士兴带到，跪在下面。杨士兴向上叩了一个头。颜县令问道：“尔子身死，据尔叔禀控：谓系尔媳谋害。在本县看来，尔媳似非狠毒之人，未必下这毒手。究竟尔媳当尔子在外经商之时，有无流动情事？尔终日在家谅可知悉，尔不妨据实陈明，本县令好代尔子申冤。”杨士兴哭诉道：“若说儿子不在家，媳妇也不曾忤逆；也能操持家务，并没有什么不安之处。不知为什么儿子才回来，他就下此毒手，将儿子谋害死。总求大老爷申冤！”

颜县令听罢点点头，又命退下，便叫带吴氏听审。不一刻，差役将吴氏带进。颜县令往下看时，只见吴氏垢面蓬头，麻衣如雪，悲痛之状，有奄奄欲绝之势。低着头一步步往前慢慢走进，到了堂上，向公案前跪倒，便向上磕了一个头，匍匐在地，口中哀哀哭诉道：“小妇人蒙恩提案，求大老爷明镜高悬，从公判断。只要生无负屈，死不含冤，小妇人虽罪拟凌迟，也不算愧对亡夫于地下了。”说罢，哀哀哭泣不已。颜县令见此情

形，闻此言语果真是目不忍见，耳不忍闻，酸鼻痛心，莫此为甚。因暗道：“照此看来，若说这个妇人会下毒手，谋死亲夫，本县虽死也不相信。但这所中之毒又是何物呢？诚如杨怀仁所言，断不会自寻死地。此种疑案，好令人难明呀！也罢，且待本县吓他一番，看是如何，再作道理。”因问道：“吴氏！尔夫中毒身死，据尔夫族叔祖，谓尔谋害毙命。尔究因何事将尔夫谋死？可从实供来！若有半字含糊，本县言出法随，三尺法棍决不宽恕的！速速招来，免受大刑吃苦！”吴氏在下面听了这番话，痛入骨髓，便哭诉道：“大老爷，冤枉！小妇人虽不读书，也曾粗知大义，岂有忍心害理，谋死亲夫，自投法网？但亡夫既已身死，小妇人亦百喙难辩。好在小妇人本系未亡人，夫死随之，自古所尚。惟望大老爷将亡夫究竟因何中毒，以致身亡，一一剖明。小妇人虽死之年，犹生之日。若令小妇人招出如何谋害，小妇人亦不知如何招法。大刑俱在，唯有待死以报亡夫于万一耳！小妇人当亡

夫方死之时，即欲相从于地下，怎奈觅死不得。总以人言可畏，皆言小妇人一死，显系畏法身亡。因此忍死偷生，苟延残喘。一俟亡夫含冤得白，小妇人当死于公堂之上，用以自明，若大老爷定谓小妇人实系谋害，加以大刑，治以国法，小妇人亦所甘愿。不死于亡夫方死之时，而死于国家公堂之上，则从夫之义，殉节之情，较之自寻死地者尤胜百倍！大老爷应如何讯断之处，总求赐以一死便了。”说罢，嚎啕痛哭不已。

颜县令听了这番话，好生不忍。又暗道：“照此情形，听此言语，实在是个烈妇。本县若定照谋害亲夫例严刑拷问，不但这妇人冤沉海底，便是本县亦不免要受冥法。若不讯明，不但原告不肯了结，就是死者亦不甘心。虽非死于吴氏之手，究竟这所中之毒从何而来，本县也要求个自信。”沉吟良久，忽

然想到：“我何不如此，或者可以明白。”心中想罢，因飭令：“将原、被告分别看管，听候本县复讯。”差役将杨怀仁、杨士兴及吴氏带下。颜县令即退堂，走入书房，好生不乐，专等晚间好去办事。你道颜县令想出什么法子？要去宿庙求神指示，好知孰是孰非。颜县令所说如此，便是宿庙求神。用过晚膳，便斋戒沐浴更衣，带了一个书僮，背着一个行李，就出衙门，直往本邑城隍庙而去。入庙以后，焚香点烛祷告一番。然后就命书僮将铺盖在大殿上打开；又命书僮先自回去，明早天明再行来接。书僮去后，颜县令即就大殿旁侧睡下，以觐梦示。

始则翻来覆去，不能合眼。好容易蒙眈睡去，但觉己身走入一处，非寺非庙，地方并不宽大。内里走出一人，古服古装，便向自己通名问姓；自己问问那人姓名。只见那人道：“在下姓金名介，字花封。久仰清操，欲见无由。今幸辱临寒舍，在下增光多矣！某酷嗜诗词，有近作一首，敢求赐教，不卜尚蒙俯赐一顾否。”颜县令当即拱手敛容谢道：“先生高才。既蒙见教，敢不拜读。即乞示阅。”那人便在袖中出一纸，递与颜县令。颜县令接在手中一看，见是一幅花笺，上写着一个题目是：《村居小饮》。以下便是一首七绝，因读道：

紫荆花下碧栏边，正是江南春暮天。

有酒一樽鱼一尾，陶然醉卧便神仙。

颜县令将诗读毕，因赞道：“即景生情，古音古节，的是村居雅致。先生殆有意隐乎？”那人正欲回答，忽见一阵狂风，飞沙走石。风过处一声长啸，一只斑斓猛虎迎面扑来。颜县令不暇顾及那人，往里面躲去。不意心急力软，足下又被石子一绊，跌倒在地。因此惊道：“我命休矣！”这一声喊，急出一

身冷汗，忽而惊寤醒来，乃是南柯一梦。即披衣而起，走下大殿，但见月明在天。走上殿打坐一回，又将梦境及诗句默悟一会，似与所办之案，文不对题。因暗道：“难道求神指示，即此梦境吗？果如此，好令我索解不得。”停了一会，又觉有些倦意，因倚枕而卧。才合一眼，便见殿上所供城隍站立在前，以手指道：“尔能关心民瘼，慎重人命，不肯草率从事，求之近今，不可多得。吾神已令稽察司显示案情，尔可回衙细悟之，自会明白。倘仍不解得，可趋晤漕督施某，请其解说，自能彻底澄清，两无冤屈。好自为之，吾神去也！”说罢，拂袖而去了。忽然惊觉，已将天明，又将神示各语，将梦中诗句，在花笺上写出。照字逐句再四推敲，细细研究，毫无领悟。又将幕友请到，大家参悟一回，仍然未得真解。因此大家商议，便叠成文卷，预备详请施公办理。这且不表。

再说黄天霸，自受施公用了激将法，他便往各处明查暗访那盗御马的强人。先在附近一带州府县，城乡内外留心访查。一连访了三四日，并无消息。又亲往酒楼、妓馆查访一番，仍是终无消息。这日，走进海州一座酒楼，这酒楼名叫醉白楼，乃是海州城里第一座有名的酒楼。凡是绅商仕宦经过海州，无不到此痛饮。更有一种自酿美酒，名唤玉壶春，此酒甘美出奇，比那玉液金波尤胜百倍。而且物美价廉，每两只须大钱六文，只要将此酒倾在杯中，固然酒花错落，颜色动人，那一种芳香，尤足动人，不饮而醉。及至饮在口中，不但香沁心脾，还可使浊者能清，迷者能悟，所以此酒有如此妙处。这酒楼因此生意之盛，亦甲于海州。真是“座上客常满，杯中酒不空”。闲话休提。黄天霸上得酒楼，就向南窗子口拣了座头。当有小二上来问道：“老爷还是一人小饮？还是请客？”天霸道：“咱便小饮。你这店内有什么下酒的时新小菜，及顶好的美酒？”小

二道：“你老爷若问小菜，俺这店中最时新的，是竹笋、鳊鱼；此外鸡鱼肉鸭，无不俱全。还有牛肉脯、鳝鱼丝，听老爷点用。若问好酒，小店最出名的是玉壶春。”天霸听说，便点了一样牛肉脯，一样竹笋红烧肉，又命将玉壶春先打两斤，随后再添。小二答应下楼而去。天霸忽然向东一看，只见靠着东壁墙一张桌子边坐一人。毕竟此人为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十六回

醉白楼道士泄机 漕督府贤臣聚议

话说黄天霸在醉白楼才拣下座位，令小二去拿酒来，忽然掉转头来向东一望，只见靠着东壁以下一张方桌子，上坐人，头戴逍遥巾，身穿鹤氅，淡黄色面皮，大鼻梁，阔口，两道浓眉，一双秀眼，虽然道家装束，飘飘然，却实在不凡。靠着桌子，有一面白布招牌，上写着：“知机子善相天下士。”两旁又有两行小字，上写一行是：“能知过去未来事”；下写一行是：“善识穷通寿夭人”。

黄天霸见了那人，觉得他生得不凡，好生惊异，因即频频注目。道士瞥见天霸如此，也就将目光径送过来，直对天霸看视。天霸被他看得心下有些不耐烦起来，因就对面喝道：“呔！你这道士，为何频频注目看着咱家？难道咱家脸上与众不同吗？”那道士见他喝问，因即冷冷的答道：“长官何以局量如此褊浅？长官不看小道，怎么知道小道看长官？而况小道这招牌上写着是：‘善相天下士’。即使小道擅看长官，亦与招牌上五字相合，长官亦何必见怪？又何必见恼？然小道推察长官之意，长官固存着一肚皮的心事。殊不知长官的心事非私事，乃公事；且不但公事，而且是奉旨紧要的公事。小道本欲趋前为长官一卜，又不敢冒昧，恐触长官之怒。或者长官见了小道的招牌，亦将就小道一决趋向。那里知道反触长官之怒？”黄

天霸被道士一番抢白，本待欲极力发作，又听他这些言语，却是道着自己的心事，不若且问个明白。主意已定，当即改容谢道：“某不识道长能知过去未来，言语冒犯，尚望见宥！某还有一言动问，据道长听说之话，是知道某的心事。但不知某有何心事，已现于色。乞道，长一言，究竟是否？”那道士便也笑道：“长官心事，小道虽不能尽知，却也略知一二，长官此时这件心事，所谓：‘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’现在失物虽然未获，又不知失落何方，但不过费些时日，吃些辛苦，自然就有头绪。一有头绪，那时就好办了。长官的心事，可是如此吗？”天霸闻言，暗自吃惊不小。因道：“他既知道我如此心，他必知道那盗马的人。我何不细细一问？或可凭他言语，前去找寻，有何不可。”因敛容谢道：“道长既如此高明，何不请来同坐？得以畅聆大教呢！”那道士亦欣然允诺。却好小二已将酒菜送上楼来，天霸又叫小二添了一副杯箸，便邀那道士入席，又让那道士坐了首席。天霸便满斟一杯，送至那道士面前，然后方自斟酒。

三巡酒罢，天霸问道：“道长幸勿吝教，乞即明白一言，卜着失物落于何处？系何人所盗？跟日能得人赃俱获，某定当重谢，决不食言。”那道士笑道：“长官少待，俟小道一卜，以决趋向何如？”天霸道：“便请赐教，少时再当奉饮。”那道士即从袖中取出一个小小课筒，内藏金钱三枚，先将课筒执在手中，默祷了两句，然后将课筒摇了三次，金钱亦倾倒三回，然后照着卦爻，自己先解了一回，方才向天霸说道：“小道据这卦爻上看来，这所失之物，却非寻常人盗去。要去寻找，必须向西北方追寻。但这地方，三面皆水，一面是路，若由正路进去，曲折连环，甚不易行；若由水路而去，亦复连环曲折，不易出入。所失之物，虽在那里，毫未损坏，但暂

时不能到手。即使有人领路到了那里，亦还有一番大大的周折。这是小道据卦爻上所断。若照长官尊容上看来，早晚必可得一个实在的消息，其中还须有人帮忙前去，方可成功。小道句句实言，长官不必疑惑。”天霸听罢，即谢道：“多承指教，事成之日，当再奉谢。”于是二人痛饮了一回，用了饭食，天霸还了酒饭钱，与道士下楼，道士再三致谢而去。

天霸下了酒楼，与道士别后，心中想道：“我已出来好些时，大人在衙门内，必然记念。我何不先回去一走，将此话与大人禀明，然后再出来到各处缉访呢？”主意想定，当即向淮安而去，不日已到。大家先问了有无消息，天霸便将道士的话，向大众说了一遍。这才进内，到了书房，给施公请安已毕。施公命他坐下，便问道：“贤弟出去，将有半月，曾否有些消息探出？”天霸道：“消息却不曾探访出来，倒是在海州醉白楼酒馆内遇见一道士，那道士颇有些气概。未将便与他闲谈起来，那里晓得他早已知道此事。他说能知过去未来，未将便请他一决。他便代未将卜了一卦，据说照卦爻看来：所失之物，现在西北方，并未损坏，如寻此物，须向那一方寻去。但是那个地方三面是水，一面是路。若由正路进去，亦是曲折连环；若舍陆而水，亦复连环曲折，出入甚不容易。设使有人带路，到了那里边，有一番大大的周折，急切断不能到手。他又说，照未将面上的气色看来，早晚必得有实在消息。既得消息之后，还须有人帮助前去，方能成功。据那道士所言如此，未将因思西北方地方甚大，必须慢慢采访，方可探其下落。又恐大人记念，所以先自回来一走，将此事禀明，再行出去明查暗访。”施公听了，甚为喜悦。因命施安道：“你可出去将他们大家请进来，斟酌斟酌。再到黄老爷衙门内，将褚老英雄请来。”施安答应。

不一刻，关太、李昆、计全、李七侯、何路通、朱光祖、

金大力、王殿臣、郭起凤等人已进来。又停了一回，褚标与贺人杰亦复来到。大家施礼已毕，褚标便向施公问道：“大人叫唤小人，有何吩咐？”施公道：“并无他事。只因黄天霸方才回来，说起一个道士能知过去未来，他便请了道士卜了一卦。据那道士说：这所失的物件，可向西北方去寻。但是那个地方三面是水，只有一面是路。若从正路而进，却是曲折连环，颇不易走；若从水路而入，也是连环曲折，出入颇难。但不知这是一个什么地方，有如此许多曲折连环，连环曲折。本部堂因此请老英雄及诸位贤弟进来，大家斟酌一回，或者这个地方黄贤弟不知道，诸位中有知道的便可说出来，好设法前去。但不知褚老英雄及诸位贤弟，照那道士所说这曲折连环地方，可有知道的吗？”褚标首先说道：“据老民看来，虽据道士所言，却亦不可深信。他怎么就知道这地方三面是水，一面是路，皆是曲折连环，不易出入呢？这总是江湖卖术的通病。”忽见朱光祖在旁说道：“弟倒记起一件事来。”毕竟朱光祖说出何事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十七回

忽悟前言具供死状 细推诗句莫解冤情

却说朱光祖在旁说道：“小弟在二年前，听得江湖上朋友说：窦尔墩有个儿子叫窦飞虎，其人本领异常出众，他却安分守己。他所住的地方就叫做连环套。今照那道士所言，什么曲折连环，莫非就应在此地？但是这窦飞虎从来不做这些事的。果是窦飞虎将御马盗去，不是小弟多嘴，还是褚大哥前去一走，当面与窦尔墩要回。只因窦尔墩那老头儿，与褚大哥也有些交情。如今褚大哥前去，只要与窦尔墩说明，窦飞虎究竟是个小辈，不能回绝褚大哥的面子，或者御马要得回来。若令黄贤侄亲去，他虽与天霸并无仇隙，究竟因天霸的父亲黄三太，三打窦尔墩，其中不免有些违碍之处，恐怕因此，顺事反成逆事了。褚大哥你老的意见，尚以小弟之言为是吗？”

褚标正欲待言，忽听外面喊冤之声，不绝于耳。施公即命施安出外询问。施安答应出来。不一刻，进来禀道：“外面喊冤的叫作吴其士，因他女儿为采花大盗先奸后杀。该盗临去时，留下一枝白绒扎就双燕子的花为凭据，其父到此喊冤，求恩公代他女儿申雪！”施公听罢，将眉一皱，因道：“这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御马盗去，尚未得有消息，现在又出了一件采花杀人盗案。这从那里下手？先办那一件是好？而况这采花大盗又是谁人？偏又留下一枝双飞燕花来，皆是令人恍惚。”

只见朱光祖上前复又说道：“大人放心，这件案不难破获。这留花的人，民人虽未曾见过，却也已早知其名。见了此花，即知他的名号。此人绰号就唤双飞燕，专擅采花本领，比那蔡天化亦不相上下。蔡天化有运气的功夫，这双飞燕却惯用一对倒刺钩，百步之外，百发百中。任你什么兵刃，总敌他不过的。但此人行迹无定，不知他现在何方，也须暗访明查，打听踪迹，然后方好动手。”施公听说，因即说道：“朱壮士既如此说，本部堂之意，拟请褚老英雄先往连环套一行；朱壮士与天霸亦齐同往。若探得御马果在那里，即烦褚老英雄向窦尔墩要回，先结了一宗公案。若再能沿途访出双飞燕的踪迹，就请褚老英雄与朱壮士、天霸就近会议，应如何捉拿之处，悉听裁夺。若打听不出实在踪迹，就先将御马一案结清，然后再捉拿双飞燕归案。不知褚老英雄尚肯屈驾，以助天霸一臂之力否？”褚标道：“大人吩咐，怎敢不遵？但有一层，虽据朱老兄弟说得如此容易，若御马不在连环套，或御马果在那里，老民也进去面索，窦尔墩竟不肯交，那时大人可莫怪老民做事不力。总之，老民竭力去做，此时却不能预定，还求大人宽恕。”施公道：“但得老英雄允准，本部堂已感激不尽。如若御马实在连环套，窦尔墩又看老英雄的金面，三言两语，便即取回，固是大幸；即或不然，本部堂只好再想他法，何能怪及老英雄不力？老英雄但请放心！惟愿此去，御马取回，双飞燕又被拿获，二案齐破，本部堂当再竭诚奉谢便了。”褚标道：“大人说那里话来，老民当诚心竭力去做，何敢言谢？特恐老朽无能，有负大人吩咐。只要大人不罪老民，便感激无地了。”说罢，便即告辞。大家亦即同退出去。施公又命施安，即刻吩咐差役伺候升堂，带吴其士审问。施安答应，也就传出话去。

施公少停一刻，便自升堂。吴其士赶赴堂上，向公案前跪

下，先磕了一个头，然后哭诉道：“生员吴其士求青天大人代女儿申冤，捉拿强盗。”施公当下问道：“尔系何处人氏？家住那里？你女儿为何被强盗所杀？可一一从实说来。”吴其士道：“生员祖居山东济南府，近因就幕徐州，故将家眷移寓村城居住。不意本月初八日早间，有婢女兰香，到女儿房内有事，瞥见女儿床前有血迹一堆。婢女即颇为惊讶，便走向面前看视，又将帐幔掀开去呼唤女儿。那里晓得掀开帐幔，已见女儿被杀身死，赤身倒卧床上。婢女一见，惊喊生员之妻子何氏进房亲看。生员的妻子闻声赶去，果见女儿被杀。因思女儿遵听母教，何以赤身露体，仰面而卧？当时即颇生疑虑起来，因此检察私处，已为污辱。彼时当由生员妻子用被覆上，喊生员进房。生员才进房门，忽见帐幔上插着一枝白绒扎成的双飞燕，见了此花，便想到是采花大贼所留记号。本日即往铜山报案。当蒙县主到房检验，验得果系强奸不遂，先奸后杀身死。铜山县亦即俯准，飭差缉获正凶，所有绒花存案备质。无如县差虽不敢疲玩，大盗实在难擒。因思大人素著威严；又兼台下将士甚多，皆是武艺出众之人，故此匍匐求恩，申冤雪恨，擒拿大盗，以申国法，而慰亡魂！”说罢，复叩头不已。施公道：“据尔所言，已赴县投报，何以该县并未申详到来？须候本部堂札飭该县详报情形后，本部堂当为尔严加缉获便了。”吴其士见施公已准严缉，这才起来从容退下。

施公正欲退堂，忽见承发房书吏送进两角公文，递呈上去。施公一看，却是两件申详公文。一件封面上写着铜山县谨封，一件写着阜宁县谨封。施公先将铜山县那封申文拆开，看了一遍，即是申详吴其士女儿被采花大盗先奸后杀一案。施公看毕，摆在一旁。又去拆阜宁县那封申文，从头至尾看了一遍，又细细揣度一回。因暗说道：“据这申文上所详情节。这阜宁县却

是一个关心民瘼的好官。就是那女人也似非谋害亲夫之辈；何以诗句上又令人恍惚，不可思议？倒叫本部堂殊难测度了。也罢，暂且退堂，容再寻思这诗句上的道理。”暗自说罢，将这两件公文拿在手中，即刻退堂进去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十八回

观书消遣顿悟诗词 报病传医密询底蕴

话说施公将阜宁县申详的那件公文，据详推究，颇觉蹊跷。就在书架上顺手抽了一本书，携至书案上，就灯下观看。见书签上写着本草六反第三函，原来是一本药书。施公坐定，就翻开来从第一章看起，上面皆是说的某药与某物相反，不能同用，某物又与某药相仇，服下立毙。施公看至第八页第三行，只见上面写着：荆芥不可与鲫鱼同食，如误食者，必然肚腹青紫，中毒而毙。施公颇有领会，便欣然写了一道饬知，饬令阜宁县即日带同杨怀仁原、被告人等来辕，候本部堂亲提详讯。将这饬知写毕，命施安发了出去。自然星夜前往，可不必交代。

再说阜宁县虽然将杨大富这一案申详上去，但不知施公是否准驳，不免心下悬悬。因此日盼施公那里来文，或亲提面讯，或遵谕结案，就如此急上加急，已有了一个多月。施公的下行公事尚未见到。颜县令颇费踌躇。不期看管押所的家丁，这日禀报上来，说：“杨吴氏近日呕吐异常，不沾饮食，已是大病起来。”颜县令一闻此言，即刻传到官医，代杨吴氏诊治。官医奉命，那敢怠慢。也就即刻到了押所，先代吴氏将两手脉细细按过，觉得吴氏六脉平和，并无大病。唯细按左关，脉起如珠，却是一派喜脉；不时呕吐，此乃胎气上冲所致。官医看毕，因暗地问明看管押所家丁，此是何案，那家丁即将原委告诉了

一遍。那官医道：“烦你回明县太爷，就说在下已经代这犯妇看过，无须服药，细按该妇，六脉皆是和平；惟左关脉起如珠，却是一派喜脉。照此脉象看来，受孕不过一个多月，胎气上冲，以致不时呕吐，毫无妨碍的。”说罢，官医告别而去。那家丁听说此言，不敢隐瞒，即刻进了衙门，据情在颜县令前陈说一遍。颜县令不听此言犹可，一听此言，心下好生惊讶，登时神沮色变。叹道：“此事本县见理不明，还说杨吴氏是个节妇，那里知道他已怀孕在身；据此说来。这杨怀仁告他谋害亲夫，是未必无因了！”说罢，长叹不已。那家丁在旁说道：“老爷不必因此一言，就委屈贤妇。且据医生所云，细按此脉，受孕不过一月有余。在小人愚见，揣度吴氏之夫，也不过死了一个多月，难保非受孕之日，即该夫回家之时。老爷明鉴，可再参酌一番，果以家人之言为然，则该妇既有身孕，亦足为该妇可喜。况据那医生所说‘左关脉起如珠’，家人之意左为男，右为女，说不定还是男喜。苟能如此，将来也可为死者留存一脉，且可坚该妇守节之心。右疑惑到不实不尽上去，在家人看来，未免冤屈该妇了。家人还有一个主见，可以立见分晓，但不知老爷意下如何？”颜县令道：“你有什么主意？不妨说出来，好待让我斟酌。”那家人道：“此事必须请太太将该妇之姑传进去一问，便知虚实了。”颜县令闻言，已明白此话，因道：“尔之主意甚好，我即进去与太太说明。尔便出去将该妇之姑传来，以便太太问个明白。”那家人答应出去。颜县令也就即刻回进上房，将这番话与太太说明。颜太太亦颇乐从。

到了次日早晨，吴氏之姑王氏已传进来，见了颜太太先磕了头，站在一旁。颜太太便命他坐下。王氏道：“民妇蒙太太呼唤，有何吩咐？”颜太太道：“我唤你进来，没有别事。只因你媳妇在押大病，呕吐时作，不沾饮食。据看管家人禀报上

来，老爷即命医生去诊。据医生诊视，你媳妇脉象，说是并非有病，是喜脉，已有了一个多月的身孕。因此看家人，又据医生的话禀报老爷。我家老爷在先看你媳妇，并非谋害你儿子的人，今闻他已有身孕，老爷便疑惑起来。说你儿子久不在家，何以你的媳妇就有孕呢？照此看来，显系你媳妇是有外务，将你儿子害死了。现在老爷要照谋死亲夫例，治你媳妇的罪。我因此与我老爷争执，请老爷暂缓定罪，等我将你传进来问个明白。究竟你媳妇平时为人如何，是否端正贤孝？你必须从实说来，告知于我！”王氏听罢，忙即说道：“太太的明鉴。若论这个媳妇，平时那种孝顺，民妇是更不必说了？不知道何以冤祸临门，儿子才回来第二日，就中毒身死。所以民妇等，也是半疑半信。若论医生说，我媳妇已有身孕这件事，这句话确有些凭据。不瞒太太说，我那媳妇的天癸，儿子回来前三日，才算干净的。依此看来，就是我儿子回来之日，这一夜我媳妇受孕的。还求太太在老爷面前，将此话说明，求老爷开恩。但请老爷将儿子的冤枉判明，留着我媳妇不要治罪。一来随后让我媳妇回家，我老两个人有人侍奉，二来媳妇现在既已有了身孕，将来生男生女，生一个出来，儿子虽死，还有这一条根。如果是个男的，那不必说，自然抚养成人，靠他传宗接代；若是女的，也是我儿子的一点骨血。所以民妇总求老爷公断，俾儿、媳两无冤枉才好。”颜太太听了这番话，又夸赞王氏一番，又叹惜吴氏一回。因道：“我知道了，将你这话告诉老爷便了。”王氏又磕了个头谢过，又复说道：“民妇还有一事，要求太太开恩。媳妇现在押所，既这样呕吐不止，不思饮食，民妇却是放心不下。想求太太恩典，向老爷说知，准民妇到押所一看。”不知情意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十九回

探寡媳老妇哭监 奉来文贤令押解

却说颜太太听罢道：“你却是一番怜爱媳妇的好意，我可不能自主。是否能令你前去，须要问老爷。你在这里等一会儿。我叫人去与老爷说。”因即喊了一个仆妇，使他去颜县令那里告知。那知颜县令早已藏在附近处所，听得清楚。仆妇走到颜县令面前，就将颜太太使他前来的话，说了一遍。颜县令也是允许。那仆妇来说明，王氏便千恩万谢，告退出去。这里颜县令与颜太太又议论一番。颜县令又道：“吴氏这身孕，据王氏所说，虽然的确无疑；惟恐案结之后，吴氏分娩之时，杨氏族中不免又有一番议论。必得想个法儿，此时代他预先留下地步，以杜将来人之多言才好。且待我慢慢想来，再作计议便了。”颜太太在旁也极称是。不表颜县令处处留心，矜孤恤寡。

且说王氏出了县衙，先去会着杨士兴，将以上的话告诉一遍，杨士兴也无话说。王氏便往押所而来，到了门口，并无阻挡。原来颜县令已着人招呼过了。王氏一直进去，见了媳妇，便想起儿子，好不悲惨。又见媳妇那种情形，更加伤感不已。吴氏一见婆婆进来，止不住抱头痛哭，道：“娘呀！莫非是与你不孝媳妇，梦中相见吧！你媳妇累得你儿子送了性命，我是百身莫赎。但是你老人家偌大年纪，将来依靠何人早晚侍奉？媳妇已是不孝，还累及我的亲娘到此看我，你媳妇更加有罪了。

”自己说了一遍。王氏见他如此，本来有一肚皮话，要与媳妇谈谈，因此反而一句说不出来，只是相对而哭。姑媳二人正在哭得难解难分，忽然走进一禁卒，向王氏喝道：“你这老太婆好不知进退！你虽然是奉了太爷之命，到此看你媳妇，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怎容得你两个人这样地哭起来？你进来时候儿也久了，还不给我快些儿出去吗？”一叠连声赶王氏出去。王氏被禁卒这一阵大喝，更是有话不能说了。还是吴氏在旁，带着哭向禁卒哀告道：“公差爷！且不必动怒，让我婆婆与奴家稍谈片刻，随当请我婆婆送些茶钱敬与公差爷笑纳便了。”那禁卒听了这番话，因故意说道：“不因为你婆媳两个这般苦恼，那里容得你进来？既是如此相商，你们有什么话，可赶紧儿讲完了出去。”王氏连连答应道：“多谢公差爷，我说完了话便出去的。”那禁卒说着，也就走了出去。

王氏才抢进一步，向吴氏耳畔低声问道：“为娘的昨日被县令太太喊进去告诉我，说是你近日呕吐时作，不思饮食。此间看管的人，报与县太爷知道。县太爷即命医生代你诊治。后来据医生说，你不是病，是恭喜了，才有一个多月。因此县太爷便疑惑起来，使县令太太将我喊进去问。为娘的已代你说明白了。我听见这句话，所以不放心，好容易求了太太，转求县太爷，才准我到此看你。我的儿，为娘的记得你那月事，不是我大富回来的前三日吗？我儿你可实告诉了我，好使我放心。

”吴氏听了这句话，不觉面红过耳，羞愧难胜。因道：“这总是你媳妇作的孽，你老人家还问它作什么呢？无论是与否，好在你媳妇打定主意，只等县太爷判明你儿子如何中毒身死，我便随你儿子去了。只不过可怜娘日后无人侍奉，亦说不得这句话了。何必生在世间，被人家耻笑，连父母翁姑都不能兼顾，问什么别的事呢？”王氏听了这番话，却是一悲一喜。喜的是

儿子虽死，现在媳妇已有身孕。将来还可生个遗腹子孤儿，传宗接代；悲的是媳妇负屈含冤，口口声声皆是要死，因此又不免流了许多眼泪。因道：“我儿，你的心我已明白，听说县太爷已详报出去。好在县太爷是个最清不过的青天，将来不致使你含冤负屈。就是为娘的，现在已深自懊悔，大不该听信人言。为今之计，我儿既有了身孕，更见我儿子死得苦。可怜为娘的，将来无人侍奉。能得托祖宗保佑，你日后生个遗腹子，一来为我家传宗接代，二来为娘的，也可有人侍奉。我的儿，你切切不可存那寻死的心。我儿子已死，这已是挽回不来的了；你若再死去，使为娘的尚有什么指望呢？劝你好好地保养，不要糟踏了身子，等事结之后，就可回家，虽说不能如儿子在日一家团聚，到底也算骨肉重圆。我的儿，听为娘的话是不错的。我也不能与你多谈了，过两日再进来看你吧！”王氏说了这番话，吴氏也无他言，只说了一句：“娘呀！怎怪得你老人家？这皆是你不孝的媳妇命苦，带累了杨氏一家。你老人家也可早些出去吧，免得那班人再罗嗦。”说着，又催了两次。王氏无奈，只得别了媳妇，含着两眼的泪，悻悻而去。吴氏见婆婆已去，自己又暗恨了一回，哭泣了一回，暂且按下。

再说颜县令这日接到施公来文，令他将杨怀仁控告侄孙媳谋害亲夫一案，即率原、被告，人证、尸属、尸亲，及犯妇母家人等，一并解往淮安，听候亲提讯问。当下颜县令即刻备了申文，报起解日期，交来人带回呈缴。一面将原、被告，尸亲，以及吴氏之父吴有德，一并传齐，即日押解前往。当下颜县令又封了两只船，一只是自己坐的，一只是给原、被告人等及差役坐的。这日押解动身，开船而去。却好顺风，不过一日时光，已抵淮安城下，将船停泊。当即飭差先将杨吴氏、杨怀仁押解进城，分别寄交山阳县寓羁禁；其尸属人等，亦着来差妥为看

管，听候提讯。颜县令这才上岸，坐轿进城，先到漕督衙门禀见。当有漕辕巡捕官禀报进去。施公闻说原、被告、人证，俱已由阜宁县解来，现在辕门候示，当即传见。巡捕官传谕出来，颜县令即便趋进。一见了施公，请安已毕，站立一旁。施公命他坐下，有人献了茶。颜县令禀道：“卑职自奉大人亲提的公事，已将杨怀仁、杨吴氏原、被告，人证，俱已解到，现在寄交山阳县，分别羁押听大人明断！”施公道：“据贵县来文详诉各节，足见贵县慎重民命，钦佩之至。现已解到，候本部堂明日午堂亲讯便了。”欲知如何审出实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二十回

因疑案县令诉前情 秉公心贤臣听冤讼

话说阜宁县蒙施公奖励了两句，并嘱令听候亲提审讯。颜县令当下禀道：“卑职查得该氏，实系端庄自守。谋害亲夫，似非出于该氏之手。但氏夫杨大富，又系中毒身亡。因此卑职详讯数次。该氏既不辩驳，亦不呼冤，惟有声称将故夫因何中毒身亡实在情形判明后，该氏即欲从夫殉节。卑职因此宿庙求神指示，或可得知底细。不意蒙神所示诗句，卑职推敲测度，殊难悟解。故此申请大人定可否，仰求先为教诲，卑职就感激之至了！”施公道：“本部堂在先亦殊费讲解，后来偶阅药书，见有荆芥与鲫鱼相反，若食者立毙，因而才将那诗句解悟出来。虽然如此，还有可疑之处，俟明日讯问时，再作计议。”颜县令听了施公这句话，登时也解悟过来。因又道：“大人卓识，卑职实在惭愧。今已有头绪，便好为该氏解脱冤枉了。尚有一事，还要求大人代该氏预留地步，以免他日之患。昨因该氏在押抱病，卑职即传官医诊治。据官医诊看，谓氏已有身孕，才有一个多月。卑职反复推究，与该氏故夫回家之日，身死之期，亦颇相合。将该氏之姑王氏密传到县，询问各节。据氏姑所言亦颇确凿，并谓：‘儿媳既有身孕，还算杨氏不幸中这大幸。’据称如此，是该氏委无别项情事无疑。原告杨怀仁，系该氏再从叔祖，其人奸险异常，今若不为该氏留下地步，将来生产

遗腹，难保不生枝节。所以卑职再三思虑，总想代该氏免绝后患，方可得安。愚昧之见，不知大人意下如何。”施公听罢，先点了点头，再说道：“贵县成人之美，本部堂何乐不为，明日一并计议罢了。”颜县令唯唯告退出去，施公也就回了书房，当日无话。

次早辰刻，阜宁县也早来到。施公亦即升堂，正面坐下。颜县令坐在旁侧。施公即命先带杨怀仁听审。当有原差将怀仁带到，跪在下面。施公望下问道：“你唤杨怀仁？”答称：“小的便是杨怀仁。”施公道：“杨吴氏是你何人？”怀仁道：“是小的侄孙媳。”施公道：“尔控告吴氏谋害亲夫，是将你侄孙谋害？”怀仁道：“大人的明鉴。正是侄孙被其谋害。”施公道：“尔既知尔侄孙为尔侄孙媳谋害身死，可将当日如何谋害情形，对本部堂据实禀来，本部堂好代尔侄孙申冤。快讲！”杨怀仁道：“大人听禀：只因侄孙娶媳三月，即出外经商，一去三年。于本年三月初八日，才由外路回家。那日到家时，甚是强健，不意当夜就为吴氏谋害身死。次日早晨，方才知觉。小的因侄孙身死不明，这才赴县禀报。蒙县太爷恩往相验，据仵作验得尸身肚腹青紫，实系中毒而亡。可怜侄孙三载离乡，一旦回家，即遭谋害。堂侄又系独子养亲，吴氏存此辣手狠心，实为族人共嫉。总求青天大人严讯吴氏，为侄孙申冤！”施公听罢，因道：“杨怀仁，尔与杨士兴同门居住吗？”杨怀仁道：“小的住在士兴家西首，算是紧邻，却不同住。”施公道：“据尔所说，吴氏谋害亲夫，尔当有些实据。尔究竟有何实据？可对本部堂说来。”杨怀仁道：“大人若问实据，小人却不敢妄说。但吴氏平日甚为流动，因此生疑。还请大人明鉴：若非吴氏谋害，何以侄孙前一日回家，第二日即中毒身死呢？这是千人共见，非是小人敢妄指的。”施公道：“本部堂只有一事

不懂。尔侄孙上有父母在堂，何以他父母不去首告，偏是你前去首告呢？”怀仁道：“小的忝居族长，族中凡有事，理应小的承管。今侄孙为侄孙媳谋害，小的首先控告，此亦义不容辞。”施公道：“原来你是个族长，所以你要首告。但本部堂看你这人似非忠厚之辈，难免其中无藉端敲诈之处。你且退下！”杨怀仁只得跪在一旁。

施公又命：“带杨士兴。”即刻，杨士兴带到，跪在下面。施公问道：“你唤杨士兴？”答称：“小的是杨士兴。”施公道：“本部堂问你儿子如何被你媳妇谋害，可将实情诉来，本部堂好代你儿子申冤。”杨士兴道：“小人的儿子，前一日由外路归家，次日即死于床上。小的当时并不知道，还是小的妻子王氏在房里面，见媳妇喊了一声，‘不好了！’那声音颇为惊诧，小人的妻子闻声而去，打开媳妇房门，见媳妇已昏晕在地，不省人事。当时小人的妻子，即招呼小人前去。小人进房一看，见媳妇如此，还道儿子与媳妇吵闹，将媳妇推倒在地，跌晕过去；并且还骂了儿子两句，呼唤儿子起来，去取姜汤来灌媳妇。那知再唤不应。一会儿，媳妇醒过来，见小人在那里骂儿子，他便摇手，又指着床上。小人不知他的意思，还以为他是叫小人去拖儿子。小人正欲前去。媳妇忽然挣出一句话来，说是儿子已死了。小人与妻子这一听，便走向床前将被掀开一看，果然死在床上，小人夫妇即悲恸不已，大哭起来。小人的堂叔也就来了，问及情形，他便说：‘其中定有缘故。何以你儿子昨日回来，今日就会死呢？怕是你媳妇谋害死的，此事非报官相验不可。’小人听堂叔所说之话，也甚有理，因即请他进城报县。后来县太爷到小人家内相验，果然验出是中毒身死，所以小人就相信不疑了。今蒙大人饬提前来，还求大人代儿子申冤，此就是小人的实情。若说媳妇如何谋害，小人却不知道。

”施公道：“还要问你，这媳妇平日待你等夫妇如何？可端正不端正吗？”杨士兴道：“小人是从来不撒谎，有一句说一句。若说媳妇，平日待小人夫妇也还孝顺，举动也还端正，并不似人家那种不孝顺、不端庄的人。不知他怎么会把儿子谋害死的。”施公道：“据你所说，你儿子定被你媳妇谋害身死无疑的了。”杨士兴道：“小人也不敢说定是媳妇谋害的，但是儿子中毒是实，还求大人公断。”施公道：“你且跪在一旁，候本部堂代你儿子申雪。”杨士兴移跪下面。

施公又命带杨王氏。少刻，杨王氏带到。施公问一回，杨王氏所供的，与杨士兴相同。施公也命他跪在一旁，听候发落。这才命带杨吴氏，当有原差答应，一会儿，将吴氏带进，向公案前跪下，先磕了一个头，然后匍匐在地，哭诉道：“求大人明镜高悬，从公判断，但为亡夫，死无冤枉，小妇人虽万死不辞。”施公听说便道：“吴氏！你可抬起头来。本部堂有话问你。”吴氏答应，将头微微抬起。不知施公问出什么话来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二十一回 折疑狱吓煞族叔祖 断遗腹恩及未亡人

话说施公见他泪痕满面，悲痛难胜，颇觉可怜。因问道：“吴氏，尔可将自从你丈夫回家时，以至身死，其中所有情形及所食的饮食，一一详诉明白，本部堂好给你丈夫申冤，代你辩白。不可稍有半字不实，快讲。”吴氏因又磕了一个头说：“丈夫大富，自三月初八由外路回家，小妇人翁姑，因丈夫在他乡日久，家乡风味久不领略，又因丈夫平日喜食鲫鱼，命小妇人挖取了许多竹笋。于是烹鱼煮笋，翁姑父子夫妇，一家团聚饮食，当时甚是快乐。直吃到日落才吃毕。大家都有酒意，小妇人即收拾杯盘清楚。此时已是上灯时分。小妇人的翁姑因丈夫沿途辛苦，即命丈夫早些去睡。因此大家提灯进房安睡。不意小妇人次早起来，见丈夫死于床上，当时小妇人即惊慌起来。婆婆闻声，即至小妇人房里看视。彼时小妇人已吓晕在地，后来被婆婆唤醒；此时公公已被婆婆喊进房内。大家一见丈夫死在床头，便大哭起来。那时小妇人痛夫心切，只想随丈夫同死。不意有夫族叔祖见此情形，说是丈夫昨日回来的，何以今日就死？显系为小妇人谋害。小妇人亦不敢赖。当下将小妇人父母请来。小妇人父母也无从分说，只好听报官相验。那知县太爷来验，果系中毒身亡。小妇人亦不知如何中毒。但是小妇人嫁夫从夫，夫死理应同死。即谓小妇人谋害。小妇人亦不敢

辯，好在同一死法，有何足惜？惟懇求大人將丈夫如何中毒身亡判明，小婦人死亦感恩不已。”

施公听罢道：“但本部堂看你似非谋害亲夫之人，本部堂又何能委屈你这贤妇？可知你丈夫中毒之故，本部堂早已知道。且再问你，我家厨房离正屋有多远，院落内有何花木？再对本部堂一一说来。”吴氏道：“小妇人家中厨房，只离正屋相隔一间院落。这院落之内，也无别样花木，只有荆芥一棵。

”施公点点头，因又道：“你等由正屋去往厨房，可走荆芥树下经过吗？”吴氏道：“这荆芥是有架子的，平时出入都要走荆芥架子下经过。”施公道：“你那日在厨房内将鱼煮好，端回正房，是荆芥花下经过，曾有荆花落入鱼碗之内吗？”吴氏道：“小妇人将鱼煮熟，端入正房，并未见荆芥落入鱼碗之内。后来去厨房内添汤，复走出来经过荆芥架下，忽然一阵狂风，将荆芥花吹得纷纷落下，鱼碗内也曾落了许多。”施公道：“曾将荆花拣去吗？”吴氏道：“小妇人当时并未拣去——因手内还有别物，到了正屋才将荆花拣去。”施公道：“你拣去后，还有别人吃这鱼汤吗？”吴氏道：“彼时翁姑饭已吃完，只有小妇人丈夫一人饭未吃完，是用这鱼汤泡饭的。”施公道：“这一碗鱼汤，你丈夫那里一人饮尽了，还有余剩下来的吗？”吴氏道：“不曾剩余。丈夫将饭吃毕，那鱼汤还剩了半碗，是婆婆又叫丈夫喝了吧！因此丈夫就喝完了。”

此时施公在那里问吴氏，堂上跪着的那些人，及堂下听审的人，皆不知何故。个个暗道：“何以专问荆芥花与鱼汤，这是什么缘故？难道其中有道理吗？”正在疑惑，忽听施公喊道：“杨士兴，你听本部堂告诉你，尔的儿子并非尔媳妇将他谋害身死，乃系鲫鱼汤吃死的。”杨士兴道：“大人明鉴。小人却有些不懂。小人及小人的妻子媳妇皆吃鲫鱼，何以都不死，

独有儿子被鱼汤毒死？好使小人不能明白。”施公道：“你无须多言，听本部堂将中毒的缘故告诉你，自然明白。尔等所食鱼汤，内中无荆芥花；尔子所食的汤，有荆芥花落下，所以因此身死。本部堂且问你，尔子末后所食鱼汤，尔可曾看见尔媳妇将碗内荆芥花拣出去吗？”杨士兴道：“小人亲眼看见我媳妇拣去的。”施公道：“尔等曾喝此汤吗？”杨士兴道：“小人等皆不曾喝，只有儿子一人喝的。”施公道：“这就是了。你可听本部堂说，荆芥与鲫鱼本来相反，若是荆芥与鲫鱼并在一处，不知道的误食下去，必然肚腹青紫，中毒而亡。尔子误食荆花鲫汤，所以身死。本部堂还有个效验与尔等见证，尔等方知杨大富非吴氏谋害，实系误食荆花鲫鱼汤而死。”施公说着，即命差役速去街上买两条活鲫鱼，药铺内买二两荆芥穗，立等应用。又命到厨房里取一口锅，拿一个火炉及木柴之类，听候应用。又命人在外面牵一只狗来，各人遵命去办。一会儿俱已齐备。

施公即命人将火炉烧着，把锅放在火炉上面，又把两条活鲫鱼、二两荆芥穗，放入锅内，然后将水倾入，去煮鱼汤。一回儿鱼汤煮好，将锅从火炉上端在一旁。等那鱼汤将冷，令人将狗牵至锅面前来吃。不一刻，狗倒在地下，乱滚乱叫，又一刻，狗死。施公见狗已死，看那肚腹，果然青紫不堪。此时，杨怀仁吓得面如白纸。忽听施公道：“杨士兴，尔可相信你儿子不是你媳妇谋害死的吗？”杨士兴道：“大人的明鉴。小人相信了。若非大人如此神断，不但儿子有冤难申，连媳妇还要冤沉海底的。”杨士兴话未说完，杨王氏又向上连连磕头道：“小妇人蒙大人的神断，不但代儿子申了冤，代媳妇雪了枉，保得媳妇性命，还可保得我媳妇的遗腹呢！”说着又连连磕头。施公正欲设法代吴氏保全遗腹，难得他婆婆先说出口，这就更

觉好办了，心中不觉大悦。因故作正色喝道：“王氏你何得胡说？据尔等所说，你儿子娶亲只有三月，便即出外经商。一别三年，始于前月初八日回家。尔媳妇那里来的身孕？这不是胡说？来给我将王氏拖下去掌嘴！”王氏听说要打自己的嘴巴，因极口呼冤道：“求大人开恩！不是小妇人胡说，媳妇实在是有了身孕。计算起来，将及两月，实系小妇人的媳妇从儿子回来后才有身孕。”施公道：“本部堂万不能信，你且跪在一旁，候本部堂验明，方可相信，如果不实，再行掌嘴！”当传官医到堂来细细验脉。不一刻，官医传到，当堂给吴氏细验两手六脉。当下官医喝报：“验得该氏左关脉起如珠，是受孕将近两月，而且是个男孕。”施公道：“你验明白吗？”那官医道：“医生验明确实，毫无虚假。”施公道：“你敢具结吗？”那官医道：“医生愿具切结。”施公便命官医具下切结。官医退去。施他正欲与杨怀仁说话，忽见吴氏跪在下面，向上面磕了个头，口中说道：“今蒙大人神断，将小妇人夫妇两重冤枉，俱已判明。小妇人生不能报答大人，只好结草衔环于地下了。”说着，立起身来，便向堂上柱子上一头碰去。毕竟吴氏生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二十二回

贤臣恤寡节妇请旌 总镇知风强徒遁迹

话说吴氏一头向庭柱上撞去，施公一见知道不好；却好吴氏的父母站在一旁，赶着抢上一步，将吴氏抱住，幸而未曾撞着。施公见有人将吴氏救下，心中好不赞叹。因问道：“尔是何人？”吴有德答道：“杨吴氏之父。”施公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吴有德道：“小人名唤有德。”施公道：“尔居然有一个节烈的女儿，可羡！可羡！本部堂就将你女儿交付与你，听候本部堂发落。”吴有德才赶紧跪下，磕头道谢毕，又站立一旁——去防女儿再要自尽。只见施公向吴氏说道：“尔之节烈，本部堂已知道。现在尔之冤枉，也算判明，何必再寻自尽？原知妇人以殉节为重，但是你现有身孕，尔夫又无兄弟，可以接嗣大宗。难得尔尚有遗腹，将来生产下来，也可传宗接代。况且尔平时又克尽妇道，侍奉翁姑，亦极孝顺。尔若此时但以殉夫心重，将来尔之翁姑，又有何人侍奉呢？尔须明白这个道理，只要善事翁姑，即是尔夫虽死，也要感激你代他克尽孝道。本部堂再代你请旨旌表，日后果系生下男孩，还可令他读书，功名上进。尔有这许多大事，许多好处，在你一人身上，何必定要殉节呢？须遵本部堂的好话，不可再存异想。”吴氏立在一旁，听了这许多劝慰的话，也是感激不已，只得谢道：“蒙大人恩典，小妇人焉敢不遵！夫死妇亡，理所应得。即承大人

谆嘱，小妇人当谨遵恩命。以后自当格外善事翁姑，代亡夫克尽子职便了。”

施公闻言，更加赞叹，因又向杨士兴道：“你媳妇节烈可嘉，尔等当谨善视。不得因他系无夫之妇，又感于世俗之谈，说他‘命不好’了，将你子妨死等语。须知你媳妇如此孝顺，如此节烈，在那世家之中，也就难得。而况出在尔等乡村之中！本部堂尚且敬重尔媳，尔等倘敢故违，有什么闲言闲语，本部堂一经访出，即提从重严办。”杨士兴道：“小人断不敢待媳妇不好，而况媳妇是我杨氏门中第一个贤孝节烈的人。小人等若薄待了媳妇，也对不起小人的儿子。当谨遵大人恩命。”王氏也说道：“小妇人当作儿子一样看待，能于日后生个遗腹孙子下来，那就更感大人的大恩了。”施公见杨士兴夫妇如此，心下十分喜悦。因又将杨怀仁喊到面前，向杨怀仁喝道：“你现在可相信你侄孙非你侄孙媳谋害死的吗？”杨怀仁道：“小的此时相信了。”施公道：“若非本部堂给你的侄孙媳判明，吴氏的一条命，岂不被你冤诬而死？本部堂本来要办你一个诬告的罪名，姑念你尚无别项情事，从宽发落：着重责二十板，以惩将来好事生非。”杨怀仁听说，更加吓得胆战心惊，哀求道：“小的知罪，惟求大人格外宽恩，以后再也不敢如此。”施公还是喝令要打。此时吴有德复跑下求道：“杨怀仁虽然诬告小人的女儿谋害，但彼时小人也不敢不信。现在既蒙大人判明，好在女儿并未谋害，还求大人格外宽恩。杨怀仁以后当不敢再如此藉端生事了。”施公见吴有德也代他苦苦哀求，方转弯说道：“姑看你代他哀求，着令当堂具下切结，以后断不准藉端生事，从宽释放。”杨怀仁在旁跪道：“小人具切结，以后再也不敢如此。”施公答应，当下杨怀仁具了切结。施公令：“杨士兴等退下，即日回家，好生宽待吴氏。”施公与就退堂。

阜宁县跟进去。施公道：“可了结此案，你可回去。”阜宁县次日即稟辞回署。这里施公也就代吴氏请旌表。吴氏怀胎十月，居然生了一个遗腹儿子，后来抚养成人，还进了一个阜宁县学的生员，这也算吴氏能尽节孝的报应，这也不在话下。

回头再说黄天霸同着褚标、朱光祖仨人，前往连环套，探听盗御马的消息。一路上饥餐渴饮，夜宿晓行，已走了半个多月，却不曾打听出来。这日走到一个所在，忽见前面有镇市。天霸便向褚标道：“褚老叔！咱们到前面那座镇市上歇一会儿，再向前进吧！”褚标道：“便是咱也有此意，咱们可赶到那里去歇吧。”说着，仨人走了一会，已到了面前的镇市。天霸就在这镇上街口，寻了一座大酒楼。只见牌上写“集贤居”三字，天霸与褚标、朱光祖等仨人，进得店堂，上了楼，在窗口一张桌上坐下。当下有小二上来问道：“你老还是饮茶？还是饮酒？”天霸道：“先泡两壶来解解渴，然后再打酒来。”小二答应下去。一刻工夫，送上两壶茶来，又打了三盆面水，在各人面前放下。褚标等洗净了面，然后坐下来喝茶。小二站立一旁伺候。褚标便问道：“这镇市唤什么名字？那一县所管？”店小二道：“这镇市叫桃花镇，系济宁州所管。”褚标道：“原来这就是桃花镇。人说济宁州有座桃花镇极其繁华，果然名不虚传，确是一个好地方。”因向窗外观看街上的人景，只见往来杂众，车马喧阗，实在是个冲衢要道的景象。看了一会，小二又向天霸问道：“你老还是拿酒？还是再等一回儿？”天霸道：“你这店里有什么好酒？”小二道：“原泡高粱是顶好的。”天霸道：“你就给咱打二斤。”小二道：“你老用什么菜？”朱光祖道：“你可将你店内顶好的菜，随便取两件来下酒。”小二答应下楼。一会儿拿了两壶酒，四碟菜，摆在桌上。无非是鸡、鱼、牛肉、蛋之类，这也不必细表。

仨人便饮起酒来。正在吃得高兴，忽听一片吵闹之声；接着乒乒乓乓一阵乱响，好似摔了许多碗碟。黄天霸首先向楼外一看，只见对街一座酒楼上拥着许多人，在那里吵闹相打。黄天霸看了一眼，但见内中有一人，身体魁梧，相貌不俗，身穿一件白缎绣花直裰，头戴一顶英雄巾，脚踏一双薄底快靴，是个武生打扮，按着一人在那里厮打。口中嚷道：“咱将你这囚攘的打死，方知道爷爷的手段！难道我是过路人，就应该被欺负吗？”说着，又是几拳头打下去。只听底下那人哀求说道：“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还求爷爷饶恕！再打可是要死了。”黄天霸正不知所为。忽见店小二在旁说道：“这人也真奇怪，自从上月到了这里，已有二十余天。每在酒馆内专门与我等作对，稍不遂意，便即相打。听说住在桃花庵，又不知他来此何事。但有一层，只要将他伺候好了，可真是银钱毫不吝惜，三两五丙，十两八两，只管乱使。”朱光祖在旁听说，便望天霸就使个眼色。天霸会意。褚标此时也看出来了，于是仨人不追问。毕竟此人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二十三回

黄天霸大闹桃花庵 马如龙独战吕祖殿

话说黄天霸等仨人，才上得对过酒楼，已不见厮打店小二的那人。你道这人是谁？就是双飞燕。他因闻得施公着令黄天霸去到连环套要那御马，他便想也去送信与窦尔墩。后来到吴其士家采花，将那吴其士女儿杀死，他即预备赶往连环套。走此经过，却恋着一个妓女，因此在这镇上耽搁下来。这桃花庵是这镇上第一个大寺院，双飞燕也住在庵内，他一来恋着妓女，二来他又想打听有什么好女子、好妇人，便又采花。不意在那酒楼上，正打得那小二叫苦连天，哀求不已，瞥眼看见黄天霸等在对楼上，目不转睛望他。他这一见，虽然认不得黄天霸，自古道：“好汉识好汉，英雄识英雄。”他已猜着九分。又见朱光祖望黄天霸丢了个眼色，他格外明白。因此撇了店小二，便下楼去。他又料定黄天霸必然打听他的住处，故此去到庵内好作准备。所以黄天霸等到了那里，已不见双飞燕的踪迹。当下便向褚标说道：“那人已不见了。咱们还得前去那里才好。”褚标道：“咱们且走到那里，探听探听是否那人，再作计议。”天霸、朱光祖答应。

于是仨人出了那酒楼的门，又问明那个桃花庵的路径，一齐前去。不一会已到，仨人便走进庵门，果然里面金碧辉煌，好一座庙宇。仨人信步而进，直走到方丈。当有住持僧迎接进

去，彼此坐下来谈了片刻。褚标正要探问，忽见打店小二的那人走了进来。褚标一见，即低问那和尚：“大和尚，你可知道此人姓什么？”那和尚道：“据他说是姓马。”褚标道：“大和尚，可知他那里来的？”和尚道：“他说从淮安而来，又说从徐州而来。”褚标正盘问和尚的细底，瞥眼间又不知那人去向。因与黄天霸道：“此人定是那人了。”天霸点头称是。褚标又向和尚问道：“向来认得他吗？”那和尚道：“本来不相识，因他住在这里才认识的。”褚标又向和尚道：“我等有一句话奉告：此人是著名的一个采花大盗，名唤双飞燕。我等俱是淮安总漕施大人那里的人，近因奉了大人之命，出来访拿他。不意他住在你这庵内，我等即刻就要去拿他，所以先告诉你一声，你可不必怕。但是他现在住的什么地方，你可告诉我，好让我前去。和尚道：“原来这姓马的，还是个采花大盗！僧人从那里得知？他却住在九十九号屋内，在后殿西首廊下，门口有方横匾，上写着‘吕祖殿’三字。”褚标听说，记在心中。当下天霸等三人，也就将外面大衣脱去，各人拿了兵刃，跳出方丈，直向吕祖殿而来。

此时正是六月十三酉末戌初之候，月色正明，他三人顺着路径，到了吕祖殿门口。褚标站在门外，黄天霸首先入内，朱光祖一个箭步，上了房檐，顺着房垄来至屋后，在屋上接应。天霸走入屋内，趁着月光，便去寻九十九号。转弯抹角，过了月亮门。只见对面走出一人，天霸定睛一看，正是双飞燕。此时打扮却不是在那酒楼上的装束，但见他身穿紧身衣靠，头扎英雄包脑，脚踏薄底快靴，手拿着一对倒刺双尖钩。因大声喝道：“来者可是天霸小子吗？”天霸答应道：“既知老爷的大名，还不早早受缚？免得老爷动手。”双飞燕道：“你若能赢得咱爷爷手上家伙，咱爷爷任你处治。”天霸道：“好大胆的

贼子！你到处奸淫妇女，又将吴其士之女杀死。今奉总漕施大人之命，特来擒你。你还敢恃强抗敌？不要走，看刀！”说着，就是一刀砍去。双飞燕大笑道：“好小子，来得好！”说着，即将左手刺钩向上架住，右手一起，把那钩已放了出去，来打天霸。天霸见来势凶猛，即将手中刀拨回，对准刺钩向上一迎。只听当啷一响，将双飞燕的钩拨在一旁；趁势一刀，向双飞燕左肋下刺去。双飞燕左手的钩往下一磕，靠着刀就要来绞。天霸看得清楚，不敢怠慢，将刀一掣，急急一个箭步，纵到双飞燕背后，一转身，就从他后肋送进一刀。双飞燕也就即转身过来，将天霸一刀让过，起右手钩来刺。天霸复一纵，到了双飞燕左边，用了个旋风刀，直向双飞燕腿上捌到。双飞燕两钩合就一齐舞动，认定天霸前后左右上下，钩绕进来。天霸的那口单刀，也算用法精明，遮拦格架，来破他的双钩。那知双飞燕的双钩，实在神妙莫测，把个天霸直杀得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刀之力。天霸杀得性急，尽力杀了几合，知道敌他不过，便急急拨开一钩，撒腿跳出圈外，当时就取出飞镖，预备去打。那里知道双飞燕亦早防备，怎容得天霸发镖，他却早已赶了过去，仍是双钩齐下。口中喝道：“好小子！你打量用镖来打爷爷，可知道你爷爷早已识破你那诡计。往那里走？看钩吧！”话未说完，钩已应声而到。黄天霸只得仍然用刀来敌。二人又杀了一二十个回合。黄天霸看看抵敌不住。却好朱光祖在屋上看得亲切，一声大喝道：“双飞燕！你休得逞强！咱祖爷爷来取你的狗命！”说着手舞双刀，从半空中跳下来。手起刀落，直向双飞燕顶门砍到。双飞燕见屋上又下来一人，他那敢怠慢？一面敌住黄天霸，一面留神顾着上面，正在预备招架，已见朱光祖双刀到，逼近顶门。双飞燕此时，可是万难招架，只得一甩手，向天霸甩手一钩，复将腰一弯，向斜刺里一蹿，让

过朱光祖的双刀。朱光祖双刀扑下，却扑了个空，险些儿误砍到天霸身上去。朱光祖才算立定脚步，双飞燕已将双钩飞舞回，复向朱光祖钩来。黄天霸一见，从斜刺里接住。接着朱光祖也就舞动双刀，齐杀过来。三个杀在一团，真个是将遇良才，棋逢敌手。正在难解难分之际，忽见朱光祖一声喝道：“好强盗！你不要逞能，看镖！”双飞燕听说看镖，疑惑朱光祖也是暗器，便分了一点神，防备镖打。那知那里有什么镖来？却是朱光祖用的诈敌之计，居心想吓他一吓，他一定要分神在这镖上；便可趁这空儿刺他一刀。那里知道双飞燕未见有什么镖来，他知道是诈语，也就无意提防，仍是死力接战。黄天霸实在杀得兴起，便拼命与他死杀。朱光祖亦不遗余力，拼命上前。仨人又杀了一会，只见黄天霸喊了一声道：“好强盗！咱老爷杀你不过，你休得来追！”双飞燕就急急赶来。朱光祖怕天霸有失，也就赶下去杀。双飞燕赶得切近，只见天霸手这一场。毕竟双飞燕曾否中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百二十四回

双飞燕败走桃花庵 老褚标夜宿松林甸

话说双飞燕正赶黄天霸，忽见天霸手这一扬，知道放了暗器，急急预备留神躲让。那天霸的镖，已到了面前。双飞燕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赶着将身子向偏一让，算是让了过去。接着天霸又是一镖打来，双飞燕久知天霸是传家的镖百发百中，今幸将他第一只镖躲过，连着又是一镖过来。双飞燕知道难让，正在打点主意，还想闪让。那第二只镖已认定右足打到。双飞燕即刻向上一纵，离地有三尺多高，那只镖又被他让过。却好朱光祖已赶到双飞燕背后，乘势就是一刀，向双飞燕连肩带背砍下。双飞燕知道朱光祖已至背后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已跳在一旁。朱光祖见这一刀落空，复进一步去砍。双飞燕接住，又斗起来。此时黄天霸又复上来助战。

外面褚标等了一会，见里间毫无动静，又不知胜负如何，因也提了朴刀走了进去。转过月亮门，早看见他仨人在左首那方大院落内厮杀，正是杀得难解难分，不分胜负。褚标飞舞朴刀，一声大喝道：“好小子！认得褚标吗？”话犹未了，已从人丛中砍杀进去。双飞燕一闻此言，赶着留神，急拨开黄天霸的刀，顺手还了朱光祖一钩。正要撒腿就走，却好褚标刀已经向面门砍到。双飞燕此时可急了，将右手钩一起，接住了褚标的朴刀，左手钩先向朱光祖虚晃一钩；朱光祖才待让开，他便

趁势向黄天霸甩去。黄天霸不曾留意，肩膀上已被双飞燕的钩搭住了。双飞燕见打中了天霸，一面拦住褚标的朴刀，一面使足了劲，就将搭着天霸的那把钩，向怀里一拉。天霸说声：“不好！”肩膀上衣已被他拉下一块来。幸喜不曾伤动皮肉，只将紧身衣靠却拉破了一块。朱光祖、褚标二人，见天霸已中了双飞燕的兵刃，便一齐拥上来。不分皂白，乱砍乱杀。双飞燕见不是势头，当即抖擞精神，将褚标、朱光祖二人的三口刀分开，自己即从平地将足一顿，犹如一条黑影一般，立刻飞上屋檐，乘势就揭起片瓦来，望下一摔。黄天霸、朱光祖见他上屋，他二人也就要赶了去，只见摔下七八片瓦，黄天霸、朱光祖略停滞了一刻，双飞燕就在这些工夫，已撒腿蹿房越屋，一溜烟逃走。等到天霸、朱光祖二人上了屋檐，急急赶下，双飞燕已走得远了，追赶不及。黄天霸还不肯舍，仍急急地向前面赶去。赶了好一会，只不见踪迹。天霸道：“寺内不就这一片地方，这王八羔子走向那里去了？”原来双飞燕上房檐后，他便到方丈内寻住持和尚，要他说话。不意和尚不在方丈，他只好由方丈之内墙上越蹿而去。黄天霸等又寻了一会，仍然不见他，只得快快而回。下了房檐，仍请朱光祖分头去赶，他亦用力赶去，只不见个踪影，未免心下不乐。此时已将五鼓，大家见捉不住双飞燕，只得齐回方丈，歇息片时。

那方丈却备了许多早点，请他们受用。黄天霸等杀了一夜，正在腹中饥饿，却好和尚备出点心，正可以疗饥。于是大家吃了一饱。此时业已天明，仨人穿好外衣。天霸道：“咱们这会儿向那里去呢？可恨双飞燕这厮，又被他逃走，甚是可惜！不免往后又是费周折了。”褚标道：“这也没法，只好再为查访，能将他的住处访明，那就容易设法了。咱们此时，只好先向连环套，打听御马的消息，再作道理。”天霸答应，便与朱光祖

仨人，一齐出了桃花庵，直往连环套而去。沿途趲赶，戴月披星。这日，因贪赶路程，过了投宿之处，无所止宿。褚标等仨人正在犹疑，打点主意。忽见东北角有座松林，劲节参天，浓荫匝地，约有千万株松，却是好个所在。就从松林里面，隐隐地露出烛光。天霸道：“那松林内定有人家，咱们到那里借宿一宵。”于是仨人走了一刻，进了松林。只见松林内有三五人家，茅舍竹篱，颇有脱尘之概。黄天霸仔细看见末了一家，屋内尚有灯光。即向褚标说道：“那家定未睡觉，你老前去打门。只要将门打开，有人出来，见了你老偌大的年纪，与他商量借住一宿，定然应允。若是小侄前去，他们见了少年的人，深夜前去借宿，断不敢相留。”朱光祖道：“黄贤侄这话倒说得不错。褚标哥就去打门吧！”

褚标答应，即走到有灯光的那家门口，先用手在大门上拍了两下，只听得里面有人问道：“夜晚更深，那个前来打门？有什么要事？”说着，好似走出来开门的声音。少刻，只听里面先把门闩拨下，又听吱呀一声，门已开了。里面走出一个老者，苍颜白发，约有六十岁开外年纪。手上执着一个手照，先将手照向门外一照，口中问道：“是那个到此敲门？有什么事？”褚标见问，便上前先拱了一拱手，然后说道：“老丈，是俺等惊扰。只因贪赶路程，走过宿头，无处落店。故此冒昧到府，意欲奉商暂宿一宵，不知尚肯容纳否。”那老者先将褚标上下打量一回，见他也是白发苍颜，与自己年纪仿佛，谅非歹人。因说道：“寒舍蜗居，恐不堪老丈下榻。既然无处投宿，有屈一宵，谅也无妨。”褚标便谢道：“既蒙老丈相留，已是感激之至。但某尚有同伴二人，现尚在林外立等，未知老丈尚可一齐容留否？”那老者道：“贵同伴现在何处？就请老丈将二位请来便了。”褚标见那老者已经答应，心下甚喜，当下就

将朱光祖、黄天霸邀来，一齐进内。那老者将大门关上，手执手照，在前引路，过了院落，便是三间客堂。那老者将手照摆下，便请褚标等坐。褚标等仨人也就与老者行了礼，然后问道：“老丈尊姓大名？某等多多冒昧，尚乞弗罪！”那老者道：“某复姓东方，名亮。相逢萍水，亦人之常，何罪之有？尚不曾请教三位尊姓大名，仙居何处。”褚标道：“某姓褚名标，这位姓朱名光祖，这位便是姓黄名天霸现同在总漕施大人标下。只因近来往北直一带访案，贪走路程，因此造府投宿，得见尊颜，这真三生有幸了。”那老者听了褚标这番话，当下惊讶问道：“原来就是诸位英雄，某闻名久矣！惜未能一见尊颜。今见尊颜何幸如之。但有失迎迓，尚求见宥。”当下谦逊了一回。东方亮即起身向褚标说道：“失陪片刻，便即出来。”褚标道：“请从尊便。”东方亮转身入内。原业他进去喊人烹茶造饭。款待褚标等人。一晚无话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